郁達夫文集

第十一卷

郁達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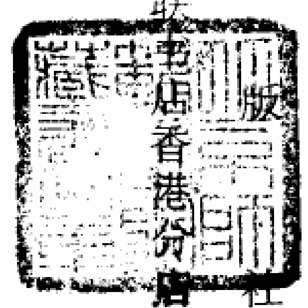


第十一卷：译文

花城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装帧设计　林　墉　刘世仁　尹　文

特约编辑　王自立　陈子善

责任编辑　邝雪林　潘耀明　林振名

郁达夫文集

（国内版）

第十一卷·译文

*

花　城　出　版　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国内总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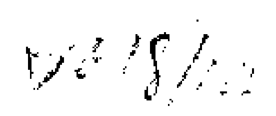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海外总发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3插页　180,000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349　　定价 1.10元



目　录

杜莲格莱的序文

〔英〕淮尔特作

艺术家是美的事物的创造者。

启示艺术隐藏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

批评家是一个能把他的美的事物的印象，翻造成一种另外的样子或一种新物质的人。

批评的最上的形式——最下的形式也是如此的——是自叙传的样子。

在美的事物中间寻出丑的意义来的人，是不能享乐而堕落的人，这是一种罪过。

在美的事物中间寻出美的意义来的人，是有根器的人，希望是为这些人存在的。

他们是在众人中被选择出来的人，对他们美的事物只是美的。

世间没有所谓有道德的书不道德的书的，书不过有做得好做得不好的分别，只此而已。

十九世纪不爱写实主义，是在镜里见了他自家的面貌的卡利彭 Caliban 的怒气。

十九世纪不爱浪漫主义，是没有在镜里见他自家的面貌的卡利彭的怒气。

人的道德生活是艺术家的题材的一部分，但是艺术的德性是在不完全的媒介物的完全用法。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愿意证明各种事物的，即使那些事物是真的，可以证明得出来的。（他也不愿意证明的。）

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有道德的同情的。在艺术家中间的道德的同情是一种不可赦免的形式的守一主义。

没有一个艺术家是不健全的。艺术家无论什么事物都表现得出来。

思想和言语对艺术家是一种艺术的器具。

恶和善对艺术家是一种艺术的材料。

由形式而论，音乐家的艺术是各种艺术的典型，由感情而论，伶人的技巧是（各种艺术的）典型。

各种艺术都是表面的而且又是象征的。

参入表面下去的人，是冒着危险去参的。

研究到象征上去的人，是冒着危险去研究的。

艺术所真正返照者，是观察者，并不是生活自己。

对于一艺术作品的意见的不同，便是表明那一种作品是新的，复杂的，有生命的。

批评家虽则不一致，艺术家却与自己能调和的。

有一个人做成一种有用的事物，当他不赞美这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饶赦他的。做成一种无用的事物的唯一的辩解，是在这个人的非常热烈的赞美。

各种艺术简直都是无用的。

一九二二，二月三日，达夫译

原载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小说的技巧问题

小说的定义起源等问题，我已在一本小册子里写过一点，此地不再说了，现在想把一般研究者对于小说技巧论的两种不同的见解批评介绍一下。

对于小说的技巧论的成立，有两种极端相反的见解。(一)有许多创作家和天才论者多主张技巧论是灵感的蟊贼，文学的产生，完全须由灵感之催促，不能讲什么技巧不技巧。(二)有许多商业化的作家，专主张以技巧来裁制小说，结果就造成一种小说的公式。

上举的两种见解都不十分完美，因为第一全凭天才的灵感来创作，在理想上原是说得过去，可是世界上的天才，决没有那么多，而天才的灵感，又不是时时刻刻有的。第二，小说并不是自然科学，它的主要内容，还是人类的心理，社会的情状等，变化极多，决不是用几个公式可以包括得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技巧究竟是什么呢？简单一点的答复，我们可以说：真正的小说技巧，并无所谓公式一类的东西，

我们所说的技巧，倒是指一般的原理和观念而言。

为解释这技巧两字的意义起见，我们不妨先把小说家所要做的小说全部拿来观察一下，或者可以反证出这技巧两字的意义来。

大约一篇创作，总系由下列的三要素合成：

(一)作者想传述的事情，就是小说的内容材料。

(二)作者的技巧，就是作者如何的把内容材料取舍排列组织的工作，也有人称作结构或设计的。

(三)文体，作者的使用文字的体气。

上述三种要素中，第一内容材料，是很明瞭的。作者若没有什么材料，没有什么话可以说，那么一切的问题当然不会发生，你不能硬的给他些材料。第三的文体，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国的批评家媲丰 Buffou (1707—1788) 有一句话说 "Le Style est l'homme mêmé"("文者人也"),所以文体是不能用旁力来左右的。

只有第二种"技巧"，是可以用方法来修炼的一种技术，据泊拉东 Plato (427—347 B.C.) 在他的对话里说：Technique 就是 Craftsmanship，和泥水木匠的技术一样。可是这一种技术，有两种物事具备才发生效力，(一)是材料，(二)是目的。总之你有了一种材料的时候，若意利用它来作成一种新的存在，那么技巧问题，当然不知不觉在你考虑之中。当这时候，成问题的，只是你想用那一种技巧，甲或是乙？好的或是坏的？散漫的或是紧密的？等等。

有人主张说，技巧是不能学习的。因为它是不容易了解。对此疑案，有两位哲学家的话，可以拿来作答：

杜威在他的《Human Nature and Conduct》里说："生活和艺术，都有一种机械的性质……艺术家的训练，当初不外乎机

械的练习。到后来这一种机械的练习，偶和情操想象结合起来，就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心灵的器具。……”

柏格森在他解剖创作家的心理的时候说：“气质和想象原是紧要，但没有相当的技巧供他使用，也不能产生出有价值的东西来。……灵感对诗人，并不能供给诗人以诗律和音韵。诗人的问题是在当他找出诗律和音韵来的时候，不失掉他的灵感。他若有驾驭技巧的能力，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运用他的人格，忘记他的灵感。……”

不过实际上是有一派死的工具来当作技巧看的，这就是所以惹许多人嘲弄小说技巧论的原因，也就许多创作家和天才论者的打破技巧论的根据。

我们应该知道，各种艺术里，都有两种技巧：(一)系材料的技巧，(二)系工具的技巧。以绘画音乐来和小说比较的时候，这两种技巧的区别更加明显：

艺术	材料	器具	技巧	
			材料	器具
绘画	色，形	笔，颜料，布等	光线，远近，解剖等	用笔法，调色法等
音乐	音，调律	钢琴，提琴等	谐声，音响等	按琴，调指等
小说	人生，行为，纠葛	字，句，文，章，节等	人的心理行为的知识，社会的关系，事件，地方等	文法，修辞学，拼字等

小说的技巧，所以被人家误解的原因，是因为小说材料的技巧的根本科学，不早发达的缘故；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绘画的根本科学是解剖、物理、化学，音乐的根本科学，是物理和数学的应用。这些科学，在希腊文化极盛的时候，早已被许多哲学家

研究得很热闹了，而小说的基本科学的心理学，却一直到了前一世纪，方才确立，然而它的全部的研究，还有待于将来呢。

小说的技巧，所以被人家误解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绘画，音乐的材料，不过是物理学上的声学光学的应用，和数学上的远近比例的计算，这些都很简单，没有象小说材料那样复杂。并且颜色、音声、空间的形线等，都有实体，可以被我们测量试验，而小说材料的本能、冲动、感情、病的欲望等等，却是捉摸不到，不可以衡轻论重，截长补短的。

小说的技巧，虽则因为他的材料的复杂，不容易研究，然而我们初学者，却不能望洋兴叹，畏难而退。我们若不想研究则已，若一定要研究的时候，可先从研究人的心理入手。情感的长成变迁，意识的成立轻重，感觉的粗细迟敏，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行为的根本动机等，就是我们研究的目标。

小说家的研究心理，与哲学家的研究心理不同。哲学家的心理研究，目的在发见一般的原因，而小说家的研究心理，目的不外乎想创造一种印象很深的图形出来。所以这两种人所研究材料虽则一样。小说家所用的方法，我们想继续着慢慢儿解释下去，此地不说了。

〔附注〕 本篇系由 Thomas H, Uzzl'ls Narrative Technique 的绪论中抽译出来。

原载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七期

春天的离别

〔德〕娄塞作

她站在门口，屋外的光儿太猛，眼上遮着了双手。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我今儿要走，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此后就没有再见的时候，
说完了她更无别语。从屋角的窗儿后，
却射进了阳光满屋，照耀白昼。

她的手套，掉往地上，我们俩，一块儿弓身下向，
我只听见，她的裙袖衣声响。
她的眼儿酸热，变了模样，
我马上将她抱住，紧抱在怀中凝望。
我们俩，忽听见母亲，在屋外的门前讲，
她又讲了一次，祝我们俩，各自前途无恙……，
“你可别忘了我！”——匆匆说后，她就和我分散。
她终于去了，只有阳光依旧，在空中荡漾。

我还想叫伊，又只好闷声不语。
我只见她，走进车中去。
行李箱笼，推入车深处。
朝母亲打了个招呼，双眼睛却在向上边犹豫，
这中间，马蹄得得的奔向前路——
只有春光，啊，可爱的春光，这些事只有你在旁目睹。

一九二七年四月译于上海

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洪水》第三卷第二十八期，该期衍期出版

《屈洛资基的〈文学与革命〉序文》摘译

以艺术为与时代的激变无关的，是一个最愚不可解的大笑话．世事的变革，是由民众做成的，这些变革，反动到民众身上，因之民众也不得不受变动．当然艺术也是直接或间接的要影响到造成或经验这一种变革的民众生活上去的。这是关于一切艺术都通用的话。若是"自然"、"爱情"、"友谊"与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没有关联的说话，那么抒情诗早就不存在了。历史上的大变动，就是社会阶级的移动改换，震摇个性，从新的方面使抒情诗对于它的根本问题的认识可以成立，所以可以把艺术从永远的单调重复里救度出来。

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洪水》第三卷第二十八期，未署名

好乌斯曼的诗

Wide is the World, to rest or roam,
And early'tis for turning home;
Plant your heel on earth and stand,
And let's forget our native land.
Form A.E.Housman's Last Poems

任你安居，任你飘泊，这世界是广大无极，
回返故乡故土，还不是这时节，
把你的脚跟儿站直，挺身站直，
让我们忘掉了故乡吧，暂且把故乡抛撇。

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洪水》第三卷第二十八期，未署名

马尔戴和她的钟

〔德〕T. 史笃姆作

学生时代的最后的几年，我寄寓在一家小市民的家里。这一家的父母和许多兄弟姊妹，都不在了，只剩着一位年老的未婚的女儿在那里守着老家。她的父母和两位弟兄，已经死了。她的姊妹，到她的最小的和一位本地医生结婚的妹妹为止，都跟了她们的男人，到远处去了。因此只有马尔戴一个人剩在她父母的家里。她以从前她的家族的房间出租，并依一点仅少的租金，在那里苦苦地度日。虽则非要在礼拜天的中午，不能有一次好好的餐食，但她也不以为苦。因为她父亲因自己的信仰和清贫家计的顾虑而对于他儿女所施的严格节俭的教育的结果，她对于外表生活上的要求很少（所以她很能安分知足）。马尔戴的少时，虽则只受了平常的学校教育，然而因为她后来在孤独的生涯中的沉思默考，和她的敏捷的悟性及率真的性格的结果，到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教养的程度，在这一种平民的妇人阶级里，也可以算是很高的

了。当然她说话的时候，文法也不是常常正确的，虽则她最爱读历史的和诗的作品，读也读得很多，读的时候也很注意。但她对于所读的东西，大抵能有正确的批评，就是能够依己见而辨别好坏，这却不是尽人都能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刚出来的诗人美丽格著的小说《画家诺儿登》对她的印象很深，所以她老在读了再读。起初读它的全部，然后读读这一段或那一段，凡是她所喜欢的几节。作品里的人物，对她是现存活着的人物，他们的行动，对她却并非是系于作品的结构的必要而出现的。有时候她会作长时间的空想，想那些作品里的许多可爱的人儿，要如何才能够使那一种遭遇的事情变换避免得掉。

无聊之感，在她的孤独里，并没有十分的威力，但是有时候一种对于她的生活的无目的的感觉，使她不得不向外的来求安慰。她要求有一个人，为了这一个人，她可以为他去操劳照顾。因为缺少亲信的人的结果，她的这一种可赞赏的冲动，就时时惠顾上她的寄寓者的身上来，我也系曾经受过她的这一种亲切和细心的照拂的。——她很喜欢花，在花之中，她尤其喜欢白的，在白花之中，她又最喜欢很单纯的，我觉得这就是她的安分的对一切都绝了奢望的心的表白。每年春初，她姊妹的儿女们，将园里初开的雪钟花和小春花折来送她的时候，是她一年中最欢乐的第一次庆祝日子。这时候她总把架柜里的小磁花瓶拿出来，殷勤护惜地将花插上，可以使她那小小的住房，在几礼拜中，有很好的装饰品。

因为自她的父母死后，马尔戴的周围没有多少来往的人，并且因为长长的冬夜，她老只是一个人坐在房里过着，所以她所特有的那种活跃造形的空想给与了她周围的器具什物以一种生命和意

识。她把自己的灵魂的一部分给与了她的室内的旧的器具什物，这些器具什物就也得到了和她交谈的能力。当然这谈话的性质，是沉默的谈话，然而因此她反而更能感到一种深沉的意义而不会有些须误解。她的纺织车，她的古铜色的安乐椅，都是奇怪得很的东西，它们都有一种最特别的幻想气质。其中最奇特的，是她的一个旧式的摆钟，这摆钟系她已故的父亲，于五十余年前，在亚姆斯泰塘庙市上买的旧货。这钟的样子，当然也很奇怪，面上有两个铅刻着色的人鱼，从两边将她们的披长发的人面靠拢，支住着钟面上有数字的那块黄色的针牌。她们的从前大约是镀过金的有鳞片的鱼身，从低下包围着这针牌。钟的指针，仿佛是褐虎的尾摆的那一种形状。大约是这钟的齿轮因为年久松滑了的缘故，弄得振子的摇动声音很强很不规则，并且有时候振子的下摆老要下垂出一二英寸的光景。

这一个钟，是马尔戴的最能谈话的伴侣。她的沉思默考的中间，是没有一处不混入这钟的形迹的。当她想沉入于她的孤寂的默想中去的时候，这钟的振子，老是滴答滴答的一阵紧似一阵的催她，不使她安闲，终于在她的沉思之中，它会报起时刻来。最后她却不得不把头抬起来注意周围，太阳是很和暖的晒在窗上，窗板上的石竹花，也在发放清香，窗外的空中，有燕子在飞鸣交舞。于是她仍旧可以变得非常的喜乐，因为她周围的世界，实在是可爱得很。

这一个钟，实在也有它自己的思想。它已经是老了，与新时代有点不能相合了，所以应该打十二点的时候，它老是只打六点，此后，仿佛是要补足这些不足的敲响的样子，它会不息地敲打起来，直到马尔戴将它的白镴从铁链上拿去时为止。最奇怪的，是

它到了时间，有时候会不能敲打的。齿轮里只是治治的响着，但是敲锤总不肯举起来，尤其是在半夜里的时候为多。象这样的时候马尔戴每次总醒过来，不问它是严寒的冬夜或漆黑的深宵，她总走出床来，非要把这旧钟的危难解除之后，不去睡觉。然后她走回床上去，想来想去的想。"为什么这钟儿要把她叫醒？"又问问自己，她在日间的工作里，究竟有没有什么事情忘了？她究竟是不是好好地将它做了的。

又是圣诞节的时候了。耶稣降诞的前晚，因为天下了大雪，阻住了我的归程，我所以就在一家小孩子很多的朋友家里，过这个年节。圣诞树上的灯火点旺了，小孩子们欢天喜地的冲进那间久不开放的圣诞节室里去了。我们随后也吃了鲤鱼，饮了屠苏，凡是照例的庆祝的事情，都照样的行了。第二天早晨，我为想向马尔戴道照例的年喜，就回去走到她的住房里去。她两手支住了头，坐在桌子边上，她似乎已经是这样的停工闲坐了很久的样子。

"昨晚上您怎么的过了您的圣诞节？"我问她。

她将视线投往地下，轻轻的回答我说："唉，在家里过的。"

"在家里？没有上您姊妹的小孩们那儿去么？"

"啊，"她回答说，"自从十年前我母亲在圣诞节的晚上在此地这一张床上过去以后，我从来还没有于这一晚出外去过，我的姊妹们，昨天也来邀我过的，将晚的时候，我也很想去走一遭，可是——这个古旧的钟，却又真很奇怪的，它又似乎在很正确的对我说：'请不必去，请不必去，你去干吗？你的圣诞庆祝，并不在那里！'"

所以她就留在家里的那间小房里过了她的圣诞佳节。在这间

她儿时曾经游耍，及她长大之后，曾送她父母的终的小房里。并且在这间那个旧钟和曩时一样的在滴答鸣响着的小房里。但是现在，到了这钟的意见实行了，马尔戴拿出来穿的好衣裳仍复收到箱笼里去了以后，它的滴答的声响，却低下去了，渐渐儿的低下去了，最后几乎到了听不出来的地步。——马尔戴应该这样不受惊扰地，平平静静的回想她一生中所经历的许多圣诞节前晚的事情。她的父亲又依然坐上了那张古铜色的安乐椅，他戴的是一顶天鹅绒的帽子，穿的是一件黑色新上衣，他的严肃的眼睛，今天也在放和爱的目光 因为这是圣诞节，啊啊，这是，许多年以前的圣诞节的前晚呀！当然在桌子上没有圣诞树在发放光明，——因为这只是豪富的人家的特权——但是在桌上也燃着了两枝高大的蜡烛，因此小室内照得通明，小孩们从黑暗的前室里得了应许踏进来的时候，不得不把小手拿上眼边，去遮避这强烈的烛光。于是他们走近桌边，守着他们家庭的规矩，不准着急，不准声张，好好的看他们各人所应得的，圣诞老人送给他们的东西。这些当然不是昂贵的玩具，当然也不是很低廉的物事，却完全是些实用的，必要的货品。或者是一袭衣裳，或者是一双靴子，或者是些黑板赞美诗之类。当然这些小孩得了他们的黑板和新的赞美诗之类，也一样的喜欢，一样的快乐，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向坐在安乐椅上很满足地微笑着的爸爸吻手作谢。和颜的母亲，头上包着紧窄的包头，或者把他们的新的前裙子穿上，或者在新的黑板上写些字母和数目给他们去模写。但是在这一个当儿，她也没有怎样悠长的闲暇，和他们伴乐，她还要上厨下去看新做的苹果糕儿，因为这苹果糕是在圣诞节晚上小孩子们的重要的赠品，她却不得不亲自去烧的。父亲打开了新的赞美诗本，用了他的清晰的歌声

唱起"欢欣喜忭，赞美我们的上帝"的歌来，调子谙熟的小孩子们，就也和唱上去，"救世主是来了，"象这样的他们围在父亲的椅子边上，直到那一首诗唱毕的时候为止。在寂静的歌声稍稍停止的中间，他们听得见母亲在厨下的行动，和苹果糕在锅上烤炸的声音。

滴答滴答的钟声又起了，滴答滴答，一阵紧似一阵，一阵哀似一阵。马尔戴抬起头来一看，周围已经是黑了，窗外的雪上只静躺着了幽寂的月光。除了滴答的钟声之外，屋内静寂得可怜。那里还有什么小孩子们的歌唱？那里还有什么厨下烤苹果糕的声音？是的，她只是一个人剩在家里，他们，他们是都已经去了。——但是这一个旧钟又想怎么了？——唉，是的，它敲十一点了，——又是一个另外的圣诞节的晚上，蓦然浮现到了马尔戴的回忆中来，一个另外的圣诞节的晚上，许多年以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圣诞节的晚上。父亲和兄弟等都已死去了，姊妹们也已经结婚了，只有和马尔戴两个人剩在家里的母亲，早就代了父亲，坐在那张安乐椅上了，家庭琐事，但由马尔戴一个人在那里照料，因为自父亲死后，母亲就为疾病所侵，她的脸色，日见得苍白，和爱的目光，也渐渐的朦胧起来了，到了最后，就不得不成日睡倒在床上。母亲病在床上，已经有三个星期，现在又是圣诞节的前晚了。马尔戴坐在母亲的床边，在听这昏睡者的微微的呼吸。室内寂静得同坟墓里一样，只有那个旧钟，仍在滴答的响着。钟报了十一下，母亲张开了眼睛，说要水喝。"马尔戴！"她叫着说，"若到了春天，我回复了气力，让我们去看你的汉纳姊姊罢，我刚在梦里看见了她的小孩子们，——马尔戴，你在这里也真太受苦了。"——母亲完全把汉纳姊姊的儿女们在去秋死去的事情忘了，可是马尔戴也不愿使她想起，

只默默的朝她点了点头，紧紧地握住她那双干枯的老手。旧钟又敲十一点了。——

现在这钟也敲十一点了——但是轻轻的，轻轻的，好象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样子。——

马尔戴听见了一声很长的呼吸，她想，母亲大约是要睡了罢？所以她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一点儿声响也不敢作，只紧紧地握着她母亲的手。最后她自己也陷入了一种昏睡状态。象这样的经过了约莫一个钟头，那个钟打十二点了。——灯烛的光已烧尽，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母亲的枕头上只躺着一张青灰的脸，马尔戴手里捏着的，却是一只冰冷的手。她捏了这一只冷手，在母亲的死骸边上，陪坐到了天明。——

她现在和她的回忆在一道，依旧的坐在这间房里，那个旧钟依旧在忽轻忽重的响着。这一个钟和马尔戴是在一道的经过了许多甘苦，它是什么也知道的，它处处都可以唤起马尔戴的回忆来，她的小小的欢娱，和她的重重的忧患。——

在马尔戴的孤寂的家里，现在是不是和从前一样地使住客满意？我却无从说起，因为自从我在那里住后，到现在已经有许多年数了。并且那个小市镇，和我的故乡，相去也很远，——凡是爱惜生命的人不敢直说的话，她老是很响亮很直率地在说：

"我从来没有生过病，我大约可以活到很大的年纪的。"

若是她这一个信念是不假的时候，那么这几页的记事，定会传到她的房里去，她读了或者也会想起我来。那个旧钟或者可以助她的回忆，因为它是什么都知道的。

本文原名 Marthe und ihre Uhr.自 Theodor Storm 的

全集里译出来的。系他初期的作品，所以细腻得很。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原载《奇零集》，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一 女 侍

〔爱尔兰〕乔奇·麻亚作

觉得自家是再也不会回司各脱兰来了，司替文生在他的小说《Catriona》的序文上说："同梦境似的我看见我父亲的幼时，我父亲的父亲（祖父）的幼时，我也看见在那极北一角的生命的源流一直下来，还带着些歌泣的声音，最后轮流到我就同山洪爆发似的将我奔流远送到这极边的岛国里来了。运命的播弄使我不得不赞美，不得不俯首。"这一句话，岂不是象在一种热情奔放的时候写的，仿佛是一边在写，一边他还在那里追逐幻影的样子，你说是也不是？并且这一句话还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扑火的灯蛾身上去。总之不管它的真意如何，这一句话，实在包含着几句很美丽的句子，虽则我们不能照原形的将它记着，但总是可以使人念念不忘的；我们即使忘记了"歌泣"两字和"奔流远送"等字眼，但在我们的记忆里，却马上有一个比较单纯的字眼来代替的。司替文生所表现的情感。只在"运命的播弄"，"极边的岛国"等字上迸发出来。世人谁不觉得运命是播弄人的？又谁不赞美那运命迁他出去的极边的岛国？教皇命令出来，要活剥皮的琪亚可莫圣洗，大

约也一定在赞美运命播弄他的那极边的岛国，就是行刑者用以将他的大腹皮同前褂似的卷起来的那块绑缚的板。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见一只野兔在架上打鼓，它很有意思地望着我，我晓得这野兔也一定虽则和人不同的在赞美他的运命，将它从树林里迁徙出来，迁它到提架的上面，这提架就是它的极边的岛国。但是这两宗运命的播弄，并不算希奇，并没有我遇见的一位爱尔兰的女孩子的运命那么希奇。她系在拉丁区的一家极边的咖啡馆里侍候学生们的饮食的。她当然也在赞美运命，将她抛将出来，命定她在烟酒中送她的残生，侍候许多学生，他们爱听什么话，她就也不得不依顺他们。

在听完戏后，想寻些短时间的娱乐，艾儿佛，达伐利小姐和我三人，（有一天晚上）终于闯进了这一家咖啡馆。我本来想，这一个地方，对于达伐利小姐有点不大适宜，但是艾儿佛说，我们可以找一个清静的角落去坐的，所以结果就找到了一个由一位瘦弱的女侍者所招呼的地方。这一位女招待的厌倦的容颜，幽雅的风度和瘦弱的体格，竟唤起了我的无限的同情。她的双颊瘦削，眼色灰蓝，望去略带些忧郁，象 Rosetti 的画里的神情。波动的紫发，斜覆在额旁耳上也是洛赛蒂式的很低的环结在脖子的后面。我注意到了这两位妇人的互相凝视，一个康健多财，一个贫贱多病。我更猜度到了这两妇人在脑里所惹起的深思。我想两人一定各在奇异，何以一样的人生，两人间会有这样的差别？但是在此地我不得不先说一说谁是达伐利小姐，和我何以会和她认识。我有一次到罗雪泥曾在吃饭过的泰埠街角的咖啡馆托儿托尼去。托儿托尼从前是很有名的，因为据说音乐家的罗雪泥得到两万块钱一年的收入的时候，他曾说过：“现在我对音乐也可以满

足了，总算是得到报酬了，以后我可以每天到托儿托尼去吃饭去。"就是现在，托儿托尼，也还是文学家艺术家的聚会之所，这些文人艺士大约在五点钟的时候，都会到来的，我到巴黎的那一天所以也一直的进了这托儿托尼。到那儿去露一露脸，就可以使大家知道，我是在巴黎了。托儿托尼简直是一种变相的公布所。是在托儿托尼，我就于那一天遇见了一位青年。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一位天才画家，他有一张画在鲁克散蒲儿古陈列着，巴黎的女子大抵都喜欢他的。这一位青年，就是艾儿佛，他拉住了我的手，很起劲的对我说："我正在找你，"他说他听见了我的到来，所以从妈特兰起到托儿托尼止，差不多几家咖啡馆都找遍了。他的所以要找我，就是因为他想找我去和达伐利小姐一道吃饭，我们先要上加飘新街去接她去。我把这街名写出来，并不因为是她所住的街和我的小说有关，却因为这名字是一种唤起记忆的材料。喜欢巴黎的人，总喜欢听巴黎的街名，因为街名和粉饰的墙上紧靠着的扶梯，古铜色的前门，叫门的铃索等，是唤起巴黎生活的记忆的线索，并且达伐利小姐自身，就是一个忘不了的好纪念，因为她是皇家剧场的一位女优。我的朋友，也是一个使人不能忘记的怪物，因为他也是一个以不化钱逛女人为名誉的游荡子，他的主义是"工作完后，她若喜欢到我的画室里来玩玩，那我们落得在一道快乐快乐。"但是不管他的主义是如何的不愿为妇人化钱，而当我在达伐利小姐的室内看她的装饰品的时候，和当她出来见我们的时候，他的那种郑重声明，我想是可以不必的。她的起坐室里，装饰着些十六世纪的铜物，掘雷斯顿的人形，上面有银的装饰的橱棚，三张蒲奢的画——代表蒲奢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三时代的作风的三张画。当我看了这些装饰品，正在赞赏的时

候，他却郑重地申明说，这些并不是他送她的，她出来见我们的时候，他又郑重地申明说，她手上的手钏，也并不是他送她的，他的这一种申明，我觉得是多事。我觉得特别提起他的不送她东西这些话来，或者是一种不大高尚的趣味，因为他的说话，曾使她感到了不快，并且实际上我也看出了她的同他一道出去吃饭，似乎并不同平常一样的十分欢喜似的。

我们在发耀馆吃的饭，是一家旧式的菜馆，那些墙上粉饰成金白色，电灯乐队之类的流行趣味，却是很少的。饭后就到间壁的奥迪安剧场去看了一出戏，是一出牧童们在田野里溪流的边上聚首谈心后，又为了不贞节的女人，互相杀戮的戏。戏中也有葡萄收获，行列歌唱，田野里的马车歌唱等种种的场面，可是我们并不觉得有趣。并且在中幕奏乐的当儿，艾儿佛跑到剧场内的各处去看朋友去了，将达伐利小姐推给了我。我却最喜欢看一对恋爱者正在进行中的玩意儿，爱在这一对恋爱者所坐的恋爱窝巢的边上走走。戏散了之后，他说"去喝一杯罢！"我们所以就到了那家学生们常进出的咖啡馆。是一家有挂锦装饰在壁间窗上，有奥克木桌子摆着，有旧式的酒杯，有穿古式的衣裳的女招待的咖啡馆。是一家时时有一个学生进来，口衔一个大杯，一吞就尽，跌来倒去的立起来不笑一脸就走的咖啡馆。达伐利小姐的美貌和时装，一时把聚在那里的学生们的野眼吸收尽了。她穿的一件织花的衣裳，大帽子底下，露着她的黑发。她的南方美人特有的丰艳的皮色在项背上头发稀少的地方，带着一种浅黄深绿的颜色。两只肩膀，又是很丰肥的在胸挂里斜驰下去，隐隐在暗示她胸前腰际的线条。将她的丰满完熟的美和那个女招待的苍白衰弱的美比较起来，觉得很有趣味。达伐利小姐将扇子斜障在胸前，两唇微

启，使一排细小的牙齿，在朱红的嘴唇里露着，高坐在那里。那女招待坐在边上，将两只纤细的手臂支住桌沿，很优美的在参加谈话，只有象电光似的目光一闪射的中间，流露出羡怨的意来，仿佛在说她自己是女人中的一个大失败，而达伐利小姐是一个大成功。她说话的口音，初听还不觉得什么，然而细听一会，却听得出一种不晓是那一处的口音来。有一处我听出了一个南方的口音，后来又听出了一个北方的，最后我明明白白听到了一句英国的腔调，所以就问她说：

“你倒好象是英国人。”

“我是爱尔兰人。是杜勃林人。”

想到了一个在杜勃林礼教中养大的女孩，受了运命的播弄，被迁到了这一个极边的咖啡馆里，我就问她，何以会弄到此地来的？她就告诉我说，她离开杜勃林的时候，还只有十六岁，六年前她是到巴黎来做一家人家的家庭教师的。她老和小孩子们到鲁克散蒲儿古公园去玩，并且对他们说的是英国话。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和她在同一张椅子地坐在她的边上。其余的事情，可以不必说而容易地想得出了。但是他没有钱养她，所以她不得不到这一家咖啡馆来作工过活。

“这是和我不相合的职业，但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们生在世上，不吃究竟不行，而此地的烟气很重，老要使我咳嗽。”

我呆看她了一忽，她大约是猜破了我脑里所想的事情了，就告诉我说，她的肺，已经有一边烂去了，我们就又讲到了养生，讲到了南方的天地。她又说，医生却劝她到南方去养病去。

艾儿佛和达伐利小姐讲话正在讲得起劲，所以我就靠向了前把注意的全部都注在这一个可怜的爱尔兰女孩子的身上。她的旁

症，她的古式的红裙，她的在绉褶很多的长袖口露着的纤纤的手臂，却引起了我的无穷的兴味。照咖啡馆里的惯例，我不得不请她喝酒的。但她说，酒是于她的身体有害的，可是不喝又不好，或者我可以请她吃一碟牛排。我答应了请，她叫了一碟生牛排，我但须将眼睛一闭，而让她走上屋角上去切一块生牛肉下来藏着。她说她想在睡觉之前再吃，睡觉总须在两个钟头以后，大约是午前三点钟的时候。我一边在和她说话，一边却在空想南方的一间草舍，在橄榄与桔子树的中间，一个充满着花香的明窗，而坐在窗伴息着的，却是这个少女。

"我倒很喜欢带你到南方去，去看养你的病。"

"我怕你就要讨厌起来。并且你对我的好意，我也不能相当的报答你，医生说，我已经不能再爱什么人了。"

大约我们是已经谈得很久了，因为艾儿佛和达伐利小姐立起来要去的时候，我仿佛是从梦里惊醒过来的样子。艾儿佛见了我那一种样子，就笑着对达伐利小姐说，把我留在咖啡馆里，使和新相识的女朋友在一道，倒是一件好事。他的取笑的话插穿了，我虽则很想剩在咖啡馆里，但也不得不跟他们走出到街上去。皎洁的月光，照在街上，照在鲁克散蒲儿古的公园里。我在前头已经说过，我最喜欢看一对恋爱者正在进行中的玩意儿，可是深夜人静，一个人在马路上跑，却也有点悲哀。我并不再向那咖啡馆跑，我只一个人在马路上行行走去，心里尽在想刚才的那个女孩子，一边又在想她的一定不可避免的死，因为在那个咖啡馆里，她一定是活不久长的。在月光的底下。在半夜里，这时候城市已经变成了黑色的雕刻了，我们都不得不想来想去的想，我们若看看卷旋的河水，诗意自然会冲上心来。那一天晚上，不但诗意冲

上了我的心头，到了新桥附近，文字却自然的联结起来，歌咏起来了，我就于上床之先，写下了开头的几行，第二天早晨，继续做了下去，差不多一天的光阴，都为这一首小诗所费了。

只有我和您！我且把爱你的原因讲给你听，
何以你那倦怠的容颜，琴样的声音，
对于我会如此的可爱，如此的芳醇，
我的爱您，心诚意诚，浑不是一般世俗的恋情。
他们的爱你，不过是为你那灰色的柔和的眼睛，
你那风姿婀娜，亭亭玉立的长身。
或者是为了别种痴念，别种邪心，
但我的爱你，却并非是为这种原因。
你且听，听，
我要把爱你的原因讲给你听。
我爱看夕阳残照的风情，
我爱看衰飒绝人的运命，
夕阳下去，天上只留存一味悲哀的寂静，
那一种静色，似在唱哀挽的歌声，
低音慢节，一词一句，总觉伤神，
可怜如此，你那生命，也就要消停，
绝似昙花一现，阴气森森，
你的死去，仿佛是夕阳下坠天上的柔和暮色，渐减空明，……
我要把你死前的时间留定，
我的爱正值得此种酬报，我敢声明。
我虽则不曾爱过任何人，
但我今番爱你，却是出于至诚的心。

我明知道为时短促，是不长久的柔情，
这柔情的结果，便是无限的凄清，
而这凄清的苦味，却能把浓欢肉欲，化洁扬尘，
因为死神的双臂，已向你而伸，
他要求你去，去做他的夫人。
或者我的痴心，不可以以爱情来命名。
但眼看你如春花的谢去，如逸思的飞升，
却能使我，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欢欣，
比较些常人的情感，只觉得纯真，
你且听，听，
我要拣一个麦田千里的乡村，
在那里金黄的麦穗，远接天际的浮云，
平原内或许有小山几处，几条树荫下的野路纵横，
我将求这样的一处村落，去度我俩的蜜月良辰；
去租一间草舍，回廊上，窗门口，要长满着牵缠的青藤，
看出去，要有个宽大的庭园。绿叶重荫；
在园里，我们俩，可以闲步尽新秋残夏的黄昏，
两人的步伐，渐渐短缩，一步一步，渐走渐轻，
看那橙花树底，庭园的尽处，似乎远不可行，
你将时时歇着，将你的衰容倦貌，靠上我的胸襟，
再过片刻，你的倦体消停，
我就不得不将你抱起抱向那有沙发放着的窗棂，
在那里你可吸尽黄昏的空气，空气里有花气氤氲。
最可怜，是我此时情。
看了你这般神色，便不觉百感横生。

象一天阴闷的天色，到晚来倍觉动人，

增加了那种沉静的颜色，蓦然间便来了夜色阴森，

如此幽幽寂寂，你将柔和地睡去，我便和你永不得再相亲。

我将悲啼日夜，颗颗大泪，流成你脸上的斑纹，

将你放向红薇帐底，我可向幻想里飞腾，

沉思默想，我可做许多吊奠你的诗文。

我更可想到，你已离去红尘，

你已离去了一切卑污的欲念，正象那颗天上的明星，

她已向暮天深处，隐隐西沉。

死是终无所苦，唉，唉，我且更要感谢死的恩神，

因为他给了我洁白的礼品，与深远的和平，

这些事在凡人尘世，到那里去追寻。

这当然不是整个的好诗，但却是几行很好的长句，每行都是费过推敲的句子，只有末尾倒数的第二句差了些，文中的省略，是不大好的，光省去一个"与"字，也不见得会十分出色。

死是终无所苦，我要对死神感谢深恩，

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洁白的不求酬报的爱情的礼品。

哼哼的念着末数行的诗，我一边就急跑到鲁克散蒲儿古公园附近的那家咖啡馆去。心里却在寻想，我究竟有这样的勇气没有？去要求她和我一道上南方去住。或者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因为使我这样的兴奋的，只是一种幻想，并不是那种事实。诗人的灵魂，却不是慈善家那丁艾儿的灵魂。我的确是在为她担忧，我所以急急的走往她那里去，我也不能说出为的是什么。当然不是将那首诗去献给她看，这事情的轻轻一念也是肉麻得不可耐的事情。在路上我也停住了好几次，问我自家为什么要去，去有什么事情？

可是不待我自己的回答，两只脚却向前跑了，不过心里却混然感觉到，原因是存在我自己的心里的。我想试试看，究竟我是能不能为他人牺牲一切的，所以进了咖啡馆，找了是她招待的一张桌子上坐下的时候，我就在老等。但是等了半天，她却不来，我就问边上的一位学生，问他可晓得那个女招待。他说他晓得的，并且告诉了我以她的病状。他说她是没有希望的了，只有血清注射的一法，还可以救她的命，她是已经差不多没有血液在身上了。他详细的说述如何的可以从一个康健的人的手臂上取出血清来，如何的注射到无血的人的脉里去。不过他在说着，我觉得周围的物影朦胧起来了，而他的声气也渐渐的微弱下去。我忽而听见一个人说"喂，你脸上青得很！"并且听见他为我要了勃兰地来。南方的空气，大约是疗她不好的，实际上是无法可施了，所以我终于空自想着她的样子而跑回到了家里。

二十年过去了。我又想起了她。这可怜的爱尔兰的姑娘！被运命同急流似的抛了出去，抛到了那一家极边的咖啡馆里。这一堆可怜的白骨！我也不觉对运命俯了首，赞美着它，因为运命的奇迹，使我这只见过她一面的人，倒成了一个最后的纪念她的人。不过我若当时不写那首诗或者我也已经将她忘了。这一首诗，我现在想奉献给她，作一个她的无名的纪念。

本文系自 George Moore's Memoirs of My Dead Life 里译出，题名《A Waitress》，原书是美国 D.Appleton & Co. 1923年版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八号

春天的播种

〔爱尔兰〕奥弗拉赫德作

马丁·弟来尼和他的妻子马利起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马利从终夜未息的炉灶灰里挖出还在燃烧的煤炭来的当儿，马丁只穿了一件短衫立在窗边在向外边呆看，一边还擦着眼睛，打着呵欠。外面，雄鸡已在鸣了，一缕白痕从地上升起，渐渐地在驱散夜阴的残骸。这是阳历二月的一天早晨，一个干燥，寒冷，星光灿烂的早晨。

他们俩默默地坐下来吃面包，牛油和茶，这便是他们的早膳。他们是刚在去年秋天结婚的，在这样早的时候，就离开他们的温暖的被窝，实在是一件可恨的事情。他们都觉得不十分快乐，默默的在吃，沉浸在各人的默想里。马丁以他的古铜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雀斑很多的面貌，和一簇很美丽的小胡子看来，实在还象一个不该结婚的青年；而他的妻子，简直还是一个小姑娘，两颊很红，眼睛碧色，漆黑的头发用了一个很大的放光的梳子一把缚在脑后，是西班牙的式样。两个人都穿的是粗糙的手织材料所制的衣服，是因凡拉拉的农民在田间工作时常穿的那

种白色有绉纹的宽大的短衫。

他们默默的在吃，都还是没有睡醒似的心里不十分快活，但兴奋得异常，因为这是他们结婚后第一次播种的第一天，春天的第一次播种。他们俩都觉到了那一日日子的魔醉，在这一天他们是合力的把大地来开辟，播种下去的。他们默默的坐着，心里不十分快乐，因为他们期待得很久，心里很爱，同时也有点怕，并且是准备得很周到的这一天的这件大事情，倒有点使他们忧愁不乐。马利用了多虑的女人的心，一边嚼着牛油面包，一边在想……噢，她想的事情。实在件件都想到了。当一个女人结婚以后，独立门户时的最初的忧喜中的事情，她件件都想到了。但是马丁的思想，却只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就是他能够把这播种播得好好，使他能够证明他是可以作一家之主的有用的农夫么？

早餐后，在谷仓间道，当他们在取马铃薯的种子和划地的绳尺及锄耜的时候，两人间交换了几句不大高兴的话。马丁在谷仓间的阴影里，绊跌上一只洋铁桶后，咒诅着说，还是死了好，一个人象这样的……但他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马利的两手已经抱在他的腰里，她的脸已经贴上他的去了。"马丁，"她说，"我们在今天不要这样的寻事生气吧！"她说话的声气，微微地在颤动。果然，他们俩紧紧地抱住，马丁用了农夫特有的那种粗笨喉咙，在叫着"心肝！宝贝！"的那些常套话的时候，他们那些气恼和不曾睡醒的不快，都已不知飞散到那里去了。他们紧紧地抱着，立在那里，到了最后，马丁故意装了粗暴的样子，将马利推开，并且说："喂！喂！你这女孩子，象这样的过去，怕我们不曾开始工作，太阳就要下山了哩！"

但是，他们着了毛皮的鞋子，轻轻默默地走过那个小村落的

时候，行人还是一个也没有。几家小屋的窗口，有灯光还在亮着。东天生了一大块灰色的裂痕，仿佛这天盖将要破裂开来，产生出一轮朝日似的。野鸟远远的在鸣唱了。马丁、马利走到村子外头将他们手里的几桶种子向栅栏上息了一息，马丁很得意的对马利轻轻地说："马利！我们还算最早在这儿哩！"于是他们的心头跳着，回转来向那一丛小屋看了一下，这丛小屋，实在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心头的跳跃，却是因为春天的愉快，现在已经把他们整个儿的笼罩住了的原因。

他们走到了应该播种的他们的小小地里了。这是在一条青藤绕满的石灰岩山下的一块小小的三角形的耕地。这一块小地里，在几礼拜前，是曾经用了海藻行过肥料的。海藻已经烂了，在草上面腐化了成白色。另外还有一大堆红鲜的海藻，堆在栅栏角里，预备播种子的时候，将它们用的。马丁不管那料峭的春寒，竟把他腰上的衣服等，全部脱了，只剩了一件柳条的羊毛短衫。呸呸的向手上吐了两口唾沫，他拿起锄耜，对马利说："马利，你瞧罢，这一忽儿你才晓得你男人是怎么样能干的一个人啊！"

"嗳，嗳！"马利把她的围巾向颚下缚了一缚拢，对马丁说："早晨这样的早，我们可真不能夸一句口，或者我要等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能看出我的男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呀！"

工作开始了，马丁从南面栅栏起量地划成了第一轮，有四尺宽的一条土轮，将绳尺顺边沿放下钉住了两头。然后他将鲜的海藻应上。马利在衣兜里盛满了种子，一行一行的开始播了，四个，三个，四个。当她在土轮上前进了一段播了一段的时候，马丁并头举起锄耜来很热心地在开始工作了。

"噢依霍，天老爷呀！"他又向手上吐了两口唾沫，叫着说：

"让我们来辟第一块的土！"

"噢，马丁，你等着罢！让我来帮你！"马利嚷着，她把种子掷向了土轮之上，跑上他的身边来。她的露在羊毛半手套外的手指头，已经冻僵了，但她不能在她的围巾里窝一窝。她的双颊仿佛是火烧似的红。她把一双手抱住了马丁的腰，立着在看马丁将要用锄耜来辟削的青色的土，同小孩子似的兴奋到了极点。

"喔依，这孩子，快滚开！"马丁粗暴地说："要是有人见了，看我们象这样的在这初播种的地里跳来跳去，还象什么样子？岂不是一对无用的，混世的蠢笨的夫妻么？岂不是要饿死的一对夫妻么？喔依，快滚开！"他说这些话说得很快，他的双眼凝视在前面的地上。他的眼闪烁着一种野猛的，热诚的光，仿佛是一种原始的冲动，在他的脑里燃烧，除了他的男性尊严的主张和征服大地的欲念之外，已将其他的一切，都从他的脑里赶了出去似的。

"嗳，怕什么？怕谁来瞧我们？"马利说；但她同时也把身子抽转，只远远的在注视着地面。于是马丁就辟进了土，用脚将锄耜深深地跌入，他用力将第一块土辟起了，草根被掘起的时候，锄耜下竟萨拉的响了起来。马利叹了一口气，皱了眉头，急急忙忙的走回到了她的种子那里。她捡起了她的种子，急促地将这些种子播散开去，她想藉此以驱逐那突如其来的恐怖。当她看见第一块土被掘起来，他男人眼里忽然流露出那种毫不注意到她的存在的凶猛热烈的目光来的时候，突然袭来的那种恐怖。她忽然觉得这无同情的残酷的大地（就是农民的奴隶主人），可怕起来了。因为这大地，这奴隶主，将要缚住她作永久的苦役和作永久的贫民，一直到她仍复沉入地下，回到土壤的怀中去为止。她的短短的恋爱期间已经过去了。今后她不过是一个帮她男人辟地的人罢

了。她在这样的想，马丁却毫无别念，专心一意地在工作，在将新的黑土盖上垄条上去，他的锋利的锄耜当向侧面破人土块的时候，也时时在放着闪光。

太阳起来了，青藤绕满的这小山下的村落里，充满了白色的粗呢短衫的点点，各到各处农夫都默默地拚命的在工作，同时他们的女人也在播种。太阳光线晒下来也并不觉得热，稀薄的寂静的空气里，还有料峭的寒气带着，致使那些农夫们很猛烈的扑上锄耜的柄去，拿起来任力的辟向土里，仿佛这些土块是活着的仇人似的。小鸟静寂地在锄耜前面跳跃，举起了小小的头，在向左右了望，看有没有可以供它们吃的虫类。为饥饿所逼，胆子放大了，它们就冒着危险，常常冲到锄耜下去争夺食物。

太阳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妇人们就走回村里去为男子们预备中餐去了，而男子们只是不息地在继续做他们的工。妇人们急促地跑回到田里来了，个个手里都带着一个周围有绒布衬着的锡罐和用白色桌布包好的一个小包。马丁看见马利回来了，就把手里的锄耜丢掉。两人微笑着，就在那小山下坐下来吃他们的午饭。这是同早餐一样的午饭，只有牛油、面包和茶。

"啊啊，"马丁从大杯里长饮了一口茶后说："啊啊，天下世界那有这样痛快的午餐？在野田里，当做了一早晨的工作之后的这一种午餐？你瞧，我已经做好了两轮半的地了，村子里的人，怕谁也做不了这许多。哈，哈哈！"他又很得意的注视上他的妻子的脸上去。

"嗳，真好极了，这岂不很可爱么？"马利一边在注意看那地里的黑色土垄，一边说。她的嘴里，还在咀嚼着面包和牛油。急忙忙赶回村子里去的一段急步和忙着煮茶的一阵忙乱，把她的食

欲减杀了。她不得不用了她的围裙的边角来煽那泥炭的火，结果烟得她两眼几乎要瞎。但是现在坐在这青青的小圆丘上，环眺着四围盖着鲜的海藻的深谷，新辟的地里，且有一缕一缕淡淡的轻烟在蒸发起来，她看了觉得是乐得不可以言语来形容了。这一种感觉，并且将她早晨所感到的那一种恐怖的感情也征服了。

感到了大大的饥渴的马丁，将身上的毛细管一个个张着，吸满了清新的空气，饱餐了一顿。他很得意地向四邻的地里看看，将他们的耕地和自家的比较了一下。然后转眼过来看了一下他女人的小小的圆黑的头，觉得她也是属于他的，更是得意满足。他侧身靠住手臂，伸出手来把她的手捏住。默默地含着羞涩，不晓得要说出些什么话来才好，他们羞感着他们自家的柔情——因为农夫们对于自家的柔情，老是感着羞愧的——吃完饭后，尽是手握着手坐在那里呆看远方。春天的自然的伟大的闲静充满着他们周围的空气。事事物物，好象都是静静的坐着，在等这中午的过去。只有光耀的太阳，在向西阔步，时时出没于天上洁白的云中。

远处忽而有一个老农夫立起来了，他拿起他的锄耜，用了一块石块在刮清锄耜上的泞泥。在静寂中，他的扦刮的声音，传得很远。这是使小村落一带的农夫起来工作的一种信号。年轻的人立起来，伸一伸腰，打个把呵欠。他们慢慢的又走回上他们土垄里去了。

马丁的背脊和手臂，有点觉得痛起来了，马利也觉得倘若她再伏下去播种，她的脖子就要掉下来的样子，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一忽儿过去之后，他们的疲倦，就也在他们的身体的机械的动作中忘掉了。新辟的土块的那种强烈的香气，仿佛是一种对他们的神经的激刺剂的样子。

午后太阳晒得最猛的当儿，村中的老人们，出来到地里来看他们的子侄们的工作。马丁的祖父，把腰弯着，整个儿身体屈伏在一枝厚大的拐杖上，走到耕地边上的一条小道上来停住了。伏上了栅栏，他老人家很响的喊着说："靠菩萨保佑你的工作，"他一边喘气，一边叫着。

"嗳！老祖父，靠菩萨也来保佑你老人家，"他们俩同时的回答，但手里仍不停止工作。

"哈！"老人自对自的说着，"哈，他种得很好，而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女人。他们的开始，总算不坏，嗳，真不坏不坏。"

自从他老人家和他自己的马利，满怀了希望和得意，开始播种以来，已经有五十多年了，而这无慈悲心的大地，年年春天只把他们紧吸在怀里，不使他们休息过一年。但他现在不想到这些过去的事情上去。大地是催人健忘的。到了春天，只有现在，盘旋在他们的脑里，就是那些把一生尽化在耕种之中的老者，也是如此的。所以这一位有一个红红的大鼻头的老人，黑软帽下脑袋上包着一块斑花手帕的老人，也把一切忘了，只在守着他孙儿的耕种，时时也给他们一点忠告。

"喂，你不要把土块辟得那么长！"他有时会喘着气说："你把土轮上的土搁得太多了。""喂，你这女孩子，不要把种子播得这么近边儿上，回头杆儿要长向外边去的。"

但是他们也并不注意他老人家的说话。

"啊，唉，"老人叹着不平似的说："我们的年青的时候啊，男子汉一早做工做到晚，那里知道吃一点什么东西的哩，那时候的工才做得好哩。但是现在却不行了。现代的青年，种子都弱得很。唉，不行了。"

于是乎他老人家就开始在胸腔里喀一阵，又跛行到另外的一块他儿子密舍儿在耕种的地里去了。

到太阳下山的时候，马丁有五轮地锄好了。他把锄耜丢掉，伸了一伸腰背。他的遍身骨头都痛了起来，他要躺一躺休息一休息了。

“马利，这是回家去的时候了，”他说。

马利直立了起来，但她太倦了，连作回答的精神也没有。她倦容可见地朝马丁看了一眼，她觉得自从早晨他们开始作工到现在，仿佛是已经经过了许多年月的样子。她又想到了走回去的一段路，想到了喂猪的事情，想到了鸡鸭等不得不使它们入笼就宿的事情，想到了准备晚餐的事情，一瞬间她感到了一种对于做一个农夫的女人——象奴隶一样的农夫的女人——的反抗。不过这一种想头，在一瞬间后，就过去了。马丁一边穿衣一边说：

“哈！这真厉害！这一天的工作，总算不错。耕了五轮地，并且每轮都是和铜条一样的直。嘿嘿，马利，你做了马丁·弟来尼的老婆真也可以自夸了，这一句话总不算过分罢？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马利，你在今天做的工作，也的确比因凡拉拉的无论那一个妇人做的都要好些。”

他们默默地立了几分钟，看着他们自己所做的工作。马利看到了她的和男人一道做好的这一种工作，一种非常甜蜜的安慰之情，把她心里所感到的倦怠和不满完全都遮掩下去了。这工作却是他们两人合做的。他们俩已经把种子种下地去了。第二天，第二个第二天，他们的一生，到春天来了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弯了背，做这一种工作，直到他们的手和骨头因疯痛而扭歪了的时候为止。但是夜，不必做工的夜却总有安睡和遗忘的恩惠颁赐到他们

的头上来的。

他们慢慢的走回家去，马丁走在前头，和另外的一个农夫在说关于播种的话，马利走在后面，把双眼注向了地上，一边走一边在想什么事情。母牛远远的在放声叫了。

原载《奇零集》，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原题《初次的播种》

爱的开脱(Etiquette)

〔日〕林房雄作

饭店里的夫人的招待片来了。——我们四目相视的迟疑了一会。

"怎么办？"

"不管它，去罢！"少许想了一想，脸上装了那脸装惯的微笑，K泰然的回答我说，"去罢！放出勇气来去拜见拜见那有闲阶级的有闲态度罢！"

我把K的俏皮话写上了一张纸片，交给了那位等在那里的饭店里的用人。

"放出勇气前来拜访。"

夫人的年纪很轻。——依我看来，最多也不过廿四岁。但是依K说起来，最多只有十八岁，或者也许只有十二岁都说不定。当然这是（她的）头脑（思想）的年龄，后来又加上了这一句。

夫人很美——我想她是。但依K说起来，这并不是夫人之美，这不过是她的衣裳和化妆品的美，大概的女性——他说明着说——只教于衣裳化妆品之外，有指爪儿般的一点点美点，就可以

使男子的心里感到一种真实的魔力，但是这一位夫人，对于男性的自己，却不能引起一点儿感觉，所以她的美，不过是衣裳和化妆品的美。

我们和她的相识，是在一礼拜之前。

当大学卒业前的这暑假里，在相州的海岸租了一间房子，我在预备卒业论文，K在预备律师的考试，两个人每天在拚命的用功。

房屋前头，是一个小松林，林间有白漆的河房似的吃茶店开着。所以到了午后，饭店里的住客们，老者为到林间挂着的绳床上来贪午睡，年轻的为喝茶作杂谈，青年和少女为越过砂丘，向波上去放棹的原因，都移动闲散的脚，走向这一边来。

她当然也是这些无聊的闲散者中间的一个。摇着华丽的洋伞，靠着了一个已经过了四十岁，带着单面的眼镜Monocle。在夏天的午后的散步的时候，也把裤脚上的折纹弄得很清，曾在剑桥大学留的当儿，每晚坐了马车到戏园——这是后来他自己吹的话——里去的风流夫婿的手臂，她也时常到这里来的。

在一礼拜之前的雨放晴后的下午，我们用功倦了，把书收起，在海滨正想把租来的小船解缆放入海去，后边的松林里，忽而来了一种糖也似的（这是K的说法）声音：

"嗳，喂，请你们搭了我去罢！"

朝转来一看，砂丘的阴里，看见的是和织花似的女人的海水浴衫。

我看呆了，张大了眼。但K的回话却说：

"搭你去也可以，可是水怕要溅湿你的衣裳。"

"哈，这是海水浴衫呀！"

"喔，我以为是新制的出客用的衣裳哩！"

象这样的，那年轻的夫人，就混入了我们的生活里来。

嗣后，到了午后的散步时间，她的访问，老来搅乱我们的用功。

"这一个畜生！她自家很空，仿佛连人家都以为是和她一样空似的。"

每听到她的"糖也似"的声音，未来的大律师就会愤激起来。他本想于考取了律师以后，离开他的父母，独立的来参加劳动运动的，对于后者的一方面，他也在用功，所以对这一个有闲阶级的鬼怪，可怜的讨嫌她，也是应该的。

但是依我的暗暗里的注意观察，夫人对于这一位在高中时候曾作过夫脱鲍尔的勇将的壮强身体，似乎在非常的爱慕。看了有一次当她靠在她实业家的男人的臂上，从松林里回去，忽而向后朝了转来，以肩上的伞，很巧妙的把她男人的眼睛遮杀，对K丢了一个手嘴——Kiss——的这件事情，也可以明白。

这一个巧妙的手嘴，现在变了饭店的招待片，到我们的面前来了。但是K却在说：

"不管它，去罢！"

午后六时。

我们在饭店的大餐厅里，围坐在圆桌的边上。盆里的橡皮树叶，有水滴儿在放光。回廊上有半裸体的女人们在行走。音乐，烟卷雪茄的烟云，和呵欠……。

"噢噢，这头发真漂亮啊！"

夫人的手指，几几乎要插入K的头发里去，高声的赞美之声。

时间过去了，冷的东西，一杯一杯不知喝了多少，夜气森森

有点凉起来的时候，茶房拿热咖啡来了。

正想喝的时候，夫人的声音又开始说：

“嗳！两位！知道不知道？”

“？”

“什么地方的咖啡，分辨得出来么？”

“？”

“我所说的是咖啡的种类呀！把舌尖少许浸一浸，就说出或是麻各，或是朴脱利各，或是爪哇，或是散脱，或是巴西……当然巴西的原不是绅士们所饮用的东西……可是不是象这样的分辨得出来，那也不成的哩！”

“呵呵，”K脸上浮满了笑容，“这真是有闲的舌头！”

“嗳？什么叫勇敢的舌头？”（日音“有闲”和“勇敢”一样）

“对啦，别说了吧！咖啡总是供我们喝的东西。说到种类，可以去看咖啡店的目录单，何必去管它，我们喝吧！”

K很痛快的把调羹拿起，茶托上袅零的一响。

“呵呵！呵呵！”

“怎么了？”

“呵呵，把茶托敲了那么响，这是厨司和女用人们做的事情哪！”

“嗯嗯，一点儿也不错，厨司和女用人们很忙，所以要敲响茶托，你夫人不忙，所以不会敲响茶托。”

一边听着两人的对话，一边几乎想哼哼的笑了出来，勉强地把这喷笑压住，我就将咖啡拿了起来。但是咖啡出乎意想以外的烫热，慌忙吹了口热气，轻轻把嘴搁上，在咖啡杯边上区区的喝了几口。

“呵，呵，呵呵呵呵……”

夫人听了我的区区的响声。就抱腹笑弯了腰。

"呵，呵，呵呵呵呵……"

"怎么着?"

"你……你……呵呵呵……"

"我……怎么啦?"

"你……喝咖啡的时候喝得真响啊!"

"这是不行的么?"

"嗳，这是不行的啊，在大餐厅的爱的开脱(礼义)，喝咖啡应该是不声不响的呀!"

但在这中间，

"哈，哈，哈哈，……"

听了我们的会谈的K，摇动着身体高笑了起来。这一位美妇人被K的这一种从丹田发出来的粗野的笑声所压倒，有点漫然无所措手足的样子。

"嗳，怎么有这样的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

"真奇怪……，"

"哈，哈哈……"

"真奇怪，什么?"

"啊，好笑，真好笑。"

"真奇怪，什么呀?什么有那样的好笑?"

"你因为喝咖啡喝得响了，就那么好笑，——我倒觉得你夫人的这就好笑得很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原载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一般》第四卷第一期

哈提的意见三条

一　小说里的方言土语
Dialect in novels

（本篇于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在«The Athenaeum»上，英国John Lane公司印行之«Bibliography»中，亦曾翻印，Johnson著之«Thomas Hardy的艺术»的一九二三年版内，亦收录有此篇。）

你们对我的小说«还乡»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的批评里，又把那个麻烦的问题重新提及了：——就是写乡民的会话问题，假如重在把会话者的性格写出，而轻在把语言学上的特点叙明的时候，这一种会话，应该如何的表现？

一个作家，就是不把完全的英国字的古音及从拉丁希腊字而来的英字的误音写满纸上，只教他能把俗语，音域的特点，及特殊的语法写出，也就可以说是将乡民的语言的精神传述了。标准语印在纸上，我们并不会注意到什么语言学的原则等问题上去，可

是一个作家，若试把一个乡下人的说话的土语音节，很准确的写在纸上，那么他的如实表现的均衡，怕要为这太拘泥于奇特之点的原因而破坏；因为如此写后，读者的注意要被引到一个并不重要的方面去，而使会话者的真意义，反而陷入于歧路之中，而事实上作者的目的是在描写人物和他们的性格，并不在描写俗语的格式，所以会话者的真意义，当然是最为重要。

二　国家对作家的礼遇
On Recognition of Authors by the state

（本篇发表在一八九一年的«The Bookman»（伦敦）志十二月号）

文学若能受国家的礼遇，当然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不过我不相信这事情会满足地实现。文人的思想笔墨，老是，也常是，高飞在天外，是和实生活不协的灵魂的远飏和显示，而政府的自然倾向，系在奖励人民的接受现实的生活。可是，我对于这一件事情，却还没有十分注过意，不曾费过多大的思索。

三　我为什么不写戏剧
Why I don't write plays

（本篇于一八九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初发表于«The Pall Mall Gazette»纸上，又于同年九月一日与作者之照相手书，并印于«The Pall Mall Budget»上。盖因威廉爱姆·亚楷 William Archer 在«二周评论» Fortnightly

Review 上发表意见，力说文学和戏剧之不可分离，且以两者之违隔，归咎于当代之小说家，并欲促小说家等亦撰具有戏剧外形之文字，相与提倡，因而《The Pall Mall Gazette》纸，即邀国内名小说家，作下列之三种答案：

1. 先生对于目下小说与戏剧之分家，以为与文学及舞台有利乎抑有害耶？

2. 先生在过去或现在亦有作戏剧之意否？若无作戏剧之意，则

3. 先生何以以小说为比较便利于发表先生之理想？

对此三问，哈提之答案如下：）

（一）对于舞台或有损失，然对于文学固无害也。

（二）亦常有作剧本之意，而事实上亦曾将数篇戏剧之大意记出。但在目下，却无固定作一剧本之意向。

（三）因，概而言之，小说对于事物之真意真情，比戏剧更有切近之范域可寻。尤因目下之戏剧状态，具有下列之种种缺点：

一、剧中脚色，须规仿演员，并非演员能规仿脚色，二、舞台监督，对于一真有创意之剧本，并无上演之胆量，三、剧中背景大抵勉强排置，剜肉补疮，以求适合于不完不备之舞台建筑，虽观客亦只在求前后趣味之开展，而对于秩序次第，并不注意。此种专横独断之装置方法，似系由于以表现山岗、城市、衣饰、器具、金银食器、珠玉宝石以及其他各种真假附属物品为重，而以再现人类之真切热情为轻；殊不知实质舞台之真义，不过为一惯例的寓意的空间，在此舞台上之附属物品，只以能暗示时地为止境，而以不致有妨于动作热情之衬托为理想也。

〔附注〕上录三条系自美国 Greenberg Publisher 印行之《Life And Art》, By Thomas Hardy一书中译出。

第一、二条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第四卷第一期，第三条原载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第四卷第三期

拜金艺术

〔美〕辛克莱作

第一章 “阿嶷，阿葛的儿子”

十万年（in the year Minus 98076）前的一天晚上，阿嶷即阿葛的儿子坐在洞穴里的一堆火堆前头，一边在舐吮他的油光光的嘴唇，一边在将他的油手向胸前的棕色厚毛上揩擦。他的嘴唇和手指上的油渍，系自他那插在一枝尖棍上向火烧烤过的一大块野牛肉上来的。那一天他们的部落在打猎，将枪头打入那只大野兽的眼睛里去的却是阿嶷自己。他年纪尚轻，真不愧为一个英雄；所以现在他得吃到英雄所应得的分儿——野牛肉——坐在火堆前头，一边打盹，一边茫茫然混混然在追怀日里头的打猎的事情。

他手里还捏着那枝烧烤的尖棍，把这棍儿玩着，他在向地面上乱画。忽而半有意识地地面上被画出了底下的一个形状：长长的一划，这仿佛是野牛的身体；前头两直，是野牛的前脚；后面两直，是野牛的后脚；在头上又大大的划了一划，是头。阿嶷一

看马上觉得浑身起了颤栗。那只大野兽，因地上的几划，很奇怪的活现在他的眼前了。这便是阿嶷所作的第一张的绘画呀！

但是以后恐怖就笼罩住了他。他住在恐怖的世界里了，心里不敢想一想，一想就得怕。很急速的他就把地面上的画儿划去，直到那只魔幻的野兽的痕迹完全消去了为止。他朝后面在恐怖地看，疑心那野牛的阴灵，被这可怕的新魔术召唤到洞里来了。他又偷偷的朝睡躺在火旁的他的同部落的人们看了几眼，看他们也曾注意到了他这一回的大胆的冒险没有。

但是还好，坏事情并不起来；阿嶷吃下去的肉，在那天夏夜里，也不曾在胃里作怪，雷电还没有来打击他，树枝也不曾打到他的头上来。所以第二天的晚上，他心里感到了一种诱惑：他记得他那种画法，他竟敢把他那只魔术的野牛再现出来，坐在火堆前头他在注视着它的对敌摇首张鼻的状态。过了些时间以后，阿嶷更进了一步，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情：他画了上下的一直，下面两个尖叉，头上一个圆圈：这是阿嶷自身，第二个阿嶷，用了长枪在抵制那野兽的进攻。

就是这画，也没有什么坏事情发生，足见也并不是坏的魔术，他并不生病，雷电树枝也并没有打到他的头上来。在屡次试画的中间，另外的想头也来了：他用了上下两条线来表示野牛，于是那只野兽便有了空间的体积。在这两线之间，又加以另外的点画，表示野牛身上粗毛簇生的外皮；头上一个圆穿之内，又以那一枝烧烤尖棍深深的穿了一个黑洞——是野兽的眼睛，在很凶恶的朝阿嶷看，使他感到了一种在从前从没有一个生物所感到过的颤栗。

当然象这样巨大的魔术，是不能老守着秘密的。阿嶷心里感

到了一种不可抗力的冲动，想将这他所手制的野牛显给部落里的人看，部落里便起了哄动。这是一件奇迹，大家都承认说，他们一见就马上晓得这只野兽——是一只野牛，不是别的东西。他们都欢呼起来，惊叹阿嶷的这表现的智慧。

（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六年之后，当作者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老在他所探望的一家富有人家的饭厅上看见三张激刺食欲的画挂在那里。一张画着在大浅盆里的三个桃子，一张画着五六个鱼穿在一根绳上，一张是两尾野雉吊着头颈挂在那里的画。阿嶷的部落的人们，现在叫作鲍儿的模亚 Boltimore 的商人制造者联合会的会员了，他们在晚餐聚会的时候会聚拢来叹赏这一个伟大的魔术。在这里这些算是艺术作品，并且大家知道它们是艺术品，也很正确的知道为什么它们可以称作艺术品的：他们看了鱼就会说："你看，连鱼鳞的光彩都看得出来！"看了桃子就说："真想把这些桃子身上的绒毛擦了拿来吃！"看了野雉就说："把手插进去，仿佛是可以插进这些野雉的羽毛丛里去的样子！"）

但是最初的那一种感动过去了的时候，和阿嶷同住在洞穴里的人们，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野牛是可怕的有破坏性的动物，要将它来杀了作食品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但现在又把它的怨灵唤醒过来，却是自取灭亡的对运命的挑战。在洞穴前面的圣山之上，住着那位大猎主（ The Great Hunter ），一切野牛，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他对了侵犯他的权能的篡夺者，一定要起妒嫉之心。还有部落里的妖魔博士（The Witch Doctor），他时常到大猎主那里去，作种种好运道的咒文的——只有他配行魔术，一个傲慢的小孩子要行他的魔术，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企图。因此妖魔博士就将阿嶷的画一脚踏消，部落里的立法的长

老（The Old Man）就将阿嶷逐出穴外，放逐到有生着刀剑似的利齿的老虎在游行的暗夜的洞穴外面去。

（去年冬天，作者有一晚立在纽约的热闹场的百老汇路第四十三街上，看见一家建筑物的门前全面，有紫色火光烧着拼成的三个大字：十条诫。他踏进了这一间屋，在银幕上看见了电光的闪射，接着就见风云的破裂和舞台上的可怕的雷击之声，从雷电风云的响声之中那条第二条诫就展开在他的眼前：你不可塑造偶像，凡天上地下水中百物，皆不可雕塑起像来。）

阿嶷自家寻着了一个洞穴，避去了生有刀剑似的利齿的老虎。并且那妖魔博士的激怒和大猎主的十诫，也并不能从他的记忆里将他那种当他在地上画出那这魔幻的野牛时所感到的快感消去。现在他只一个人了，就有了耽溺于魔术的工夫，他去弄了些红石头来，将他的洞穴的壁上，全部都罩满了各种野兽的图形。部落里的青年马上都来看他了，看到了他所做的这种魔术，大家都偷偷的到他这里来，来分尝这一种被禁的快感。

（在我们的大都市的大街上，我也能带你到一个洞穴里去，在这洞穴的顶上，有火燃的文字写在那里，叫作"Arcado"，你可以随便进这洞穴去，可以在一只一只的小箱子里看出阿嶷的魔术来，向这小箱子里丢一枚铜铸的货品，你就可以看见一切了。这个洞穴的有一部分，并且还贴着广告说："只许男子们看！"我并没有到这一部分去过，所以不晓得阿嶷之子孙，在那里藏着些什么把戏；但是想到一个神经系统，曾经一度在一个生物机能上生成之后，能传下来到三千三百三十三代之久，岂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么？）

在这中间，部落里起了战争，长老（The Old Man）在和

次老（The Next Oldest Man）争，老妖魔博士（The Old Witch Doctor）在和第二个博士（The Next Doctor）争。叛徒们晓得了阿嶷的魔术，想来把它利用。他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叛徒的妖魔博士就对众宣言说，他（新妖魔博士）曾经去会见过那圣山上的大猎主的，是大猎主自身给阿嶷的能力，使他可以创造魔幻的野牛并且在魔幻的狩猎里也可以把野牛们杀掉。妖魔博士又说，总之换一句话说，阿嶷是一位得圣灵感化的艺术家（An Inspired Artist）；若他和他的朋友们，能帮助新党争得势力，那阿嶷就可以变成宫廷画家 Court paintor，而他的制作，就可以升进成为部落的仪典。阿嶷当然是喜欢的，跟阿嶷学习，有些学得差不多和阿嶷一样的他的朋友们，也一样的喜欢，他们都愿意变成 Inspired Artists，都愿意去装饰洞穴的墙壁和部落的武器。

不过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弄清楚，叛徒的妖魔博士又说：阿嶷和他的朋友们应该明白，他们所助赞宣扬的，是这一个特别的妖魔博士的魔术。他们若画狩猎图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底下的事情很明白的显示出来才行，就是带领狩猎的头目，是那位新的长老（The new Old man）；他们非要把他画得很神妙，非要画得使他可以使部落的人们惊惧不可。阿嶷和他的弟子们就回答说，若要他们作画，画野牛和猎人，那画的是那些野牛和那些猎人，却毫无分别的。艺术本来就和政治及宣传是毫无关系的东西。于是商议定了；叛旗也就举了起来，新长老就作了部落的首领，新妖魔博士在洞穴的极远一头的野牛皮的帷帐之后作起他的魔术来；阿嶷就把他们两人的画画了许多。

（并且我曾经到过各国的王宫御苑，寺院教堂，看见过各部

落的长老们的御像，他们身上都穿着灿烂的袍服，头上都戴着金珠宝玉的王冠；他们叫作皇帝公侯亲王及实业界的首领与商会的会长。我也曾看见过各种魔术的妖魔博士的立像图形之类，他们叫作教皇僧正主教管长及大学总长与神学博士。并且那些画也常叫作古代的名手 Old masters.）

于是阿嶷就作了宫廷画家，画了许多他的部落的丰功伟烈。当他们的部落出去和另外的部落战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部落里的卓异的美点画出来，而把他们所要打倒的部落的丑态，形容在画上。

（而当我们的部落出去打仗的时候，那些报酬受得很丰富的杂志插画家画了许多相貌堂堂的少女，在呐喊战争的口号，这就叫作自由联盟参战运动 Liberty Bond Campaign。更有我们部落里的许多小说匠变成了武装的战士，他们叫自家作警备义勇队 Vigilantes 的。）

于是阿嶷大成功了，技术也进了步，他能够画出各种的人物和野兽来了。他的魔术的名声远扬了开去，另外的各部落的人们也都到他的洞穴里来叹赏他的妙技，他们都很尊敬的来注视这一位得圣灵感化的艺术家。

（在纽约的一家旅馆的食堂里，我得在隔断大名人和无名小卒的一重魔术红帘之后，坐在一张桌上，听到我朋友的以很谨慎的点头和耳语来启示我的话，他说："那是海伍特勃龙Heywood Broun，坐在他底下的是立泰惠曼 Rita Weiman，刚才走进来的是孟勘 Mencken，那个矮而且肥，穿酱色衣服戴大眼镜的，是海艾奢衣玛 Hergesheimer。"）

阿嶷的荣誉，和他所擅长的魔术，使部落里的少妇们也感得

了惊异，她们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于是他的天才就得在未来的代代中传下去而不至于消失了。

（我在欧洲的各画廊里曾经注视过许多许多的象圣母般的贵夫人——有些是悲寂的，有些是微笑的，有些是波形金发的，有些是漆黑平发的——的像，但是她们总没有一个不是很肥满，指甲相貌修饰得很周到，穿着很美丽的绸缎的衣服，而正配做宫廷画家教皇主教和管长们的情妇而使她们出名的样子。）

阿嶷的子子孙孙传练他的魔术，找出新的方法来使艺术的感觉能够紧张。他们学作粘土（石膏）的模像，并且能将部落的长老们和妖魔博士们的形象从木头或白石头雕刻出来。

（正在世界大战之前，我在柏林，被一位朋友邀去坐车过西爱其街 Sieges All'ee 在几排白石雕成的或披盔甲，或着僧帽皇袍，或手挥法冠王笏战斧宝剑的怪物中间经过。因为我自家是一位野蛮人，所以见了这一个光景竟不觉窃窃私笑了起来，但我的朋友便立时急得脸色都变了青，以手指按上我的唇边，并且指指前边的马车夫的背，轻轻告诉我说，傲慢的野蛮人经过此间，因为私笑了好亨错伦部落 Hohenzol'ern Tribe 里的长老们的原因，被忠君的马车夫直拖到警察局，送到牢狱里去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

同样的阿嶷的子孙学得了能模仿野鸟鸣唱的声音，所以他们能将初恋时的感动重唤回来。他们又学得了能模仿雷鸣和枪棒在战时怒击的声音，所以他们能将狩猎及屠杀（The Slaughter）的光景重新宣扬出来。

（所以在千八百七十年的时候，埃及太守 The Khedive of Egypt 曾对阿嶷的子孙提出了十万块钱的悬赏，说有能将他祖先

的屠杀事件等，用最有力的魔术来重制出来者，他将给以十千的金镑；于是现在，凡各种文化所在的地方，那些屠杀的机械主人们穿了尊严的服饰，陪了他们的珍珠戴满的胖夫人，便可以去听他们所爱的大歌剧《爱绮大》 Aida 了。)

同样阿嶷的子孙学得了他们的模拟狩猎的冒险的演出。所以被音乐来一感动，他们能在篝火的周围跳舞起来，把他们的枪械刺人魔幻的野牛身上，见它倒了他们也会欢呼起来，幻想的肉块的滋味，他们也会在嘴里舐吮的。

(在美国的三万处的电影馆里，这些部落之民会聚拢来向华奢的魔幻的爱人儿求爱，得了幻想的巨富之后，他们会在嘴里舐吮肉块的滋味；对于那些胡子直竖的俄国过激的恶党，并嘴脸歪曲的赤化煽动的坏分子，以及对于凡依圣山上的大猎主的指挥而由长老们妖魔博士们创制出来的各种光景，他们看了都会战栗。)

三千三百三十三代的岁月过去了，在每一代里阿嶷的子孙们总不得不遭逢着他们对于长老及妖魔博士们的关系的问题。阿嶷自家是一个猎夫，他以自己的手杀他的野牛，并且在他吃野牛肉之先，他自己能宰割烧烤。但是现在，他的子孙们自己，好久不曾将枪头打入进攻的野牛眼里去了。他们变成了弄幻想的专门家，他们的手，并不能适用于枪械石斧，而只能适用于画笔，铅笔和打字机上了。所以他们若被逐出于部落之外的时候，他们已不能够对付生着刀剑似的利齿的老虎而为自己及他们的柔美的妇人们觅食了；所以长老及妖魔博士们对他们所有的支配力，比从前更加紧切了。他们的图画和作品，要比从前更适合于长老和妖魔博士们的胃口才行，他们比从前更要称赞颂扬自己的部落的风习，好使与其他的人类或天使的部落的风习成一个对比才行。

第二章　艺术家是谁之所有？

阿嶷之子孙所发明的，有许多并且种类也不一样的艺术形式；但在这各种形式之中，最容易使我们感到厌倦的，是譬喻谈——就是为垂示一种特别教训而作成的一种故事小话。所以我不得不急急的把阿嶷及他的子孙丢开，先用简明的英语来说出本书是艺术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关系的研究。它的论题是人类自有史以来，艺术上的成功的大道不外乎仕奉支配阶级，颂扬支配阶级的一条路：给他们以娱乐，使他们自己觉得愉快，教他们的臣仆须畏敬他们，便是从来的艺术上获得荣誉，获得成功的大道。

在本书里，艺术家这个字的用法，并不是和美国一般所通用的意思一样，单指画绘画画杂志的人而言；这是指广义的凡一个人以想象来表现人生的而说，他的表现方法，不管它是绘画、雕刻、诗、歌、和声、歌剧、戏剧或小说，总之凡想象的将人生表现出来的，都是本书中所说的艺术家。我的目的，是在将这些艺术家从一个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以内是完全新异的立脚点来研究的一点；就是问他们如何的得到生活费，并且对此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把他们的口袋翻转来看看，看他们袋里究竟有些什么并且问他们从那里得来的；把已经对僧侣、牧师、新闻杂志的发刊人、新闻记者、大学院长、教授们、学校监督及教师们问过的问题："你是谁的所有？并且为什么？"提出来重新向他们盘问一遍，就是我的目的。

本书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说艺术的。是社会的支配阶级用了艺术作品来作宣传和压制的器具，或新兴权势阶级用它们来

作攻击的武器的研究。在本书里将要研究到被批评界的权威所承认尊崇的艺术家们；而探求他们的在支配阶级的威光之前甘作奴婢，为支配阶级的安全起见自愿效劳去作工具，究竟到了怎么的一个程度。同时更要研究到不甘作主宰们的奴仆的反叛艺术家们：而探求他们为了反叛究竟受了些怎么的刑罚。

本书的目的，在研求艺术创造的全部经路，在阐发艺术机能与人类的正气，健全，和进步的关系。本书将对于艺术建立新的典则而打翻许多现在为一般人所承受的关于艺术的玉律金科。世界艺术宝库里的大部分的东西，将被取出丢到废物堆里去，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将从世界图书馆的文学门的书架上被迁逐到历史门的书架上去。

作者自幼时就将他生活的大部分在世界艺术（的研究）里过去的。三十年间他曾经有意识地下过研究的工夫，二十五年间他在内心曾经形构过下述的见解：他以自己产生的作品和许多他人的在他心脑里经流过的艺术作品的帮助，曾经将这些见解洗练过改订过的。他的决断，就是一个愿意去实行实验，即使失败错误了也情愿自家个人来吃亏，但又以了解和判断世界最高艺术的成就为天职的奋斗艺术家的决断。

他所达到的结果，就是现代的人类，对于艺术是什么？和艺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是处在极端的荒谬概念的魔咒之下的一个结论；就是现代的人类，实在是处在关于美和品格的极端有害而且变态的标准的魔咒之下的一个结论。现在我们把世上流行的，也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六大艺术的欺人伪语表列在下面：

欺人伪语的第一种："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就是艺术的目的是在艺术作品之中，艺术家的唯一事业，是在形式的完美的观

念。这一种伪语，我们将在底下证明它是一群将就衰落的艺术家用作自己防卫的机械的虚言，而且不但在艺术界，就是在这种艺术出现的社会里，凡此伪语流行的时候，也便是堕落的表明。

伪语的第二种：艺术自大的虚言；就是艺术是为少数人的一种奥妙的东西，并非是大众所能享有的观念。我们在底下将要证明除了少数的具有特异性质的东西以外，大艺术常常是大众的艺术，大艺术家常在左右民众的。

伪语的第三种：艺术传统的虚言；就是新艺术家必须遵崇旧则，必须从古典里学习创造的方法的观念。我们将要证明凡有生命力的艺术家的技巧都是独异不踏袭的，并且现代的技巧，比前代的任何艺术期的技巧都要优秀。

伪语的第四种：艺术享乐主义的虚言；就是艺术的目的是在娱乐和消遣，是现实的逃避的观念。我们将要证明这种虚言，是心意劣弱者的产物，艺术的真正目的正是在改变现实的地方。

伪语的第五种：艺术叛道的虚言；就是艺术和道德问题无关的观念。我们将要证明艺术都是论道德问题的，因为除这问题之外，另外并没有别的问题好论。

伪语的第六种：艺术无利害关系的虚言；就是艺术须排除宣传，与自由和正义无关的观念。

毫无暧昧的对于这论点的报复，我们主张：

一切艺术皆是宣传。一般的，不可避免的艺术是宣传；有时候也许是不自觉的，但总常是熟虑之后的（故意的）宣传。

对于上述主张的注解，我们想更添上几句，就是当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们主张艺术须排除宣传时，他们所说的是等于说："他们的那种宣传是艺术，而旁的各种宣传却不是艺术"。（犹之

乎说）我的信仰是正教，而他人的信仰一例是邪教异端。

注解之续，我们更想说明“道德”这一个字，并不是照通俗的用法，并不是单指一串禁止你偷盗邻人的财物或窃取他的妻小的规律之类而言。道德是行为的科学；因为人生的一切都是行为，所以结果就变成一切艺术——不问它有自觉没有自觉——都系述及关于如何才能安乐，如何的启发人类智力等问题的。有些艺术家在教人自制，有些在教人放纵，他们同样都是说教者。有些艺术家说，艺术的目的是美，他们就创作出些美的艺术品来证明这一种主义的真理；当这些艺术作品完成的时候，它们正是“艺术的目的在把艺术家所抱的真理和爱欲行为的理想的实现”这件事实的美丽的证明。

什么是艺术？我们想定一个定义出来，好让本书的其余的部分来证明这个定义。我们打算心理学的以观察艺术制作的经过来证明，史学的以解剖分析历代的艺术作品来证明。我们主张：

艺术是以改变他人的个人性的感情信仰和动作为目的，依艺术家的个人性而改变过的人生的表现。

我们再进一步，若问：什么是伟大的艺术？那我们想主张：

合乎精选过的艺术形式的条件，以技巧的权能，为有生命和意义的宣传而创制的艺术，是伟大的艺术。

我们在此地又要添加注解，就是怎么的一种宣传是真有生命和意义的这个问题，应依照人类实用的经验来决定的。艺术家自身也许很切实的相信他的一种特异的宣传是很有意义的，但从人类的经验上也许证明这是不重要的；所以数世纪来大家都以为是庄严崇高的艺术作品，或者真真是庄严崇高的作品，（以我们的眼光看来，）也许是一片无用的废物都说不定。但是让艺术家用

了智能的劳动和深思熟虑的严格的训练去为人类的进步找出一条真正的大道来罢；让他启示出些可以使人类感激的新的冲动，教人类应战胜的新的艰险，教人类不得不受的新的牺牲，教人类应该经验的新的喜悦来罢；更让他在任何一种的艺术技巧上变成名手而将上述的宣传很适当地很有生气地提出在他的同类之前罢——要如此，只有如此，他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不朽的艺术作品来哟。

附录

当然，上述一切皆系依宣传这名词的固有的意义而言。作者私信他的批评家等总会去翻字典查阅这字的意义；但当本书陆续在刊物上发表的中间，作者却发见了批评家等对于这名词的意义都抱有在世界大战中流行出来的这名词的一种误谬观念了——这观念本身就是一片宣传。我们美国自己的军事热情当然不是宣传，是真理和正义；但是，一种恶毒的敌仇进来了，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德国式的宣传"；因此这宣传两字也就披了一个恶名，而本书将这名词用在某种高尚的教训上的时候，也不得不受批评家们的攻击说，我们是在"扩张这名词的意义"，而且是荒谬得很的。

但是我们的用这名词却是正用的。《斯丹大特字典》里解释宣传这一个字说："Propaganda是为支持见解或动作的进路的一种有系统组织的努力。"大家总也该明白了，这并没有一点可以非难的暗示在里头。当然宣传也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全视所宣传的教训的性质如何和垂教者的动机如何而后能够分别。耶苏以脱教徒宣传他们的信仰垂三百年，我们当承认他们有自由鼓吹这信仰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并不必一定是有这信仰的一个信徒。现在本书

的作者宣传社会主义已经有二十一年了，他确信这二十一年并不是空费掉的。

有些见解和动作的进路我们会视作当然的事情接受下去，它们的进入我们的头脑是很平易的事情，在诗歌或其他的艺术作品里遇到这些的鼓吹的时候，我们总不即视作为宣传。譬如诗人所最爱的那个题目，就是我们的自然冲动的追随；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我们对于给这忠告的诗人，当然不会起什么反感。但是若系关于要集中注意和紧张意志的思想的时候就不同了；这种思想会使我们麻烦，会使我们厌恶起不快之感，我们简直是恨它们，而宣传的两字就是我们的恨的表现。譬如老诗人海立克 Herrick 忠告着说：

及时采取枝头蕾
依旧年光似箭飞
今日繁花开笑口
明朝风雨葬蔷薇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
Old time is still a-flying,
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will be dying.)

这儿是一种对人生的快慰状态，诗人用了美丽的直喻和迷人的音节来给我们以他的忠告，这所以是诗。我们若叫它作宣传，那批评家等怕要同声一致的说我们是在扩张这名词的意义，而且是荒谬得很的了。可是现在，再把马修亚诺德（Mathew Arnold）的诗引四行出来：

再进击一次，然后，就沉默了也罢！

胜利者们，他们来吗，（由他们来，）
当这逾恒硕大的城堡溃哗，
让他们来寻觅你的尸体在城墙之下。
（Charge once more, then, and be dumb!
Let the victors, when they come,
When the forts of folly fall,
Find your body by the wall.）

这儿是一种与上面的正相反对的言辞，是一种道德的确信和决心的宣言：诗人在教我们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战。和海立克一样，他选择了一种很有效力的直喻，并且把音乐和热情全都放到了他的宣言之中；以诗而论他的这几行诗当然是和海立克的一样的好的；但是我们若叫它们作宣传，怕总没有几多批评家会来反对的罢？

本书想致力于证明或在实际生活上或在艺术作品上显现的凡关于阶级斗争的现象正都是一样的同一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人类的这一种动物是很容易肯定既成的现实社会，而对于伟大的，强有力的与富有的人们，是很易于颂扬致敬的。一面我们听到了在不洁不美的工人灵魂里面也有道德的美点和义勇的威光含蓄着的时候，却要给我们以一种不快的苦痛的感觉。我们不喜欢听到这一种观念，同样的也不喜欢那些将这种观念强注入到我们的心里来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正统派的批评家都同声一致的说耶苏和托尔斯泰是宣传家，而说莎士比亚和歌德是纯粹高洁的创造的艺术家的说明呀。象这一种艺术和宣传的区别，完全是阶级的区别，阶级的武器；这也即是支配阶级的宣传的一片，用以蛊惑民众之心，一种可以使民众对于艺术和人生两方面的虚伪的标准

永远成为奴隶的手段而已。

第三章　艺术与个人性

我们在前章曾经说过，想心理学的以观察艺术制作的经路，史学的以解剖研究历代艺术作品来证明我们的论题。现在先从前者说起。

我们且先和在阿嶷的故事里见过的一样，把艺术经路的元素形式来研究一下。艺术本起源在人类的想把实在(Reality)来表现的努力：第一就为想把实在招回在自己的脑里，第二就为想使旁人也能把实在理解。阿嶷因为想久食野牛之肉所以不得不去想种种方法来把野牛肉藏之久远，同样的他也因为想（在闲时）追想野牛（的形状）所以不得不把野牛的记忆保牢。他把野牛肉分割出来招他的同族来大宴，因此可以得到利益和荣名，同样的他也想以一张野牛之画，或一段狩猎之谈，或一曲猎歌，或一场再现狩猎之舞，向来他的同族博取荣名与利益。

这样的如上所说我们看到艺术起源有两种动机，而第二种尤其是社会的成分很重，所以简直可以说是社会的Social 动机。艺术中的主要动机，正是这一种想把自己的观念和感动传给他人的冲动，而艺术作品的伟大与否，也靠这判别元素来决定的。阿嶷的狩猎的记忆，他的恐怖的感动，他的死劲的挣扎，他的对于兽性的无理性的大力的一块的征服等我们都是和他分而有之了。你试想把这些事情对你自己的小阿嶷们讲讲看，关于这野牛狩猎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听了还想再听的永无倦厌；因——这里就是主要之点——他们一边听着，一边他们就得了他人的意识，借了他

人的心脑而存在，是在变成社会人(Social beings)的途上了。如此的经过了久长的年代一种一族就把这以人种间的交感想象力(Sympathetic imagination)为根底的大文化力开展推进了，这人种间的交感想象力实在亦即是将各部落联结成各国，而最后也许会将各国联结成一大同人类的推进力。

我们从绘画或实在表现所得的快感是很多而且很复杂的。不过第一总之是认识的快感(The Pleasure of Rocognition)，在它的原始的形式里这不过是猜谜语的那样子；但当进一步在更成熟的直写里我们就有追寻明细之点的快感了。"那是司密斯"，我们看了会说——"连那鼻上的瘤都在那儿！"我们会说："连那鱼鳞的光彩都看得出来，真想把桃子上的绒毛擦了拿它来吃，你简直可以把你的手摆到这野雉的羽毛从里去的！"但是艺术的真价就尽于此了么？当然不是的，若是如此的说话，那照相机产生之后阿嶷的子子孙孙岂不就要失业了么？并且在照相机产品之上你更能拿一面显微镜上去，然后你更能发见无限的明细之处，——这岂不是比阿嶷的子孙所成就的要更大数倍的魔术么？

但是即使你以显微镜照相为最高的艺术，你也决不能逃出个性的影响。因为无论如何这一个问题总存在的，就是你的机器凸镜(Camera-lens)究将焦准于何物？

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初的艺术家是一位画家，故及·其·勃郎(J·G·Brown)氏。他所常画的人物，是卖新闻的小孩们，乡下的淘气孩子，和徘徊在十字路店头的奇形的老人等。因为那时我还是小孩，所以老在旁边看他画画，并且也和他一道去乡间为选择画题而跟了他走来走去的走过的。到现在隔了这些个时间关于他的事情我只记得有两件，就是他的慈和的灰色髯须，和当我指

示出一个伤了只手的老废兵时他所表现的那种激烈的嫌恶神气。丑形的残缺——噢噢，多么可怕呀！艺术家如何能容忍这一种画题呢？

但是年岁渐长之后，我却看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画家中间的有些也老是有画这些丑形和残缺的习惯的。我曾看见过"古代的大家们"所画的十字架上的磔刑和殉教的诸题；我也曾看见过画家道来(Dore)的地狱幻想的魔画和画家凡来却更(Verestchagin)的战争杀戮之图。因此我才明白一个想探索人生的灵魂深处的人和一个只想在小孩子们与和小孩的智慧相等的大人们中间求声誉的人是不同的。故及·其·勃郎氏是一般所说的"写实家"，就是选定了画题之后他就丝毫不爽地描画出来的写实家；但是从他的艺术视觉里故意的把凡可以引起苦痛和堕落的一切除掉，而只剩给你以一种完全虚伪的感伤的人生光景，就是他的作品全部的总结。

大抵的艺术家当他们把自己的个性刻入作品里去的时候有作更进一步的事情的。他们选定了一个画题，大抵不是丝毫不爽地把它来再现，而总将它的特性变换加重，或在这一点或在那一点。这一种手法就是通俗的所谓理想化(Idealizing)。一般人对于理想化这个字的见解，都以为是把目的物弄得更美丽一点使它更能适合于观赏者的趣味的意思；殊不知这却是"理想化"这字的误用。将一个目的物来理想化是不管这理想的能否取悦于人，总之须将这目的物照了这个理想来变换，务必使它能表现这个理想的意思。詹姆士(Henry James)有一篇小说里，曾讲到一位肖像画家，这画家画了一位有名的人物的肖像画，画家因为看出了这位名人的性格里有根本的轻贱和虚伪的成分，所以在画上就把这些

性格全部暴露了出来，于是这一位名人才初次被画家揭破了假面显现狐狸尾巴在世人的眼前，名人之妻竟因此而离开了这名人。这是一种的理想化；不过实际用这方法来画画的肖像画家将因此而不容易找到来求他画肖像的人，却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

于这样的时候大约会遇到的象这一种的情形我们当阿巉被请去画他部落里的妖魔博士和长老的时候也见到了。对我在西爱其亚来（Sieges Allée）窃窃私笑过的那些大理白石的怪物给付金钱的好亨错伦(Hohen zollern)家的最后的那位大豪杰，可怜左手是被咒诅地萎落不举的，这在他的桀骜的精神上当然是一种羞辱的苦痛之源。在他的照相上你可以看到他的为想遮掩住左手而作的许多细心的姿势。但是他叫人家画的许多画像你以为怎么样？你以为那些画家里面有一个不为他添一只强壮铁样的左手进去的人的么？同样的，在那些埃及的阿巉们所画的作品里，你总可以看到主权者的身材都是分外的高大的。在一个治平的王国里，主权者因为自小就娇养惯了的原因，身体当然只会比他的武臣们的小些；但是实际上他的身体愈小则艺术的惯例上要说他是大的习惯也愈是牢不可破。

洎拉东(Plato)的所以要把艺术家赶出在他的共和国外，也就是因为这一种过犯的原因吓。因为这一种人都是撒谎者，诈装者，足以破坏人类对于真理的尊敬的人们。但是事实上，这一种主权者和武人的理想化，或者是出于艺术家的真诚之意的也说不定。因为艺术家比旁人更是敏感——这就是所以使他成一个艺术家的地方：他对于苦痛和暴力有绝大的恐惧所以对于权势阶级，也许会感到真正的畏敬。他想他的君主在精神上要比别人大些；所以在肉体上把君主描画得大些，艺术家就在做豫言者和哲学者

的工作，在阐发出人类精神上的真理来。这就是大部分的现代艺术标准的真谛：自大，阿谀，卑怯，和传统的崇拜，再加以吹牛，骄傲，东东的打鼓鸣威。个个茶话会的小诗人和半病的虚弱汉都在抱强大而残酷的幻梦——尼措的金发猛兽（Nietzsche with his blond beast.），喀拉依儿的崇拜英雄（Carlyle with his hero worship.），亨利的把剑之歌（Henley with his song of the sword）和克泊林的"主吓神吓，我们永远的战线之主吓！"（Kipling with his god of our fathers, known of old, Lord of our far-flung battle-line）之类，都是的吓。

第四章　劳动者和他的报酬

渐渐的我们现在有点把阿嶷的艺术法典的轮廓认清起来了，我们可以认明有两种消极否定的定义：就是阿嶷画一样物事并不照这物事的实在的样子；和他画一样物事并不照他所看见的那样而画的两点。头一件事情他不能做到，就因为他不能知道这物事真正的是什么；第二件因为他想这是没有体裁违背道德和趣味恶劣的原因。阿嶷画一样物事系照他所想的"这应是如此的"而画；或者，更普通一点，他画一样物事系照他所想的"他人一定想这是应该如此的"而画。

于是就发生这一个问题；阿嶷已经选定了主题之后，为什么他一定要照这一个理想来理想化而不照另一个理想呢？这一种决定是偶然或任意的事情么？当然不是的，因为人类心理有它的法则，我们可以学而知之的。我们要问：什么是阿嶷的法则？什么是手和眼和脑经的法则？是什么不可抗的力量来决定他表现他的

实在要照这一种样子而不照另一种样子的？

第一要说的事情就是：不要去问阿嶷，因为他不能够告诉你们。阿嶷并不是全如他自己所想的那样的人，并不是在照他向世间所公布的动机而制作艺术品的。我们可以看出这家伙真太狡猾了——他想出了那样聪明的一套虚饰的口实来，不但骗过了他的大众，并且骗过了他自己本身。密耳东（Milton）说，想制作伟大的艺术品者，他先要把他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阿嶷把这一句格言照文字的外形取了义，而造出了一排做买卖的虚言的华丽的陈列来。

艺术家是社会的产物，是属于一种族的一员而应受这种族的冲动的支配的这件事实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你会发见他热烈地否认这事实而他自己幻想以为他是一个住在象牙之塔内的孤立的灵魂，乘了有羽翼的天马而腾空，受天使的拜谒与指引，并且被一群称作诗神(Muses)的神秘的美女所爱抚的人。同时，无论如何，他至少总要一位是实在的女人 One lady Love 作他的爱人；而这位实在的女人每和他的想象里的爱人们所抱的兴味是不能感到共鸣的。非但如此，她反而总把阿嶷每日要三餐大块野牛肉才能过去的这件残酷的事实指示出来；并且，这位女人自己也要有一点肉才能过去——而更重要的，就是她的这一块肉要依照当她没有和一位艺术家出奔结婚以前所习惯的那些一族里最良好的惯例而调制供进的这一点。在她桌上的玻璃瓷器，即使有点歪斜不正倒不要紧，但总要烧了之后再加以手工的器具才行；还有桌上的桌布之类也一定要用手工来刺过绣的才对，因为用机器制的大批批发用的东西，并不是"艺术品"的原因；这就是她一族里的典律所命定的法式。

照理论说来，一个艺术家只为想象的诗神(Imaginary Muses)所赞喜而制作他的艺术品这件事情是可能的；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出就是最孤独的老阿嶷也总在渴望着有些人，或者是一位忠实的朋友，或者是一位老家人，或者竟许是一位小孩子的赞喜。就是在孤岛上的艺术家，他总也在想有一天总有一只船会到这无人岛上来靠岸；而少壮叛逆的艺术家们总也在梦想未来的大众而在制作的。我自己的少作全部也系由这种动机而制成；读到了服尔德(Voltaire)的那句"想传给后世的文章是很少能达到它们的目的的！"我觉得是文人所写的最残酷的一句判决了。

阿嶷一定要有他的观众(Audience)才行。所以，在他的选择，理想化，和其他种种装作之中，他常有这些问题在他的眼前："这是可以使我的观众喜欢的么？""到怎么一个程度？""能够持续到多久？"在阿嶷的脑子里是没有节产运动的；在他的脑里有许多梦想的小孩生下来，他将选择其中的极少数的几个而养育扶植使他们成为现实，其他的当然由他们去饿死而埋葬。

既成为一个职业的，靠制作吃饭的人之后，阿嶷是处在一种必须寻找能养活他的观众的必要之下了。并且还有一件忘记不得的事情，就是于他自己的每日三大块野牛肉和再为阿嶷夫人的三大块之外，还有夫人之肉须照她的社会地位所要求的法式而供进的一点。当然若阿嶷夫人在屋里不平吵闹的时候，那阿嶷是一定不能制作出他的美丽而有灵感的艺术品来的，这是不必我的证明也可以明白的事情。

于是在艺术家的灵魂里就不得不发生很大的烦闷，这烦闷已经继续了三千三百三十三代了，而在将来恐怕也有继续比这些年代更长的可能。在阿嶷的脑里的小孩当中有些是他非常痛爱的，

但这些却没有人会来买。在这当中有些是他所轻视的，但他晓得观众对于这些却很在要求而愿出重价。"究竟怎么办，取那一种呢？"

对这问题的解答是依艺术家的灵魂的不同而互异的。我们在底下将要看到古来有多少的英雄艺术家和殉难艺术家，他们因为想制作他们所信为最善的艺术品，如何的与嘲骂，讥笑，饥饿穷死，甚而至于与牢狱和火刑柱等相对，也毫不为动。但是，当然，这些境遇与大杰作的产生原不是最有利的。要使一种艺术技巧的发达非要经过数十年的练习和研究不可。要很强烈的感得别人的感情而把它们依有组织的计划再现出来；要发明新的形式，要安排数百万的音符或文字或绘具分子于一个复杂的设计之中——这些事都非要有严密的坚强的集中力不行。大家想做这样的工作非要有闲工夫不行；并且大家若为了从事于这种工作而在轻视自己也是做不成功的。因此我们可以照底下那么的定一条法则而当作艺术的根本法则之一来看待：

无论何时凡成功的艺术家的大多数，都系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调和，而与当时占优势的权力是合致的。

第五章 沐神恩的人们

对艺术拿出钱来的究竟是谁？对这问题的答案是，在社会进步的无论那一个段阶里，对于一定的种类的艺术，总有些一定的集团在那里付钱的。这些或大或小的集团，就是那一种种类的艺术的听众(Public)。而决定这艺术的质地和特性的人们；因为唯给钱与吹笛者的人，是征歌选曲的人。洛儿斯洛衣斯汽车(Rolls-

royce automobiles)并不是照拾垃圾挖阴沟的人的趣味，也不是照诗人和圣者的趣味而做的这一件事情，想来总没有再来讲述的必要了；洛儿斯洛衣斯汽车当然是照了能够对它们付钱来买的人们的趣味造成的。假若我们对艺术的思想，不这样完全被虚伪的宣传所曲诬了的说话，那么我们照底下那么讲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对艺术的公正原理，就是要想了解艺术作品生产的第一要件，应先了解需要这些作品而对这些作品付钱的听众。

当然有些艺术要比别的艺术价钱贱些。民谣是不值半文钱的；你可以做一首出来而随便到那一个街头上去唱咏。正因为是如此，我们觉得民谣是接近民众的，单纯而有人生味，且又常是有叛逆性的。同样的话也可以应用到民间故事(Folk Tales)和恋歌上去——可是到了将它们印成书本的时候就不对了。因为到了印成书本之后，它们就发展了许多虚饰的形式，只能被无所事事，先将他们的时间用在玩弄虚饰的，空想的事情上面去的有闲阶级所了解了。

从原始的艺术形式开始，我们可以把艺术照了它的渐渐增加上去的费用排列起来而设一个等级尺度，并且可以指出这一件事实来，就是依艺术生产的费用的比例度数，很正确的艺术在表现它的贵族精神和它的向支配阶级理想的婢事的程度。被我们所想出来的一切艺术形式之内，计算起来对于每人(Per Capita)所需要的费用最高的艺术，就是我们的所谓“大歌舞剧”(Grand Opera)，对此壮丽的华美，只有“大雅蒙特蹄铁”(Diamond horseshoe是幸运的象征，所以就是生为富豪的人们)预先买票定座者才能享受，所以从来象无产阶级的大歌舞剧一类的东西是没有的——除开把它化装作成一个神话故事，化得这样巧妙，甚

至只有萧伯讷(Bernard Shaw)一人能够猜出它的煽动的宣言来的《尼背龙指环》Niebelung Ring之外。

数年前我曾和一位在纽约的政界有名的，实业界的首领谈过天。我说到了我们的裁判长们的腐败，他以微笑而反驳着我："我们的裁判长们不是用金钱买来的，他们是被选出来的。"我们的有名的成功的艺术家等也正是这样；他们就是那些在本能上就尊崇支配阶级，对他们的主人们能够很愿意的很自然的伺候仕事的人呀。他们若不是这样办的时候，他们就要得到一生困苦和流放的刑罚了；假如他们若变得十分穷苦和孤独无友的时候，那就是后世的人类也不会对他们表示感谢的，因为在他们脑里的幻想的孩子们也终于是不出世而凋谢，这些孩子们将和他们的不遇的父母一道的被葬在无人知道的墓中。"在这里许有些不语的，在世上不曾博得成功的密耳敦躺着在呢！"("Some mute, inglorious Milton here may rest.")

将主要的艺术时代(Great arts periods)一代一代的来研究，把为先导的艺术家们引出，指出他们究竟是什么？他们所信仰的是什么？他们是如何的得到他们的生活费的？对于给付他们金钱的人们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来，就是我们在本书里的任务。我们将要看出，无论什么地方，他们是属于他们的集团的人员，他们分有这集团的利害关系与偏见，憎恶与恐怖，嫉妒与爱情，和对于这集团的颂扬。我们将要看出他们对时代的各种社会的奋斗和气运的从属，和为了自己的阶级的战争而热烈地奋斗。因为人生决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它是常在变动，常在交付它的牺牲者于新的种种危险之下，常在鞭挞这些牺牲者到新的努力的道上去的。支配阶级若不被外敌的袭击所威胁的时候，在它的社会内部

就有新的阶级在那里兴起。当内部保有秩序和繁盛的时候，奢侈与逸乐就起来了，一部落的堕落，也就在这里；各色各样的新奇事件，足使老人们惊异的事件也于是乎出现——现代人(Modernists)渐渐的将旧的信仰推翻，新女性们(Flappers)将仿效男子们的恶癖了。

这一种恶德不得不校正它们；这些部落的敌人不得不打倒它们；在做这一步工作的过程上面，支配阶级那会不用他们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艺术的武器的呢？不会的，再也不会的。阿嶷将被他的主人们所唤出；或者他也会因他自己的冲动而活动——他将带领指导那些保存国粹的十字军，去歌唱旧式道德的赞词，去"理想化"祖宗中的往日的英雄和神圣的圣者与创业的祖先，而将倾倒嘲弄侮辱在那些新女性的剪了发的头上。批评者们将跳入拥护阿嶷的阵营之中，赞他为得天独厚，The Lord's own anointed. 大杰作的创造者，庄严，沉静，且将永远保有不朽的艺术家。这是艺术，批评家们将防御著断言说，这是现实的，真正的，可以信凭的艺术；而在外面的荒野的一处却有一只灰色的，叛逆的孤狼在那里号叫，它在那里攻击寻觅一切人生的美的和神圣的东西想把它们吞噬下去——这一只狼的号叫当然不是艺术，是恶毒的轻贱的宣传。

批评家们肯定的自信这决定完全是美学的问题；而我们的回答是，这完全是阶级威信(Class prestige)的问题。他们相信艺术的标准是永久的；而我们的回答是，艺术的标准是被政治的风势所吹靡的。社会的阶级是在互相争斗的；有些败了，他们的荣光就也消褪，他们的艺术就也不得不崩坏；另外的有些胜了，他们就照了自己的利害趣味定些新的标准出来。永久不变的分子只

是人类对于正义、人道、智慧(Justice, Brotherhood, Wisdom)的永久的要求；艺术只有对这些理想尽忠职的时候，才能保住它的不朽的生命。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

第六章 虚饰的幼稚时代

凡保有现在世上占优势的艺术信仰的读者，大约对于在此地所叙述的种种观念，一定以为是异想天开或愚劣不可解的。在持这些异见的人的中间，有一位是我的朋友，一位很有名的诗人，他忍耐着把我的原稿读下去的中间，为他自己并且为继他而起的后来的诗人们心中在受苦闷。他写着说："天地之间，必有如吾人所乐道的'纯粹的美'(Pure beauty)的享乐存焉。"他又说："你在两者之中必须信仰一件，或者你信仰我们应有游戏的权利，以此我们可以承认不说教的诗人是合理的，或者你该信仰与此相反的原则，和一群未来的人种即严肃的科学的怪物们的系论。"

我并不想以一种取巧的方法将不为我助的一切论点删了而在议论上取胜，所以我要把这位朋友的论点取起。当然游戏的分子在各艺术里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艺术之所以与其他各种表现形式，如论文，说教，演说，及数学的证明之类的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对于这游戏分子的不力说的主因，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不出一件艺术作品和一篇论文，一场说教，一篇演说，或一个数学的证明的区别来；却只因为在艺术里的这游戏分子谁都认识知道，而对于与此一样重要的合理的思想的意义却每有被排除忽略的倾向的原因。

让我们先来寻问一下：什么是游戏(Play)？答案是：游戏是使未成年者(The young)习于现实(Reality)的自然的工夫(Nature's device)。两只小狗的戏咬各自的喉头而相打，是将来真相打的时候可以使喉头不至被咬碎的学习。年轻的小孩们也都是如此的在发达展养他们的官能；这一种职能也直接注入到了近代的艺术作品之中。于是从许多新出的小说里，我可以不冒那致命的实地的危险，而学习到若被一只贪噬的野兽咬上我的喉头的时候，情形究竟是怎样的那一种经验。

为领导我们的分析解说起见，让我们再来设一个另外的原则：

艺术是以发展吾人的官能，与实验各种人生可能的事情，为目的的游戏。

但是请注意到这一点的特异差别。两只小狗当它们在互咬喉头此起彼倒的中间，它们对于自身的行为动作并不加以明晰的理论的；它们不过受的是本能的指导。但一位近代的小说家却明明知道他自己在那里做什么；他在想对于人生有系统组织的思想，而在作细心的记录。所以我们要设第二个原则。

艺术在本能的范围以内是游戏；当变成成熟与自觉的时候是宣传。

当然，艺术是断不能完全是游戏的，因为我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个人完全是本能的；艺术也不能完全是宣传的——因为若艺术要是艺术而非其他的东西，那它就非保持游戏的形式不可。并且更进一步，这游戏的分子一定要是真正的才行，单是虚伪造作的是不行的；作品一定要使我们能够承认它是实际的事实那么巧妙的人生表现才行。未儿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举出他的小说

家成功的方式来说："使他们笑，使他们哭，使他们盼待。"换句话说，就是若在实生活里便不得不如此做的事情使读者们在读下去的中间做作就对了。这是一个重要必不可缺的根本原则：艺术家不管他用什么技巧，总要使我们信服这不是技巧，这是事实的实在才行。

我们成人的游戏能力，在伯屈力克博士(Dr.Patrick)的《休养心理》(Psychology of Relaxation)一书里研究得很周到详尽。我们人类只在最近方把脑髓的上叶发达开来，不能经耐着长时间的使用；时时使这脑髓的上叶休息，而生活在神经中枢的下部，换句话说，就是回返到小孩子的时代去而从事于游戏却是必要的事情。对我那位诗人的朋友，当他问我相不相信游戏的时候，我就指庭球拍子给他看当作回答。但是对于一年四季常是在游戏的成长的大人我们将怎么说呢？近代科学对于这一种人有一个名称；就是叫他们作墨龙司(Morons 白痴的一种)。

若是你是一位墨龙艺术家(Moron Artist)，专在为墨龙听众而制作艺术的说话，那我们就是和你争辩也是无益的。但是我们不得不寻问：怎么墨龙司的艺术会被当作"真"的"纯"的艺术而被赏赞被保护的呢？怎么那一种是小狗和小孩们的特性的"无思想的享乐品质"会被看作成长的大人的一种伟大的品质的呢？在实业和教育方面我们知道有那一种可悯的现象，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心生在一个长成的人的身体里。但是在艺术的田野里何以这一种残缺的心灵倒会被赞赏的呢？

这答案当然是与读者之所期望于我的相吻合的。世上有一个阶级在那里，有一个占有这世界，支配这世界，而只愿一切物事都保持着现状的阶级在那里。所有权的机能之一，就是这阶级的

教化的监督和趣味的决定。这阶级赞赏在人生的道上倒走的学者；这阶级也同样的赞赏只有感情而没有知识的艺术墨龙。

于是艺术的所需"纯洁"(Purity)不过是虚饰的幼稚时代的一种形式。正同从前的中国人为使妇女不能独立，要使她们服从忍受一切的原因而缠小她们的足一样，支配阶级的教化也为使人类可以不向未来前进而在束缚人类的想象。假使你想，为支配阶级而在处理监督世界思潮的人们，还没有形成这一种决心的才智，——那我的回答是，你的无常识正同他们所期望你的一样，并且你正在承认他们对你所有的一切轻视侮蔑是不错应该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

第七章　阿嶷夫人出现

我们现在将底下的主张当成已经被证明的而再述一遍。

第一：

艺术家是社会的产物，他的心理和他的艺术作品的心理是依当时占优势的经济力而决定的。

第二：

无论在什么时代，已成范畴的艺术家总是与那时代的支配阶级表同情，而为这些支配阶级的利害及理想说话的。

假如这是真的说话，那么要了解艺术和古今各艺术时代的历史的最近步骤，是在了解支配人类的经济势力：就是在了解进化原理和阶级斗争。

我们到了此地，这议论就被那个特别的阿嶷夫人所打断，她是住在创制这原稿的洞穴里的。阿嶷夫人说："换句话说，你是在

给读者以社会主义的演讲。"

阿嶷夫人的男人说："但是——"

为她男人校正原稿的阿嶷夫人，也为他校正这一句未完的话说："你不是答应我写一本不是宣传的书的么？"

"但是——"再来一次——"这是一本证明各种书籍都是宣传的书；我那能在为宣传而行使的宣传里反不用宣传呢？"

阿嶷夫人说："这是全由你的愚钝而来的。"

她继续主张着说，各种宣传的目的在使这宣传的贯彻；主要之点，须在使读者不知道这是宣传而被感动，所以在宣传之上施一层新的装隐法(Camouflage)是必要的。"你若想教打算研究艺术标准的人去读社会革命的历史论，那我那能不说你是愚钝呢，你就是叫我作阿嶷夫人，我也决不改变我的意见的。"

她的男人，着了急说："我的爱人啊，你不能把这些来照文字下死解释的。阿嶷夫人这一个名称是一般的艺术家的夫人的名称；她是使艺术家和社会连结，促他和社会习惯结合的一条人的绳带。"

"我也知道——和全部的男子一样，你想把它作成两面的解释。怕谁都要那么想罢——"

"我却不叫他们那么想；不过我要明确的断言你并不是阿嶷夫人。"

"我也要明确的断言，在这洞穴里是从没有过用手工来刺过绣的桌布——自从我到这里来之后，我并没有用到过什么麻纱的食布，所用的都是一块块的小方纸儿。"

"我的爱人啊，"阿嶷忍耐着说："将用手工刺过绣的桌布之在艺术史上的意义指示给我的，你是第一个人。到海费·赛赖夫人

(Mrs. Heavy Seller)的晚餐会去的那时候的事情你总还记着罢?"

"是的，记着的；那你所应该做的事情，须把那晚餐会放到你的书里去才对吓。把你的下一章书叫作《麻纱之类在文学上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lingerie on literature，或《在丝袜下的男子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ilk hosiery 罢。"

"这倒是不坏，"阿巖说，"以后我要用它们。现在我想竭我的力先把你所要求我的议论弄得快活一点。"于是他就退到书斋里去绞榨脑经，新做出来的一章书，并不是如他所计划的一样，用那个尊严的名字"社会阶级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lasses)，而用的却是一个可以捉住那些游惰轻浮的虚饰趣味的题目。

第八章　马的买卖

在二十五年以前，有一位美国人，他自身也是一个商业制度的牺牲者是患肺病而死的，写了一本小说，内中有一段描写关于马的买卖的事情。这小说曾受了许多出版的拒绝，但最后却到了一位读者的手里，他觉得这一场买马的情景是美国文化的一幅缩小图。他就劝作者去重新修改，将这马的买卖一场放在头上，以此作为重心，将小说里的各种事件作为陪衬；作者听信了他，照他的意见将小说改了，结果这小说就得了在美国小说史里最被喧传的大成功。老老小小，穷人富人，上上下下，所有的美国人在《大卫海兰》David Harum 一书的头上，人人都看到了他们所确信的信条，他们所遵从的法则，和他们所想得到的成功；于是这书就销行到了六十万部。那时候我还年纪很轻，但我却记得当

时我认识的一般读此书者如何的摇身大笑，互相谈论这书中的故事，一步一步的随了大卫用以欺骗那宣教师的步骤而在感到无上的快乐。

现在让我们先以此书中的事实作为材料，将这"马的买卖"情形来分析解说一下。第一，是卖马者的伪语，他明知道是一只无用的马但他却要说得它象煞有介事的好。"就是象它现在的样子，也值两百块金洋。它是还没有受过训练的，可是吓，它拖起两人坐的马车来却比五十匹马还要好哩。"第二，是买马者的伪语，如这买马者后来自己在夸着口说："暖，我吓，愈看它愈是喜欢它，可是我只说：'好啦，好啦，或者它是值这么些个钱的，可是现在它对我吓真决不值那么些个的，并且即使它值得那么些个，我身边也没有这许多钱。'我只是这样的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这马的买卖上，买者卖者两边都在撒谎；并且进一步我们更可以知道两边都在装作似乎是说实话的样子，在竭力的想使对手方面相信他的说话的真实。再仔细点将这卑劣的买卖行为观察一下，我们可以看出两边都在暗中摸索，都不晓得他自己所撒的谎究竟能被对手方面信受到什么的程度；他自己也不能晓得对手方面所说的谎里究有几成真实。所以两边各是在一种疑猜恐怖的状态之下的。当这买卖成就的时候，一方面就会发生一种胜利之感，对于他方面的牺牲者也许有一层轻蔑的意思混在这胜利之感的中间；还有一方面哩，当然要怀恨在心，在这愤恨的感觉里当然混含着复仇之念的。

还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指出的，就是在这一个狡智的斗争，在这一种决斗的近代新变相里，表面上仿佛是很残酷而无情的，可是它也有它自己的严厉的道德法规在那里的。大卫对那宣教师虽

然撒了谎，欺骗了他，但大卫却不会伸手到他的袋里去扒他的钱；或者即使那宣教师在买卖的战场上将大卫打得惨败堕地，大卫也不会从宣教师的背后用一刀来将他谋刺的。我们再注意一看，可以看出作者似乎感到有使我们相信底下这一件事情的必要，就是大卫若不先被那宣教师所欺骗，他就不会欺骗宣教师的；这就是马商式的小说家惯用的僚语。我们更可以看出在这一位美国鬼子(Yankee Farmer)的最上的气质的利欲冲动之次，还有他的亲爱冲动在那里；他当买卖成就之后，就将这事的底细告诉他的女同胞，这一段故事的人间性，并不光存在大卫所得到的买卖的胜利之上，而实在也存在大卫当将此事报告给他姊妹的时候所感到的快乐之上的。请大家注意着大卫的毫无隐秘地将实情告诉给她的这件事实。大卫对她，或者有些别的事情是不得不欺瞒说谎的，可是关于这一件马的买卖，他却晓得他的女同胞决不会反噬他而去告诉那宣教师的。

当原始的野蛮人拿了一条鱼想来交换一个椰子果(Cocoa nut)而说述他的鱼的新鲜和捕鱼的艰难危险的时候，这一种商业上的伪语(Trade-lies)还是比较得单纯的事情。可是在产业进化的商事行为里，形形色色的错综事件开展了，要有一本包含各种职业上的诈欺伪语的百科大辞典才能敷用。总而言之，这一个原则，是世界各国所共通流行，是世界各民族所共通了解，具体化在各种数不胜数的商事格言和谐谑里的：所谓“各货出门，概不退换”(Caveat-emptor)，“买卖是买卖”(Business is business)，“恶人是要恶人磨”(Dog eat dog)，“捷足先登”(The devil take the hindmost)，“眼明手快”(Look for number one)，“先落手为强”(Do others or they will do you)，“自己保卫是自然的第一则”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first law of nature) 之类都是的。在一个以商业竞争，就是以诸事放任 (laissez-faire) 和契约自由为基础的文化社会里，作男男女女的一切重要行动的根本的，就是这马贩子的虚言伪语。

这事情是这样的明显，在民族的理智之前是露显得这样清白的事实，使我们一想到何以各人会终于不得不相信这一种商业上的谎语的时候，几乎要吃一惊。不过最巧妙的虚言者的本领，明明是在使他自己把伪语能被人相信；所以做买卖的人和他对手方面的牺牲者之间的争斗，是同卖矛者(The Gun-maker) 和卖盾者 (The Armor-plate maker) 之间的无穷尽的争斗一样的。

足为商贩者之助的，是人类心里谁都有的一个向建设方面去的冲动，以这冲动的结果，吾人心里对于不正虚伪(Dishonesty)都系怀有嫌恶之情的，所有的理想和志愿，宗教，忠诚，及爱国心，都是由此而来；历史上的耶苏基督与轧利来奥 (Christs and galilevo)，传说上的派雪伐儿与堂克蓄德 (Parsivals and Don Quixotes) 等，也是由此而来的呀。如商人自己在说的一样，时时刻刻世上自有愚直者 (Sacker) 在那里生下来。商贩者杀去一只愚笨的绵羊，就将这羊皮披在他的狼身之上；于是我们就有了宗教制度，伦理道德的体系，慈善机关，职业的法典，政治的舞台；我们就有了荣誉，衙门事务所与官职，财产与尊严，高雅，风流，及适合于上流社会的趣味与礼义。这些制度文物中间的大部分，在它们由来的初期，原是无邪无伪，起始于坦白的信念的；可是到了一个商业竞争的社会里，被贪欲利得的制度所压倒，它们全部就都变了商业上的伪语，而在阶级斗争的时候就都

被利用作武器了。

七月一日译

第九章 阶级的虚言

在蛮人以一条鱼易一个椰子果实的经济进化阶段里，商业上所得的利益两边也许是平等的。渔夫的要求椰子果实和椰子采集者的要求鱼许是一样的必要而紧迫的。但是一到了交易媒介物的货币出现之后，两边的利益就不能保持平衡了：因为一样物事的出卖者，对于这一样物事变了专门的出卖商人，社会愈复杂，购买者要买的东西也是种类愈多，于是他（购买者）就对于无论何种物事，都变了一个不懂情形的门外汉。而且更有甚焉者，出卖商人知道大家联合起来；他们会组织合资营业所(Partnerships)，公司(Firms)，商事社团(Corporations)，联合公司(Alliances)，贩卖同盟(Leagves)，商人协会(Associations)，党阀(Parties)，阶级(Classes)，而一面购买者却终于没有组织，不能于互相扶助的。他是消费者，只能得到什么就算什么；他是无产者，所有的只是资产阶级加在他身上的那一条锁链；他是商人竞卖过程中的那个玩弄物品，数世纪来的商人嘲弄的目标，就是所谓一般公众者是。“什么东西的一般公众”，有一位有名的铁路业者说，而他的这一句名言就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

千九百年前，有一位革命的经济学家说：“富有者将被给与而成为愈富；贫困而无所有者连他所有的一点点都要被人家夺去。”这一种经济制度正在接连不断地加速度的前进，大有照几何级数的倍乘法而前进的倾向。在今日的社会里，贩卖者差不多都

有了联合的组织，劳动者之有组织者仅仅百分之十，而最后的货品消费者则一点儿的组织也没有。于是我们就有一个联合垄断的定价与最低竞争的工资，而世上的剩余货财就以一种自动的作用悠悠被吸收在少数阶级的手中。全世界的贩卖能力就归入了大资本的联合团体，美其名曰“企业家信托同盟”（Trusts），实在只是一个巨大的虚言欺诈城堡的变形。

象这样的一个信托同盟在每日业务运行上所包含的商贩伪语（Trade-lies）各色各样的不知有多少，就是光写一个目录出来，也要一大册书才写得完。欺人伪语的种类如此之多，决不是一个人所能通晓得了。有注入在小小的各部部长的脑里而具体化在他的日常业务运行上的伪语。有被大家认作当然而习俗化了，甚至于伪语者自身也忘了其言之伪，你若以真理来开导他时，他竟会感到惊异而怫然不乐的伪语。有错综复杂，非要以数百万金去请一位有大教养的大律师来是想不出来的伪语。有隐瞒欺诈，来得这样巨妙，要把烧了的簿记帐簿几吨的纸灰，使它还原，才能够证明得出来的伪语。有在广告牌和报纸上公布出来，几乎成了一般人的日常想头，而在言语上致成了新名词新语句的伪语。

于是就有商贩伪语的进化的第二个阶段来了。信托同盟和联合团体的大老板们，为防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起见，就要联合起来造成他们的党阀，阶级，和政府。他们互相结合，互相资助，使他们的这些商贩上的伪语可以永久通行；把这些伪语编成制度，创设学会；于是我们就有了“大规模的伪语”、“高尚化的伪语”、“传统因袭的伪语”、“古典的伪语”；我们就有了变成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的伪语。

请再回到第二章，试把那六大艺术的欺人伪语表再读一读看；现在大约读者诸君总能够了解究竟谁是这些伪语的创制者和他们为什么要创制这些伪语了罢。伪语的第一种，"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就是艺术的目的是在艺术作品之中的观念，是艺术专门家的商贩伪语，是为维持尊严和卖价的神圣的地位的努力。伪语的第二种，艺术自大的虚言，就是艺术是为少数人的一种奥妙的东西，并非是大众所能享有的观念，是同上一样的商贩伪语。伪语的第三种，艺术传统的虚言，就是新艺术家必须遵崇旧则的观念，是那些有势力者为自卫起见而想出来的法子。伪语的第四种，艺术享乐主义的虚言，就是艺术的目的是在娱乐与消遣的观念，是在文化上有势力者想使为他们的牺牲者的人变成软弱不振的计划；正如在黑界里的强人在抢夺他们的牺牲者之先，必先使牺牲者们烂醉了是一样的手段。伪语的第五种，艺术叛道的虚言，就是艺术和道德问题无关的观念，系同上面所说的是一样的手段。伪语的第六种，艺术无利害关系的虚言，是各种虚言的总和，是想掠夺他人的阶级制度文化的无限的惨酷性的结晶体。

喜欢讥刺的批评家或者要说，或弄得把艺术家都当成极端的凶汉和危险人物看了。我的回答是，艺术家也许是，而且常常是，一个可爱的，正直的小孩子的。艺术家的无赖，都系阶级的无赖；系当作对经济势力的"自动的反应"的对人生的集合的惨酷性和风习与态度；个人的对于变成这样，是和他的对于自己的食物消化一样地无自觉意识的。以想象来说，则阿嫘的作伪，说谎，抢劫杀人，都系和他的见亮光而瞬目一样，是根于本能的行为。

第十章 阿嶷夫人说要“及时”舞乐

阿嶷夫人说：“哼，你又在那里任你自己的性子了。”

这实在是在洞穴里的一个苦痛的问题。因为两个洞穴里的栖住者各在相信对方是在任一己的性子的；两人各能够引出章句来证明，而且时常是如此的。但是，无论如何，现在阿嶷却感得良心中有点心虚，所以他只好柔和地说：“我的对于制作生产进化的解说差不多要完了。”

“哼，差不多！”阿嶷夫人哼着说，“底下还有多少呢？”

“总之，我要指出连续着的各阶级顺次的出现而得到权力——”

“到最后就不得不归到无产劳动者的不可避免的胜利而创立那个劳农合作的共和国；这对于你的读者实在是很新奇，实在是有很妙的刺激性的呀！于是他们就可以坐拢来惊叹你所开始传播的那种恶谤丑闻。”

“恶谤丑闻？”阿嶷说，“我难道曾经说起过什么恶谤丑闻的传播过了不成？”

“你不是对读者说了么？你不是在说你要将各艺术家的口袋翻转来看看，指出它们里头究竟有些什么在那里么，你若不这样做的时候，那大家许要说，‘这一出把戏却失败了！’”

我不得不在此地提起：阿嶷夫人原是生长在狭隘的社会环境里的，在那里她的女性的亲长绝不容许一句鄙言陋语上她的嘴唇。但是时代是在变迁的，而婚姻也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打彩票的样子了。

阿嶷夫人的男人说："当然我在打算把有些特殊艺术家个人的丑迹揭发出来——"

"是那些艺术家？"

"那是，我不得不从头说起——"

"但是你已经从开辟鸿濛说起了！"

"可是现在我要从最初的有意义的艺术说起。"

阿嶷夫人的鼻息，在使她男人想起从前野牛狩猎的古代。"美国人所要知道的，是明星史璜生(Gloria Swanson)实际上一星期有几千金洋的薪水，和通俗作家休氏的《好莱坞的罪恶》Ruport Hughes' The Sins of Holeywood的版税总收入有多少等事情。你难道把这些都要搁到你的书的后屁股去么？"

"但是我如何能把现代艺术搁在古代艺术的先头呢？"

"你却使我要联想到那些牵丝攀藤的英国小说上去，它们大抵是把主人公从孩提时代叙起，写到三百多页的时候，主人公还刚在小学校里毕业哩！"

"但是，夫人啊，大家实实在在所爱读的，的确是有些古代的文学呀。就譬如说罢《圣经》——"

"良书百种！是不是？第二，荷马(Homer)；第三，莎士比亚；第四，《失乐园》诗，——"

"但是你把事实看得太轻了——《圣经》却是销卖得最多的书呀！"

"买《圣经》的人，却并不是要读关于艺术的书类的人，并不是要知道一本关于艺术定理的书的人。他们都是同我们母亲一样的一种人呀！有一次一位书籍贩卖者送了一部《世界雄辩大全集》来，她觉得那部书的紫红羊皮的装订，是和客室里的帷幕之类的颜色

很相称的，所以买了。几礼拜后，又有一个另外的人，送一部暗绿色的装订的书来卖了。她觉得这书和弹子房的装饰颜色是很相称的，所以又买了，一直到了后来才有人看出，在我们一家之内有两部内容一样的《世界雄辩大全集》了！"

"但是，夫人啊，《圣经》之中，却是有真正的文学在那里的。"

"大家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在主日学校里就听见说到《圣经》里的文学了，世界上却没有一个再比这题目更讨人厌的东西。"

"但是正在这一点！这便是本书的目的——就是想指出真正的文学在它产生的时代原是有生命的，就是在现代，也是一样的有生命的。你想这岂不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么：在当日的犹太也已经有一样的阶级斗争了——"

于是他的眼睛里放起那种热情的光来了，这是阿媞夫人所看惯而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他的意思是在想使她坐下来静听一全章书的——不管她是任何地忙，要去洗濯东西啦，烧做晚饭为他去煮苹果啦！"好，你写下去罢！"她用了倦怠的声气说，"但是请你听取我的忠告，把它弄得'及时'一点，有趣一点罢！"

第十一章 甘萨斯与犹太

究竟是怎么的呢？何以十九世纪末年，住在密士西毕河流域的政治煽动者，会和耶苏降生前五百年住在小亚细亚的众宗教的先知的精神合致的呢？对这疑问的解答，就是一句话，即文化系一起一落，历史是循环的这一句话。让我来叙述一段史实的经过，请你们一句一句的留神听着，再请考察一下，我在说的究竟

是关于古代的犹太的事情呢，或者还是关于现代的甘萨斯州的？

有一部民族，为想逃开专制的压迫与获得宗教上的自由之故，流离迁徙，走了许多许多很远的路。他们是一种原始的，耐苦的民族，所有的是对一位唯一的直接指导他们生活的上帝的坚实的信仰。他们到了一个有肥腴的土地的境内，苦战恶斗，在这一位上帝的亲身指导之下征服了那块土地。他们营造居室，殖养牲畜，积聚富财；可是结果眼见得他们的富财流入城市，被统治的经商的各阶级所吸收了。他们的农产共和制(Agricutural Democracy)进展开去变成一种财阀的帝国制(Piutocratic Jmperialism)了。大地主和租税征收者只剩给他们以一点仅足维持最低生活的余裕；他们的劳动的结果不得不白白地去贡作豪奢的宫室，黄金瓦盖的殿堂，一椟千金的猴脑之宴，与歌姬群列的统治者的享乐。

于是农村里就起了革命，而一个一个的鸣不平的预言者就出来了。这些预言者对于经济组织的意见总是极左倾的，他们所大声疾呼的，总是穷而无告者的苦处，与孤儿寡妇等所受的欺凌。他们对社会及宗教的意见总是保守的，只在教百姓回保住生活的质朴真诚与归返到唯一的真神的信仰上去。他们所用的总只是旧的部落的信条的象征说法；他们否认新的偶像如罢尔神(Baal)与达尔文(Darwin)之类，而聚集在亚美其屯(Armagddon)愿为他们的真神而死战。他们的一生，受的是苦刑，逼迫与嘲讥；而当他们死后哩，就成为他们国家的光辉，他们的一言一语就被尊视膜拜，编入在圣典贤传之中，而要学校儿童去讽诵研究了。

现在试想想，这些情形，究竟有多少是犹太的，多少是甘萨斯州的呢？

让我们先把对我们现在的论旨主要之点来说明了罢，就是《旧约圣经》从头至尾都是宣传的这一点。创制这《旧约》的诸人，都系想把它来当作宣传而创作出来的，其他的意思是一点儿也不曾想到。可是我们今日的善良的百姓却都把它当作了事实上的受天启的文字在读——并不感悟到这书系由两种正足以互相抵杀的宣传合成的：一种是教人应该服从帝王祭司的支配阶级的宣传，一种是在狂呼打倒帝王祭司的叛逆者们的宣传。

这《旧约圣经》同时在我们的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也在主张它的地位。所以从这一个观点来考察一下或者也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事情。当然在《旧约》之内有一大部分是很明显的不是文学。象那些使人厌倦的帝王的大事纪略和他们的子子孙孙的表系之类，你在我们的大图书馆里，象这些东西可以寻出许许多多来的，可是这些是归在系图类里的东西，并不是文学。同样的还有许多希伯来人的律法在那里，这些是应该属于法律部类之内的。又有许多关于圣殿的建筑上的详细说明，及健康卫生的规例之类——这些只是对于历史专家是重要的，可是对于其他的人都是无用的长物。此外便是大宗的永久地为小孩们所爱读的古旧传说，上帝创造万物及人类没落的故事，大小天神的故事，魔鬼的故事，奇迹的故事等；这些故事传说的有重要意义，正同在古代安格罗萨克逊人中，或古代希腊人中，埃及人中，合毕人（Hopis）中的同样的故事之有重要意义一样。

在这些故事传说之中有几篇表现出了微妙的感情和精巧的叙述，所以是在这些地方我们才初次有了真的文学。《旧约》里有一篇戏剧的试作；但是很粗稚很杂乱——无论那一个大学二年生，只教在州立的大学里听一课戏剧构造的讲义的就能够指示《约百记》

The Book of Job 的作者以如何的表清他的主题而删去他的许多重复句法。可是在这些未熟的粗稚之中，却有壮大的诗意在那里，这可是我们的大学课程里所再也不能教我们作出来和它相比的了。同样的在《旧约》里有些是锐利的哲学——我们的那些各语灵感论者(Verbal inspirationalists)竟在把《箴言》Proverbs的处世常识与《传道书》Ecclesiastes 的尖冷的嘲讽和《以赛亚》Isaiah的热情与《亚利米》Jeremiah 的狂热的愤怒一例的当作出自神意的东西看待，这件事实，说起来实在是很可笑的。

最后在《旧约》里还有些是关于灵性的抒情诗，这里面也是充满了重复句法的。假如你把它们当作教会仪典礼赞看的时候，那它们是不错的，因为礼赞的目的是在感动潜在意识，而重复却是潜在意识过程的本体。礼赞与文学的不同之处，就因为后者所直诉的是明觉意识而不是潜在意识，在这里稍有一点重复，就觉得冗长了。

约翰生博士(Dr. Johnson)曾被人问以对于女性参加宗教运动的意见，他说："一位女子的说教，正同一只狗只用两只脚走路是一样；走当然是走得不很好的，但我们却不得不惊异它的居然也那么走了。"我想我们若把我们的批评仔细查考一下，那我们一定可以看出我们的对于古代作品的意见也是本于这一个标准的。我们的对它们的批评实际上并不是以现代的标准来下断案的，正同我们批评一个小孩当他试挥一枝笔，或举一个锄，或摇一棹桨的时候并不以大人的标准来批评他是一样。我们的乐于读古代作品，是在想看看真正的思想和对人生的圆熟态度的原始是如何的。我们说："哈，这些古人，倒也很有意思！"但是把《旧约圣经》严正的当作文学，不当作古董，来批判起来，那我只想说，在全

书里对于现代的成长的大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能采出其中的很小的一册来，大约总不过三万余言，或者说全书的百分之四罢。

第十二章　英雄崇拜的时代

希腊文明，系由生息在各岛屿之上，或在被群山所隔断的诸丰饶的山谷与平原之内的各种种族互异的大多数人所造成的。在这些种族的相互之间，有不断的竞争与深刻的嫉妒存在在那里。他们决不能造成一国家的或人种的统一局面，而他们的历史，不过是一串各种族间的阴谋与内乱的连续。此外再附加上去的是阶级的斗争。贵族阶级，凭藉了土地借与的法制，为执政的中枢，无产劳动阶级群集在都市里面，在争取势力；人望好的指导者崛起于其间；于是阴谋内讧也相继而续出。被打倒的一派一党的领袖人物，总去与外部的各小国结下同盟，来和他们自己的故国寻仇挑战。更有甚焉者，有几个竟会收受波斯王所贿赂的金钱，而甘心为代表夷狄的专制君主的波斯王效忠而卖国。

在他们的记载下来的纪录之初，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是从家族制度的时期里在进展出来。家族中的长老们就是支配着大家的首领，他们是一族中的智慧者富裕者，没有一个人敢去争夺他们的威权的。他们缔结联盟，领军出去，为掠夺他国而出师远征；然后，回到了他们父祖的殿堂里来，就去雇些乐师，来歌颂他们远征的功德以寻快乐。于是我们就有了为颂扬有力的头目的祖先们与战士们而写下来的荷马式的诗（Homeric poems），实在也就是支配阶级的宣传，好将服从与好战的精神灌输到下一代的青年们的心里去的。

诗人所有的各种艺术技巧都只须为对这些荷马式的英雄能付与以绝伦的美处与荣耀的光辉而用尽。他们大抵是半带神性的英雄，大抵是奥连泊斯山(Olympus)上的一位高神，降凡下世，在野草原头遇见了一位希腊的美丽游女，因而神心偶动，游戏一回而生下来的种子。这一点神明的庶出的特点，就可以使这些英雄们得到成为舞台中心人物的权利，而他们也就毫不客气地受用这个。他们真是一群极端的贪暴，嫉忌，虚矜与易变的学校儿童。而且，更有意思的，就是为他们的最高理想的那些神明，也正是和他们自己一样的贪暴，嫉忌，虚荣心很大，好恶易变的。在这些诗里的一点唯一的美的情绪，是当这些英雄的父母妻子中间的一部分，对英雄们表示柔情热爱时的那一种感动，那一种实在是这些英雄们所不配受的柔情热爱的感动。

我们老有用"荷马式"（Homeric）及"叙诗的"（Epic）这两语来表示广大的，非常的，不可思议的物事的习惯。究竟怎么的荷马会使他的诗中人物都得到这一种"英雄的"（Heroic）性格的呢？这是因使世界全体不得不向他们的过大的僭妄而低头，使诸神明参入到他们的运命中去而来的——并且，比一切都要紧的，就是因把他们描写成了对感情是毫无抑制，对欲望是大无涯涘的人物的缘故而来的。这些原是贵族阶级于想夸示自己的时候所惯用的手法。

并且这也是对象马修亚诺儿特(Matthew Arnold)、格来特斯东(Gladstone)一类的人何以要对荷马写许多卷狂热的颂词(Rhapsody)的说明。英国有一个晓得用怎么些方法来将不劳而食这事实发表给世界看的阶级在那里。有许多事情是只有这阶级能做得到而那些卑贱的群众所做不到的；这些事情中的一件，就是拉

了希腊文学的阅读与欣赏。荷马之对于英国的有教养阶级正如高顶礼帽之对于英国裁缝界的地位一样。

荷马的所以能充这些用处，就因为他持有贵族阶级的见解，而能给贵族阶级以这阶级心里所热望的东西的缘故。正同我们为证明我们祖先是驾了"梅弗老汇"（Mayflower）船渡过海来的这事实之故而保持爱护我们的系统图谱一样，荷马式的行吟诗人在歌咏那些曾经参加过屈洛亚战争（Trojan war）的船舶的题名。正同我们的善良的社会的组成员在向下层阶级宣传"法律和秩序"的教义一样，在荷马式的诗里有一介普通兵士是应为他的主帅的光荣而流血舍命的说明。只有一次，在《伊利亚特》Iliad里，有一个普通的民众举起他的喉音来呼喊过——就是泰儿雪戴斯（Thersites）敢在会场里奋起身来的那有名的一场。他是被描写作成一个驼背者、一个最喜欢和人吵闹的人，有许多嘲弄讥讽在向他倾泻，而最后还受了那希腊人的理想中的狡猾聪明的世间才子的所谓"多智星"的有利赛斯（Ulysses, called"The wily"）的毒打。"政出多门是不好的，"这一位智多星说，"只要一个主权者，一个王帝就行。"

我们可以看出贵族阶级的诗人们，为谄事他们的主人们起见，对于这样的弄出个把叛逆者来，教训他要自家知道自家的地位这事情，似乎不大会忘记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描写捷克·开特(Jack Cade)正与荷马的描写泰儿雪戴斯一样，从不停下来问一问这一个不平者之鸣不平究竟有没有正当的理由的。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些闲惰阶级的批评家们每在将这些场面当作了纯粹的清洁的"艺术"接受下去，而若有人提起他们的这些伟大的行吟诗人等是在为了给钱给诗人的人的利益在作屈从的宣传的时

候批评家们都要吃起惊来。在那些古代的时候，诗人所得的金钱原是很少；若传说是可信的话，那荷马是瞎了眼丧失了朋友亲戚，一个人只在希腊的各都市里飘泊为生的，后来这些都市却争起是荷马的生地的这光荣来了。警句诗里说：

七个富裕之乡，都在争夺，死了的荷马，而当他在日，却是一个在这些市上街头求乞的他。

把《伊利亚特》拿来，以文学的见地来看，那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是含有很好的诗在的，并且还有古代情景的很生动的描写，简直可以使读者入到忘我之境去的——若是你当年轻的时候读它的话。在人生的有一个时期里我们对于"英雄主义"的接受是无疑念无批判的。我们要选择一个辉耀的人物出来，分享他的光荣，和他一道的出去打仗，对他那大刀阔斧的一举一击都会感到满心的快乐，当他得了胜时我们会狂呼起来——而再也不想一想我们对于另外的那一个人物也完全可以感到同样的同情，这一个对方的人物也同样的可以要求他的生存权利的。平常的人，总在十二岁的时候达到这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而到了十六岁就过去了，若他能把这英雄崇拜时代真正过去的话。让小孩子们去读读《奥选赛》Odyssey 的好译本罢；他们一定会喜欢这些冒险的奇谈，而到了稍长一点他们也一定会发见出宇宙之中尚有完全未被探过险的地方在那里——在群星辉映的空间，在人心底里的深处，艰险的地方正多着哩。

第十三章 百分之百的雅典人

在他们的历史上有一次运命之神曾供给了他们希腊人以一个

很大的动因：那就是在第五世纪里，当波斯的巨大的神车转压上他们身上来的时候的事情。克赛儿克赛斯王(King Xerxes)把他的蛮民大队，野勇骑兵的部落和奴隶的长枪队，以及他的战象战车全部聚集了拢来。与这些侵入者一比，希腊人却是近代的开化的人了；是将未来的宝藏摆在他们心里的自由人了。他们抛去了同族各小国相互间的仇嫉，忘却了内部的党争，一致团结了起来救护了他们的文化。凡在"古典"(The Classics)里有一点价值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从那个民族的冲动里来的呀。希腊精神的得到自觉也就在这里；希腊的爱国心和宗教的根据及它们的可被视为伟大的艺术的宣传效用也就在这里。

参加入马拉东(Marathon)一役的雅典将领中间有一位名爱斯基拉斯(Aeschylus)者。他从战场回来，充满了他自己的民族的夸满之心，写了一篇关于那败军之主的事情的悲剧《波斯人》The Persians，这败军之主的打倒作者原也帮着在内的；这剧的顶点，是这剧诗人亲身领兵统帅出去打仗的一场战争。这是一点儿也没有隐饰的想头的希腊爱国心和宗教心的宣传：它的目的就在写出专制主义的没落。这戏剧收了一般大好的成功，竟使爱斯基拉斯得成了不单是雅典的而也是希腊全国的国民诗人。

他另外又写了些同这一样的宗教的爱国的剧本，凡他以为他的听众观众是在要望的道德教训他毫无疑惧地都写进去了。"服从是成功之母，得因以致安全的"，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的全部；自然是可以不必说了，他当然是属于保守党的。他在"宣传"上是如此的大胆的，甚至在《抗西勃斯的七个》The Seven Against Thebes里他竟将在观众场里的政治家亚里斯铁迭斯(Aristides)的名字宣扬称颂了出来。象这一种在古代雅典的借时事问题的幻

喻来博"满场喝采"的情形，正也同现代的纽约(New York)差仿不多。

希腊的雕刻家建筑家以及其他的艺术家们都一样的感到这一种爱国的宗教的热狂，保有着同样的一种华严的运命的自觉；他们的工作就是满怀着燃烧似的信仰，一意地颂赞宣扬诸色神道及半神之类，并那些使他们自己得成为国土的征服者的祖宗与统治者等的威灵的一种工作。为纪念马拉东一役的胜利起见希腊人创设了一种国民竞技的盛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并且也是以祭拜神明来联合各族的一种手段。竞争是最热烈也没有的了，而希腊士人的野心就在这竞技的王冠与月桂荣冠的夺取。他们当夺取了荣冠之后，当然是要想把这事实宣传开来给大家知道的；于是他们就不惜重赂诗人可以将他们的伟绩讽咏人赞扬宣耀的诗中。诗人品大(Pindar)就是一位替这些贵族竞技者作公布的高等宣传员；他并且也作了许多凡在希腊各都市里执过大权的暴君的赞美诗，把他们称颂得华严勇猛尽美尽善，而实际上他们是如何的放肆无道残忍刻薄他是不管的。

戏剧的创制在希腊也是竞技的一种。每一个剧作家总有一位有钱的老板(A wealthy patron)在那里替他支付一切训练及供饰演他的剧本的合唱团员的费用；假如戏剧成功，夺到了头赏，那这位有钱的老板对他自己的善施好与的一座纪念碑就建起了；所以我们在雅典的街头，竟可以见到许多行的富豪安得留·喀内其(Andrew Carnegie)、约翰·提洛克弗爱拉(John D. Rockefeller)与奥笃·爱去坎(Otto H. Kahn)的文艺纪念碑。每一个诗人之欲参加竞技而得赏者必将半神与祖先的统治者们作为材料，将他们依自己的想象来描写；剧中附带着在内也可使合唱团员等加入

一点对于时政的议论，而表白出诗人自己的意见主张的。于是爱斯基拉斯就为反对裁撤亚来奥配喀斯（Areopagiticus）即古代希腊在圣山上聚会的最高法庭而作他的《由每尼特斯》Eumenides；正象现代的一位诗人为对抗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彻底的攻击而创制一本剧本出来是一个样子。

另外又有一位剧作家起来了，是一位贵族家中的儿子，名叫所福格儿斯（Sophocles）。他写了约莫有三十来篇的剧本，夺到竞赛中的十九次的头奖，于是他的竞争者与仇敌就联合起来以造谣为能事而攻击他，说他是一个贪鄙的人，实在是一个老而不死的爱钱的吝啬家，说他此外又酷嗜女色，有一个妻妾很多的不法的大家庭。所福格儿斯做出了许多沉着优美的作品，因为他确信住他所服膺的爱国的敬虔的传统，而又承受古代的希腊英雄和半神等的可怕的故事为人生的自然的运命。他完全是一个支配阶级的艺术家的不用苦斗努力而得到完成的代表典型，因为他是完全和他的环境合致，以他的自己的阶级的特权为与那些神明的意志合一的。我们往后将遇到象这样的一系的诗人——如 Virgil、Spenser、Shakespeare、Racine、Goethe、Tennyson 之类。他们对于由他们脑里产生出来的不幸的小孩们会感到热爱与怜悯，他们能感动我们使我们忧伤畏敬，但他们决不会激发我们使我们起来反叛。

但是现在又有一位情调完全不同的剧作家起来了。这一位作家留心于希腊的传说研究了一下，就断定它们是不真实的。他对希腊的制度宪典，私有财产，爱国主义，与在邦家和族里的长老的威权，都留心细察了一下，也断定这些都不一定是最高明最永久的制度。于是他就奋身起来作了一个宣传那些我们所称谓“现代”制度，而由希腊人说起来则是对神不敬不信的事物的宣传者。他的

名字叫由利披特斯(Euripides)，他将古时传说里的男女英雄拿来使他们都化成了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人一样地在受运命的惨害摧残，但对运命反攻过去，他们会叫出反抗和怀疑的喊声来。所以就有一串讪笑军国主义与假爱国心，指摘奴隶制度及家庭妇女压迫，非难宗教迷信，与打倒贵族有族阶级的剧本出来了。有一篇妇女集合拢来在反抗战争的戏剧；有一篇一位献身的妻室将她自己的生命牺牲给一个震怒的神道而救她男人的戏剧——可是描写在那里的这一个男人真是一位利己的劣种，实在是不配受这节义虔敬的希腊式的牺牲的；且读一节由利披特斯的宣传戏剧中的文句而试想想这一节将如何的在百分之百的雅典爱国狂者的耳中作沸腾的雷鸣——并且时候还正当在与斯巴达(Sparta)争生死的激战之中：

有谁说在天上还存着真宰神明？
没有的；不，断没有的。莫让愚人，
为古伪的寓言所骗，再来欺谎你们。
且看那些真凭实据，而信我的言明
并非过分；我敢说什么圣帝贤君，
都只会杀人，强夺，食言，以恶诈摧毁连城，
如能做后，他们才快乐欢欣
远过那虔诚信仰安和度日的人群。
有多少小国常敬事着诸神
而结果反为无神的强邻所逞，
被军威胁服终变成了奴隶永不翻身！

一九二九年一月译

第十四章　反动的滑稽家

当然可以不必说了，由利披特斯(Euripides)的富于过激派感情的作品当然是不能不遇到正统派的反对而得安然被宣召到酒神提奥尼索斯（Dionysus）的圣坛之前来的。于是又有一位另外的剧作家起来了，这一回是一位喜剧作家，他的起来是为拥护雅典古代的有光荣的传统而起的。他的名字叫作亚理斯多芬内斯(Aristophanes)，是世界的滑稽喜剧方面的大作家中的一位人物。他保有着无穷尽的狂情，机智，与空想；就是在今日你读了他也还能够因之发出高笑来——即使他的反动的思想要使你发气，但你读了也总得发笑。

在这儿不得不弄清楚的主要之点是，不问它的邪正当否如何，总之这一位诗人却完全是一位宣传者的这一点：他是一位政界的战士，对他的敌人们满含着最毒愤的激怒，他会举出名字来攻击他们，讽刺他们，嘲弄他们，甚而至于对他们放出些邪恶的谣言虚报来都不以为过的。他的写作剧本就为想辩护主张这一种或那一种论点；他的剧中事件的安排就系照他所想表现的这论点主张的这一面或那一面而定的；他的挑选人物，总是或者为说出他自己的确见，或者为使和他相反的确见变得不通可笑而选定的；不单是他的剧中人物为将诗人自己的理想说出而在剧里会作很长的演说；并且在剧情动作的进行中无论何时诗人会将人物等挤摔在一旁，而由他自己出来在合唱团员的形式之下来说出他自己所想的意见；他会向观众来争辩，论答，叱咤他们，骂倒他自己的仇敌，说明他先前的事情作为，论评他现在的剧本——甚而至

于会向观众说明为什么他们非将褒赏给与亚理斯多芬内斯一个人不可的理由。我想利用了舞台来作宣传的宣传者中比他更大胆的人总没有了罢？我想资产阶级和传统保守党中比他更有力的奋斗战士总也没有了罢？并且请注意啊，这是出于一位世界的大戏剧家之所为，而且是历史上最盛行"为艺术的艺术"的时期里的一位"古典大作家"呀！

给与我们感动最大的，更其是亚里斯多芬内斯的值得我们惊异的现代性。凡我们现代所争论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他详细论断过的。他有达那(Dana)当时的纽约克"生"(The New York "Sun" in the days of Dana)纸那么的恶智；他有斯替芬·厘可克(Stephen Leacock)那么的滑稽，厘可克的滑稽小说，原将人类的心脑所想出来的所有的新鲜合理的思想都嘲弄过的。还有，他更要使我们联想起渥来斯·欧儿允(Wallace Irwin)的诗来——不过有一点却不同，就是亚里斯多芬内斯是很率真地在保持他自己的确信的，而欧儿允氏的机智似乎是在受他的最近出版书店的老板的指挥的。

亚里斯多芬内斯是一位英国式的绅士，而他的写作是为其他的绅士们在写的。正同在前次的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啤酒及军需品制造业者都得到了势力，把贵族阶级的居城华室都夺了过来的情形一样，在彼罗锛内斯战争(The Peloponnessian War)期内，亚里斯多芬内斯也看到了他自己的那个有教养阶级被新兴的豪商阶级夺去了。在《武士们》Knights 一剧里有一场他在攻击他们的情景；他们都是"小商人"(Mongers)，是一群连续的"小贩"——是为观众发出哄笑来接受的时事问题的引喻。最初来了一位绳索贩子(A Rope-monger)来治国，其次来了一位羊贩子(A Mutton-

monger)；现在却来了一位皮革小贩 (A Leather-monger)——这就是坐在观众之间在听他自己的被骂被嘲的当时雅典市的主权者克来翁 (Cleon)其人。亚里斯多芬内斯说，雅典只教再堕落一级就降到底了，于是他就制出了一个垃圾贩 (An Offall-monger)来，将这一个人的劣迹坏行吟诵了一大篇，要这一个人自己说，这些就是所以使他能有处理公务而为主权者的资格的证明。

诗人的对克来翁的不满，就是因为他的执政的态度太粗俗；为给他一个好例看看的缘故，诗人就描写他象"一个发放被烧烤时的猪声的管理公家的鲸鱼！"可是这还是正当战争之时哩——试想想假如在一九一八那一年的华盛顿府 (Washington D. C.)有一篇剧本出来，将美国大总统用同样的言语来描写的时候，那这一位剧作家将遇到怎样的结果呢！

还有，亚里斯多芬内斯为攻击他故国的待遇各附庸小邦的劣政起见创制了一篇戏剧。他的这剧本的创制上演，正当各小邦的大使们为参预国务会议之故齐集在雅典之时，所以他们都是剧本上演时的在场的观众。为此之故，克来翁对诗人提起了诉讼处了他的罚金；于是在下一篇作品里他就来报复了，他提议说，人民应该将象这一类的坏东西踢出去：

为报复剧诗人的嘲讥，戏谑，揶揄，
政治家们竟敢将诗人的薪金减去，
将此庄严神圣的职务，
来作他们公报私仇的工具，
因为他们自己被嘲弄辱骂了的缘故——
对此等败类全部，我们正该给与一个警告严谕！

亚里斯多芬内斯的憎恶由利披特斯，是因为他把祖先的英雄

们改作了脆弱的常人，对他们的行为的邪正在用了常人的感情相与悲喜的原因。他就把这诗人拉下了地狱，用了凡他能执提得到的各种武器在向他鞭挞。他将诗人的那篇女权主义的剧本《利雪斯屈拉泰》Lysistrata 拿来，运用了最新的那种计划，就是母性的联盟罢工（A strike of mothers），来把它化成了趣剧。变成了一篇雅典的妇女全部都连合起来，到和斯巴达的战争终息为止对她们的男人都拒绝同居的剧本。

亚里斯多芬内斯对梭格腊底斯(Socrates)也是怀恨的，因为这一位哲学家在教雅典的青年以各人须为自己个人而思谋。诗人所以就将亚儿雪媲亚特斯(Alcibiades)的堕落之罪归结在这学说的身上，因为这一位青年贵族原是梭格腊底斯的弟子，而将他的故国卖给与波斯王者当就是此人。他写了一篇戏剧名《云》（The Clouds），就指说苏格腊底斯是一位狡猾的诈欺汉，只在教人以如何的只须为金钱而替人辩护。他描写这一位哲学家坐在屋前的一只挂笼里在和他的学生们作种种愚丑之事。这正是《礼拜六志》—— Saturday Evening Post——社论里的嘲笑"客室桃红党"(Parlour Pinks) 及大学教授的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政党运动(Mugw-umpery-teaching）一流的调子。终究一般盲目群众的请求处苏格腊底斯以死刑的时期到了：这便是这一位反动的滑稽家得到大胜利的时候。

可是不幸单这一位自由思想家之死还不足以使雅典多数的市民回返到他们祖先的质素生活中去。他们还在继续着积聚金钱，享乐生命，而把战争大事委在雇佣兵的手里。他们的剧作家们就创始开展了一种所谓"社会喜剧"（Social Comedy）的玩意儿——就是描摹描摹闲情阶级的风尚淫乐，而毫不带宣传色彩的一

种玩意儿。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则，就是无论那一种民族的艺术，当缺乏宣传性的时候，便是这一种民族正在智识与道德的堕落行程中的表示。所以当时就从北方来了一位强者，管领了希腊，而希腊文学就转移到亚历山大时代(Alexandrine Period)去了。

这一个新文化的中枢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市(The city of Alexandria in Egypt)。诗人们就竞以他们的技巧为夸耀，而写了许多纤细可爱的恋爱的乐境。一群饱学的学者只在忙碌于古代作品的解释与批评，作了些关于文法修辞及诸如此类的长篇叙事诗。当然这也是"宣传"；可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不过是第二义的模仿的宣传罢了，这并不是由成伟业或创造新生命的形式的巨人所做出来的。亚历山大市是一个世界的中心点，上有一位暴君在那里统治，下有富庶的有教养的绅士们在那里住家，这些绅士们豢养了许多的画家、雕刻家、诗人、音乐家、演剧家在那里慰度他们的无聊，作他们的广告和鼓吹的代言人。可是希腊古典时代的艺术，却是自由人的作品，是比任何文化时代都要多的多数住民在那里执政当权之下的自由市民的作品。那就是表明智的冒险的欣喜与感激系全般的社会所通有的意思，就是整个的全社会的一个成就的大飞跃的意思。我们现在所称为"古典的"艺术——我们用以将新时代的人的头脑系锁到传统与定型上去的"古典的"艺术的起源，原来是如此地固定不变的呀！

第十五章　基督教的革命

经过了数世纪之久欧洲的人民才得从野蛮浑乱的状态里脱出

而抬起头来。于是我们就又看见一种新的艺术的发生开展，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并非是建立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基础之上，却是建立在巴比伦(Babylon)与希伯来(Hebrew)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艺术。这是将各种原来的标准推翻，而想创立些新的价值的运动——对于社会革命家们却是有重大意义的一宗先驱事例。

邪教徒（希腊罗马）的艺术与基督教艺术的贴正相异的地方究竟是在那里呢？希腊人说：人的身体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基督徒对此的回答是：人生肉体都是草土。希腊人说：因为人体是美的，所以我们要把它雕塑成像使它不朽。基督徒回答说：我们是偶像破坏者——就是大理白石的偶像的破坏者。罗马人说：物质上的富裕是个人和国家的平安保障之基。基督徒回答说：一个人纵使他得了天下的全部，假如把他自己的灵魂失掉的时候，那他究有点什么益处呢？

这些基督教的言辞，就是在说，人类已经发见了些新的满足了，无论如何，总之是发见了些可以一时代替未来的物质上的快乐与对他人的支配等的满足了。这些新的快乐是从个人的内部而来，是要一个新的名词来说明的，就是"精神的"这一个名词。对於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内部的特性表现出来使人了解，因此他就不得不有一种新的技巧。在希腊人把人体雕塑得很优美的地方，基督徒就要把那种从禁欲生活而来的丑相雕塑出来。在罗马人把他们的伟人们所富于膂力坚强勇武的样子表现出来的地方，基督徒就非得把他们表现得很脆弱而带病容不可。基督徒们之最所乐与周旋者，是创伤，瘰疬与畸形，对于古昔的定型的反抗是感到变态的快乐的——由心理学家说起来这实在是一种"矫枉过正"的作用。基督教艺术中的两个最所乐用的题目，就是一

位愿受各种苦楚与屈辱的男神，与一位给与入迷途者以无穷数的自新的机会的女神。

因为这种新艺术是常在努力于表现出不能表现之处的，所以它就势不得不变成象征主义(Symbolism)了。画家与雕塑家就不得不创用些将内在的精神的美表现出来的外部的目所能见的象征：如十字架、荆棘之冠、牺牲的羔羊之类。童贞女玛利亚会有一个光芒四射之心，头顶上也许会有一只白鸽停在那里的。圣徒和殉教者们的头边总有一圈圆的灵光照着，用以使人不至于误认他们为平常的乞儿或已陷入于第三期的肺痨病者。凡这一种艺术的全部都是宣传的这一点，我们总可以不必再说了罢；实在这一种艺术是除宣传以外不许有别的主意的。

凡此种种的对于社会革命家的重大意义，就在这些前驱者们也是在计划艺术革命的这一件事实的一点。基督教徒对邪教徒的艺术所做的运动，正是今日的社会主义者们对资产阶级艺术所欲试做的运动；借譬喻地说起来，就是要打倒偶像而烧毁那些专为祝个人与一阶级的繁荣而设的殿堂，建设起新的艺术标准，建设起以消灭阶级与主张民胞物与的社会共同制为本的新的艺术标准来才行。正同被邪教徒的建筑家所遗弃的石头变成了基督徒的圣殿的础石一样，历来被骄傲的财阀们所轻视遗弃的东西将变成革命艺术的矜夸；那些鄙视轻侮的语句将变成临战的喊声口号——所谓下等社会的杂众吓，贱民之群吓，劣等平民吓之类。革命艺术家，将劳动的大众拥抱在怀里——

"矫枉得过正么？"阿嶷夫人提醒着说。

"一部分是那样的；但是这也是对社会共同制的渴望，由大众感情而来的人格的扩张。"

"但是美却回到艺术里来了。"阿嶷夫人说。

"是的，那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一出上帝与财神争斗的戏剧，就是我们所说的拜金艺术的胜利。我对这戏剧已经想出了一个题名来了——大致是象这样的题名：收到社会的成功的基督教；或者说殉教者之被许人特权阶级的糊涂圈。"

第十六章　支配阶级和被治阶级

人类在世界艺术作品之内自然表现在那里的气质与态度有两种不同的典型：就是美的艺术(The Art of Beauty)与力的艺术(The Art of Power)的两种。

美的艺术是当支配阶级到了地盘稳固，只想求一点娱乐，而欲将他们自己的家族社会使与下层群众的隔离开来的时候产生出来的艺术。我并不是说原始的单纯的人类不会创造出一种纯朴天真的美来的；不过要想使这种艺术发展成熟，那就非要由特权阶级来把它采择了去，对艺术家给以保护与鼓励，把他的作品造成一种阶级特殊的种类形式不可。至于创制这一种艺术的艺术家们也许是从平民出身的这件事实，却是并没有什么重大关系的一件事实；因为支配阶级看到了这种艺术就在那里把他们所要的东西取去，而会使它形成与他们自己的阶级趋向相合的样子的。美的艺术的特色，不论在绘画里，雕刻里，音乐里，文字里，或动作里，总之是一种安稳沉静的色彩，是一种就世界万物的实际存在的情形而感得的喜悦；还有形式的清丽，也是这一种艺术的特点之一——因为闲惰阶级的艺术家总很富有研求技巧的余裕，而对于他将创制点什么的这件事情总是很有心得的。

在无论那一个人类社会里，总有一群人是在那里掌支配之权，而另外总更有一群人是在那里想夺取这支配之权的；所以支配阶级和被治阶级，有产有权阶级和无产无权阶级总是在那里对立着的。凡在一个文化进展到十分的社会里后者的那一阶级一定坚强到有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的地步，这艺术是粗野而自然，饱含有汹涌的，一半是表现的一半是实践的热情。这一种艺术与其说重在形式，还是说重在实质的一方面的好；它的目的，或者说它的倾向罢，是在激起动作，所以我们就叫它作力的艺术。

这一种艺术由已成的批评标准说起来，就是一般的被称为"宣传"的东西；同我们已在前头说过的一样，它的特色，就在它自己本身便是一片的"宣传"。美的艺术也同样的是一种宣传；这是有产有权阶级的毒瓦斯弹幕，它的致命的死点是在它的外观很不象武器的这一件事实之上。但是由我看来，总以为这是很明显的，就是当一位闲惰阶级的艺术家将维持他自己的那种文化的优美娴雅描摹出来的时候，当他将那些高贵的人的形容状貌画出来的时候，当他把支配阶级的男男女女的想象的金言引用着的时候，他是在尽他的所能想如何的设法保护那些维持他的生活的人们的。当然一般的看来他也决不会不感知到在他周围汹涌着的那些粗暴危险的势力的，这些势力在他的周围，在攻袭他的象牙之塔，艺术之宫，神圣之薮，或不问是什么地方总之是他的收藏工具之处。并且即使艺术家的天性有自然纯真的地方，而那个雇用他的阶级对于他所做的是什么这一点却不会含糊的；这阶级知道什么是"安全清正的东西"，什么是"有健全的倾向的"；这阶级所赞许的就是这一种艺术，他们所乐于拿出钱来维持的也就是这一种艺术。

除了是停顿不进，如中国的社会一样的社会之外，那这社会的社会生活总是要因势力的变换而有显著的特征表露出来的。革命的阶级成了功，取了旧日的支配者们而代之之后；我们在他们的艺术上就马上可以看到一个变换。不满不平者现在得到平安了；热情沸腾激发得他们发狂奋兴者，现在能够整理他们的思想了；只知说出他们所不得不说的话的人们，现在也要求技巧的胜利了；总之是那些本来是在创制力的艺术的人们，现在要开始创制起美的艺术来了。我们在此正可以知道当殉教者和圣徒们侵入了"上流社会"之后的基督教艺术究竟是成了一种怎么样的东西。

罗马帝国的倒溃，去基督约可五百年，其后继起的五百年中，意大利半岛竟成了蛮军侵入的大战场。到了诸事平定之后，那国土就为许多封建侯王与掠夺团体所割据，他们的巢窟都深藏在高塔和城堡的中间。基督教变成了当官的正教，僧侣僧正教皇们是拥有大军的强盗头儿。在他们的军事行动战征杀戮停止的中间他们当然也和另外的侯王一样是要追寻娱乐的；在这些娱乐之中当然有一种是艺术的享乐。

基督教所培护的那种内心的情感，对于那些向寺院的僧房和修道的岩穴去寻求的人们原是可以自由获得的，但是它们是不能以金钱买取不能以金钱租借的，一触到了宫廷的空气，它们就不得不立时枯萎下去。所以渐渐的我们就看到意大利的宗教艺术终于起了变化。圣徒们变成了柔美的绅士穿上了学者的长袍；耶稣变成了天上之王，穿的是纯洁的麻纱袍褂，戴的是灿烂的金冠，对那些僧侣们在给与以仁慈的抚视；童贞女玛利亚变成了一位公侯，僧侣，或教皇的宠姬——或者也许是画家自己的情人。最后所说的这事情是很普通的，从买卖事务的理由上说来是很容易了

解的。女人是在身边的东西，当画家在作画的中间，她又没有事情好做；他于是就可以用她作一个不费钱的模特儿，并且也可以向他这位爱人谄誉谄誉而满足她的虚荣，同时他又可以保持着她而不致于被另外的画家们夺去。象这样的奢侈豪华的毒素就流入了一般所说的宗教艺术之中；而我们就看见殉教和神圣的牺牲的象征被用作装饰虚荣和隐藏掠夺阶级的罪恶的器具了。

但是人的精神是不死的；不管前面有几多叛逆和迫害在那里，它总是在继续着为正义人道而奋斗的。所以从教会的内面与外面竟来了一长列的勇敢的人们，在为了想把信仰挽回到原始的纯朴与真诚上去而奋斗。支配阶级和被治阶级，有产有权阶级和无产无权阶级间的争斗，就变成了异教派，分立派，托钵僧团，游说僧团，和新教派等的形状而爆发了出来。上帝的年青与无名的忠仆们挺身起来，在诉斥教会机关的腐败。有些退隐到寺院之中去修行，在轻视蔑弃这万恶贯盈的世界；有些将耶稣的说话依了文字谨严地守着，一丝不挂而去游出去，有来听者，便大声的说法，几几乎同乞丐一样在依了人家的喜舍而生存。他们都被教会所斥放而受到了破门的宣告，他们的信仰者也成千成万的受了屠杀的惨刑；但是这运动仍在坚持过去，而那些领导者死后，也竟被尊作了圣徒，又转作了艺术家们的画题——在"被理想化"，穿上了纯白的袍褂，又被造作了可以去装饰主教及王侯们的着色玻璃窗或画廊的材料。十三世纪的亚西西的圣弗兰息斯（St. Francis of Assisi）穿了乞丐的衣服，是被他父亲在公众之前屏否认作儿子的；十五世纪的萨伏拿洛拉（Savonalora）劝富有者将珍宝丢弃在火里，是被官宪大众在弗露兰斯（Florence）处罚死刑的；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为反抗教

会发卖罪障消灭符曾放了大声而说法，将他的攻击教会的论文用钉钉上教会的大门去的；十八世纪的乔其福克斯（George Fox）为在通衢大街之上叫喊了教会的腐败，曾屡次被囚入监狱去的；二十世纪的勃郎(Bishop Brown)僧正，曾为辩护共产主义，诋斥正统教义而被革逐出英国正教(Episcopal Church)之外的——这些就是将基督教的命脉保住的人物，这些就是有生命力的宗教艺术的好题目呀。

第十七章　娴雅的天堂

将民众的言语，代替拉丁语，而用作教化的言语的，是以意大利为最早；而这时代的两位最大著作家却给与了我们一个美的艺术与力的艺术的很有趣味的对照。

这位为中世意大利的支配阶级所爱读眷顾的诗人兼小说家，是一位商人的私生子，他是经他父亲的认纳而受有当时的最高教育的。他选择了一位王侯的庶出之女为情人；继续与这位已婚之妇暗通了好多年的情愫，写给了她许多关于希腊英雄的叙事长诗，在这些诗里织入了许多极精巧的头字拆拼法与暗号进去，各行字里的头一字母，照一定的数目定则缀取起来，便可以做成三首另外独立的短诗；另外的字母，再照另外的定则缀联起来，更可以拼成另外的许多爱人的名字。凡意大利的高明的宫廷艺术家都是惯象这样的想出法子来慰度大家的闲时暇日的，而这些余闲的出处，当然不消说是从可怜的农奴阶级的苦役里榨取出来的了。

这一位诗人竟成了大名，变作了支配阶级的宠爱者。他曾带

着了种种重大的任务，被任作全权大使而奉遣到过各教皇及诸有权势的公侯之前；他也曾受过一位女皇的眷爱，当这女皇变成了杀人密谋犯之后，他也仍旧甘受她的宠幸如故。他学得了写美丽的意大利散文的绝技，这倒实在是对他祖国的一种重大的贡献。他运用他的妙技制成了一部短篇小说的总集，是记意大利的一群富有资产和魔力的绅士淑女在一个乡村别墅里寄留中所作所谈的故事的，那时候正当弗露兰斯(Florence)市疫疠勃发的时候，这些淑女绅士们并不感得他们的宗教在强迫她们去看护那些正在受苦者；她们是太高贵重要了，不能便这样粗杂地去冒这危险的，所以她们只得退避到了别墅之中，以听听那些讲得很有趣的性的混战杂交的故事而过度她们的时间。

我并不是说在薄加雪阿(Boccaccio)的《迭加美芜》(Dacameron十日谈)里只是些淫靡的故事。从历史上概观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凡闲惰阶级的士女总不是把他们全部的时间费去在新奇的性的组合的寻试里的。他们不得不吃取食物，于是他们的艺术家们会给我们以愉快的使人不得不垂涎千丈的盛宴的叙述；他们不得不喝取酒浆，于是他们的艺术家们会给我们以醇味醉人的种种饮品的广博的酒谱。他们不得不遮蔽他们自己的赤裸形体，所以我们就有了一种复杂的衣饰的艺术，是时常在变化不定的一团精细微妙的东西，可以用作捉取不注意者的游脚的陷阱，而藉以保护那个神圣的内部团体使不至于被那些因在做有用的工作或因他们的父祖曾做了些有用的工作而致自取其辱的人们所侵入的。

并且还有，这些绅士淑女更必须有起居的宫室，与当疫疠天灾兵祸流行时可以逃避逃避的乡下的田园别业；于是我们就有了建筑的技艺。因为这些居室房屋必有不得不施以装饰的墙壁，所

以我们就有了粉饰绘彩的艺术：诸如此类一长列的完成文化的设备都是从这样而来的呀。此外还有，这些绅士淑女们不是个个都能从你们的心坎里将自然的人类情感完全屏除的；于是在闲惰阶级的艺术里我们就会有不少的肤浅的情操与伤感。我们喜欢为可怜者们担忧，假使他们是"值得"我们担忧的话；于是我们就会有田园叙景的诗文（idylls）与夫其他的各种哀伤，甜蜜的小说之类。我们当百无聊赖厌倦得成病的时候，又每喜欢想象起回到乡村里去的情形；于是我们就会有一长列的"回返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艺术——如牧夫对话式的短诗（Eelogue）与牧谣（Bucolics）及田园诗（Pastorals）等都是的，在这些里大抵是描写着美丽的牧羊男女在绿茵上跳舞的情形，和乡下的童男童女在很动人而奇妙地学作比他们更上流的阶级的样子的。

在这一个闲惰阶级的世界里也好象有一点残存的义务观念的痕迹留存着的。我们把这观念取起，精化或夸张它一下，就可以把它制成些幻妙的，能对那些疲劳的趣味给与以一种激刺的东西来。因此我们在薄加雪阿的作品里就看到了那篇有名的《忍耐的格利赛儿大》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patione Griselda），实在是闲惰阶级的一位忠诚与温顺的良妻的模范。她嫁给了一个惨酷无比的男子作了妻室；他把凡是由邪曲的想象里所想得出来的屈辱凌虐都施在她的身上；但她终于忍受了一切，而继续着甘愿作他的忍耐而忠实的奴隶，到最后她终于战胜了这位她的虐待者，而得到了应得的快乐的团圆。这一种处置由人的最便利的妇女的传说就是当时民众中一般男子的愿望满足的代表典型。

洪阿泛尼·薄加雪阿（Giovanni Boccaccio）到了圆熟的晚年方才逝去，罗马旧教看取了他在意大利民众间的声名广誉就制成

一部删清钦定版的《迭加美笼》。在这一部钦定版的书里，他们并不曾将淫亵的语句删去一字，不过每一个故事凡薄加雪阿是在描写僧侣修道士及教会等在犯奸淫猥亵的地方他们都把它改作了与宗教无关的俗人的事情而已；这一位意大利的闲惰阶级的宠儿的作品在现今也还是一部流行最广的书，每一个好色的老小子(every dirty old boy)总有一本秘史藏在箱箧的里头，每一个好色的坏青年当伦理哲学教授在讲"大量富财之社会的责任"的讲义的时候，总是在书桌底下偷读着的东西。

一九二九年四月译

第十八章 邪恶摘发者的地狱

现在为作一个对照起见，我们要把那个意大利的革命与道德的愤慨诗人举出来论述一番。我们只须看一看这一个人的肖像图形，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字军的战士：一张清瘦的，同鹰隼似的颜面，严肃，牢愁，更含着许多受过苦难的皱纹；"这真是一张从实际的真中所能画出的，"喀拉衣儿(Carlyle)说，"最悲壮的颜面；实在是极惨伤，极沉痛的一张颜面。"在世界的诗人之内，从没有过一个人是象他那样的深沉于伦理的规范之中，为种种道德问题而操心，又把他的艺术用作手段来教人类以凡他所信为在作为行动上的各种健全理想的。

但戴·亚利艾利(Dante Alighieri)系生在弗露兰斯的富裕之家；受过尽可以成一位学者的教育，若他愿意的话，也尽可以过一生安乐的文学生涯的。但他却不然，舍易而就难，竟投身入了他自己的市府的、纷乱危险的政治之中，而作了共和党首领中的

一位，当教皇的军队征服了意大利后，他仅以身免，逃生出去而受了一个被教皇终身放逐的刑宣。这放逐实在是一个惨酷的艰难境遇，他自己描写着自己说"是一个浮浪巡礼者，简直是一个乞丐，违反着我的意志而显示着运命的创伤……我实在是等于一只无帆无舵的船，只顺了从惨伤的贫穷里吹来的燥风，而漂流入各处港岸及避风雨的湾中。"可是他对于他衷心所抱的信念，却从来也没有过动摇；非但如此，他并且因自己所写作的文字而又加重了当局对他的放逐的刑宣，终于在放逐中死了。

我们并不想把中世的政治状态来细述，就是那些都市之间和小君主国间的复杂的纠纷，及其间的各党派之争，再加以法皇统治权下的党属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群党之类，我们都不想在此地细述出来。我们在这里只须把位列在世界的最大诗人中间的这诗人，自始至终，终他的一生，是一位政治参预者，是在当时的实际政务中积极干过一番事业的，对他的仇敌也曾奋战恶斗，恨他的仇敌几至彻骨铭心，毫不踌躇地用了他的文艺来鞭责仇敌，使后世子孙都晓得他们的罪恶的这一件事情说出就尽够了。当但戴去游行地狱的时候，他遇见许多卖国殃民的弗露兰斯的政客都在地狱的深处受极顶的苦刑。他对他们的感情如何，可以由波喀特格利·亚罢底(Boccadegli Abbati)的一例中推想出来的，波喀特格利·亚罢底到喉颈为止被埋锁在冰里的一位无人肯赐一顾的绅士；我们的这位诗人就纠住他的头发，将这头发成把的从他头上拔取下来！

但戴所最深恶痛恨的是贪心无厌的这一种性质，就是所谓"口辟迭的亚"(Cupiditia)者。他的所以要对当时的教会如此恼怒的，也就因为教会曾从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处收受

了那"致命的賄赠"——因为这些世俗的所有物是使教皇们得变成世俗的主权者，阴谋者，和军队的统率者的根源。当他的时候的二位教皇，但戴都把他们丢下了地狱，并且描写着天也在对他们的恶业而震怒变得通红了。圣徒彼得也在声言说："他们两个都各把我的墓地弄得成了血污的沟渠了。"这明明是一种邪恶的摘发，这由那些十四世纪的有教养的高僧们看来，当然是异常下劣异常非文学的东西！

就是由现代的批评家们看来，仿佛也是如此的。亚儿培脱·麻代儿(Albert Mordell)曾印行过一部书名《但戴和其他的废颓古典》Dante and Other Waning Classics，在这书里他主张说，《神曲》The Divine Comedy 不但是丑恶而已，由它的以繁琐巧滑而复合组成，从僧院传说和希腊拉丁的神话等伸引出来的精细的象征主义说来，并且是陈腐得很的东西。麻代儿氏是主张艺术不应载道的批评家中的一位；而但戴也的确是不避这一种说教的倾向的——他以很明了的话对我们说："全体的或部分的，我们得遵以前进的哲学，是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因为全体的企图并非是为了思索，却是为了功用。"

充满在但戴的心灵之中的道德问题究竟是些什么？并且这些问题究竟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的呢？由我说来我想有两个问题是无论到什么时候总是对人类有关系的。第一，是神的正义问题。何以恶人反在这世上会繁荣的呢？他们的用了权力压迫那些洁白的人的意义究竟要如何的说明才对呢？若是上帝有力量可以阻止这事情的话，那上帝他何以又不把这力量用出来呢？但戴为寻觅这些问题的解答之故而周游了地狱的深处，经过了炼狱而升上了天堂。我们的比他优越的唯一之点，却在我们的简直想也不会想

到我们或能将这些问题解答的这一点。

第二个大问题是爱的问题。基督教的革命把对女性的态度见解革新了。人类发见了一个就是精神分析学者所说的"性的崇高化"这大现象，就是压制住的欲望对全部的精神灵性会起刺激作用的这一件事情。于是希腊人的单纯的自然主义就被中世纪的浪漫主义顶替了去；而但戴的全人格，他的艺术作品的全部，就遍受了一种伟大灵奇的爱的幻象的光照，这是起始于与一位九龄女孩的偶然的一见，其后并没有肉体的表现而在诗人的全生涯中一直继续过去的一种爱的幻象。在今日的性学研究者中，大约是没有一个人会把但戴的这一种态度当作健全的或合理的态度看的，可是我们对他的那种对一位理想的女性的崇拜，对他的那种因这一位女性而起的精神上的极美的幻象，却不得不深深地受他的感动。

在但戴的地狱游行之中他所依赖着的是魏其儿(Virgil)的向导。这是因为他在这罗马诗人的动因里看出了那些已为我们所力说过的分子而在加以敬意的缘故——就是道德的率真，想挽救一种文化的这伟大的圣者的努力。当但戴的时候这新开化的世界正在开始发见希腊罗马的艺术，正在对这古代的一千年后重新救度出来的伟业感到惊异；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或"文艺再生"。

我们但须一回忆起我们的对于土担喀亚门王(King Tutankhamen)陵发见的兴奋，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形了。我们且假定在这王陵里发见了些埃及的文学杰作，这些杰作是可以表示出在古代埃及也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存在着的。假定那时候有一位有力的王者，他对贫民是公正无私，对地主们的搜括压榨曾加以废止，而对邻邦则一意在维持着和平的。假使我们现代有一位

社会主义的诗人想把"为民主主义之战"(War for Democracy)来作成一首讽刺之诗而将那些首领们安置在地狱之中，那么他必定要以这一位古代的埃及王者为向导，和这一位王者交换兄弟同志的称呼，而与他来谈论古代埃及与现代美国的政治情况无疑。

在地狱的下层深处，诗人会遇见洛衣特·乔其（Llovd George)与克来曼苏(Clemenceau)和乌特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被这些政治家所放纵在人间的暴徒凶汉之类。譬如警视总监柏尔马(Palmer)之流或者将被描写成一个拖着有钩刺的长尾的恶鬼；诗人将纠起他的尾巴绞榨起来，警视总监就不得不悲鸣号叫而表示痛苦，过激派的观众对此一定会欢欣鼓舞称快不止。可是受人尊敬的有威严的批评家们一定将绉起鼻头板起面孔的说：有谁会把这些东西当作艺术呢，这岂不是最明显的路旁宣传吗？

同样的，有教养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批评家们在把但戴当作粗暴的"通俗"的人看；很有教养的僧正特拉喀沙(Bishop Della Cassa)关于"他的乡下风的言语文体，和他的缺乏礼仪文饰的事情"却在津津傲视地说着哩。若纸面有空的话，那我可以指出凡到现在为止的每一个真正有生命的艺术家在他及身所受的卖弄学识的批评家的虐待，都是如此的。

第十九章　信神的毒药谋害者之群

意大利的主权者阶级正同罗马的支配阶级之并没有为魏琪儿(Virgil)的影响所左右一样，对于但戴的严肃的道德主张也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中世意大利所经历的路途就是罗马帝国所走过

的那一条路，所以但戴逝后二百年我们就看见在地上的上帝的代理者们又重演了奈罗(Neroo)和喀利古拉(Caligulas)等的极恶大罪。鲍儿其亚教皇(The Borgia)的亚力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于买得了他的高职以后，就开始他的掠夺意大利各都市的工作，意大利半岛全部便都受了他的蹂躏。他的无数宠姬的庶子之中，有一位是赛撒来·鲍儿其亚(Cesare Borgir)，作了教皇军的司令，凡不利于己者都被他虐杀毒害，连他自己的弟兄也遭了他的毒手。每从战地归来，他老爱把他的俘虏当作他练习弓箭的靶子在梵帝坑(Vatican)的教皇庭前把他们来射死。最后赛撒来却也因受伤而毙命，亚力山大死于毒药，他的女儿罗克来姊雅(Lucrezia)用毒药谋害了她自己的儿子之后却也终于仰毒而自戕。

这儿就造成了一个为闲惰阶级的艺术发展的理想的环境。这些教皇和主权者等都为自己起造了许多壮丽的宫殿，为保障自己的灵魂安定起见他们也建设了许多寺观与教堂。他们对于负有盛名的艺术家等自然是不惜予以厚赏的；而艺术家等当然是可以不必说了，还有那一个是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金钱的呢？勃朗宁(Browning)有一首诗，叫作《僧正命造他自己的陵墓于圣泊拉克斯特寺中》The Bishop Orders His Tomb at St. Praxed's Church 是这些信神的毒药谋害者与艺术的刺客们的心理状态的一幅很鲜明的写照。僧正躺在他的临终的榻上，他的许多儿子，与顾全礼义起见表面上是称作他的"侄子们"的这些儿子，围聚在他的榻前在听取他的那座为保持他的纪念和使他的灵魂平安而筑的陵墓的幻影。他把将加饰上他的墓上去的美丽的宝物叙述着说——

一块和阿月浑子豆果似地纯绿的大玉，

世界上有些地方总富有着翡翠之薮——
为你们我岂不曾求圣泊拉克斯特的垂听，
为你们求名马，与紫褐色的希腊古书文，
和有丰肥平滑得同大理石样的皓腕的美人们？

这一位神祇笃信者更进而细述出他的墓铭：这墓铭非要从西赛罗(Cicero)的文句里来的"精选的拉丁文！拔粹的语句"不可。得到了之后——

然后我将如何的亿万斯年地横躺下去，
听取那弥撒法会的祝福细语，
自朝至暮可以见着创造成后饱食完满的上帝的丰趣，
感爱那长明不熄的焰焰的烛炬，
而味嚼那强厚浓美醉人心脾的香钵里的烟柱！

你瞧，这岂不是真正的"为艺术的艺术"的态度么？正是在这些象这样的耽美的高僧保护之下，诗人、音乐家、画师、雕刻家等就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中辈出了。在被亚力山大六世这毒药谋害者的教皇所雇用的许多艺术家中间有一位系具有非凡的才力的年少画家，他的名字叫作拉法爱耳·山叙(Raphael Sanzio)。承着这教皇之后，其后又继起了两位，他们为上帝的光荣而征服了许多城市，并且将他们抢夺来的金钱用了数百万在宗教艺术之上。是以这一位年轻的天才画家一生就只沉浸在金货杜喀脱(Ducats)的洪流里，用了他那神奇的画笔他竟把意大利农民阶级的血汗酸泪全都化了静美微笑的圣女玛童娜(Madonnas)之画，恍惚的圣者之像，与不能言说地优美的耶稣的许多面容。许多人都在尊崇拉法爱耳以他为历史上的一位最大的画家：所以我们是进立在圣殿的至圣之所，而着在"纯"美的殿堂之前了，来把他的生涯的根底穿

凿一番，研究一下这一高贵的名花的出处，想来总也不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他是一位宫廷画家之子，他的生涯是安乐，很快的成功，与被众人喝采称颂的一生。他有肉体上的各种优美，与性情上的温柔可爱的天赋。他从这一位画师到那一位画师地研究了许多作品。而尽得了各位画师特具的妙技。他变得这样的有名，几乎可以说他的生涯"不象是一位画家的生涯，简直是一位王侯的生涯。"富裕并有权力者阶级的使者络绎环绕于他的门前，甚至于为想见他一面而不得不等待至数月之久。他的足迹到处，总有五十人以上的青年，弟子以及对他的艺术的崇拜者们附从着他。

他平生只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女性的弱点。尊崇他的教皇和有权势的诸人只想加上一个用美人恋爱来钳制他的圈套，而为他设定了许多与富豪美女结婚的计划，但他终不肯俯就而自降作婚约的奴隶。当这时候他正在替一位西安的豪富(A Sienese millionare)，意大利全国的船舶食盐与明矾矿山的所有主名杞箕(Chigi)者装饰宫殿；这一位先生发见了拉法爱耳的醉心于他的情妇而忘记了宫殿装饰的工作，就想出了一个妙计来解决了这问题——就是把那位情妇请来使寄住在宫殿的里面！后来这一位幸运的宠儿活到三十七岁上去世了，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太没有节制而致罹热病以死的。一位崇拜他的传记作者伐萨利(Vāsari)告诉我们说，当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将到的时候，他遣使他的情妇离开他的屋里，"如一位善良的基督信徒所应当的样子"，于是他就断了气去装饰天上的白玉楼去了。

拉法爱耳的幸运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这回答就是，因为他把意大利支配阶级的肉体的美，和他们的物质的富裕华丽都画出了

的缘故。为求满足他们的虚荣之故，他把他们画得都同罗马旧教神话里的圣者和半神的样子一样。教会艺术里现在是连禁欲主义的痕迹都一丝一点也没有了：拉法爱耳所画的基督信徒们，绅士、情妇、童贞女圣母、神道、圣者以及他自己的同时代者之类，都是喉头肥满胸腰丰硕两颊红艳的富裕的图像；他们的忘我人神的法悦对他们的饱食消化是从没有冲突的。天使上童贞女玛利亚的身边来告诉她以圣灵降孕的神圣消息的时候，他所看到的玛利亚却并不是坐在一间木匠小屋里的她乃是端坐在宫殿里的。连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被搬赴坟墓中去的时候，来衔哀吊哭的妇人们都还没有忘记把她们的头发整理得好好，没有忘记穿上与这一件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相称的服饰。伐萨利说："我们的圣母像煞是没有感觉似的，而那些在号泣的群众的头面却都是非常优美的。"

当然可以不用说了，与拉法爱耳同时的长老们和妖魔博士们的肖像画，他都画过的，并且他还把他们都画得很壮严华美而使人感动。关于勇壮的战争挑与者教皇油利乌斯二世(Julius II)的肖像画，伐萨利在写着说："这画像使观看者都不得不起一种畏敬之心，这真象是活的一样的。"不久之后一位另外的教皇，来奥十世(Leo X)来了，他为自己一族的纪念碑与圣彼得教会堂的艺术光荣之故而创始发卖罪障消灭之符，藉以搜刮起需用的几千万万钱来，这事情就是后来惹起教会革命即我们所晓得的宗教改革的祸根。拉法爱耳所画的这一位来奥十世的画像，真象是酒吧式的一位纽约的腐败民主党政客的样子；伐萨利告诉我们说——

天鹅绒似地细软的皮肤是最忠实也没有地表现在那里；

教皇所穿的那件法衣也描写得极其忠实，绫缎面上在放亮晶晶的光彩；作长袍的里子的毛皮都是很柔软而自然的，金色和丝光仿佛它们并不是画却是真的金和丝似地现出在画上。更有一本装饰着细纹小画的羊皮纸的书，真是原物的最鲜明的摹像，附着有一个显现出极细致的浮雕的银铃，我们却不能够找出适当的话来说出它的美丽。在其他的各种附属品之中，且更有一个在教皇座上放光的黄金的圆球，在这球里——它的清澄光洁有如此者——对面的窗门的分块，教皇的双肩，和室内的墙壁，都纤毫不爽地反射在那里；这些东西的全部都是用了那样的细心完成刻画着在上面，简直要使我确信在过去是没有一位名家能如此的画过，或者说是再也没有一个能画得比这些更好一点的。

一位能为富有者及有权势者们演成这样的奇迹的人，当然是自己可以命定自己的价格的人，除了自己的热情之外无物而不可以支配的人了。拉法爱耳的年老的叔父曾写过一封信给他，请他回归到他的故乡去，去取一个正正当当的媳妇定住下来。这位青年画家的回答却到今日还流传在我们的中间。"我若听了你的话照你所说的那样做的时候"，他说，"那我就不能到今天的地步了"。他更接续着告诉我们以他所达到的地方说——

现在我在罗马有价值三千金杜喀脱的财产，和五十金克朗(Gold Crowns)的收入，因为教皇为监督圣彼得教会堂建筑之故在给我以三百金杜喀脱的薪金，这一份薪金是直到我死的时候为止不会没有的；并且我更确信着还可以从别的方面得到其他的报酬，我的作品的报酬是可以任我自己之所欲而索取的。我现在正在开始为教皇画一间另外的居室，对

此我却可得到一千二百个金杜喀脱，所以你瞧，我的最爱的叔父，我岂不是在为你为我们一族与为我们的全国加增荣誉么？……世界上有那一个都市能比得上罗马？世上的企业更有那一种比这全世界第一大寺观的圣彼得教堂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实在是我们所不曾见到过的一件大事业，它的费用大约总要在百万以上，教皇为这建筑也已经决定支出六万金杜喀脱一年，除此事业而外，他是什么事情也不在想的。"

当拉法爱耳象这样在享受荣华夸耀自己的世界的中间，一位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日耳曼僧侣却把攻击教皇恶政的檄文用钉钉上咪登白耳古(Wittenberg)的教会的门上去了。但是我们的这位画家之王是如此之忙，有这许多新教皇和大僧正的画像，新天使告知之图(Annunciations)、基督变容之图(Transfiguration)、神启之图(Illumination)和清净怀胎之图(Immaculate Conception)要画，大约他是总连这位极北蛮地的叛逆者的名字也不曾听到过的罢？他到最后为止终于是一个闲惰阶级艺术的最完善的模范，到了现代还是一个有信心的农妇们及在修学旅行途上的有感伤癖的小学女教师们的宠儿；总而言之，他还是那些凡欲用了他们的头脑去发展他们的情感，而对惨酷的人生的现实却欲闭上眼睛不看的人们的宠儿；说到惨酷的人生的现实却是真正有生命的美的唯一出处哩！

原载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十六日、五月一日、十六日、六月一日、十六日、七月一日、十六日、八月一日、十一月十六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十六日、二月一日、十六日、四月一日、十六日、六月一日、七月十六日、八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四号，第三卷第一、二、三、四、六、七、十、十三、十四号

《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

〔俄〕屠格涅夫讲

敬爱的听讲诸君：

涉士比亚（Shakespeare）的悲剧《哈孟雷特》第一版和塞尔范底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的第一部是在同一年中出来，都在十七世纪初期出的。

这一个偶然的同时我以为很有意味。那两部作品的比较使我发生了许多感想；我预期着诸君的宽大，先来告个罪儿，请允许我将这些感想来对诸君说说。哥德（Goethe）说："想了解诗人者，必须到诗人的乡国去——Wer den Dichter will verstehen, muss in Dichters Lande gehen——"一位散文作家却没有要求这事情的权利；但他至少也可以期望他的读者——或听众——在他的涉猎（Wanderunge）研钻（Forschungen）之中，许有追随他的嗜好。

是以敬爱的听讲诸君，我有许多见解，或者因它们的奇特会使诸君惊异。但是创作家的天才，将一种永远的生命力吹灌了进

去的大作品的特点，正是在这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这些作品——和关于人生一般的一样——的见解，会千差万别，甚而至于会互相矛盾，可是同时这些见解却可以是一样的正确的。《哈孟雷特》一剧已经被人家注讲解释到多少的次数，并且将来更还有多少的解释出来哩！这一个实在是无尽藏的典型的研究，曾经引入到了多少各色各样不同的结论！——《堂吉诃德》却因他的问题的性质的特异，和他的如被一个南国的皓日所透照过的那一种叙说的明晰，不至促生出许多注讲解释来。可痛的是我们俄国没有一本好的《Don Quichotte》的译本。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对于《堂吉诃德》只有一些极不明确的记忆。我们每想到"堂吉诃德"的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位滑稽家的身上去——"堂吉诃德"当成普通名词 Don-Quichotterie 用的时候，我们只作为"荒唐愚蠢"的意思解释；殊不知真正的意思，我们却应该当作一个高尚的自己牺牲的象征（Ein Symbol hocherer Selbstaufopferung）——不过是从滑稽的一方面着意的——解释才对哩！《堂吉诃德》的一本好译本，实在是对大众的绝大的一种贡献；我们大家的感戴正在期望着有一位能够将这独一无比的作品很完美地翻译过来的作家出现。——闲话少说，我们且回到我们所讲的问题上去。

我刚才说过《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的同时出现，我以为是很有意味的。我觉得人性的根本相反的两种特性——人生所依而在转旋的那枝中轴的两极端——的典型，就存在在这两个人物的身上。我觉得人类大抵是或者属于这一种或者属于那一种典型的，我们中间的差不多无论那一个，我以为都是或近似于堂吉诃德或近似于哈孟雷特的。当然，在目下的时势里自然是哈孟雷特型的人比堂吉诃德型的人更多；但后者也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在

那里。

我们想更进一步来仔细地说明。

人类全部——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大抵都依了他们的特种的主义，理想，就是依了他们所认为的真、善、美而在生活。有些人将具有规定的，历史的已经有组成的形式的已成事物在接受进去，当作他们的理想；他们生活着，把他们的生活照着这些理想在勉进，虽则在这中间，受了感情和事故的影响，他们的实际生活往往要离开理想。但他们总不加以探讨，而致疑及他们的理想的。与此相反，另外有些人却要用了他们自己的思考来将理想分析研究了。总之无论如何，我想照底下那么的说法，总不会大错的，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一个生存的理想，生存的原则，生存的目的有两种种类，不是外在的就是内在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人类中间的无论那一个，总或者将自己的自我，或者将自我以外的有些物事当作比较更高尚的东西看，而将它置在第一位的。你们或者要反对我说，在实生活上象这样明显的区别是不会有的，大抵在同一个人之内，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尊视的倾向总是交替而作，或者到一定的程度竟是混合为一的。当然我也决不想主张说，在人性的中间，变化和矛盾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性原是有变化有矛盾的；我不过想把人类对于理想的这两种不同的关系指出而已——现在我只想说明说明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在被我所选择出来的两个代表典型之中，究竟是如何的具体化出来的一点。

我们先从堂吉诃德说起。

堂吉诃德自身所表现的是什么？我们若不以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浮视与细节的穿凿为能事的观察眼来看的时候，当能看到一点。我们在堂吉诃德的身上，当不仅仅乎看到一个样子很悲哀的

骑士，一个专为嘲弄武士小说而创作出来的人物。这一个人物所表现的真意，在他的神妙的创造者手里，是在延长扩张开去的，第二部里的堂吉诃德——那个公爵们和公爵夫人们的可敬爱的朋友，那个统治者的执器卫士的贤师，——已经不是在第一部里，尤其是在头上开头出来的那个奇怪可笑和饱受人家的打击的堂吉诃德了。所以我们的观察想深一层观察到他的根本深处去。——我再说一遍：堂吉诃德自身所表现的，究竟是什么？第一是他的信仰；对于有些永久的，不可变动的事物的信仰，——要而言之，是对于真理的信仰，这真理系在各个人以外的东西，是不容易显现出来，而要各个人去服役它并为它牺牲的东西；真理是只能和永久的服役与有力的牺牲相接近的。堂吉诃德的对于一个理想的归依心是再强也没有的了，为求这理想的实现，他就是任何可能的难行苦节也有所不辞，就是生命也可以牺牲的。他的宝贵自己的生命，只在这生命是实现理想的手段，是将真理和正义来树植于人间的手段的范围以内，除此以外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毫无重视的必要的。你们或者要反驳我说，他的理想，是以他的狂乱的想象力从各武士小说的幻想世界里得来的，这一点我当然可以承认——并且堂吉诃德式的性格的滑稽可笑也正是在此一点。但是无论怎样，理想终究是理想，理想这一个东西本身的健全洁白，却是毫无问题的。只为自己一个人而生活，只为了自己个人而经营的生活，由堂吉诃德看来是最无聊最可耻的事情。他是完全在己身以外（我们若可以这样说的时候）——为己身以外的事情而生活着，为了他人，为了同胞，想把"恶"来铲除，他是对人类的大敌的恶势力在作战，对那些魔鬼，那些巨大的恶灵，就是对人类的压制者在作战。他没有一点儿为我主义（Egoismus）的痕迹，

他对己身的事情，一点儿也不想到，他完完全全的可以说是自己牺牲(Selbstaufopferung)——请大家只注意注意于这一个字！——他只晓得信仰，他的信仰是确然不动没有思前顾后的犹疑的。所以他又是大胆无畏，坚忍不拔，而以最粗薄的食料与最俭朴的衣饰自甘；他实在没有闲工夫计及到这些衣食的琐事上去。他本心是柔和的，但精神是伟大勇敢的，他的柔美易感的善良，却不妨碍他的勇猛的自由。因为他毫没有功名心，所以他对他本身，对他自任的天职，即对他自己的体力，也毫没有疑念。他的意志是铁样的坚强的意志。他的不断的向着一个目标的努力，使他的思想单纯化，而致他的理性也只变成了简单的一面的悟性。他没有多少智识；但他并不需要这些过多的智慧，他晓得他所努力的是什么事情，他晓得他为什么要生到这世上来；这就够了，这在他就是最重要的智识。堂吉诃德也许是象一个完全愚钝的人，因为最确实的现实，在他的眼前，会同蜜蜡在他的热心之火前一样地溶化消失(在他的眼里，木制的人儿会变成真正活的摩尔人，牡羊会变成骑士)；也许是象一个无知无觉的人，因为他不能和他的直觉一样地容易同感。但是他象一株坚牢的大树，在地下着有深根，决不至于对他的确信会有不忠实的地方，也不至于将他的对象目标随意更换的。他一身的坚强的道德力的贯透(诸君请注意，这一位疯子似的各处游行的骑士，却是世界上一位最有道德的人呀！)却给与他的一切判断，一切言说，及他的人格以一种特异的力量与伟大。不管他是如何的滑稽可笑，是如何的常常陷在卑辱的穷地之中，但道德给他的力量与伟大是依然存在的……。堂吉诃德是"理想"的忠仆，是一位大热情家，所以他也常被这"理想"的光华所照耀辉映而保有着荣光。

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哈孟雷特所表现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分析辩证（Analyse）与为我主义（Egoismus）与信念的狐疑（Unglauben）。他是完全为自己个人而活着，是一个为我主义者（Egoist）；但是对"自我"的信仰这一件事情，在为我主义者也是办不到的。可是对于这一个在他也不能信仰的"自我"他却看得非常尊贵。"自我"是他常常回归到来的一个出发点；因为除此而外，他在全世界上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以寄托灵魂全部的地方来。他是一个怀疑成性的人（Skeptiker），而在日夜操心的总只是自己的事情，并不是和他的义务，而是和他的处境在苦斗。对于一切都在怀疑的哈孟雷特，对于自己本身当然也不知所以爱护珍惜的。他的聪明悟性太发达了，所以使他不能以在己身之内所发见的东西而感到满足。他自己认知自家的弱点，但各种自知（Selbsterkenntniss）都是力量，所以这就是他的那种冷讽的情性（Ironie）的出处，他的这种冷意讽刺的情性却和堂吉诃德的狂热之情（Enthusiasmus）正是相反的对照。哈孟雷特常乐意似的过分的非难自己；一边他对自己却是常在注意，老是看透深视到自己的内部，最明细地知道他自己的一切缺点。他轻笑这些缺点，他轻笑自己本身，并且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生存在这种轻笑之上而以这轻笑为自己的养料的。他对自己不能信仰——而又有绝大的虚荣，绝大的自负；他不晓得仔细，他将怎么办与他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但他却恋恋于生命的要活着……"我不知道永在之神何以要定那一条法规认自杀为罪恶！"他在第一幕第二场里叫着说，"上帝呀上帝！这世间一切的事业，在我的眼里是如何的厌倦，乏味，平板，与无益呵！"但他却不肯将这乏味，无益的生命来牺牲。他在他的父亲的幽灵显现以前，在他父亲将

那个可怕的使命——这真是一个将他的已经是残废的意志力完全消灭的使命——托付他以前，已经在想自杀了，不过他却终于不能实行，在想把生命中绝的这一个想头上面对于生命的热爱早已表现出来了；大凡十八岁前后的青年，对于这样的感情，大家总都是熟知的罢。

"那是热血的沸腾，那是生命力的横溢。"

但是我们责备哈孟雷特也不想过于严格：他是真正在苦闷；他的苦闷却比堂吉诃德的痛苦更要激烈。对堂吉诃德是粗暴的野人或罪犯在加以打击，他们是想因他而重得到他们的自由；但哈孟雷特却在自己加自身以创伤，自己摧残自己。且在他的手里有一柄剑，有一柄两面锋利的分析辩证的剑在那里。

我们不必讳言，堂吉诃德是一个很可笑的人物。他的样子大约是诗人所描写过的人物中间的最滑稽的一个。他的名字甚而至于在俄国的农夫口上也成了一个嘲笑的诨名。我曾经有过亲耳朵听到这件事实证明的机会。我们只要一想到他，就会在想象的假象里现出一个瘦瘦的，拙劣的，狮子鼻隆起的人物来，穿着一件漫画里的盔甲，坐在那匹老衰的羸马的背骨上，那匹不幸的，常常挨饿挨打的老马洛齐难戴 (Rosinante)，对于这一匹马我们一半虽感到滑稽，但一半也会感到不能自已的同情。堂吉诃德实在是可笑得很……可是在我们的滑稽嘲笑之下常常隐藏着一种可悯的宽宥的容恕——假如"你所嘲笑的东西，可是你却也不得不崇拜它"(Was du verlachst, dem wirst du noch dienen) 这一句成语是真的时候，那我们更可以附加一句说："你所嘲笑的人，你已经在饶恕他了，非但如此，他或者竟也许能得到你的宠爱的。"与此相反，哈孟雷特的外表，却是很有牵引人的迷力的。他的悒郁，他的

虽然苍白却不憔悴的外貌(他的母亲也在说他是肥满的—— "Our son is fat"), 他的黑色天鹅绒的衣服, 他的帽子上的羽毛, 他的幽雅的举动, 他的言语里的无疑义的诗意, 他的从不离开他过的比一切人都要优秀的优越之感, 和他的那种不健全的自卑的享乐——凡这一切在他周身内外的事物, 都是很使人爱, 很有牵引人的迷力的。我们若被称作哈孟雷特的时候, 谁都觉得这是谀词, 若受到堂吉诃德的这个诨名的时候, 谁都心里不大舒服。"Hamlet Baratinsky", 普希金 (Pushkin)写信给他友人的时候, 曾经这样的写过。用了"哈孟雷特"这名字来取笑嘲弄的事情, 却不大有人会想到; 他(哈孟雷特)的判决(致命伤)也正是在这一点; 要人家爱他, 实在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只有象何勒淑(Horatio) 一流的人物, 能够对他感到一种爱着力。象这一流人, 我们将在后面提及, 此处暂且不说。我们无论何人, 对他的同情是有的, 这也因为我们无论何人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些共同之点来的原因。可是要爱他——我再说一遍——可是要爱他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自己也不能爱任何人的缘故。

我们想将这比较再展开推进一步。哈孟雷特是一位被自己的亲弟兄因篡王位而谋杀的国王之子。他父亲从坟墓里出来, "从地狱深处出来", 托付他, 要他替父报仇; 但他却犹豫不决, 思前顾后, 只以自己谴责自己为满足, 到了最后终因偶然的结果将他的继父谋死。真是一个深刻的, 心理的现象, 为此有些聪明的, 但是没有远见的人们且竟有非难莎士比亚的。——与此相反, 我们试想想堂吉诃德看, 他是一个贫穷的, 几乎穷得同乞丐一样的穷汉, 没有财产, 没有同志, 既老且孤, 而他竟以纠正罪恶, 救护被压迫者(与他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们), 肃清世界为自己的责

任。至于他的第一次的尝试，想把一个无罪者从压迫者的手里救度出来，而反至于将加倍的不幸招致到了这无罪者的身上来的事情（我是指堂吉诃德将那个小孩从他主人的毒打之下救度出来，但这救度者去了之后，这可怜的小孩反受了十倍重的毒打的那一场事情而言），在他又值得什么？（这结果他那里有问及的工夫呢？）又如为想歼灭有害的巨大的恶灵之故，因为他眼睛昏了，致将有用的风车打翻的事情，在他又值得什么？（这利害他又那里有问及的工夫呢？）……可是这些景象的滑稽的表皮，不能将我们的眼睛从那些在它们背后所隐藏着的意义遮开。无论何人，当他处在不得不自己牺牲的境地的时候，假如他要先计算思虑到他这行为之后所应得的利害的结果和利害实现的可能，那他的究竟能否自己牺牲，恐怕要成很大的疑问了。象上面那样的事情，在哈孟雷特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以他那种洞察的，精细的，怀疑的理性，怎么会陷到这样荒唐的谬误里去呢！决不会的，他不至于和风车来搏击，他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有巨大的恶灵……即使实际上是有这些巨大的恶灵存在在那里的话，他也不会去袭击的。哈孟雷特当不会和堂吉诃德一样，将那个理发匠盛肥皂的盆儿指给大家看，以它当作真正的魔术者曼勃林（Mambri）的金胄而宝贵它；我并且在推想：即使"真理"成了具体的形状走到他的眼前来的时候，哈孟雷特恐怕也不能决心毅然决然的保证说，这实在是真的，是"真理"自身。因为究竟谁能知道？或者真理也和魔术者一样的绝无而仅有也说不定的？我们老在嘲笑堂吉诃德……但是，敬爱的听讲诸君，我们中间的那一个，自己试凭了良心寻问一下，将过去和现在的确信检点一下，我们中间的那一个能够决定的主张说：我是无论如何常能够分辨出理发匠的铜盆和魔术者的

金胄来的呢？所以我想，根本问题是在各个人的信仰的忠实和信仰的力量上的。反之，事实的结果却须取决在运命神的手里。只有运命之神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前搏击的，究竟是幻象呢还是实在的敌人？我们所披带的武器究竟是什么？在我们所要紧的事情，只在时常不断的战斗准备和临阵的时候的奋战而已。

其次可注意的是环境的关系，就是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对所谓周围群众的关系。

波乐纽斯 (Polonius) 是群众对哈孟雷特的代表，山巧班沙 (Sancho Pansa) 是对堂吉诃德的代表。

波乐纽斯是一位老练，精明，富有经世之识，但有点愚劣而多絮语的老人。他是一个有特异才能的管理人，一个堪作模范的父亲。诸君但请想想当他儿子来亚底斯 (Laertes) 出发去外国之前他所吩咐的那一场训话，这一场训话的贤明，是可与巴拉搭利亚岛 (Die Insel Barataria) 的统治者山巧班沙的有名的政训媲美的。在波乐纽斯的眼里，与其说哈孟雷特是一个疯子，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患幼稚病的小孩；假如他不是一位王子，那波乐纽斯怕要因他的根本的没有用处，因他的不能将他的思想运用到积极的实际上来而轻视他哩。那有名的哈孟雷特和波乐纽斯间的看云的一场——在哈孟雷特自以为把那老头儿戏弄了的那看云的一场——我以为有很可以证明我的见解的意义在那里。我想将这一场念给诸君听听：

波乐纽斯　殿下，王后想和您说话，立刻请您去。

哈孟雷特　你看，那边那朵云不几乎象一只骆驼么？

波　啊，那真象一只骆驼。

哈　我觉得那象一只鼬鼠呢。

波　那个背真象一只鼬鼠。

哈　你看不又象一只鲸鱼么？

波　真象一只鲸鱼！

哈　好，我随后就到我母亲那里去，随后就去。——

这岂不是很明显的么？在这一场内，波乐纽斯是一位廷臣，他是不得不顺从王子的，而同时他又是一个年长的成人，对于一位病的不听话的小孩，却不愿意违逆，这事实岂不是很明显的么？波乐纽斯一点儿也不信用哈孟雷特，这并且也是应该的。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吝于自信的心，他以为哈孟雷特的顽固不听话是由于对奥菲丽亚（Ophelia）之爱，在这一点他当然是错误了；可是他对于王子的性格的评定上却并没有错误。象哈孟雷特那样的人对于群众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不能给群众一些什么东西，他也不能领导他们前进，因为自家就不能从他那个固定的地方移动一步。假如一个人自己也没有自信，自己也不曾脚踏到实地，那么如何能够领导人呢？同时象这样的哈孟雷特们是看不起群众的。一个自家也看不起自家的人——他对我们当然是要看不起了。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可以使他看得起呢？……群众究竟是有和他们相周旋的价值的吗？多么粗陋龌龊的是这些群众！哈孟雷特却是一个贵族，并不是单因为他生在帝王之家。

山可班沙的样子却完全和波乐纽斯的不同。和波乐纽斯相反，他常常嘲弄堂吉诃德，并且也十分知道得明白，晓得堂吉诃德是一个疯子，可是他却总是接连不断地抛弃故乡，抛弃家屋，抛弃妻女的抛弃了三次，不辞劳瘁，到处来跟随这一个疯子，誓死相从，信仰崇拜他，和他一道的出来傲然阔步，到了这一位领导者将死的时候，他就跪在这一位从前的主人的可悯的床前，哀悼恸

哭。在这一种归依信仰里，我们是不可以以什么利得的希望，或什么此外的个人将来的利益等来说明的。山巧班沙也是一个天禀的妙才，他对于他自己的身分，于当一个跟随游行骑士的执器卫士而受打击之外，并没有什么另外的事情可望的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的归依信仰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向更深一层地方去寻觅；他的归依的着根处，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说的时候，或者当在群众的最善的特性上头——在那种求幸福的光明正大的迷信上头(在群众的中间不幸更有另外的迷信)，在那种能够不顾私利，视直接的个人的利益犹如草芥，由穷人们说起来就是连自己的三餐饭食也可以牺牲的特性上头。这真是一种伟大的，在世界上也很有重大意义的特性。群众是大概有这样的倾向的，他们为一种盲从的信仰所驱使，对于他们从前所嘲弄，所排斥，所逼迫的人们会一意的跟随过去；这些人当然是不为群众的逼迫，诅咒，嘲弄所压倒，将精神上的眼光注定在只有自己所能看得见的目标之上的，不屈不挠奋勇前进的先驱者——他们对这目标不断地在寻觅，失败，再起来再接再厉。终于是会得到的……是应该得到的；因为只有受心灵的指引者才能得到。伏芜那纽(Vauvenargue)说："高远的思想皆从心灵来的"(Les grandes pensees viennent du coeur)。哈孟雷特们呢——当然寻不到什么，除了己身之外，也没有什么痕迹留给后人——也并不能够遗留些懿行大业在人间的。他们不爱不信——那他们还可以寻得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化学里(且不必说到有机的活的人体上去)，要造成一个第三体来，也须要连结两种元素才行。而哈孟雷特们却只知道自己劳心于个人的事情；他们是孤独的，所以也是无结果的。

你们或者要反驳我说："那么，婀翡丽亚呢？她难道不是被

哈孟雷特所爱的么?"

是的，我们对她也想讲几句话，并且同时也想对杜儿西奈亚(Dnlcrnea)讲几句。

我们的两个典型人物，哈孟雷特的和堂吉诃德的，对女性的关系却是很特异的。

堂吉诃德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女性杜儿西奈亚，而常是准备着为她而死。(当他被征服者所征服，倒在地上，一把明晃晃的长枪对他举起要刺死他的时候，他对征服者说的几句话："骑士呀，请将我刺死！我的不勇，可是不足以为损辱杜儿西奈亚的荣誉之因：我到死还要主张，她是这世上的最完美的一个丽人！"请大家记着不要忘记。)他的爱，是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爱，理想的到了这一种程度，甚至于他对于他的热情的对象的并不存在都不注意到，纯洁的到了这一种程度，甚至于杜儿西奈亚成了一个平庸的丑恶的农妇之身在他眼前显现的时候，他还不信他目睹的事实，而以为她是被一位恶魔术者的魔术所幻化的人。我自家在我的漫游之中就经验过这些事情，曾看到有许多人为了一个差不多是不存在的杜儿西奈亚而毕命，或者是愿意为了些平庸的丑恶的事情而牺牲，在这些事情里他们仿佛是见到了他们的理想的实现，而这些事情的变形，他们也同样的以为是恶——我简快一点说就是恶魔术者——祸或是恶人的影响之所致。我是自己亲眼见过这样的人的，假如这样的人将不再出现的时候，那么所谓历史的这一部书也就不得不永远的封闭起来了，因为在这一部书里将没有东西再可以供我们的阅读。在堂吉诃德的身上没有一点肉欲的痕迹可以寻得出来；他的空想的全部都是纯洁而无辜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一定没有想和杜儿西奈亚作一度的结合的希望存在那里——

肉的结合，他对此一定要惊骇退避而无疑的。

那么，哈孟雷特呢，他真正爱了么？他的富于冷讽的创造者莎士比亚自身，这一位人心的洞悉者，他岂能决心把一个溺爱的，忘我的心脏给与一位爱我主义者，怀疑者，被分析辩证的毒素所贯穿了的人的么？不会的，莎士比亚断不会陷入到这样的矛盾里去；细心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哈孟雷特是一个肉欲的，闲居屋漏的时候并且是淫逸的人（廷臣罗岑克兰慈（Rosenkranz）当听到哈孟雷特在自己的面前说出他的嫌恶女人的话来的时候，——并不用什么言语——只佯作微笑，并不是无因），细心的读者也很容易看出哈孟雷特总之不是在爱而只在装作——并且连这装作都是等闲的——爱的样子。对此我们有一个莎士比亚自身所作的证据。

在第三幕的第一场里哈孟雷特对婀翡丽亚说："我从前也曾爱过你呵。"

婀翡丽亚　是，殿下，您使我相信有这回事。

哈　你还是不信我的好……我不爱你了。

哈孟雷特说出最后那一句话的时候，他是比他自己所想的更近实际了。他对那洁白的，几乎是神圣般纯洁的处女婀翡丽亚的感情，只是播弄的（诸君总记得他当表现戏剧一场中所说的话，所说的意义双关的讽示，当他请求睡上去……睡到她的膝上的时候），或空弄辞句的（诸君请注意当他跳入婀翡丽亚坟里去的时候和来亚底斯所说的一场话，这一场话倘若遇到暴慢汉或武人的时候，正该给他一发手枪的，他说："我爱了婀翡丽亚；那怕四万个兄弟，各拿出他们满腔的爱，也抵不得我一个人的多……你若说什么高山低山的时候，那么让他们把亿万亩的泥土照我们身上

抛下来，要抛到我们这块地面”等等），他对婀翡丽亚的全部关系不过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事情，而在他的“啊，Nymphe呀，请把我的种种罪恶都收到你的祈祷里去！”的叫声里，我们也不过看到他自己的，病的，不能爱的弱点的自觉，不过看到这无能的弱点遵照了迷信不得不在“神圣的纯洁”之前低头而已。

对于哈孟雷特型的人物的这黑暗面的观察，已经是很够了罢，我们且不再说下去，总之那一面的事情，因为与我们的有近似之处，并且由我们看起来是比他一面的事情容易明了，所以尤觉得使我们不安。现在我们想将在他的身上所有的合理之处，亦即是有永久性之处来评价一下。他是否定原理（Das Element der Nagation）的具体化者，这一种原理已经有一位另外的大诗人把它表现在每非斯德（Mephisto）的身上了——他的表现的方法是把他完全从纯粹的人性（Rein-Menschlichen）割离的。哈孟雷特就是这每非斯德，但是是被包入在活的人性的周围里的每非斯德。所以他的否定并不是恶——这否定并且对恶也在攻击的。哈孟雷特的“否定”对善是在怀疑的，但对恶却不怀疑而在与它恶斗苦战。他的“否定”的对善的怀疑就是对善的真实和正大在怀疑，对这被疑的善的反抗，并不是对善的反抗，是对伪善的反抗，因为在它的假面背后有他的死敌恶与虚伪躲藏在那里的原因。哈孟雷特并不作恶魔状的狞笑，如每非斯德的那种毫没有同情的狞笑；就是在他的苦笑里也已有一种忧郁藏着了，这忧郁是他的苦闷的表现，因此他也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恕宥和同情。哈孟雷特的怀疑主义并不是漠视一切的无差别主义，他的意义和他的价值就在这一个地方。在哈孟雷特，善和恶，真和伪，美和丑并非偶然的，漠然的，混混然的溶合在一道的东西。哈孟雷特虽不相信真

理会实际上实现出来；但他的怀疑主义却在表示对伪的绝对不妥协的抵抗，所以他倒变成了一个为他所不能相信的真理的最有力的斗将。在"否定"的里头同在"火"的里头一样，是有一种破坏的力量存在的——假如这一种力量所应破坏的和所应维持的东西，是不可分离而各各相互混合连结在一气的时候，那么教人如何能够将这力量保持在适当的范围以内，又如何能够晓得这力量的底止之处呢？已经常被指示过的人生悲剧面的存在之处也就在这里：实行须靠意志之力，实行又须用我们的思想。而思想与意志却是两不相谋的东西，经日愈久两者的暌隔也愈来得远。

"And thus the native hue of resolution

Is sicklied o'er by the pale cast of thought"……

（象这样地决心的本色

为思想的灰白所病化。）

如此的莎士比亚借了哈孟雷特的嘴在和我们说……于是我们一边就有些老在思想的，自觉的，常是包含广大的，可是也常是无用的，被注定是不前进的哈孟雷特们在我们的面前；一边又有些半狂的堂吉诃德们在那里，他们因为只看见和认识一个目标，并且甚而至于连这一个目标都不是如他们之所见的在实体上存在着的，但正因为他们所看见和认识的只是一个目标，所以他们是对人类在造福，是在促助人类的进步的；在这里当然又有问题发生：我们若要有信仰真理存在之心，必须是一个疯子才对么？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的"悟性"，为这缘故要使它失去它的全力才对么？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一个浮面的判断，怕也要引我们走得太远。

我们只想局限住说：在我们所刚提起的这分裂论，这二元论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生全部生活的根本法则。人的全部生活是不外乎继续不断地忽分忽合的两个原则的永久的冲突和永久的调解。假使诸君不怕我用了哲学上的流行语来伤害你们，那么我想说：哈孟雷特们所表现的是宇宙的求心力(Zentripetalkraft)，因此结果所以全部活的物事都在想自己是宇宙的中心，而一切旁的都是为自己而存在的东西。（所以咬在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王额上的一个蚊子，它总觉得和在吸取与它相当的养料时一样，它是完全有吸取亚力山大的血来作养料的权利的；哈孟雷特也是这样，虽则他也常在轻笑自己——这可不是一只蚊子所做得到，因为它还没有进化到这地步——我再说一遍，哈孟雷特也是这样，他也在想万物只是与他个人有关的。）没有这一种求心力（为我主义的力），大自然是不会成立的，正如没有其他的一种远心力（Zentrifugalkraft），大自然也不会成立一样，照这远心力的法则，则各种"存在"都是为"他"而存在的。（表现这一种力量，这一种牺牲和归依的——如前面所说过的一样，从滑稽的一方面看来，譬如一个苍蝇也不愿意使它受痛之类——原则的代表人物是堂吉诃德的那一种典型。）这两种力量——静止和活动，守旧和进步，就是凡存在在世上的万物的根本力量。植物的生长，强大民族的发展的原因，都可以用这两种力量来解答的。

我们现在想把这些或者是不应该在这里拿出来的观察抛下，再讲到比较重要些的观察上面去。

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哈孟雷特》是最为我们所晓得的一点，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一出悲剧，是确实常可以使戏院满座的叫座名剧之一。在我们的观众的现在的状态之下，当我们正在努力于

自己认识与深思默考的时候，于我们正在怀疑自己和自己的青年力的当儿，对于这一种人物的现象是很能够了解的。关于充满在这一个恐怕是新时代的最可注意的产物中的各种美丽之点，我们暂且不提，就是单就有许多地方和哈孟雷特相似，经诗人的创造力的自由飞跃而显著出来，造成一个人物使永为后世研究的对象的这一种天禀奇才（Das Genie）而言，我们已经是赞不胜赞了。作成这一个人物的头脑（Geist）是一个北方住民的头脑，是一个深思默考分析辩证的头脑——是一个沉郁的，没有调和和光明的色彩的阴暗的头脑；但是是一个深刻的，强有力的，多方面的，独立的，有指导精神的头脑。哈孟雷特的作者是从灵魂深处将哈孟雷特产生出来的，所以作者无论在诗的空想的世界里或在实际的国民生活的世界里，站的地位都比他所生的孩子高一段，也正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能够完全了解他的孩子。

在堂吉诃德上所显出来的精神（Geist）却是南国的精神——是一个轻快，明朗的精神，质朴而多感，不突入于人生的深处，对于人生的各种现象并不把握得很牢，但将它们同镜子似的反映出来的是堂吉诃德的创造者的头脑，我们真不能自禁的想在莎士比亚和塞尔范底斯之间作一个平行的对比。我只想局限住说出几点，把关于两者的同异之点来说一说。莎士比亚和塞尔范底斯——或者有人要想：在这两人之间如何能有比较呢？莎士比亚——这一个伟大的巨人，这一个半神的天才（Dieser Halbgott）……是的！我并不视塞尔范底斯作一个渺小的侏儒来和这一位《里亚王》King Lear 的作者的巨人对比，我只把他们完全当作两个人来看。只教是一个人，就是在半神的伟人之前，也有主张他自己的地位的权利。当然以莎士比亚的想象的丰富和有力，以他

的伟大的诗的光华，以他的全部精神的广大与深刻，可以把塞尔范底斯——也不止塞尔范底斯一个人——压倒得暗淡无光；但是你们在塞尔范底斯的小说里却也看不出矫揉造作的诙谐，不自然的譬喻，和平庸无味的才智来；在那里你们也看不出割了的首级，挖出的眼睛来：这些血腥气的行为：这些中世纪的蛮性杀伐所遗留下来的钢样的无感觉的残酷，在北方人的顽固的性格里却是不容易同南方人那么很快的消失的。可是塞尔范底斯和莎士比亚一样；也是巴托洛玛虐杀之夜（Bartholomaeusnacht）的同时代者，并且在他们之后的很久很久，异教者仍是在受火刑流冤血的哩——说到流血，这事情要那一天才能完全终息呀？中世时代的世象以泊罗范斯的诗（Provancalische Poesie）的光耀和象童话似的那小说的优美表现在《堂吉诃德》之上，在那本书里塞尔范底斯曾放过他的会心的欢笑，并且同样的他还有一个最后的贡献，就是他的《配雪伐儿和齐给斯蒙大》。（注）莎士比亚随便从那里都可以得到他的人物——从天上，从地上——随便什么对他都是有用的，随便什么都不能逃过他的透见一切的洞察。他用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将这些抓括起来，和对着自己的饵食扑击的鹰鹫的力量一样。反之塞尔范底斯则只对读者很慈和的引来几个本来是不多的人物和父亲引他的孩子们似的；他只将他近旁的东西取来作材料；可是这些近旁的东西——在他是知道得很仔细的。各种人生事理在那个英国诗人的天才之前，似乎都是被他所征服了的；而塞尔范底斯——却只从他的灵魂里，他的那个透明，柔和，富

（注） 这部武士小说《Percival und Sigismunda》在《Don Quichotte》的第一部之后出来的，是周知的事实。

有人生的经验而又不被这些经验所悲惨化的灵魂里造出他的华富的作品来。塞尔范底斯所受的七年困苦的监禁，正如他自己之所说，并不是徒然无补的事情，他在那里却学习了"忍耐"这一种科学。他所利用的范围，比莎士比亚的来得狭小；但是在这小范围里如在各个活的个人的身上一样，一切人生事理都反照在那里。塞尔范底斯没有如电光般的文字在照耀；没有被征服一切的灵感的威力所震荡；他的诗并不象莎士比亚的诗，有时候会象阴郁的大海；他的诗象一条在五花八门的两岸中间静静地流去的深沉的河流，渐渐儿的被它所载去，各面为它的透明的河波所映着，读者会感到一种真的叙事诗的闲静平和的喜悦和它同流下去。我们的空想老充满了喜悦爱把这两位同一世纪的，在同一日，一六一六年的四月廿六，去世的诗人的形容回忆出来。塞尔范底斯似乎没有知道莎士比亚，但这一位大悲剧作家在他的晚年斯屈拉福特（Stratford）的静寂的居宅里却曾把那部有名的小说读过的，这小说在那时候已有英译本了，莎士比亚的回到斯屈拉福特去是在他辞世的三年之前……一位有思想的画家的可尊敬的画笔，曾画过一张莎士比亚手拿着一本《堂吉诃德》在读的画。有荣幸的是那些产生这样的人物的国家，有荣幸的是这样的对同时代子孙的大师在那里保有过生命的国家！一个大伟人头上所戴的千古不朽的月桂荣冠，在这伟人所属的民族头上也戴在那里的。

在我这一篇实在是去完全很远的研究终结之前，请再恕我加上几点说明。

有一位英国的贵爵（在这一方面是一位很通达的批评家贵爵）曾在我面前称堂吉诃德是一个真正的绅士的模范。在实际上，若行为举止的质朴和沉着是一个可尊敬的绅士的特质的时候，那堂

吉诃德真有当得起这一个名称的全权。他是一位真正的 Hidalgo（西班牙文是贵绅的意思），就是当公爵的那些淘气的侍女们将他的全面部用肥皂的泡沫涂满的时候，他也仍旧是一位 Hidalgo。他的行为举止的质朴是从他的没有那一种——我不愿用 Eigenliebe 这一个字，我想叫它作 Eigenduenkel——自负的特性上来的，堂吉诃德并不是专为自己的事情而劳心的人，而在他尊重自己同样也在尊重他人的时候，他断不会有装出一种虚张声势的神气来的意思的。哈孟雷特则无论他外表的装饰样子是如何的优雅，我却总以为他是有一种——请你们恕我用一句法国话——有"Ayant des airs d'un parvenu"（暴发户的神气）。他是并不沉着的，有的时候简直是粗忽的，但他却在装作认真热心的样子而其实不过成了一种暗嘲的样子罢了。堪与此相抵的他却有一种特异的词锋尖利的力量，这一种力量是每个沉思默考专为自己的事情劳心的性格里所特有的东西，所以与堂吉诃德是不相当的。哈孟雷特的分析的精细和深刻，他的多方面的智识（我们不要忘了他曾在费登白耳克（Wittenberg）大学读过书的这一件事情）等，在他身上造出了一种差不多没有误谬的趣味性来。他是一位卓异的批评家；他对那些优伶所作的忠告是意外的正确，意外的智巧的。哈孟雷特的审美的情操，大约是有堂吉诃德的义务感情那么强烈。

堂吉诃德对于已成的秩序，对于宗教，对王公贵人是有深重的尊敬的，可是同时他也很自由而不为这些所束缚，对于他人的自由，他当然也同样的承认的。哈孟雷特讥骂王侯，讥骂廷臣，而在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度量很小的压制者。

堂吉诃德是几几乎不识字不会读书的，而哈孟雷特一定是在

那里记日记的。以堂吉诃德那么的无智无识，他对政治行政还有些明确的见解；哈孟雷特对于这些问题却既没有过问的工夫，也不感到过问的必要了。

塞尔范底斯使堂吉诃德受的打击太多，因此就有许多对这些打击下批评的。我也已经在前头说过，到了小说的第二部里，这一位可怜的骑士就差不多不受打击了；不过我也不得不加上一句，就是假如在《堂吉诃德》里，没有这些打击的说话，那现在那些用了全部热心在读这书中的冒险谈的小孩子们，恐怕要觉得乏味而不会起现在那么的共鸣了。那时候恐怕就是对我们长成的大人也要失掉堂吉诃德的正确的意味；他的性格里将有一种冷淡的，骄傲的地方显出来——这些岂不是和他的性格相反的东西么？我刚才说过的，他在第二部里已不再受这些打击了；但当他被一位学士（Baccalanreus）假扮的"明月骑士"（Ritter des hellen Mondes）所打倒，陷在致命的惨败之中，不得不放弃骑士精神（Rittertum）的时候，实在也就在他将死之前——他的结局终于是为一群猪畜所蹂躏的。我曾有机会听到过人家的因此结局而对塞尔范底斯所作的非难；就是说他在这里又在用他的前头老用的，无味的开玩笑了。不过在这里塞尔范底斯所受的也是天才本能的指使；就是在这一场丑恶的冒险谈里，也有一种深奥的意义（思想）藏着的。为猪足所蹂躏践踏，在堂吉诃德们的生涯里是常见的事情，并且平常总在他们的毕命之前，这是他们对于粗暴无礼的灾殃，对于冷淡无耻的不理解所供的一个最后的牺牲……这是伪善者法利赛人所打的耳光……现在——他们可以死了。他们是为烧炼纯洁之全火所贯穿了的人们，他们已经得到永生了，求生也已经在他们面前开了接受他们之门了。

哈孟雷特有时候是很狡猾而残酷的。你们总记得他所摆布的两个由国王差遣到英国去的廷臣的没落的罢，你们更想想他对于由他所谋杀的波乐纽斯死时所讲的话看。总之，如我们所已经说过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慢慢消失下去的中世纪的返影来。一方面我们在光明正大的堂吉诃德身上也承认有那种半自觉的，半天真的诈计，和自己欺瞒自己的倾向——这一种倾向差不多是热情家的想象力里所常有特有的东西。他在蒙德齐诺巢窟里（In der Hoehle Montesinos）所见的事物之谈，分明是他所想出来的言语就是想欺头脑简单的山巧班沙也是欺不倒的。

哈孟雷特遇到一点儿的失败就要沮丧元气而悲叹；反之堂吉诃德就是为桡走船的奴隶所毒打，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对于他的功业的最后胜利还是并不怀丝毫的疑念。我们听见说，富利爱儿（Fourrier）也是这样的，他一天一天的等了好几年，等一位他在新闻广告上所请愿的英国人来和他相会，可以给他一百万法郎而使他去试验他的新社会计画的结果——这一个英国人后来当然是没有出现。这自然是很可笑的；不过偶然间我却想起了底下的一件事情：古人称他们的神明是有嫉妒之心的，所以在危急的时候，以为有向神明们献自由牺牲来缓和他们的感情的必要（诸君请想想朴利克拉德斯（Polykrates）的抛到海里去的戒指宝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的相信呢？就是任大事创新业的人的性格和行事中间混入一部分滑稽可笑的分子是必要的，——总算是对于嫉妒之神的缓和感情的牺牲。总之，没有这些畸人，没有这些探险家，人类是不会进步的——而哈孟雷特们也将无所用他们的思考了。

是的，我再说一遍：堂吉诃德是寻有所得，而哈孟雷特们只

在栖皇忙碌。那么，——有人会问——哈孟雷特们如何能够去忙碌做事呢，他们岂不在对万物怀疑，对什么也不能感到信念么？对这问题的答案是如此，幸亏自然的摄理来得巧妙，世上既没有完全象哈孟雷特那样的人物，也没有完全象堂吉诃德那样的人物存在的。这不过是两种倾向的极端的代表——这犹之乎是测量上用的标杆，被两位诗人朝不同的方向所植的两枝标杆而已。人生是在努力向这些目标勉进，不过都没有达到。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就是和一位哈孟雷特将分析辩证的根本原则的实现做成了悲剧一样，堂吉诃德也将热情的根本原则做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结果；但是在实生活上，我们是不大会遇到完全的滑稽可笑或完全的悲剧的。

哈孟雷特因何勒淑对他的忠诚在我们的眼里倒赢得了许多好感。这是一个完美的人物，我们的这一个时代，总算荣幸之至，在现在的时代象这样的人物很多。我们在何勒淑身上看出了一个信徒，一个从这字的善意解释的"弟子"的典型来。他有的是克己的，正直的性格，热烈的心肠，和狭小的灵性，——可是他并不同一般灵性狭小的人一样，是很知道自家的缺点而很谦逊的。他在渴慕着教训，他只希望有人来引导他而对聪明的哈孟雷特是十分尊敬的，他并不希望着对方的爱而对哈孟雷特却以他全部正直的心在归依信仰。他的归依服从哈孟雷特，并不象我们的服从一位王子，却象服从一位首领，象哈孟雷特一流人最重要的贡献，就在这里，就是他们造成启发了许多象何勒淑一类的人，他们向这些人传下了思想的种子，这种子在这些人的心里成熟，将来将可以散布到全世界上去的。哈孟雷特对何勒淑的功绩所发的赞词，对他自身也是有荣幸的。在这些言辞里他表现了他固有的对人类

的高远的意义的一般见解，那一种高尚的努力并不是因怀疑主义而可以弱化的。——“你听着!”哈孟雷特在第三幕第二场里对何勒淑说：

> “自从我的可贵的灵魂做了她的选择的主妇，能够鉴别人性以来，她就选定了你了：因为你是一个吃尽了千辛万苦，却同什么事也没有似的人；是一个受着运命的打击也好，报酬也好，都是一样感谢的人；这样的人，血气和判断力混合得这样好，不致做运命手里的笛子，随她吹出什么调子来，真是再幸福也没有的。把那种不为热情的奴隶的人给我，我要把他佩在我的心髓中间，不，要把他佩在我的心脏的心脏中间，象我之于你一样。”

正直的怀疑者对克己者常是尊敬的。因为旧世界是在崩坏中的时候——在每个和这一样的别的时代中也是如此的——比较得好一点的人们就视克己主义（Stoicismus）的救助为唯一的避难之所，只有在那里，人类的品位还能够保住。怀疑者们，他们假使没有自杀的力量的时候——“到那个国里去，从那里是从没有一个行旅者回来过的”——这都变成了享乐主义者(Epikurer)了。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也实在是很可哀的而在我们却是很常见的现象。

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的结果，都是很动人的。但是当死的时候的两人的样子，又何其不同以至如此！哈孟雷特的最后的几句话实在是美丽得很。他变得心气和平，和一切都妥洽了，他教何勒淑活着，且举起他的将绝的声气为那个继承王位的洁白的年青的福廷普拉斯（Fortinbras）的利益而吩咐…… 但是哈孟雷特的视线却是向着前面往前进的……“其余都是沉默，”这一位将死的怀疑者说——于是他就永久的沉默了。堂吉诃德之死，更可以

在我们的灵魂里唤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动来。在这一瞬间，这一个人的高远重大的意义，谁都感觉得到。当他的从前的执器卫士为安慰他而对他说，他们就要出发再去继续他们的合乎骑士的冒险去的时候，这一位将死者却回答说："否，否，一切是永远的完休了。我要请求大家的饶恕：我已经不是堂吉诃德了，我仍旧是好人亚龙所（Alonzo），如人家曾经称呼我过的一样，仍旧是'Alonzo el Bueno'了。"

这一句话实在是可惊叹的很：这一个旁人一时称他过的浑名的陈述——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读者谁能够不被他所震动？是的！只这一句话在死的面前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万物都要过去的，万物都要消灭的：最高的地位，最广大的天才——万事万物都不免要化作灰尘……

凡在地上的伟者大者，

都要象轻烟似的消褪……

但是懿行善事——它们却不会同轻烟似的消褪的；它们比最华丽炫耀的美还要持续得长久；"万事万物都要过去——主的使徒说——只有'爱'可以不朽。"

在这几句话之后我是没有什么更可以加上去说的了。假如我刚才在诸君面前所讲的，人性里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倾向是已经明白告诉了诸君，而诸君之中，或者也有和我同意的人能因此而唤起了注意——假如我把我的责任虽则是不十分完全，但也几几乎可以算塞了责并且对诸君的亲爱的注意也没有促生厌倦的说话，那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了。

本稿系屠格涅夫于一八六〇年一月十日为援助贫文士和学者协会而作的公开讲演。译文原载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

幸福的摆

〔德〕罗道勒夫·林道作

一

多年的不见，海耳曼·法勃里修斯，几乎把他们老友亨利·华伦忘记了。但是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两人却是最要好也没有，曾经几次的设誓同盟，愿结为永久的朋友的哩。这是正当那一个时期里的事情，在这时期里青年是确信着“永久的友谊”的可能，而各自以为将来总有一番大业可成，或各自以为有一种天禀的奇才的，曾几何时，这一个时期也已成了过去，仿佛已经是去我们很远的样子。——现代的青年却聪明得多了。——可是当法勃里修斯和华伦的学生时代，两人都还幼稚得很，不但只在置酒高会的中间，两人欢饮着愿结为兄弟的誓酒，就是后来，在清醒的时候，也确信着他们将一生的如兄如弟，欢联过去，无论如何，总不会分离远隔的。

但是这一种无邪的狂热也只持续了不多时，等他们一长到成人，生活的铁手就将他们抓住，一个到东，一个到西，两人就被

抛作了劳燕的分飞。——别离之后，几个月中间，他们原也曾常通详信，后来且也曾见过一次面的。可是两人终于暌隔了，信也渐渐儿的少了下去短了下去——终而至于间问不通。对于一个朋友，虽感着满腔的热爱，但终日营营，竟没有工夫写十几行信的事情是常有的，一边对于能给人谋一点好事情的路人，我们却可以天天留下许多时候来招呼他。我们的出此，也是万不得已，于我们为人对友的诚挚正直，是毫没有关系的。——当这篇故事开场的时候，法勃里修斯已经记不清两人之间，究竟是那一个写最后的一封信的，已经记不清，将从前的这样热心的通信切断者究竟是那一个了；总之，两人间的书信已经断绝了许久，一年年的过去，从前是在面前活跃着的旧友的面貌，也一年年的消弱了下去，模糊了下去，到最后几乎是完全忘记了的样子。——有几次，住在一个有大学校的都市里，在那里当教授，当著作家，曾博得了些相当的声誉的法勃里修斯，常常遇到一位学生，这学生分明是住在他的左近的。他头上有褐色的，卷曲的头发，脸上有一双喜乐勇敢，向世间直视的澄蓝的眼睛，年青的嘴角更浮有一种和蔼可亲的微笑；一张白脸，不狡不伪，是真与信实的象征，使你可以信他，他也可以信你，在他眼睛里映射着的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可以使你快乐的神情。法勃里修斯每遇到这一位青年，他总自然而然的会对自己说："十五年前，亨利的神气，也正是这一个样儿"——于是在几分钟间，他总要追思往昔，渴想和旧友华伦再谋一次见面的机缘。于这样的遇见着这青年之后，他也曾几次的发意，想对这一位行踪消失的友人的情状，去打听个明白；——可是屡次三番，这终不过是一个想头罢了。等回到了家中，他就有在桌上堆着的不得不阅读批评的新著，来催促原稿的出版所的书

函和要决定去否的招宴的请柬等看到——总之，日常的琐事，要马上裁决的事情，实在太多，在他能有工夫再想到华伦身上去之先，总已经是时间变得很迟，身心也已经在倦极的时候了。——在大多数人的生活里，时间总是这样的安排着，总只够做做必要的事情——或者以为是必要的事情——而已。

有一天午后，法勃里修斯和平时一样，到五点钟左右，走回家去的时候，听差的交给了他一封有美国邮印的来信。在未开封之前，他很注意地用了脑筋察看了一番。——封面上写地址的那种粗大不驯的字体，是很熟的，可是一时他却想不起来，这究竟是谁人的笔迹。但忽然他脸上露出喜悦的形容来了："这是亨利的来信！"他叫着说。信内只写着短短的几行文字：

"亲爱的海耳曼！

我们两人中间，至少是有一个人成名了，这是何等荣幸的事情。在一本书上，看见著者的名氏是你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封信去给那位替你出版的人，多谢他的好意，他立刻就写了封回信给我，因此我晓得了你的住址，现在能够告诉你了，我将于九月底边回到故国的汉堡市来。请你写一封信到那里的邮局里存着给我，告诉我愿不愿我来和你聚晤几天，我于去故乡的途中，要从你现在住的那地方经过的，你若愿意和我相见的时候，那我就可以下车来看你，在我是最喜欢也没有的事情。

你的老友　亨利·华伦敬上"

信后有一句附言——"这是现在的我"——法勃里修斯将一个附封的封袋打开来看，里头是一张照相。他拿了照相走近窗前，充满着沉痛的忧思，对此呆看了多时。照相上分明印着一位老人的面貌：虽则是很多很长，但已经是灰白的头发；一个阴郁的前

额，深深凹进，有一种阴惨不安的目光凝视着的两眼；紧闭住的，有两条深纹锁着的那嘴角儿上，显然呈露着一种悲痛的形容。

"可怜的华伦！——他就变了这一个样子了么！——他比我还小一岁，还没有满三十六岁哩。"

法勃里修斯走到了镜子的前头，看了半天自己的相貌。当然，这面貌没有象他手里的照相上的面貌那么憔悴，虽然这也已经不是一个少年的相儿了，这也决不是一个无忧无虑，乐天玩世的相儿：他的目光并不觉得阴惨迟钝，但也已经是衰弱倦怠了，嘴角儿上，和华伦的照相一样，也呈露着两条沉重的深纹。

"啊啊，两个人都已经老了，"法勃里修斯叹了一口气说，"我却有好久不曾想到这件事情上去过。"——于是他就坐了下来写信给他的朋友，告诉他说，自己因为两人不久可以相见，对这事情的喜悦正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

第二天在街上，他却又遇见了那个常常使他想起华伦，有褐色的头发，和正直的喜笑的眼睛的青年。

"二十年后这一位青年大约也要变得和现在的我的那位老友一样的，"法勃里修斯自己对自己说，——"我们的生活，知道这顽意儿，能将活泼的眼睛弄成忧郁的，微笑的口嘴弄成皱纹很多的。——象我那么总算也还不坏，……虽然也说不上什么特别的好。自己总算平平的过去了半生；时常在这里感到一点满足，在那里又感到一点苦闷与忧心。我的青春就这样的消逝了，也不曾成就些特异的大业，也不曾遭遇到些什么。"

十月二日，法勃里修斯接到了一个从汉堡来的电报，在这电报里华伦通告他说，他将于翌日午后的八点左右，到L……市来。

到了时候，法勃里修斯为欢迎老友的到来，亲自去到火车站的前头。他看见他慢慢的，不能行动似的走下了车来，于走近他身边去之先，他又很仔细地审视了他一回，看究竟有没有认错。——他的这种衰老的样子，比照相上的更衰得多老得多了。穿的是一套灰色的行旅的衣服，在他的瘦而且长的身上，这套衣服飘飘然的松挂在那里。一顶阔边的帽子，这顶毡帽把他的额角和眼睛遮隐了。他向周围寻视了一回，似在寻找法勃里修斯的样子，然后慢慢的拖了疲倦的双脚走近了出口之处。法勃里修斯迎上去接他；华伦看见了他，一眼就认识了。一脸光明的，带有青年味的微笑在他的憔悴的脸上闪烁过了，很欢喜地，深深被感动地，他对他伸出了手来。

一个钟头之后，他俩坐在法勃里修斯的潇洒的屋里，在用俭约的晚饭了。华伦吃得很少。不过法勃里修斯却起初很惊异地，后来又不安地看出了一件事情来，就是这一位往年他当他作有节制的模范看的朋友，喝酒却过分的在喝。酒对他似乎是消失了醉人的效力的样子。他的苍白的脸上一点儿也不红起来，他的目光仍旧是冷冷的，在凝视似的，他的说话仍旧是很沉静，很缓慢，并不沉重起来。

侍食的使女，将杯盘收拾了去，把咖啡摆上桌子之后，走出房外去了。法勃里修斯安置了两张椅子，对他的朋友说：

"噢——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你且点上枝雪茄抽口烟罢，在这张椅子上宽坐宽坐，将你在我们不会面的几年中间的事情讲给我听听。"

华伦推开了烟匣。

"你若不反对的说话，"他说，"那我想将我的烟斗拿出来吸一

筒淡巴菰。已经是习惯了，我觉得淡巴菰比最上的雪茄味儿还要好些。”

说完他就从一只破旧的箱盒里抽了一枝熏黑的，短短的木制烟斗出来。在这烟斗里他很有规则地将一种苍黑油润的淡巴菰装了进去。细心地点上了火，很响的拍拍吸了几口，吹出了几个大烟圈在面前的空气里后，他很明显地觉得满足似的说：

“一间很清静的房间——一位老友——食后的一袋烟——并且又不必愁明日的生涯！啊，真好，真好！”

法勃里修斯从旁边打量了一回他这朋友，觉得有点奇怪起来了。这一位瘦而且长，头发灰白，眼睛暗淡无光，老在凝视似的人，这一位身体略向前屈，搁起腿儿，坐在自己的边上吸烟的人，那里有一点象自己的少年朋友亨利·华伦？他是完全变了别一个自己所不认识的人了？法勃里修斯有点觉得奇怪，害怕起来了。——同时在他的心里又引起了一种深切的同情。使他变得这样，——把他的形状都换过了的他的身世，一定是如何的残酷，如何的悲惨呢。

“喂，”法勃里修斯把因使女的时时来往而打断的话头重新接起地说，“你且说说看！——我们不会面的几年中间的事情。——或者你想先听我的自述么？”他很想将谈话弄得活泼一点，轻快一点，而在努力；但是他觉得，这努力终于不能够成功。

华伦尽在热心吸烟，不回答他。在这静默的中间法勃里修斯感觉起苦痛来了。他对于这一位他招待到自己屋里来的，很熟的，同时又觉得是别一个自己所不认识的客人，忽而感到了一种恐怖。最后他就鼓着勇气又说了一遍：

“喂，究竟你愿不愿意讲给我听，或者还是让我来先说罢？”

华伦轻轻地一笑。“我正在这儿想，”他说，“怎么回答你。——事实上，我却并没有什么可以讲给你听的。真奇怪得很，我自家想想看——这是我这一忽儿的默想的原因——我觉得在我的全生涯里并没有什么使我怀抱过苦闷。——你说我是多么蠢笨的一个傻子啊！说到这一个‘并没有什么’——就是我的生涯——的享受，仿佛又是很不容易而且正因其如此仿佛又是十分有趣似的。总之我并不曾吃到十分的大苦。原是，我在无论什么地方也决不曾有过什么的成功；可是我却也知道，在这一点我比成千成万的旁人也并不一定是更坏。烧烤好的鸽子当然没有飞到我的嘴里来，我也不曾得着过大白鸽票的头彩，我历来就辛辛苦苦只以勤劳去糊了半生的口，我也曾如一般人之所说，有过一次‘不幸的恋爱。’——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早已安之若素了。这些事情现在早已不能够苦我。我这一忽儿觉得不平的，只是我的整个的生涯竟这样的没有欢乐，没有愉快地白白消失了去的一点。”

华伦停了一停，然后又慢慢的沉静的继续着说：

“没有几年前头，我还老在想着，事情或者会变一变过，或者会变得更好一点。我还正年青哩。时运可实在不好。那时候我在纽约州的一个学堂里当薄俸的教员。在那里我将我能教的东西都担任了；凡我所知道的及因为要教所以同时不得不学的东西：如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数学、物理之类，并且在我的所谓闲空的时间里还有音乐。一天到晚，我简直没有一刻休息的工夫。一群闹得很厉害的，淘气的小孩子们包围着我，他们的唯一注意的工作，就是当我在教他们的时间中间，指摘我的对他们所说的英语的错误。——到了晚上我就变得同死也似的疲倦。——

可是我在睡着之前，总有三四十分钟要开着眼睛作许多豪奢的梦。于是我就看见我自家处在一个幸福的，特异的境遇里：我得着了大白鸽票的头彩，烧烤好的鸽子突然会从空中的各方面飞到我的身边来。我变得很富有，很有名，很有势力……真是！……我使全世界，或者说爱伦·琪儿玛罢，因为她就是我的世界，惊异。——喂，海耳曼，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做过这些可笑的笨事情过？你有没有开了眼睛梦见过你自家已经成了内阁首相，百万富者，现代世上最大文学作品的著作人，得胜的元帅，议会里的政党首领或其他与此相类的人物？我是通通经验过了……当然是在梦里。——嗳，item，那真是最华美也没有的时代！

"我刚才说过的爱伦·琪儿玛她是全校中最不喜欢读书的，一个我的学生的姊姊。可是这一个顽皮孩子的父亲，还在硬的主张要他儿子学得些学问。于是在校里有大耐性之誉的我，就被选作对此事负责的人，当然报酬是很优的。因这一个机缘，我就被介绍到琪儿玛家屋里去了，又因为我偶然流露了些音乐的技能——你总大约还能记忆罢，除了专门家之外，在平常的音乐爱好者中间，不是我弹钢琴弹得很好的么？——因此我就为教弗兰息斯以语学，教爱伦以音乐的原因，日日在琪儿玛家里进出了。

"老友，先请你把这环境想象一下，然后再请你笑我的痴愚，和我自家已经千遍万遍的笑过自家一样：你瞧，对手方面呢，——就是琪儿玛家的一方面呢，——有千万的巨富和与此不相下的自负骄矜。一位很狡猾而伶俐的父亲，一个虚荣心很大而最喜夸饰的母亲，一个他们一家的希望所钟的顽皮淘气的儿子，一个如花美丽，很有教养，举止闲雅，而且是理性丰富的十九岁的女儿。——还有一方面呢，是二十九岁的博士亨利·华伦先生。——在

梦里呢，他是一个划时代的哲学著作的著者，或者北军的得胜将军，或者联邦共和国的大总统，虽然照美国的法例，大总统必须是在美国出生者方有资格，而亨利是在查儿河上的泰儿培出生的；——在实际上呢，他是一个七十块金洋一月的爱儿米拉高中的教员。——大约你总相信罢？我最初对于自家的这没有希望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身分的可笑，是知道的这一件事情，你总相信罢？——当然我是明了的。我在不做梦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读书读得很多，自知也很明白，决不会失进退之度的，我又不是疯了，那里会想我自家有和爱伦结婚的可能的呢？我很明白确实地知道，这事情的不可能，和我的不能够做美国联邦共和国的大总统一样。——可是呵，我还是在那里做梦，在那里痴想和这位百万豪富的女儿结婚，——话可又要说回来了，对我自己公平的判断起来，觉得我个人的这情热，并不是对一个什么人有什么妨害的。将此情热在我的脑中蓄养，在我是一种秘密的，无邪的享乐。关于这事情，我也决不想对人说出来，如关于我的梦想我自己做了朴督马克的总司令等一样。但是聪明的爱伦，对于我这缄默的，秘密的爱情，似乎有些看出来了。虽然她并没有片言只语，或一眼眼色流露出来表示她的晓得我对她的状态，可是我却毫无疑念的确信着她的看出了我的隐衷。她的这种谨严不露声色的态度，只有一件小小的偶然的事情，对它反叛破露了一次。

“有一天我看见她眼睛哭得很红肿。我当然不敢去问她，是什么苦得她如此。她当听讲的当中，也是十分错乱不注意的样子。我教完了正想走的时候，她却把眼毛低下，眼睛沉视着地面对我说：我，我恐怕这学课不得不休止些时候了。这在我是很怅恨的。我只，只祝望你的好，华伦先生。——说完她对我看也不看

一眼就很急速的走出房外去了。我如同听到了一个晴天的霹雳。这几句话，她讲话的那一种凄楚的音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到了第二天，弗兰息斯来传达他爸爸的客气话后，告诉我说，他也要得四天的休假，在这四天之内我可以不必到他家里去，因为他姊姊和一位纽约的富商霍华德先生订婚，屋里将要设盛大的宴会的缘故。——到此我所猜不透的哑谜方才被他说破，而我的到此时为止把我的生活甜蜜化的梦想也告终结了。

"根本的说起来，爱伦的结婚与否，和林肯去后约翰生的继他而被选为美国总统等事情一样，对我是并没有什么不幸之可言；她的出嫁，美国总统的更换等，以理性说起来，于我有什么丝毫的关系呢？可是，朋友，你却想不到这一件事情——我说的是这一次的婚约——对我是如何的一个大打击呀。我的全部的'一无所有'忽然显示在我的面前。我的空中楼阁都倒毁了下来。我终于看到了在实世间的我自己：一个学校的教师——既没有过去的功业著作可以夸示于人，在现在也没有一点人生的乐趣，对将来呢，更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

在讲话的中间，他的烟斗已经熄了。华伦很仔细地把烟斗里的残烬清了出来。于是他就从袋里拿出了一块用果汁制过的甜味板烟来，用小刀切下了正足装一筒用的烟丝之后，他就装进了烟斗，点上了火又重新很舒服的在吸了。在这样装点的中间，他并不说话，只轻轻的在齿间吹了几声口笛。法勃里修斯也同样的不作一声。停了一忽，很快很重的抽了几口之后，烟斗里啾的烧得很旺了，华伦又继续说：

"我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觉得非常的懊丧。并不是因为失掉了爱伦——因为一个从没有得到过什么，绝没有得到的权利的人，

是不会感到失掉的——却因为我自己的那一种幻象的消失。我吃尽了无数的自知之树的果实，尝尽了这些果实的无限的苦味。——我离开了爱儿米拉，到别处去寻我的幸福。我对于我自己的职业问题是很有把握的。并且从实地的经验上我也知道如何的能得到最高的薪俸。我在职业上从没有过失业的事情，渐渐的一处一处我在美国的六七州里飘泊着教书也得到了相当的成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曾在那些地方教过书：在萨克拉门多，在芝加哥，在圣路易，在新西奈底，在波士顿，纽约，……各道各处——各道各处。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只见到一样的淘气的，偷懒的学生和一样的希腊拉丁文里的规则和不规则动词。假如你想见到一个对学生及古典语文法完全厌倦了的人的时候，那你只教看我就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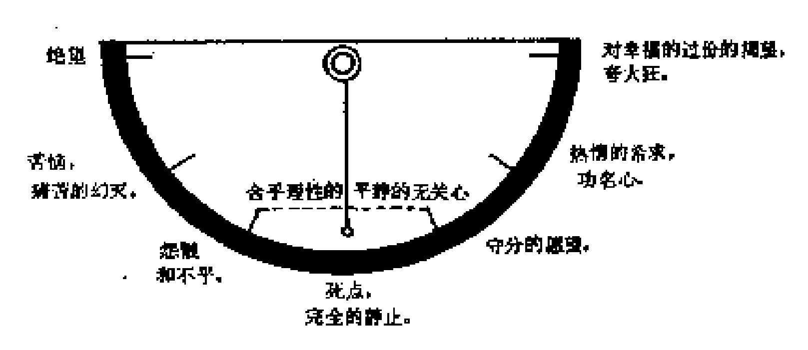
"在无聊闲空的时间里——虽则我做的事情很多，但我却总有这些闲空无聊的时间的——我就把我浑身的注意投入到了哲学问题的思考里去。我的抽烟抽得很多的习惯，就是在这些时间里养成的呀……"他忽而停住不说了，仿佛是在追思什么的样子，双眼呆呆的只在向空中凝视。然后用了他那只瘦骨棱棱的手向额上的头发掠了一掠开，又慢慢的茫然自失似的重复着说："嗳，抽烟抽得很多……我还得了些另外的习惯，"他又比较快一点的继续着说："但是这些和我所说的故事却无关系的。"

"将我的时间的大部分占去的，是一个我所发明的所谓'幸福的摆'的摆动原理。从这一个原理里我得到了安稳的觉悟，幸赖着此我一时方得安身立命，而今天你才得见到我这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我常常自慰着说，我的大大的不幸——假如许我将我的心境没有客气地这样命名的说话——是从我自己的过分的奢望，希望着过分的幸福，而来的。——假如一个人在梦里将自己抬得

这样高，变成了一个世界有名的人物，变成了爱伦·琪儿玛的男人，那醒来的时候于双脚得再踏实地之先，不得不深深的跌坠是应该的，这并不是一件奇事。假如我在我的希望里更安分谦抑一点，那这希望的实现当然要更容易，而最坏的幻灭，至少也更要减少一点苦味。——从这一个据最近的经验看来是明确的根本原理讲起来，我可以得到一个象底下那么的论理的结论，就是在人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内，想避去不幸的最上法门，是竭力的不要去希望幸福。这原是耶稣降生以前几世纪的先哲们所发见的真理，我也不想把这古代的思想据为己有而要求发明特许之权。可是将这真理表示出来的一个征象，至少我相信是我的发明。"

"请你给我一张纸和一枝铅笔，"他朝向坐在边上的法勃里修斯继续着说："我只须画它几笔就能够将这原理表示得非常简单明白。"

法勃里修斯不说一句话，将他朋友所要求的纸笔递给他。——华伦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向上开的半圆圈，在这半圆中间画了一个向下垂直的摆，这摆的下端，正与半圆的底点相触，在时钟的圆面上，这正是VI字的地方。向右手的边上，自下面画起，在时钟的V、IV、III等字地方，他各写了这几个字"守分的愿望"——"热情的希求，功名心"——"对幸福的过分的渴想，夸大狂。"——将纸又移回来，向摆的左手，自下而上，在时钟面的VII、VIII、IX等字的地方，他又写了"怨恨和不平"——"苦恼，痛苦的幻灭"——"绝望"的几个字。最后在摆的下面正是VI字的地方底下，他画上了一个圆圆的粗点。他一面很自在的微笑着，一面又在细心的用铅笔在这一点里画上阴影去。在这一个底点的下面，他写了这几个字："死点。完全的静止。"



他然后把头歪在一边，眉毛竪得高高，仿佛是要吹口笛似的把嘴尖起很注意的将这图看了半分钟。于是他又说："这罗盘针还没有完全在'死点'和右边的'守分的愿望'与左边的'怨恨和不平'之间，是属于一条美丽的'合乎理性的，平静的无关心'线的……但是这图，即使象现在的样子，已尽够阐明我的定理了。——你信从我的意见么？"

法勃里修斯只沉默着点了点头。一种深沉的哀思，已经笼罩上他的心身了。他又举起眼睛来凝视了一回他的这位少年时候的挚友，对这位挚友，他从前是曾经祝望他有一个伟大的将来的，就是现在，法勃里修斯也还只在祝望他的好的，而他却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偏执狂者了。

"你瞧，"华伦很沉静地继续着说，仿佛他是在向一群注意听讲的学生们讲科学讲义似地，"假如我现在轻轻地将这幸福的摆向右手举起，正举得触着'守分的愿望'之点地那么高，然后就撒手放下，那这摆当然只会走回向'怨恨和不平'之点，这一点它再也不会越过的。它将在这两点之间的'合乎理性的，平静的无关心'线上摆动些时，最多也不过摇动一生的时间，然后终将止于'死点'而变成'完全的静止。'——这实在是安慰我们，使我们心平气和的一个想头！"他静止了一忽儿，象在等法勃里修斯的反驳似的。可是法勃里修斯只呆呆地沉静着没有说话，所以他又继续说：

"你大约现在总已经了解了罢，我底下所想说的结论？假如我将这摆举起，举到'热情的希求'或'夸大狂'等点的时候，那它一定会摇回到'苦恼'或'绝望'上去的。这事情是明显得很的，是不是？"

"是的，明显得很的，"法勃里修斯只悄然地沉郁地回答了一声。

"是呵，"华伦热心地继续着说，"可惜我把它发见得太迟了。如我已经和你讲过的一样，我在梦里所想的事情，实在是非同小可。我想做共和国的大总统，打胜仗的元帅，世界有名的学者，爱伦的丈夫。——哼！——一个应该安分的人哪。——你说怎么样？——我和妄想狂者似的把那幸福的摆举得太高了，所以它突然的从我这双无力的手里滑落的时候，就飞打了过去，不得不摇半个大圈而回到'绝望'的地方去了。——那真是些艰险，苦痛的时间呵！——我希望你许没有这样的苦过，如那时候的我一样。——我真如同在一个恶梦里做着人的样子……真如同在一种最难过的恶醉里……"他的言语又同先前一样窒塞住了。忽而他又狂暴地高笑了起来……"呵呵！真如同在一种恶醉里！——我就拚命的喝起酒来了……"他的因狂笑的痉挛抽缩得阴险怕人的颜面到此又突然变得很认真而高雅，并且全身战栗着的说："一个人当有自觉地沉沦下去的时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沉默了好久。然后又重新把他的烟斗装满，移转身体向着法勃里修斯问说：

"关于我一生的事情，你已经听够了没有？或者你还想听听这一段故事的结局罢？"

法勃里修斯又悄然地回答他说："听你这样的讲，实在使我

伤心，但是请，请你说下去罢。或者说完了倒反好些。”

“是的，把我心里的郁积倾吐一次，或者是要好些……所以我就吃上了酒……这一种轻贱的自暴自弃的习惯，在美国是很容易染成的……有几处地方，我就为此而不得不抛去我的位置，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品行已经是不复可敬了。可是寻一个新的位置，是一点儿也不费力的。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经济上的穷迫，虽然我的生活也并不是过于富裕。我所要化的钱本来是不多。到此我衣饰也不讲究了，书也不再买了。——离开爱儿米拉的年半之后，有一天，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我忽而撞见了爱伦。她结婚之后，已经有十五个月了。这是我晓得的。她一见我就认识了，来招呼我，和我说话。那时候我真想往地底里钻下去，我晓得我的衣冠是褴褛得不堪，样子是很潦倒的。我心里相信，我的甘心自愿的堕落，她一定已在我的脸上看穿了。但是她并不说一句话，或者她是不愿意说。她伸出手来给我，并且用了她那种柔和的声气对我说：

“‘我真喜欢得很，我们终究又遇见了。我曾经问过父亲，问过弗兰息斯以你的事情；但他们都不晓得你在什么地方。我十分诚恳的请求你，请你在这一个冬天再来教我些音乐。你晓得我的住址罢——’她就把她的住址给我。

“我对她这些和蔼的话，只嗫嚅地作了几声惑乱的回答。她很情深地微笑着朝我看看，忽而又变得很诚挚地同情似的问我说：

“‘你莫非病了么？我觉得你仿佛是很憔悴的样子。’

“‘是，是的，’我回答说，心里很欢喜，因为我却找到了一个可以遮掩我的潦倒的外观的口实了。‘我是病了，现在还没有复原哩。’

“‘这，这真使我难过，’她轻轻地说。——法勃里修斯，请你

轻笑我！请你痛骂我这不可救度的愚人！可是我可以赌着咒告诉你，在她的眼睛里我的确看出了些超出乎平常一般的，虚文的同情以外的东西来。这一种为我愁虑，对我怜惜的柔情，在她的眼光里闪耀着。我觉得全身被一种不可言说的苦痛紧扎住了。啊啊，我究竟作了些什么孽，要受苦到这一步田地呢？痛饮，不安，失眠的夜晚等竟把我弄得成了一个毫无自持力的病弱者了。我踉跄倒退了一步，惑乱地注视着她。这中间大都会的繁殷的生息正和潮水似的在我们的周围汹涌着哩。

"'你马上来看我，你一定马上来看我，'这样很快的说着她就不由自主地走开去了。我看见她走进了一乘车子，她分明是从这车子里出来到公园来散步的。我注视着她，又看见她那张灰白的颜面伏出在车窗外头，当她临去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还在车窗外对我用了惊愕，凝视的眼光在呆看。

"我走回家来。我的回家的路线是要经过她的住处的。她住在一所宫殿似的大洋楼里。我闷坐在一间可怜的客舍的小房间里又做起梦来了：爱伦是爱我的，她是在叹美我崇拜我的，我还没有把她失掉哩。那个摆又高高指上疯狂的期待上去了。

"老友，你若能够的说话，那请你解释给我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很有理性，很沉静的人，——因为我在日常生活里总是很沉默，很有理性的：就是在离开他们以后的今日，而那些八年间我曾经寄住在他们中间，正直勤劳以教授拉丁希腊文而糊过口的各学校委员们的眼里，我也还是一个沉静而有理性的人，——请你解释给我听，这究竟是怎么的，就是象这样的一个沉静有理性的人，有时候虽明明自家知道，可是终于会完全变成一个疯子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的说明，也可以说是我的

辩解，我极愿意承认，这一种状态确是一种神经病的预兆，其后我就为这病所缠住，不得不在病床上卧睡了许多个礼拜。

“病渐回复的中间，我又变得很沉静而有理性，可是我的青春的生命也就此完结了。在两个月的时日之内我竟老了二十岁的年纪。我离开病房的时候，就变得衰老龙钟，象现在的样子了。我的过去，虽则是这样空虚而乏味的，却成了我的生涯的全部。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没有什么可以希望，没有什么可以渴想的了。已经是黄昏的世界了。熙扰和火热的白昼已经过去了。境地变得凉爽清平。那个摆只是懒懒的在一个短小的距离内，在那条‘合乎理性的，平静的无关心’线上摇动了……我却真想知道知道，那些在世上成就功名，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人，那些真的成了得胜的元帅，内阁的首相，和其他与此相类的伟大的人，心状究竟是怎么样的。不晓得他们在人生的晚境，究竟能否感到一种得意的满足而休止，不晓得他们是否也只感到一种奋斗的疲倦而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也只懒懒地退出那人生的旋涡。——难道无论那一个人，为幸福这一个刑罚所禁止，就不能下降到他的内部深处，去算清他的以消耗生命而换得的东西的么？”

华伦静默了好久，只沉浸在痛苦的沉思里。然后他又轻轻地继续着说：——

“我对于爱伦的招请，当然没有应她。但是她不知从那里寻得了我的住处，并且也知道了我的害病——这可并不是一幕浪漫的恋爱情景。我的床前，并没有她的辉耀的倩影前来看病，我在我的发热的乱梦里，也没有觉得她的冰冷的素手按上我的火热的额头上来。我只在病院里调养，并且他们也看护得我很好，我在那里叫作第三百八十二号，而这冗长的故事全部，也只是一件疏

散无味的东西。——可是到了我想脱离病院对那慈和的院长诀别的时候，他却交给了我一封信和五百元金洋的一张支票。在那个封筒里有象底下那么的一张信：

"'你的一位老朋友，请求你将封入的金额接受，当作他借给你的款子，等你病好之后找到了工作，再每月的还他，每月付到这病院里来。'——这信是不署名的！

"这事情明明是对我的好意；可是却也使我痛心得很，我当然不得不辞却这金钱的惠借。假使我让一位我所热爱过而终与他人结婚的女人来帮助我，那也就是大大的过失。

"我就问那个当我在读信的中间很得意地笑着在旁边观察我的院长，问他晓不晓得，这发信人是谁。他回答我说不晓得。但是我却明明知道，他是在对我保守着秘密。——我想了一忽，然后又重新问他，问他能不能替我转送一封信给这位写信给我的人。这一件事情他答应了。于是我就对他说，明天可以将那信交给他的。

"我想了半天，想这封信将如何的写法。一边我在心里却一点儿也没有疑念，知道这将钱送给我的一定是爱伦。对此好意我却不愿意有所辜负，我真不愿意伤坏她的感情。可是我终于写定了一封信，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大约这信的内容是如此的：

"'我真感谢你得很；但是你借给我的钱，我却不能够收受。请你心里不要难过，因为我将钱送还了给你。你的为此，明明是为了我的好。以后我将努力的为人，使我不至于辜负你这一种深情。请你相信我，在我心上将永远保留着你的记忆。你的好意我是没世也不能忘记的。'

"将这信交给病院院长之后没有几天，我就离开了纽约到了美

国西岸的散弗兰西斯珂。——往后好几年我没有见到听到爱伦·琪儿玛的事情。她的印象也渐渐地消弱了下去。我已经把她忘了。我并且也忘记了我是曾经有过年青的时代的。我是老了。——那条暗淡的河流，将载着我和我的幸福的小舟并无激动很和平地流送到那个最后是无人不去的神秘的海里去的那条暗淡的河流，不过在一个荒凉的大漠里经过了它的流程。我所航过的河流两岸，只是惨淡怖人的单调罢了。我是，啊啊，极端厌倦地站在这扁舟的——人生的舷上。——我从没有故意的做过恶事。美的物事我是爱的，善的事情我是想勉力做的。——为什么我会这样的感不出人生的乐趣来的呢？我对于可以冲破我这只船底的岩石，对于能将我卷入河流深处去的涡旋，倒反想祝福它们。——到我听见爱伦的婚约那一日止，我还老是相信，我的生活将于明日重新。这一个明日到了，可是我的新生活仍没有开始——而我的生涯已经是完结了。"

华伦现在说话说得这样的轻，弄得法勃里修斯要听他的话的时候不得不耸肩努一番力了。与其说他是在和他的朋友说话，倒反不如说他在和自己说话更象些。他将右手的示指高高举起，指示着一个摆的摇动，从右到左的在空中慢慢画了半个短圈。然后将手指指上那个在纸上他所画过的黑点，轻轻地说："完全的静止……我只希望，各事都快点过去。"

一个长时间的静默继续了下去，终至法勃里修斯因难耐而破了这个沉默。

"那你又怎么的，"他问说，"决心离开美国，回到欧洲来的呢？"

"是的，不错，"华伦忽而同惊醒似的回答说，"还少个所谓结

尾罢。本来我这故事就没有结局的……和它的也没有冒头是一样。这故事所述的不过是些无形状的，无目的的事情罢了；并不是人的一生，却只是人的丧生——死，——但是你若还没有疲倦的说话，那我还可以依了年代的顺序继续说下去。"

"请你继续说下去。"

"是的……我在美国各处流浪了好几年。那个幸福的摆是很有规则的限制住了。它只在很容易达到的'守分的愿望'和不再长时苦我的'怨恨和不平'之间摆动。——我开始了一种安静的简易生活，人家都当我作一个怪人看了。我只勤勉忠实地做完我的义务责任，旁人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去闻问了。一到了我的钟头教完闲空下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走出市外到最近的树林里去休卧在大树之下。一年四季的时间，在我是一样的；养花的春季，丰殷浓绿的夏天，悲哀的秋日，荒冷的冬时，在我都是一样的好的。我总只觉得树林的可爱。静默的树林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在树林里有一脉和平之气会吹入到我的心里来的。我变得非常的和平安静了，对于在我周围的事事物物毫不关心，甚至于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变得凡对关于我的无论何物，和对向我提议或劝止的无论何事，我都只回答一个'很好很好'。我自己却毫不曾注意到这一个回答，这一个字是非常自然地流到我的口头上来的，到了有一天一位同事对我说，在校里人家把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很好很好先生'，我才觉得。——人人对我这么一个从来也不曾遇到过好事情的人，叫我'很好很好'，岂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么!

"现在我只须告诉你一段最后的小小的冒险谈，我的故事就可以算完结，希望来听你的了。

"去年我偶尔到了爱儿米拉。是学校里休假的期中。我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口袋里还存着几百块的金洋钱在那里。我决心再去看一遍我那悲喜交感到过的背景故地。自我离开那里之后已经有七年了。我十分地有把握，确信着在那里再也没有一个人能认识我了。并且即使被他们认识了，在我也更有什么要紧？

"当我在市上走了一圈之后，看访了一回我曾在教书过的学校和爱伦·琪儿玛住过的邸宅以后，我就走上那个市外的小公园去，在这公园里当我年青的当日，曾经消磨去许多幻想的时间，并且那园里的一草一木，我当时也都认识的。那些我在那里的时候都还是矮矮的小树，现在已经长成了摩天的大木了。树木中长成大树的也不是全部。这里那里有几株是枯死了的，有几株是被砍伐了的。——那是新秋的九月——将晚的时候。太阳已沉落在西天，红红的眩目的夕照阳光，穿过了苍黑的树枝在那里闪射。——在一棵树下的椅子上，有一个暗黑的人影坐在那里，无情无绪地走近了那黑影的身边，我真吃了一惊，我马上就认清了。——她是爱伦，——我被钉钉住似的立住了一忽儿。

"她身体屈俯向前的坐着，在用了遮日光的伞子长柄向地上的泥沙里画字。——她穿的是一身丧服——她还没有看见我哩。我屏住了气不声不响地仍复离开了她。走远了百数步后，我从那条树荫下的甬道里走入了旁边树木的底下，在树下我又惊惶地回转来看了一眼。她还是仍旧坐在那里。啊啊，只有上帝知道，何以这一种想头会突然又涌到我的脑里来的。我想看她一看了。她已经是不会认识我的这事情，我是确实知道的。我于是装作在散步的一位闲人的样子慢慢走近了她的身边，几分钟后，我就走到了她的前头了。——她在路上看见了我的黑影，毫不注意地将她的头

儿举起，我们的四条视线就冲接在一道。我的心脏的鼓动仿佛要停止的样子。她的目光是不相关的，冷冷的。可是一忽儿的中间，她眼睛里突然放起异样的光来了，她把身体急速地掣动了一下，似乎是要站起来似的。此外我不能看见了。我已经走过了她的身边，一步一步的离她远了，绝对的不敢转过头来，再回看她一眼。我还没有走到公园出口处之前，一辆无篷的敞车很快的在我的身边转过；我又看见了爱伦，看见她靠出在车外，脸色苍白，眼睛张得很大，同五年前头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外看见她的时候一样。——我为什么不同她招呼呢？——真是愚人愚事，——但我终没有招呼她。她那双眼睛，约有一分钟的时间，忧心似的向我注视着的她那双眼睛，忽而又变得冷冷的了。我还看见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然后又慢慢的将身体靠回了车中。——然后她就去我远了，消失了。

“我现在是三十六岁了。可是还不免有点羞缩，当我将我所做的那件应该是小学生才配做的愚事在此地不得不对你说出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她：‘一个十分尊敬你的朋友，对于他你在数年前曾经示以好意的，他昨天也曾见过你一面，可是你不曾认出他来，他在这里送上他的一个敬礼。’——这信当我在乘上自爱儿来拉开向纽约去的火车一分钟前投在邮筒里的，那时候我的心脏鼓动得非常的厉害，仿佛是正在冒险做一件极危险的事情似的。——这真是一个大冒险呵！是不是？……我平生觉得从没有经验过比这事情更大的冒险，就是现在，在我的回忆里，我也常常只以此而在自慰的哩！

“差不多过了一年之后，在去今没有几个月以前，我偶尔在百老汇路上又撞见了今年是长到了二十岁的弗兰息斯·琪儿玛。

——世界实在是小不过——认识的人是怎么也会撞见的。——长得和他姊姊很象的弗兰息斯，已经不认识我了。——是我招呼他的。他很和气而又很困惑地微笑着朝我看了几分钟，——忽然他就满心欢喜地向我伸出了手来。

"'啊，华伦先生！'他叫着说，'我真喜欢，终于又见到你了！我和爱伦常在谈起你，并且猜想你不知究竟怎么样了。——你为什么一点儿也不使我们知道一点消息呢？'

"我回答说，'这些没有价值的事情，我怕敢使你们知道。'我说话说得非常之幽。现在我是很有勇气了。但在当时那青年却使我变得胆怯。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向他要求过什么，也不在期望他些什么的哩。

"弗兰息斯以青年的和蔼的热忱回答说：

"'对我们这样的狐疑，那是你的不是。你是我的唯一的先生，只有从你那里我才学得了些物事，我衷心所感谢的，只有你一位先生。你想我会把我们的那些长时间的，美丽的散步忘记的么？那时候我虽则还是一个小孩子；可是在那时候你讲给我听的一切善的美的事情，都还牢牢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哩。——爱伦吗？——她自你先生去后，就不愿意再学音乐，她现在在那里弹奏的，还只是从你那里学来的那些老调子，她不愿意再学些另外的音乐。'

"'父亲母亲都好么？——你姊姊怎么样了？'我问。

"'可怜的母亲三年前病故了，'弗兰息斯回答说，'现在在我们家里管理家务的是爱伦。'

"'那么你们姊夫也和你们一道住的么？'

"'姊夫？'弗兰息斯很骇异地回答。'难道你还不晓得么？去年他坐船从里凡浦儿到纽约来的途中，那只'阿脱兰脱'号沉

没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的，’弗兰息斯直率平静地追加上去说，‘这是不能够向外人说的，他的死也算不得一个大损失。姊夫并不是一个好人，在他突然遭难之先，爱伦已经和他离开别居了三年了。——他俩的结婚生活，并不是幸福的。’

“我把头动了一动，作了一个表示我的同感的姿势。但是无论如何，却总不能够说出一句话来。

“‘你一定马上就来看我们，’弗兰息斯继续着说，‘此地是我的卡片。——请你决定一个日子，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我们一家都在希望着见你哩！’

“我回答他说：‘我将写信给他，’我们就此分别了。

“我的精神——我想，幸亏是如此——已经将它的少年时候的弹力性消失尽了。那个摆这一回并不高举起来。它只在数年来来往摆动惯的那个短距离的小弓形内摇动。我自己晓得，和琪儿玛家一族的重新的关系一定又要发生苦痛和失望的。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一到爱伦的面前，我怕自家又要变成一个呆子的。我有十足的理性，足够看出向这位富有的，高贵的，年青的寡妇求婚是一种疯狂。同时我又觉得，只须短短的和爱伦在一道几天，我这可怜的理性又会完全失掉的。——我在各抒情诗里也曾读过，知道爱情能使人净化，能使他变而为神。——可是爱情也能使他变为顽迷的傻子。这至少在我这一回的事里是如此的，所以我不得不加意的留心。

“在我和弗兰息斯·琪儿玛遇见的前几天，我曾接到有一位我的旧亲死去的通知。——关于他的记忆，我已经有点记不大清楚

了。——我只记得小孩子的时候，曾在他那里住过一个假期，那时候他待我是很亲热的。他是一位沉静而率真的人，只寂寥地过了他的一生。我模糊地记得曾听见人说过，他从前是对我母亲发生过爱情的，等她结婚之后，他就避去了尘世，在乡间过他的孤独生活了。有许多年不曾听到他的事情了。可是现在推想起来，这一位悲哀沉郁的老人，仿佛是把我常放在心里，从没有把我忘记过似的，总之：他在临终之前，曾把他的小小的财产的大部分赠遗给了我。因此我就变了一间在R……附近的很安适的房子的所有者，和一块永年出租的不动产的主人了。每年的一千二百'泰来'的租金，已经尽够我全部的开销了。

"于是我就决心马上离开美国，回到我的多年不见的故乡里来。你的住址，我已经打听到了。我在想，和你，我的最旧的唯一的老友的相见之欢，一定能将我在一生中所受的苦痛减轻几分。我到这里来一看，觉得这推想果然没有错。我终于有了这一次——还是第一次哩——将我胸中的苦闷尽情吐露的机会，我现在觉得心里轻快得多了，这是我年来所没有感到过的事情。——我晓得你不会责备我过于严刻。——你一定在伤痛我的软弱，但我晓得你不会因此而下一个严刻的判断。——我平生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但也没有犯过一件坏事。我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东西，同杜葛纳夫（Turgenjew）那篇阴惨的小说里的一位悲哀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个 homme de trop'（零余者）。

"我在从纽约出发之先，曾写了一封信给弗兰息斯·琪儿玛。——我告诉他，一位亲戚的突然的死亡，使我不得不回到欧洲来。我把你的通信地址给他，可以使他不至于看出我在逃避和他们一家的来往交际，以后我就出发了。现在我却在此地了，——

好，总算讲完。Dixi！”

在讲话的中间，没有使他的烟斗熄灭过的华伦，马上要求他的朋友法勃里修斯，也将他自己的历史讲出来给他听。可是法勃里修斯却已觉得伤心之至，在消沉的情绪里不想再说话了。所以他就告诉他的朋友，时间已经晚了，并且提议说，明天再来将这谈话继续下去。华伦回答说："很好很好，"将烟斗里的烟煤敲出，他就把还在桌上放着的一瓶酒拿起，把瓶里残余的酒和法勃里修斯两人分倒了。然后他将杯举起，很快乐地叫着说："为纪念我俩的青春！"——连杯里的最后一滴也吞饮尽了以后，他将杯子放回桌上，很感到满足似的说：

"这是我年来干饮过的第一杯适口的酒；因为我今天所饮的，并不是为了想忘记过去，而是为了纪念着过去。"

二

华伦在他的朋友法勃里修斯那里住了好几天。法勃里修斯觉得他朋友是他生平遇到过的人中间的一个最质朴最谦逊的人。他对什么东西都不在要求，无论什么你给他，他总是觉得满足的。法勃里修斯对他提议无论什么事情，他的回答总只是"很好很好。"——假如法勃里修斯有时候不去和他说话呢，他却会自得其乐于在安乐椅里坐着抽烟，手里或拿一本书，可是他并不是读得很起劲的，他从他那短烟斗里向空中吹吹一个个大的烟圈，就似乎是与世与人都无争恨似的和平适意。——他说，他很不喜欢会见生人。可是时常在法勃里修斯家里进出的几个人，和他也算结了表面上的相识的几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位很有学问很谦和的长

者。凡接近他的人，总没有一个是不喜欢他的。他身上有一种特异的足以使人欢喜的牵引力。法勃里修斯也觉不能了解，华伦的这一种特质究在什么地方，可是他自己也不能逃出华伦的这一种迷力的影响。他在几日中间，又对华伦有起那种同在少年的学生时代一样的献身的亲密的友谊来了。——“谁能禁得住不爱他呢，”法勃里修斯每自己对自己的说，“爱伦·琪儿玛的爱他，也决不是一件奇事，是应该的，……我真想尽我的能力，来把他弄得快乐一点。”

有一天晚上法勃里修斯带了他的朋友到一家戏园里去，在那里有一出滑稽的短剧是演得很好的。他记得华伦做学生的时代对于这一类的东西是特别喜欢，在这一种剧场里他是最快乐也没有的。当时他朋友的那一种快乐的，清新的笑声，还在法勃里修斯的耳朵里响着哩。——但是到了那里法勃里修斯又感到了一种新的失望。——华伦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的在那里看这一出滑稽短剧。旁边在静静地观察他的法勃里修斯看他一次也没有笑过。他不过很注意的听了一刻，可是歇了一歇，他就把这一个视听的注意抛去，似乎是不愿再去用心看取的样子，只在无精打采地看戏园的周围了。到了第二幕完结，法勃里修斯问他“我们还是回去呢还是怎么？”的时候，他很快的回答说：“很好很好，我们回去罢！对这一种没意思的滑稽我已经感不到趣味了。还是让我们去抽一筒烟闲谈闲谈罢。怕那倒是更有意思更舒适些。”

华伦已完全不象十五年前法勃里修斯所认识的那个华伦了。可是在法勃里修斯方面却并不因此而减轻他对他的亲爱，他心里满怀了忧虑在守护着他，和一位慈父的守护着他的病的爱子一样。他孜孜不倦的在设法想使他的朋友快乐一点：假使可以使他的客

人的呆钝的脸上露出一脸满足的微笑来的说话，那他就是很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的。华伦也早看出了这一层好意，所以当他要和法勃里修斯别去的时候，他就深深被感动似的捏紧了法勃里修斯的手对他说："老友，你只在希望我的好，那我，我也很知道的……请你相信我，对你这好意我是满心在感谢。我们以后总不会再不通闻问的了，我们以后就互相守着罢。我到家之后将严守着和你的通信。"

华伦动身后的没有几天，法勃里修斯接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给华伦的信。信封上的略字是"EH"两字母，——爱伦·霍华德，正是华伦所爱的那女人的名字。法勃里修斯马上将这信转给华伦，并且写上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在这里能接到从美国来的喜音。"——华伦在回信里对这一句话并不提及，并且也完全没有讲到爱伦的事情上去。他只将他现在弄得很舒服的那所他的新住宅的样子说得很清楚，而在邀法勃里修斯就到他那边去见他，可以多住些时。在往后继续的通信当中，两位朋友就约定冬假里耶稣圣诞节和新年，当在一块儿住着过去。

十二月初头上，华伦又写信给法勃里修斯，促他务必要早一点动身。"我身体不好"——在那信里说——"我有时候觉得衰弱到房门也不能出一步。我在此地并没有一个人认识，并且也没有去结识新相知的心想。你的和我在一道能使我感到无上的快乐。又和你相习惯了，无论什么地方我都少你不得。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一间房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在L……市一样的工作的，或者也许会比你自己的房子更清静些。你不要等到二十三日才来罢，愈早愈好。我们可以不必等到十二月廿五，就是在十二月十五难道不是一样的可以庆祝耶稣的圣诞的么？"

法勃里修斯也没有什么事情，正在可以适从他朋友的愿望的地位之下，所以就于十二月的初旬里到了他的朋友那里。他觉得他朋友瘦得太厉害，样子太难看了。华伦还没有去看过医生，并且他也在拒绝去看病。

"医生能把我怎么样呢？"他说，"我自家的病苦难道会不晓得的么？我并且也很晓得我的病源。医生大约不过会劝我散散心罢了，正譬如他对一个穷苦的病人，劝他吃吃丰美的食物，和陈年的好酒一样。可是穷人那里有这些必要的钱呢？我们为身体的健康起见，有些物事是不能够一定常办得到的。——譬如我叫我如何的去散心呢？——去旅行么？——我觉得世上的无论什么都没有比这个安逸的静坐更好的事情。——去结识些新的朋友，见见生人的面孔么？——那我觉得世上只有你一个人，只有和你在一道能比一个人的枯坐好些，此外更没有第二个人了。——看书么？——我那里还有求智识的欲念？我所晓得的东西，对我都已经失掉了兴趣了。"

法勃里修斯，和在与华伦初次遇到的时候一样，注意到了他的不吃什么东西而只喜欢喝很多的酒。他的对于好友的健康上的忧心，鼓起了他的向华伦进劝的勇气。

"你的话原是不错，"华伦回答他说，"我喝酒喝得太多；可是我不能吃旁的东西，而又觉得不得不咽些东西下去以维持我的气力。我是和轧伐尼（Gavarni）的感情残疾者（invalides du sentiment）的可悲的状态一样；'Toutes ces bêtises m'ont dérangé la constitution'（原只是那万种的愚行损伤了我的元气）。"

有一天晚上，窗外面正风狂雨骤，而他们朋友俩却对坐在舒

适温暖的房里的时候，华伦忽而讲起了爱伦身上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不断地在通信了，"他说，"她写信给我说，她希望不久就可以和我再见。——海耳曼，你晓得么？女人的心理，我实是有点不懂起来了。她的不把我当作她的第一个最要好的人看待，那是确实无疑的。——那么为什么她又想和我发生起关系来呢？—— 为恋爱么？—— 就是光这一个想头也是可笑得很的。——大约是为了怜悯我的原因罢。——可是这就到了我的矜持的梦的末路了；我已经变了一个怜悯的对象了呵。所以我写信给她说，我已经在此地定住下了，今后别无他望，只想在无为与隐遁中间过我这无用的一生。决不会和她再见了 …… 你还记得海涅（Henie）的《旅行记》里的那一段么？一位大学生在窗口和一位美丽的小姑娘亲嘴的那一段？这位小姑娘让他来亲嘴，就因为他说：'明天我又将远去，今生今世怕再也不能和你相见。'——这一个再也不至相见的想头，却使人会得着一种勇气，能说出平时是惹也不敢惹着的事情的。——我觉得我的死期近了。——亲爱的老友，请你不必再说别的话来宽慰我。——我自家是晓得的，死期近了。我也将这事写信给爱伦告诉她了。……我更写了许多另外的事情……嗳，真是些没意思的事情！……我平生所做的，都只是些无用的无目的的事情罢了。到了这垂死的病中，才向情人来宣布恋爱，这岂不是和我的一生很调和很合理的一个结局么？—— 比这事实更无意识的徒劳，世上还寻得出第二件么？——可是我却如此的做了。"

关于这信的事情，法勃里修斯实在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可是华伦却不愿意作断然的回答。——"假如我有一张誊清的信稿在这里的说话，"他说，"那我很愿意将它给你去看。你已经知道

这事情的经过全部了，我对于自己做出来的那一种愚劣的事情，不管它是如何的无聊如何的笨大，我在你的面前，却可以不感到羞缩。——当我在第一次很确实的觉得死期近了的时候，就写了那一封信，这是两礼拜前头的事情。那时候我睡在床上发烧。我对于死是一点儿恐怖也没有的，实际上即使把我的生命交给了死的手里，和现在的这种状态比较起来，也未见得生比死好。可是我却兴奋了，精神亢进了。简直是可以做一部非常之有诗意的作品——一篇辞世之歌——出来的样子。我现在还在想这信写了也好。非但如此，我并且还在喜欢，因为爱伦终究知道了我是如何的爱她过的；既不将我的爱对她陈诉，也不希望着她的对我之爱的给与，——我觉得这是很高尚，不利己的爱！"

圣诞节的祭日一天天的在静默里悲哀里过去了。华伦变得一天只有几个钟头可以从床上坐起来那么的衰弱。法勃里修斯现在只能独断地去为他请了一个医生来到病床前来看他的病。可是诊察之下，华伦也没有什么一定的病症。是他的生命力消失完了。他同一盏烧烬的灯火似的在那里慢慢的萎灭下去。还有在几次很少很少的但是间隔时间却渐渐地比较长起来的间歇时间里，他的精神又会奋燃起来放几朵火花；但死的阴影已经笼罩住他，渐渐的渐渐的在暗下去黑下去了。

在除夕的当夜，华伦于十一点钟的时候从床上立了起来。"这一个新年我将照旧式的对你述祝贺之辞，"他对法勃里修斯说，"希望这新年能给你以快乐，给我以永久的和平。"

将近半夜的时候，他走上钢琴的前头，很庄严的弹奏起和教会里的合唱歌相象的罗拔忒·须曼（Robert Schumann）的《死友的饮盏之歌》Auf das Trinkglass eines verstorbenen Freu-

ndes来。——寺院里的钟敲十二下的时候，他倒满了两杯的酒。举起杯来，他慢慢的在追思似的，从他刚才所奏的歌里，谱诵出了一节的歌：

"我在你杯底之所见，

并非是凡人能解的东西。"

(Was ich ershau' in deinem Grund,

rst nicht gewoehnlichen zu nennen.)

然后他靠转了背，一长饮就把那满杯干下了。——他当在说那一节歌和饮那一杯酒的中间，并不曾对法勃里修斯注意到。法勃里修斯只是悲哀无语默默地在旁边看着他。现在他看到了法勃里修斯了，他的眼睛又光明喜乐地充满了少年的热情。

"再喝一杯！"他叫着说，"为祝我俩的刎颈的交情！祝你新年如意，我的哥哥！"

他同干头一杯似的将第二杯也干了，然后就很沉重的在一张椅子上倒了下去。他的目光又变得呆滞无神了，法勃里修斯扶他到床里去的时候，他就象一个已经是很想睡的小孩，好好的顺从了一切。

以后几天他一直不能起来。医生来看了也只深思着摇摇头，没有法子好想。他以为法勃里修斯是华伦的近亲，所以告诉法勃里修斯说，还是预备后事罢。

正月初八，华伦的别庄所在的那个小市里的旅馆里有一个人差来，来送一封给华伦的信。使者说，这信是要即答的。法勃里修斯因为他朋友已经有好几个钟头陷入了昏睡状态，差不多就快完全失去知觉了，所以就替他开了这信。信的署名者是"爱伦·霍华德"，内容如下：

"父亲在好久之前计画中的欧洲旅行，这一回忽然实现了。我的所以不预先通知你以此事者，原想使你惊喜一回，可以开一回玩笑。到了此地，我听逆旅的主人所说，才知道你在前回信里所说的病症还没有离身。因此我所以不愿不通知你而突然前来，并且先要问问你：你的病状究竟能否应许你接待我们？在此地的是我和弗兰息斯，他也和我一样，硬的想和你，我的尊敬的朋友，在这一个巡游的途上来相见见，盘桓几天。父亲已经从汉堡直行上巴黎去了，我和弟弟打算在此地住几日后，马上上那里去和他作一道的。"

法勃里修斯想了一想。然后就拿上帽子对使者说，他想自己直接去传达回音。——到了那小旅馆里，他就马上被介绍给了那位外国夫人。他曾先把名片交给过一位旅馆的佣人，嘱他去说，是受了"华伦博士之托"而来的。

爱伦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法勃里修斯很快的看了她一遍。她真是美丽得同花一般的样儿。她的一双大大的碧眼很不安的带问似地在注视着这进她房里来的人。

法勃里修斯生平和妇人来往得很少，在妇人面前，大抵是局促不安的。可是这时候他的想头已全集中在病友的身上了，所以这一回他倒完全是平静得很的。他只简洁地说了几句话，华伦是病了，——病得很凶——就快死了。给他朋友的信是他开拆了读的。

爱伦默默的也有几分惊惶似的朝他看看。她仿佛是不能了解所听见的话的意思的样子。可是慢慢的她的眼睛里就充满起眼泪来了。

"可以许我去见见华伦先生么？"最后她问着说。

法勃里修斯答应了。

“我的弟弟可不可以和我一道去，或者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好些？”

“我觉得还是先由你一个人去的好些。你的弟弟或者可以迟一点去看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的。”

“我突然的去看他，一种惊异，不会使病人更衰弱而失神的么？”

“大约是不会的。凡一种喜悦，对他总只有好的影响；我晓得他是很喜欢见你的。”

爱伦在几分钟之后就准备好跟法勃里修斯前去，不多一忽，两个人就都到了华伦的屋里了。法勃里修斯教爱伦在客室等了一等，他一个人先到华伦的病房里去。

华伦张大了两只被体热蒸烧得红红的大眼躺在那里。他在那里说昏话了，可是他还能认清这进来者是谁，他向他要求，要一点可以消渴的饮料。他把渴消了以后，就闭上了眼睛，仿佛是要睡了。

“我为你接了一位你的好朋友来，”法勃里修斯说，“你愿意见他么？”

“是不是法勃里修斯？——请他进来罢，欢迎之至！”

“不是的。——是从美国来的朋友。”

“从美国？……在那里我是住得很久，很久，的……啊，那沉郁的，悲哀的两岸！……”

“你愿不愿意见你那朋友？”

“我航下了那条暗淡的河流——航下了。在雾蒙蒙的远处呢：高高的，黑暗的形状；茂树的高山；……我是再也……再也达不

到的远处。”

法勃里修斯踮起了脚尖，轻轻离开了他，几分钟后又和爱伦一道的走进这病房来了。华伦似乎仍旧是什么也不晓得的样子。他只是用了轻轻的，声气也没有的喉音在说：

“这暗淡的河流，渐渐地到海了。我听见有海里的钝重的浪声。两岸是绿色的。高山也移近前来了。那是树林，我曾在它们之下常常息躺着的树林……树林的黑暗……在这些树木之间却浮出来了一个辉耀的女身……爱伦！”

她踏近了他的床边。这将死者一点儿也没有惊异，只和蔼地朝她看。

“天呀天！我还能见到你！”他说。“我晓得你是会来的。”他又喃喃说了些听不清的话；然后静躺了好久。忽而他又叫起来说：“海耳曼！”

被叫者就站在爱伦的边上。

“那个幸福的摆！你明白么？”——一种无邪的同小孩子似的笑容飞过在他的脸上，他将瘦得只剩了皮骨的一只右手举得高高，用示指在空中画了半个摆动的大圈，又追加着说：“从前是这样的！”然后又同样的自右到左，慢慢的画了几次短小的半圈，说：“现在！”——最后同威胁人似的又将手指停住，坚决而不动的在空中指着：“即刻！”——于是他闭上了眼睛，很苦的呼吸了几口气，默默的静躺着了。

爱伦一边哭着，一边将身体俯伏了下去轻轻的叫说：“亨利！亨利！”他又将衰弱极了的眼睛开了一次。她将嘴凑近了他的耳边，如泉地涌流着眼泪，轻轻的向他耳里说：“我是爱你的，老早就爱你的，还没有把你忘记过。”

“我也老早就晓得了，”华伦很平静的很有自信似的回答说。——他脸上的呆滞的表情立刻就变得和润了一点，有了一点生气。眼睛也很亲爱似的，密昵似的发起光来了，和许多年前头的时候一样。他拿住了爱伦的手，将它拿上了已经是枯燥了的唇边。一脸微笑流露在他的脸上。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法勃里修斯问他。

“很好很好……”又是那个旧日的回答。他的无力的手指向被单上摸捏了一回，仿佛是想将这被单扯拖举起来的样子。然后将手臂长长的伸上放落，手指也静止的摊着不动了。——“很好很好……”他还轻轻的说了一遍。他似乎沉没在深远的回忆里了。一个长时间的沉默闯入在三人之间。最后又充满了热意和悲哀将他的已经在散神的眼睛举起，对他的爱人看着，极轻极轻地，嗫嚅地，将一个无力的重音摆在头一个字上，说了一声：“很——好。”

原载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二、第三期

易卜生论

〔英〕哈孚洛克·蔼理斯作

现代的斯干狄那维亚国民所占的地位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国民所占的地位相象得很。他们所用的是一种变态百出的国语，世人只在当它们作蛮语看待，因而对这一个民族，也只在当他们作幼稚的无邪的民族看待。可是事实上在他们的中间却有许多热烈的文艺活动的渊薮在那里；曾创制出了许多他们所特有的清新犀利的写实小说；此外他们还有能将伟大的文学作品上演的剧场的设备，对于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燃眉的急问题都在舞台上面予以解决，所以富有历史的过去和文学的传说的挪威之变为这文艺运动的重要中心，和一位挪威国民在今日竟成了一个在条顿民族的艺术界是可以继承歌德的欧洲的大文豪而出现，原是当然的事情。

或者是表现阴郁和快畅的两极端的俗乐，或者是发达到高度的文学，总之无论对于那一种挪威艺术，若想了解的话，我们非先要把生产这民族的国土的特性了解了不可。在有些最特异的地域内，这国土里是一年只有一日一夜的——夏季是永久被暖日所蒸晒，树木芬芳的一个长昼，一年的其余的部分，就是黑暗和凄惨

的一个长夜了；这是一个处在欧洲文化的极北点的国土，在它的边境上现在还有那些古代的大神道们在那里栖息；而且依育那斯·黎(Jonas Lie)说起来，这还是一个现今也还在把侏儒(elves)、幻仙(fairies)和人鱼(Mermaids)等当成驯豢的日常家畜看的国土呀。象这样的一个四周的环境，对于这民族的精神气质，当然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如象勃咸龙生(Bjoernson)的作品《越过了伊扶内》Over Aevne 里的一个人物之所说——"在这国土的自然界里，有些怪异之处，在挑引出吾人的奇特的地方来。实在在这国土里的自然本身，是超出乎寻常之外的，我们在冬天，一冬差不多全在夜里；夏季呢，一夏差不多全在日里，因为白天晚上，那太阳总是在地平线上不会下山的；在晚上，你可以看见太阳被海里起来的雾帐所遮；看起来它总老要比平时大到三倍乃至四倍。并且海，天，岩石上的色光的变幻，也是层出不穷，从烧也似的最显的红色会渐渐变到最淡最柔雅的黄色乃至白色！还有北极光(Northern lights)在冬天照射入天空的颜色里，充涵着比较有制抑的种种奔放的空想画形，只是不绝地在动摇，不绝地在变换！此外还有另外的自然的奇观哩！成千成万的海鸟之群，数哩连续着的游鱼阵队！从海里突然跃起的直竖的危岩！这些直立的高岩，和平常的山阜截然不同，大西洋的巨浪洪涛，常在它们的脚下咆哮汹涌。所以居住于此的民族的理想观念，当然也准此而变幻莫测。你且听取他们的故事和传说的种种花样罢。"

挪威人的性格里的矛盾之点显著得如此之甚，致使大家推测，想这是由于互异的各人种的混淆参杂在一起的缘故；挪威古传说(Old Sagas)中的碧眼金发，沉默深刻的挪威古种，现在是在(尤其是在北部)被皮肤苍黑，眼睛褐色，性格脆弱，而想象力

很强，兼带有神秘的倾向的拉泊兰特人（The Lapp）和(大抵是在东部）见事敢为，精力旺盛而常是脚踏实地的芬兰特人（The Finn）所参化改变了。

不管它怎样，总之在挪威的诗人和小说家中，种种相反的矛盾性质，常会很显著的集合会聚在一身：奔放怪异的想象，会和致密的写实主义与爱好自然之心并立在一处；对神秘主义与象征的倾向，会和健全的自然主义相邻接的。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种特性各自不同地结合在易卜生的身上，在勃威龙生的身上，在育那斯·黎的身上，在克衣兰特（Kielland）的身上。在勃威龙生的那种男性的力量和宽仁的热情之中，时时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影响显露出来。思想致密纤细的育那斯·黎呢，是深切的国民性的代表。克衣兰特是一个技巧最纤丽幽雅的写实小说家，可是在他的根底里却有一种对弱小被压迫者的同情的阴暗底音可以听得出来。凡以上的这些作家，以及其他的各群小作家之中，在英国最被人知道的只有一位，就是他也只有他的少作，尤其是以他的那部最有味的农民小说《亚儿内》Arne 的缘故，被我们所称颂而已。在德国则斯干狄那维亚的小说家戏剧家早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以他们的很完美而容易得到的翻译本之故而通国皆知了。况且我们英国的人种与语言和这一个北国更密接在一起：在我们的国土内还有许多散在的很容易辨认的斯干狄那维亚的地名和斯干狄那维亚的殖民地在，又在殖民地的方言之中，还有许多为英文文语里所不用的纯粹斯干狄那维亚语混合在里头。所以我想我们英国人对这一个同族类的北方民族的社会史、政治史、文学史的不关心，大约是不会长久继续过去的。

当一千七百二十年的前后，有一位丹麦的船长名彼得·易卜

生（Peter Ibsen）者，从末恩（Moen）岛（注）迁渡到白尔干（Bergen）岛上，住下了。他和一位从他的同一乡里移住过来的德国人的女孩儿结了婚；这就是诗人易卜生的高祖父母（Great-great-grand-parents）。彼得·易卜生有一个儿子，名亨力克·彼得生·易卜生（Hemik Petersen Ibsen)。他也是一位船长。和一位名文楷·狄辛敦（Wenche Dischington）的归化挪威的苏格兰人的女孩结了婚。这一位亨力克·易卜生在斯克英（Skien）市住下，生了一位和他同名的儿子，娶了一位德国女人为媳。这三位易卜生，都是以航海为业的。亨力克·易卜生之子，即我们的这位剧作家之父，名克努特·易卜生（Knud Ibsen）者，也是和他的父亲一样，娶了一位德国产的女子为妻，名玛利亚·康乃利亚·亚儿登白耳克（Maria Cornelia Altenberg)，是一位从水手而改业为商者之女。

这一个血族系统，是大有可注意的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出易卜生的父系母系之中，大抵是属于德国系统的，而在他的德国和丹麦的血统里，却很有趣的还有一条苏格兰人的血液在流着。他的对于哲学的抽象论的倾向和迈往的热诚，与他的那种北国人所特具的想象力的混在，可用这一个德国和苏格兰的血统关系来说明的。他的那种一面是孤立的，而一面又是世界共通而无国界的奇特的态度，也可以以此来说明。还有他的作品在德国，何以会受这样热烈的欢迎而何以又会这样容易的德国化，并且在我们英

（注） 这Moen岛系一种黑发的人种所住之岛，和典型的北国人(Norsemen)人种不同，但和《爱尔兰年代纪》记者所说的海寇（Viking Invasion）即"黑鬼子"（Black Strangers）似乎是同一个种族，特附注于此。

国，他的作品虽则是刚在被介绍进来，又何以似乎对我们是可以给与我们以很深的印象的样子等理由，全可以以这血统的关系来予以说明的。

易卜生的母亲，有一种怕羞，沉默，和孤独的天性，她把这些气质遗传给她的儿子了。她的女儿中的一位叙述她的性格说："母亲是一位静默的，可爱的妇人，对于父亲和我们子女们，是以全身的爱来供奉的，实在是我们家庭中的一个灵魂主脑。她常常在牺牲她自己。在她的身上没有一点苛刻的地方，没有一点可以非难的地方。"他的父亲乃具有豁达的气质，善于交际，在朋友之中颇有声望，可是也不免为人所惧怕，因为他和他的儿子一样，有一种辛辣的讥讽之才，有时候也许毫不客气地来运用这种才气的。

克努特·易卜生的长子亨力克于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日生在斯克英，斯克英是约有三千材木客商在居住的一个繁盛的小都市。剧作家自身在他的由耶格（Jaeger）氏第一次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我是生在市场当中的，一间当时被称作斯笃克曼家（Storkman's house）的屋里的。这屋的对面，是有很高的台阶和很大的高塔的教会堂。教会堂面的右首是市的示众枷台，左首是市政厅、拘留所和疯狂院。市场的第四面的地方，为中学校和小学校舍所占去。教会堂却很宽广的矗立在中央。这就是显现到我眼前来的最初的世界的光景。全部都是房子；也没有青青的草地，也没有田园味的开朗的景致。"小孩亨力克接受他最初的有意识的深刻印象的地方，是在这教会堂的高塔之内。乳母带他上了高塔，擎他起来给他看塔外的世界（在底下的母亲正是慌急得不得了），这一个从上面看下来的新奇的景象，他从来还没有忘记

过。易卜生更进而在叙述那阴郁的市政厅内和那个多年不曾用了的示众枷台对他所显的魔力，这枷台系由一枝有大人身体那么高的红褐色的木柱所造成，木柱头上有一个本来是黑漆的圆形木瘤附在那里，可是年代久了黑漆褪了，这木瘤当时由他看起来，真象一个人头人面，木柱之前系着一条铁锁链，铁锁链内有一个铁环，仿佛象两只小小的手臂，你若一言恐恼了它，它就会向这小孩子的脖子上扑捏起来似的。那个市政厅呢，也和教会堂一样，前面是有很高的台阶的，底下是有横木档遮着的窗户设在那里的牢狱："在这些横木档的里面，我常常看见有许多的苍白而阴惨的面容。"那个疯狂院，在那时候仿佛是已经没有疯人收容在那里了，可是当造设的时候却是实际上为封锁疯人而设的。这疯狂院也是用横木档遮住，可是在这些横木档后的小窗户上全是些有筛也似的小孔的铁板。这一个地方据说是从前有一位被烙印印过的著名的罪犯的住所。

我们的这位剧作家的这些早年的印象——教会堂的高塔，示众枷台，有横木档的锁窗，苍白憔悴的囚犯——实在是很有趣味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印象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易卜生剧里的阴郁悲惨而又完全带有人间性且富于思索的性格。这些印象也可以帮我们解释何以在易卜生的剧里，会没有如在勃咸龙生和育那斯·黎等的作品里一样时时给与以一种柔美奔放的气味的海洋和森林等背景的缘故。是一个活跃的商业中心点，而同样又是一个热烈的宗教生活的中心点——因为斯克英市是当时敬虔主义的宗教势力的中心——的这个小都市，正是象在《青年同盟》De Unges Forbund和《社会柱石》Simmfundets Stoetter 里所描写给我们看的地方一样，实在是一个《勃兰特》Brand 的著者的最适当

的出生地方。

克努特·易卜生是属于斯克英市的贵族阶级的，他家里是该市的社交生活的中心点。可是到了亨力克八岁的时候，这事情就完结了，因为他的父亲破了产。这不幸事件结束之后，一家就搬到市外的一间小房子里住着，在那里过的那种俭约的贫苦生活，实在是和从前的豪侈生活成了显著的对比。这境遇的急变，和因此而来的乡下小都市的社会缺陷的看破，当然在易卜生的性格开展上有绝大的影响。在这一个时期里，他的很强的个性也渐渐的露显出来了。他并不和别的小孩子们一样地游戏的；当这些孩子们在庭前跳跃嬉戏的中间，他就退到一条通厨房的窄道上的小栅围之中，对那些小弟兄们的不意的侵入在遮拦抵御。在这里他在作守卫者，不但夏天是如此，就是深冬的年底，也是如此的。这岂不是很明显的么？易卜生在他的幼年时代已经达到了斯笃克曼（Stockmann）在最后达到的那种堂堂的孤立与对同市市民的反抗之点了。他的姊妹中的一个曾经记述过这样的一段事实，她们为想激发他从这退守之所出来参加她们的游戏，老是用了石块和雪球掷打他，但到了他再也不能抵抗过去不得不降服的时候，因为他在各种游戏里实在无一技之长，所以总只是马上退回到他的房里去的。在这房里的他的重要消遣之一似乎是读书，耶格氏在保证着对我们说，他在许多年数以后，在他的一篇近作戏剧《野鸭》Vildanden 里，使那个多情易感的人物海特味歇（Hedwig）小姑娘所讲的话，实在是有许多儿时的回忆藏在里头的。那戏曲中一位名格来葛斯（Gregers）者问海特味歇说："那么你在读那些书的么？""那当然，我若能够读的时候。不过那中间的大部分是英文书，我却读了不懂。可是我能看书里的插画。有一本很大的

黑色的书，他们叫它作哈利生（Harryson）的《伦敦史》History of London 的；那大约是百年前的古书罢，中间却有许许多多的插画。开卷第一，就是一张死神和一个铜壶漏钟与一位少女的画。那实在是很讨厌的。不过还有许多各色各样的画，如教会堂，城堡，街市，和在海上行驶的大船之类。"他也喜欢拿铅笔和绘具箱来玩。这中间他就进了学校，修习了寻常的课程，学了些拉丁文；当时他对圣经里的教训谈似乎是特别感到趣味的样子。十四岁的时候他受了坚信礼，于是他出世成名的时候，就来到在他的眼前了。

在这一个时期里，他想成一个画家；于是他就以满腔的热意从事于画画，他对于画的趣味，从没有失掉过，所以后来对于文艺复兴期绘画的搜集，竟成了他晚年的重要趣味的一个。以当时他家里的财产状态而论，他的这一个作画家的志望当然是不能成问题的奢望，所以他终被送往了格离姆斯塔脱（Grimstadt）的一家西药铺里去学徒弟。当时的格离姆斯塔脱是约有八百住民的一个小都市。据耶格氏说，这一家药铺，是那小都市里的高等游民们于晚上聚集起来议论各种时事的集会之所，所以在我们这位将来的戏剧作家的修养上，这药铺子显然是一个重要要素。在《喀悌林那》Catilina 第二版的那篇有趣的序文上，易卜生自身也在那里叙述他在那小都市里所经过的五年间的发达开展。他不愿意成一个卖药商人，他只想做一个学生去研究医学。同时他的诗的雄心和一八四八那多事的一年，终于在这一个缄默孤独的小孩心里，唤起了他对外界世相所抱的健全的趣味。

正是当他在预备进大学的入学试验而在读《沙鲁斯脱》Sallust和《西赛罗》Cicero的中间，他的处女作《喀悌林那》的构

想成了，就在半夜里他写成了这篇戏剧。以两位热心的少年朋友之助，这篇悲剧印成了书，卖去了三十几册——本来朋友三人，打算以卖这书所得的利益作为旅费，来东方旅行的，可是结果如此，他们的计画就不成了。现在易卜生已经到了二十二岁的年纪了，他为想在海耳脱白耳格(Heltberg)氏的学校里继续他所修过的学业和入大学之故，就到了京城克利斯底亚那(Christiania)，这一位海耳脱白耳格氏在当时对一般青年似乎是很给与了他们些有刺激的影响似的。在这都城里易卜生才和勃威龙生及育那斯·黎和其他许多后来各变得很有名的人们订了交。勃威龙生对于当时这位年青的朋友给他的印象，后来在有力的两行字里缩写着说：

"紧张的，瘦瘦的，石膏颜色，

在丰美的，和煤样黑的髯后的亨力克·易卜生。"

易卜生的一生的事业生活，现在是到了确定的时期了。在克利斯底亚那做了几篇未成功的文学试作，最后就把学医学的志愿抛弃，到了一八五一年，那个对挪威的近代精神曾给与以许多艺术形式和热力的有名的提琴家奥来·蒲勒(Ole Bull)氏，在他新近建设在白耳干的国民剧场里给与了易卜生一个位置。他的试作的手腕，又因帮剧场写了数篇不曾在他戏剧集里印出来的初期剧本而得了训练之功；并且和莎士比亚与摩里埃尔(Moliére)有些地方是在同一情状之下，他在这里得了许多剧本形式的舞台技巧上的好经验。到了一八五五年他的学习时期可以说是完毕了，他创作了一篇《欧斯屈拉脱的因艾夫人》Fru Inger til Oest-raat，是一篇有大大的精力和集中力的散文历史剧。一八五八年他和一位白耳干的宣教师之女苏珊那·托莱生(Susanna

Thoresen）结了婚，这宣教师的继娶夫人名马格大伦·托莱生（Magdalene Thoresen）的，是一位有名的女作家。同时在这时候他被任为克利斯底亚那的挪威剧场的舞台监督，这一个位置，在他之前，是那一位以《浔奈凡·怎尔拔干》Synnoeve Solbakken 一作而创始了挪威的农民小说的勃威龙生在那里充任的。到了一八六四年后，已经有了一点资金了，易卜生有了想离开他那闭塞的与他不大相合的故国环境的意思，以后他就往罗马，往伊西亚(Ischia)，往掘雷斯屯（Dresdon），往其他的各地方去住了，但是大抵总以住在明显（Munich)的时间为最多，平均每两年写一本戏剧。一八八五年他又回了挪威。时间替他报复了少年时无人晓得他的仇恨，这时候他到处都受了热烈的欢迎。在掘郎脱海衣姆（Drontheim）的一个工人俱乐部里他作了一次可注意的讲演。他说："光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是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非要有一种高贵的贵族性引到我们的生活里来不可。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门阀和财产的贵族性，并且也不是智力上的贵族性。我所说的是人格的，意志的，心灵的贵族性。只有这个可以给与我们自由。我只期待着从两个团体里会有这一种贵族性的德谟克拉西出来给与我们一般民众——就是从我们的妇女团体和工人团体里。现在正在欧洲酝酿着的社会革命，大抵是系于工人和妇女的将来的。这就是我的全希望全期待集中的地方；我的一生的精力，也只想为此而工作。"据说易卜生在他的私人谈话里，是以社会主义者自任的，虽然他从来不曾和任何一定的社会主义学派表示过明确的同一之点。

他的身体的外容，身材是短小的，可是给人的印象很深，是富有精力的样子。他的额角特别的广阔高大，眼睛是小小的，精

明的，蓝灰色的，“对于凡百事能够都透视到底的样子”。他的紧紧包住的嘴，和一位他的邦人所说的一样，是有“坚强的意志力者”的特征，总之是一张令人注意的颜面，洞察明快，和一种坚决的意志毅力，这是谁也看得出来的明显事实。这颜面确和一般典型的“清秀，放纵，憧憬，怀疑的艺术家的面貌”大异其趣。若在中世纪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的那些有名的外科医生中间有这样的面貌，因为他是一位很巧妙而大胆地用了那外科小刀解剖入了社会痼疾的中心去的作家，这也是很相当的面貌。在日常社会里虽则他常喜和一般平民交谈，易卜生却是一个谦逊而沉默的人，他的日常谈话大抵是关于平常琐事的话；据人家说，“他所谈的话真象批发商家所谈的一样。”

易卜生的戏剧（除有两三篇不曾印行者外）为便利起见可以分成三个种类，但这分类当然是很粗略的分法，因为各类都是互相混淆的：易卜生的艺术的开展原是渐进的也是互相衔接着的——第一，是大抵以散文写成的历史和古传的戏剧：少作的《喀悌林那》（千八百五十年写成，但后来又修改过的），是有它的独得的地步的，却含有其后的大多数作品的萌芽在内；《欧斯屈拉脱的因艾夫人》，一八五五年，是一篇技巧圆熟的准乐剧；《怎尔蔼格的飨宴》Gildet paa Solhaug 是一八五五年写的一篇十四世纪的史剧，一八八三年再版的时候，曾附有说明这剧的来历的一篇叙文；《海耳艾兰特的武士们》Haermaendene paa Helgeland，一八五八年，是古史《伏儿桑喀萨喀》Volsunga Saga 的巧妙的翻案剧，但为想使味肯（Viking）时代的人情世相表现得更活跃一点，将年代降下了一点；《僭主康古斯爱姆尔奈》Kongsemnerne，一八六四年，是以十二世纪的挪威史

作为材料的剧本；《皇帝和加利利人》Keiser og Galilaeer 于一八七三年完成，但系数年前开始制作的作品。

第二，是剧诗（Dramatic poems）《爱的喜剧》Kjaerlighedens Komedie，一八六二年；《勃兰特》Brand，一八六六年，《彼尔根脱》Peer Gynt，一八六七年。

第三，是社会剧：《青年同盟》，一八六九年；《社会柱石》，一八七七年；《傀儡的家庭》Et Dukkehjem，一八七九年；《群鬼》Gengangere，一八八一年；《社会之敌》En Folkefiende，一八八二年；《野鸭》，一八八四年；《洛斯迈儿斯霍儿姆》Rosmersholm，一八八六年；《海洋夫人》Fruen fra Havet，一八八八年。

《海耳艾兰特的武士们》是易卜生的最初的大作；实在也是被称作他的戏剧中最完美的一篇戏剧的。他所取的古旧的形式和实质，虽则强制他不得不自己掣自己的肘；可是那剧本所取的散文体裁，却也是森严简练并且也很有力量的。同时在这剧里有一种奇妙不可掩没的近代味在那里，所以我们觉得给与他的后来各社会剧以真生命的那种精神，在这剧里也感觉得到。在这剧里虽然那些比较不重要一点的人物性格也刻画得很精细，可是在大部分的地方占重要的，还是那个热情的，意志坚强的息耳提斯（Hjoerdis）。她是在古代史谈中的勃龙歇耳特（Brunhild）那么的一个人，可是她也是和易卜生的各社会剧中出来的男女主人公系同属于一个范畴的人；一个强烈的，热情的女性，内部充满着被压制住的精力，然而自然的溢出处却被封锁在那里，于是这精力就不得不变形成了喷火山，化作了不幸事件而爆发出来。她向着对于她的着用男子的甲胄武器，混人男子中间去的这言语已

经吃了一惊的达妮（Dagny）说："女儿之辈，女儿之辈，天下哪有一个人能晓得这女儿之辈所能做的事情？"她父亲被杀了，她只是一个少女，所以就被迁入到征服者的家里去住。她在肉体的运动操练上找到了一时的满足。当柔和高尚的武士齐果尔特（Sigurd）带了他的身体柔弱的朋友功那（Gunnar）来的时候，他们朋友俩就同时对她发生了热爱，她并不露一句言语，却在对齐果尔特用情。她约定将委身于一位能成最大的功业者，齐果尔特用了策略就替朋友功那赢得了她，他自身却和那位优雅柔美的达妮结了婚。嗣后的息耳提斯的行为动作里就全都充满了些奇怪不可思议的事迹，而她所说的言语，竟都变了苦恨的集中体。到了后来她探知了齐果尔特的曾对自己有过爱情的情节，这一个骄强顽固的女人，竟吐露了她的想披金胄，装盔甲，愿无论上什么地方都跟他走的一个无益的叹愿，"自从你选了另一个女人做你的配偶之日起，我就变成一个四海无家的孤魂了，你这行为实在是太不近人情。对于好友，无论何物，都可以馈赠给他，——无论何物，可是只有一件，就是自己所亲爱的女人，却断断不能够让赠给他的。他若把这女人让了，那他就等于把运命之神诺伦斯（Norns）所织纺的丝绳切断，把两条生命都弄得变成废物了。"息耳提斯是社会剧里的女性，但是她还没有觉悟到她自己是有一个自己特有的生命在的。

《皇帝和加利利人》（注）也是以散文写成的史剧，和《海耳

（注）《皇帝和加利利人》是易卜生戏剧作品中的最初被英译的书，译者是 Miss Catherine Ray，在一八七六年。最初介绍易卜生到英国的，是 Edmund Gosse 在一八七四年的《二周评论》Fortnightly 上的一篇文字。易卜生的社会剧中最初被英译的是 The Doll's House（系以《诺拉》Nora 为书名的），译者为 Miss France Lord，在一八八二年。

艾兰特的武士们》却大不相同。实在由创作的时期上和性格上说来，这是差不多该属于第二类的作品。系一篇两部五幕的戏剧，表现着皇帝求立安 (Julian) 一生中的各光耀而威严的情景的，但缺少剧的一致和顶点的趣味。这剧本是他在挪威时动笔写起，后来在罗马写成的，大约它的不一致的性质和冗长，是因为写这剧的中间夹了这样长的一个时间的缘故。这剧本在断片各部分里，确有迷人的力量；我们在这剧里可以看到求立安的一生，自研究哲学的青年学生时代起，一直到他的成了被加利利所征服的皇帝而崩殂止。他的一生兴趣所在的地方，是在他的对正在兴起来的基督教和在他周围的已在衰落下去的多神教的种种关系上面。求立安觉得有一种第三宗教的成立的可能——"自然与精灵的调和，通过精灵而回返自然；这是对人道的伟大事业。"但是他却自己以为自己是这新宗教的神圣的代表。他的朋友麦克西姆斯 (Maximus) 在最后预言着说："第三王国就快到来了！人的精灵将再有得到继承的信仰的机会。"求立安的失败，是为了他的力弱和虚荣，是因为时代在那里和他作对；他终于在口里剩叫了一句"噢，加利利人呀，你是胜利了！"而死了。

《爱的喜剧》是第二类的剧诗的最初一篇，也即是他的再也不消灭的特异的近代性发露的一篇作品。这是对于恋爱的因袭的各事状的讽刺，形式是很整齐的，但结构上比较得有点疏懈，《勃兰特》从想象方面和阴惨的力量方面说来，是易卜生的作品中最独特的一篇诗。或者也即是他作品中的最被人家所知道的一篇；在德国这剧诗已经有四种翻译，不久我相信也可以有英译本出现了。《勃兰特》是一篇为理想而殉的意志与牺牲的悲剧，——此地所说的理想，当然是一种狭隘的理想，但易卜生却处处在暗

示着，这比较我们大部分人的理想，可并不见得狭隘。勃兰特在他一生的各种危机上所服膺的一句箴言是“宁为玉碎，勿为瓦全”(All or Nothing)；因此在他看起来，为想遂行宗教上的义务，就是把人间的感情和关系都绝灭了也有所不辞的。这诗开头不久，勃兰特就在一个冰山雪地，日光罕照的北国的阴郁小村落里当牧师。他带了他那爱与贞节的悲凉的化身之妻亚格奈思(Agnes)到那里去。夫妇之间虽生了一个小孩，但是不久就在这日光不利的村谷里死去了。在文学里头，比这剧的第四幕，当小孩死后的周年忌的圣诞节晚上，勃兰特劝他女人亚格奈思将亡儿亚儿夫(Alf)的最后遗留品，就是他们亡儿的几件衣服，施舍给一位风雪中抱了小孩到他们门口来求乞的丐妇的一场情景更动人更伤感的文字，恐怕是不能多见的了。不久亚格奈思也死亡了。最后，被他的信徒们的投石所伤，勃兰特鲜血淋漓地逃上了高山。在山上，在这乱山的岩石和他自己的幻觉之中，他遇到一位疯女，被她误认作了带荆棘之冠的耶稣基督。这一场情景，在这一场里最后是雪山崩溃，勃兰特为崩雪所压，就死在他的残破的理想之中，这一场情景，实在达到了近代文学里所罕见的想象力的最高之点，我们若硬要求这一场的比拟，那只好举莎士比亚的《利亚王》剧中的那一场伟大的荒野之场了。可惜在这一场里和在另外的各场里，易卜生引入了些超自然的音声进去，这一种超自然之声，在这一篇完全有近代味的诗里，不但不能增加它的自然的雄大之美，并且大有不相称的感觉给与读者的。但是不管它怎样，《勃兰特》一剧却对我们提供了许多人物和思想，这些思想的论议等却在一种虽是不规则的，但很简要明晰，如音乐般的韵律上面运载在那里，象这样复杂的一部作品，要想以寻常的尺度来分析解剖（在一篇小论

文中来说明）是不可能的。

《彼尔根脱》在作者的祖国，是被当作易卜生的最重要的作品看的，因为这是一篇伟大的近代国民叙事诗，是一部斯干狄那维亚的《浮士德》。并且这剧在舞台的搬演上也得到了成功，附入此剧的乐谱，是格离格 (Grieg) 氏之所作。这剧的主人公之名和他一生中的许多事件，都系载在挪威的古传中的事情，而易卜生自身也在说《彼尔根脱》是系拟作挪威民族的代表者的人。彼尔是住在空想与实际不甚明了分得出来的世界里的一位幻想之子。他是一个具有野心的为我主义者，同时他也决不是一位没有现世的经验才智的人；他到了美国，以输入奴隶和输出偶像到中国而积了巨富(后来也忽然丧失了)，对这一种恶业的良心上的补报他又开始了一件另外的买卖，就是供给那些宣教师以圣经及兰姆酒类（这也是很可以占利润的事情）。人物的性格上常有幻想的象征的地方，但剧的全部却是许多场面和冒险的连续，往往有易卜生所最独得的那种深刻的讽刺流露在其中。有一场是非常的崭新深刻，简直是在文学上独步而不许他人追随的样子。那是将挪威的特质发挥得尤其特异的一场，是彼尔根脱走进那间他母亲卧在垂死的病床上的小屋去的那一场，地炉里还有火在燃着，一只老的雄猫睡坐在床脚根的凳子上面。他用了小时候的那一种调子在和她谈话，却使她想起他幼小时候和她如何的一道游耍，学那童话里驱马进沙利亚穆利亚 (Soia Morria) 城的故事。他坐在眠床的脚边，向老猫蹲着的凳子周围抛系上一条绳索，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在假想上天国去的旅程。——在天门口和圣保罗的争论，严肃的上帝用了大喉咙在吩咐，亚直老婆婆 (Mother Aase) 可以让她通过的宣言——他就用了这些当他少日是她诱他入睡的故事在诱慰她

到死的安眠国去。到了一直后来进了开罗(Cairo)的疯狂病院，彼尔确实感到他的不顾别人的行动和意见而只管将能够满足自己个人的那个毕生的信念主义，实现到了极端了。在这里他被称为皇帝，头戴着稻草制的皇冠，象这样地他的对于权力的梦想实现了。但到了最后，成了一个白发的老翁，他回到了忠实的沙儿味格(Solvieg)那里在受她的欢迎。这沙儿味格年青的时候，曾受了他的骗被他所弃的，现在也已经成了一个老妇了，可是还具着一个他从没有得到过的恋爱的王国在等他，欢迎他回去。这一篇诗以沙儿味格守护着她情人的尸骸在唱着儿歌送他死去的一场情景结束在那里。想象力过于丰富，而意志又太薄弱，连可以使他满足的唯一的事情恋爱都得不到的人的失败，就是这一部很可惊叹的，含蓄深沉的作品的最后的教训。

易卜生在国内国外引起人家的最大注意的，当然是他的第三类也是最后一类的作品——就是他的社会剧。这些都是在他成熟以后所写的东西，他把他少年时候所得的戏剧技巧上的工夫和后年所得的人世间的经验，都倾倒在现代的社会生活的明快的批评之中。据说他自家也在把这些社会剧视作可以传世的重要作品。我们想到了他的《海耳艾兰特的武士们》、《勃兰特》和《彼尔根脱》，这一句话也很是难说。但是对于易卜生将他的最圆熟的技巧倾注到了一种在今日也还是有不能计算的意义的作品里去的这事情抱不平，当然也不合我们现代人的态度的。要说明这些作品的意义，却很容易，流贯在易卜生的后来的诸戏剧里的精神，实在也就是在他的最初之作《喀悌林那》里可以看得出来的精神；就是对于个人的合理的自由社会环境不应加以束缚的热烈的主张，和对于一般世人所视为《社会柱石》的那些习俗的虚伪全部的深恶痛恨而已。

但是这一个为易卜生的第三类诸戏剧的底流的冲动，又系统御在一个大戏剧作家的技巧之下的。对话简练透彻；句句有意义，没有一个闲文字；也没有那种光是漂亮的为对话的对话游戏在他的剧里。他自己在说："我所想在读者心中唤起的幻觉，是真理本身。我所要在读者胸中唤起的印象，就是要使他感到在读的事情是实际上在他眼前起来的事情。"在一个比较凡庸的作家手里，这一种手法会变成他的致命之伤，但在易卜生手里这却给与了他以一种比较更伟大的力量。若在易卜生的散文剧的结构上，我们要找出一点过处来，那就在他的材料过于丰富的一点；虽然对于一剧的主目是很适当的配置从属在那里，但是他剧里的许多附属插话，却都是自身也可以独立成一篇戏剧的东西。对于这些戏剧的展开和插话所费的苦心，却与他对所表现的人物的真实性和个别性所费的苦心正是一样。所以这些断不是光是具体化的滑稽和讽刺的漫画之流；易卜生的深刻的讽刺的出处，却从他的单纯的真实和不过分的描写上来的，他的那种对于社会欺诈者不过分的描写，就是在今日也是很合理性仿佛同我们现在日常所遇见的社会欺诈者们是一样的人物。他所刻画到我们面前来的人物，就是连最不重要的脚色，也是有一种有机的复杂的人格的，并不必用秘诀和标语才能够使人家识破。

《青年同盟》是社会剧里最初的一篇，系写一个名斯坦斯轧特(Stensgaard)者的兴起和进展的。他的性格，根本就是一个卑陋凡俗的人，但他是很聪明，而他的野心就在博得政治上的成功。同时他又是一个没有远大的眼光，妄自尊大，完全短于机略的人。他并且也是一个动摇无恒性的人，可是对于他的一生的大目的，却在固守着不动，他的用以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就是在想汇集形成一个

坚实的选举投票者的多数团体，而这团体的中心就是那个青年同盟。斯坦斯轧特对于演说是最擅长；他竟宛然是一个奴马·鲁麦斯丹(Numa Roumestan)，才华焕发，天真烂漫象一个小孩，感情易动，尤其是富于丰丽的词藻。这剧是以他受了许多世上的轻侮而终结在那里，但轻侮虽则被你们轻侮，他却决不会失败；非但如此，我们却更有推想他正在向国家的高官厚禄的途上前进的可能。在这一个半民主的社会领袖人物的巧妙和活现描写上面，易卜生总算把他的对现代政治方法的重要意见说出了。他对这一种政治似乎是不十分赞成的样子。他的意见是：以象斯坦斯轧特那样的人物为首领的政党内阁——就是现在在英国所实现的，到完全的民主政治去的进步过程的一个状态——决不是完全可以满足的政治。在《社会之敌》里的斯笃克曼医生 (Dr. Stockmann) 说："政党正象一个腊肠的机器；它想在一磨之下便把各人的头脑都压挤在一处。"易卜生觉得另外还有些比政党内阁还要根本重要的物事是必要的。在千八百七十年所写下来的话里，他很简明地把他以为是这问题的真髓说明在那里：

"将来的时代——现在我们的思想全部，在将来的时代里将如何的化作灰尘而毁灭呵！现在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呀。到今天为止的我们的生活的根据，都是前世纪的革命的残肴破碟，我们早经尝之又尝嚼得够了。我们的理想在要求一种新的实体和新的解释，自由，平等，和友爱在今日，已经与它们在讴歌断头台的时代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政治家们的不能理解的，却正是在这一点，而我的所以要痛恶政治家们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一点，这些政治家只在希望部分的革命，希望外部形式上的革命和政治上的革命。但是这些不过是不足道的小事情而已。目下只有一个唯

一的有效的革命——就是人心革命。"

他并不是只想把一切东西都投拜在克林威尔 (Cromwell) 或俾斯麦克 (Bismarck) 的脚下的象嘉勒尔 (Carlyle)一流的贵族主义者。象洛斯迈儿 (Rosmer) 在剧本《洛斯迈儿斯霍儿姆》里所说的一样，他以为民主主义（德谟克拉西）的重大任务，是在"把国内的各人都使变成贵族"。千八百七十年易卜生写给他朋友勃兰兑斯 (G. Brandes)的信里说："国家一定要有进步才行。这进步应该是一种革命，象这一种革命当然是我所愿意参加的。将国家的这一个观念打破，以自发的行动来代替，同时更以精神的疏通为唯一的增进协调一致的手段，以这观念来代替国家的观念，然后你才能得到一种可贵的自由的端绪。"只有多造成些男女的伟人，把个人的合乎理性的自由极端扩张开来，然后我们方才可以看到民主主义实现的可能。在这一点，和在其他的许多根本事实上一样，易卜生和那位一见仿佛是与他很不同的美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在男男女女对法律想得很轻的地方；……在对被选举人的无所底止的大胆无法民众全体，能马上起来反抗的地方；……在外部的权威每被内部的权威率先（王法不及自治私法的严厉）的地方；在常是以市民为主脑以市民为理想的地方；在小孩子个个都被教得有自治的能力的地方；……凡在这些地方，就是伟大的都市存在的地方。"这是华尔脱·惠德曼(Walt Whitman)的喊声。

在《社会柱石》——这剧与《青年同盟》之间的连续，因《皇帝与加利利人》的出现而打断的——里，易卜生对那些被一般人视作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基础的习俗的虚伪，发放了些很巧妙的讽刺。在这里他又暴露了一个凡在他的社会剧全部里都是在那里努

力勉进，想做社会柱石的一群人，就是"知事，教师，牧师，传道师"，中间的最出色的人物给我们看。在《爱的喜剧》里的斯屈拉曼特（Straamand），《群鬼》里的曼台儿斯（Manders），和这里的学校教师廖尔龙特（Roeralnd），与另外各剧里点缀在那里的许多小人物中间，虽则性格上有些大同小异的出入，却都是彼此符合有密切的关系的。易卜生以教会里的宣教师为习俗的道德的最高代表。但是我们的这位剧作家却并不同几位斯干狄那维亚的他的同时代者一样的陷入错误，只将这些宗教界的人物写成讽刺的抽象画形。在这里，和在其他的地方一样，易卜生的讽刺的所以会这样深刻的，就因为他的讽刺是合乎理性而又真实的缘故。廖尔龙特是一个正直而自觉意识很强的人，但是礼法的最薄的一层假面，他也是看不透的；他除了道德的表面很明显的事象以外，什么也看不穿的；他是不能了解一个新的理想，也不能对于自然的本能和宽纵的情绪抱一点同情的；心魂里只深印着一个宗教上的制裁，他的本务就是在宣传他所支持的道德社会的传统的格言。《群鬼》里的曼台儿斯牧师，虽则辩才不及廖尔龙特，可是性格比他要强。他的教养和经验，使他适于在宣传社会道德的因袭礼仪的时候保有权威；但是当人生生活的实际问题来到他的面前，或者当一种宽纵的性的思想或性的感情闪发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会萎缩，退避，惊愕而不知所措的。在这样的时候，他正如亚尔文（Alving）夫人之所说，不过是一个硕大的儿童。有些人的意见说，易卜生在他的宗教界的人物的身上，暗暗里在向新教（Protestantism）发放攻击之矢，这也并不尽然。他所攻击的是传统的道德，而宗教界的教士无论在什么地方却是这一种因袭道德的重要的权威代表，所以他的攻击教士原是因为想攻击道

德的缘故。他的对基督教一般的态度，我们从《皇帝和加利利人》中的求立安帝用了紧张的感情，对耶教的人性本恶的教义和强压政策所表示的热烈的反感上就可以看出来了。皇帝求立安继续着说："你们是不能了解的，不曾受这一个神人（This God-Man）的感化威力过的你们，是不能了解的。他在这世上所传播的是教理以上的东西；这是闭塞你们感官的一种魔力。无论何人一到了他的手里，这人就再也不会回复他的自由了。我们是象被移植在他乡的葡萄树；若把我们再移植到故乡故土去呢，我们怕就要枯萎了；可是在这一块新地里呢，我们又为思慕故土而在生病。"

在《傀儡的家庭》里易卜生给我们了一个他的最费苦心的女性描写，这也是他对于近世妇人的社会能力和社会地位等问题的解决上所作的一个绝大的贡献。这是一出婚姻的悲剧，它所引起的大部的议论的中心点就是在这地方，并且这怕也是易卜生社会剧中的最被大家所喧传的一篇。当作艺术品看时这大约也可以说是在他的社会剧里的最完美的作品。到了这一篇作品易卜生把时时在他前两类戏剧里流露出来的剧技上的因袭坏例摆脱尽了，他达到了一个发展他自己的体裁的最高度。此剧实在是一篇有机的完全作品。各部分都很密接地衔连着，剧中开展的程序，步步都有生彩，处处都很自然。在《傀儡的家庭》里住着的诺拉本身，是一位因四围的影响把她的青春本能一时壅塞杀的人物，因这四围的影响她竟被迫成了一个成长的大小孩子了。她是一位品性可疑的小官吏之女；从小就系依廖尔龙特所代表的那些因袭道德的格言所养成的妇人；她的重要的娱乐不过是在使女房里所寻得的生活而已。现在她变成了母亲了，嫁了男人了，她的丈夫能很注意地保护她使她不至与外界社会相接触。他又不使她尝到辛酸苦处，凡

自己的工作烦恼，他都不教她分担；他只在爱护培养她的那种小孩子的天真本能；她变了他的欢乐之源，成了他的很可珍贵的玩具。他是一个有审美趣味的人，他对她的爱，和一个人对一件艺术品所感到的喜悦差不多。诺拉的行为是她的教育和经验的自然的结果。她会很巧妙的撒谎；为达到她的目的的缘故会大胆地卖弄娇情；关于金钱的事情，她的正义的观念会如此的幼稚，甚至于假冒了她父亲的名氏也觉得不甚要紧。但是她全系为了爱的冲动而出此；她的动机常是很好的；她并不觉得这是罪恶。她所受的关于人生的教育比一个完全没有责任观念的溺爱孩子的教育并没有进步。但比此更高一层的本性系潜伏在她的心中的；到了后来天日射到了这傀儡的家庭，她尝到了外界社会的判断，看到了这社会判断的代言者她那丈夫的阴郁严厉的样子，这些潜在的高一层的本性就开起自觉的眼来了。到了破镜那一瞬间的冲突的时候，她才有了象下面那样的觉悟，自己的结婚原来不是结婚，自己原来只与一位两心不合的不相识的男人同住了这么些年头，所以自己也不是小孩子们的适当的母亲。她就离开了她的家庭，如她的所说，若不是和她男人达到了一个真的互相了解的结合（真的结婚）她是再也不回来了。她究竟是回不回来了呢？——听说挪威的诗人们，老喜欢把他们的戏剧用一个疑问符号来结束，如同在人生的这一种结末里一样。

诺拉是散布在易卜生后年的剧本里的多数女性中的一个，当然多少是把诺拉展开到了高度的。她们在沉滞的因袭环境之中，或者为本能所驱，或者为智识所动，或者是积极的或者是潜隐的，都是自由和真理的奋斗代表；在她们之中是有新社会秩序的期待包藏着的。在这些剧里的男子们，他们是能够正当地对他们的社会

环境给与一个评价的，可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多系在人生的战场上受了创伤或入了麻痹状态的人；所以他们只是半冷笑地站在一旁，自家只甘愿成一个旁观的人。可是许多女性——如赛儿玛(Selma)、洛那(Lona)、诺拉、亚尔文夫人、莱倍喀(Rebecca)等——却多是充满着不可抑压的活动力的妇人。在她们的胸中常有一个新的人生在那里汹涌，有时候会起澎湃的波涛，会很激烈地迸流爆发在非常实际的言语之中。

《傀儡的家庭》既是一篇婚姻的悲剧，那同样《群鬼》就可以说是遗传的悲剧了。这一篇妙剧实在是《傀儡的家庭》的论理的结果，是它的续篇。亚尔文夫人，是一个无论怎么样总决心跟着她男人的诺拉，这事情的结果就成了这剧本的内容。她是一位精力旺盛智识丰富的妇人，能够治理财产；对她亡夫周围的去思遗念只想献身造成一种人为的神圣的留芳余韵出来；她的这一种工作实在也很可以说是成功了的。可是同时她也在渐渐地将她自小就以此而被教育的德义戒律在那里摆脱，渐渐学得了为自己个人而想的倾向了。当她儿子奥斯华特(Oswald)因遗传潜伏的病发，成了将死的重态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她觉得他仿佛是他父亲的阴魂的样子。在平时的生活里他是从没有暴饮暴食的恶习的，但是现在他却饮起过分的酒来了；并且他对一位实际上是他父亲所生的异母妹恋爱了起来，正和他父亲在这同一的地方对那少女的母亲的恋爱是一个样子。这剧以奥斯华特的初期的疯狂症候正在显明起来的地方为结束，情景就在那里告了终。剧中的讽刺的重要部分，是在习俗道德的最上精华，就是曼台儿斯牧师的无意识的行动上面，而在演出这剧的行动的仅仅几个钟头之中，遗传的悲剧和对于人生的伟大的自然力，我们纵想竭力遮蔽抑压，也是徒劳

的事情等，却都舒徐地毫无假借地被表现在那里了。

我觉得到了这《群鬼》，易卜生是达到了他的艺术技巧的最高潮了。他在这里所用的，只是普通的人物和日常的情景；大半的行动都不过是以客室里的对话来点出；可是我们觉得在这剧的明快完备，悲剧的强调和大力的集中的背后，都有易卜生各种素养的全部在那里照耀。我们到了这剧的最后就会经验到那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悲剧的净化，就是那种延长的颤栗的恐怖，我们又会不知不觉的联想到文学上最可怕的作品上去，如爱斯基罗斯（Aeschylus）的《奥来斯戴亚》Oresteia，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Macbeth，和雪莱（Shelley）的《善西》Cenci 之类。只有对此剧再深切了解一点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恐怖的里面，并且我们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容易看到易卜生是如何的把他那时代的科学影响都吸收在那里，他的态度是如何的纯直，他对实际又是如何的在信仰。亚尔文夫人说："曼台儿斯先生，我在这样的想，我们大家恐怕都是阴魂噢。不但是我们父母的遗传在我们的心里行动，——恐怕各种无生命的旧思想旧信仰以及其他种种都是在我们心里附着的呢。它们当然是没有生命力了；可是它们也一样的仍旧牢牢附着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也不能够摆脱它们。当我拿起一张报纸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字里行间仿佛有阴魂在游动似的。我想我们这国内，一定是同海边的沙数一样，各道各处怕都充满着阴魂在那里的。"这虽然是不大愉快的事情，但系对于这社会上的事实的绝对的承认。此外，在对一般愚人所想隐蔽过去的社会创伤，下了这一个巧妙的刀针探索之处是还有希望存在在那里的；并且在对于自然及自然本能的乐天的信仰上面，也是还有希望存在在那里的。我们觉得象这样强而

有力的新生命的气息，是在易卜生的别的作品里所感受不到的东西。

《社会之敌》在动机上是和《群鬼》紧接着的作品。因为《群鬼》出版之后，引起了社会上猛烈的反对。大家都说，象这样的题材是很不适合于艺术作品的。这议论当然是莫大的愚论，歌德的名言"无论什么真事实，只教诗人晓得如何的用它，总没有一件不是诗的事实的"，在今日当然仍旧是真的。但是对于此剧，世上的有德君子，牧师曼台儿斯就是这些人的代表，都一齐叫着说——当然是依他们的眼光看来——这是不道德的，这是当北国的名优林特白耳格（Lindberg）还没有扮演了奥斯华特而将此剧上演以前的事情。易卜生本来是预期着世上的物议的，但这物议来得竟出于他预料之上的猛烈；他把这时候的经验在医师斯笃克曼的事情里艺术化了。在这些社会剧里我们可以密接联想到易卜生的化身的人，只有这一个刚毅笃实的医师斯笃克曼的这一件事实实在是很有趣的事情。当他发见了那他在那里作顾问医生，而同时也是那都市的繁昌之源的温泉场里的水分含有毒素而要害及病人的时候，他就决心马上把这事实发表出来而求救济之方。在因此决心而惹起的世间一般的非难声中，我们的这位质朴实笃的医生方得跃身入了烈士之伍，而成了有远见的真理的拥护者。第四幕的一场，当他觉得最后的公布他发见的手段，是在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在世论嚣攘的中间，他发表他的意见的这一场，实在是易卜生所写过的作品中间最有力量也最有剧的趣味的一场。

《野鸭》是在易卜生的社会剧里最无精彩的一篇戏剧，在这里没有一个吸引我们的注意的中心人物，也没有大大的剧的场面。我们在此地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堕于形式主义（Mannerism）而

且他的对于象征主义的倾向——此地的象征是集中在《野鸭》上面的——也变了很触目很露骨了。可是这剧对于研究易卜生的作品的人却有特别的意义。这一位对于他人是毫不客气的讽刺家对于自己也没有什么客气：他在他那很有魔力的小诗集的卷后题着说："写诗的人是在对他自身行最后的审判。"他又在另外的地方表示着说："我到今天止所写过的东西，虽不是实际上都曾经验过的，但都系和我所经历过的有些事情相符合的东西。每一篇新诗都是精神解放和净化的过程。"在《勃兰特》里，在《彼尔根脱》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个过程。在《野鸭》里，易卜生置身在敌对的方面，仿佛在写对《傀儡的家庭》和《社会柱石》的对照喜剧，对这剧本，以我们平时看惯他的作品的立脚点看来，简直是颠倒反置的戏剧。格来轧斯威莱(Gregers werle)是一个和勃兰特一样有无畏勇进的意志力的青年，他委身于理想的要求，同时也确实无疑是一位易卜生的社会剧的热心研究者。他于长期的离别之后回家来一看，看到了他父亲对于一位从前所弃的情人在周济帮助她和格来轧斯的一个正直的老朋友结婚。他就马上决心，想把这一个家庭里的虚伪之根绝去而为他们奠一个真正的婚姻之基。他的干涉的结果反成了不幸：一个平庸无力的常人想适当顺应理想的要求而反失败了；反之，这剧里的习俗社会的重要柱石，就是威莱的父亲，倒根据了相互的自白与相互的信任而很自然的联成了一个真正的婚姻。若这篇戏剧可以当作易卜生从他的以前所作各剧里抽出来的模拟剧看的时候——这也并不是失当的看法——那就和《群鬼》一样，更可证明易卜生的深远的确信了，就是各种有生命的发展，必须自然的，以内部的个人天性为条件地发展开去才行的这确信。

在《野鸭》里易卜生在向他自己独得的形式进行，可并不用多大的主张，并不在主张着男女在道德上的平等。在结婚之前并没有同一位男子发生过关系的女人，她究竟有没有要求她男人须和她一样的权利的？在结婚之前已经和另外的妇人们发生过关系的男子是不是可以对他的女人之有同样关系者鸣不平的？这些就是斯干狄那维亚和丹麦剧作家们——如勃咸龙生、爱杜华特·勃兰兑斯（Eduard Brandes）、爱特格伦（Charlotte Edgren）、般崇（Benzon)辈——所最喜讨论的问题。爱杜华特·勃兰兑斯的那篇与《野鸭》同时印行的可爱的小剧《爱脱倍在格》Et Besoeg 也系关于这一个问题的，他并没有新的理想插入在他的剧里，他给与了一个和他那伟大的同时代作者所给的在精神上是一样的解决。勃咸龙生在同时发表了一篇《爱恩·汉斯开》En Hanske，这就是他的对于这问题的一个贡献。在这剧里一位少女和一位青年恋爱了，但当她正在正式的和他缔结婚约的时候，她偶然地晓得了他的从前曾和另外的妇人们所有的关系。同时她又发见了她自己的父亲，一位温和可爱的长者，对他的夫人也是常不忠实的，她的母亲到现在还有一种勉强压制下去的苦情怀在心头。这少女到此才看到了人生并不是象人家教她相信的那么清洁的；她就拒绝了她的爱人，接受了些她所想不到而也是无理由的这男人的暴行之后，她就将自己的手套织上了这男子的头部。勃咸龙生的活泼的笔力和扩张的感情都在这剧的头几场里表现在那里。有几处是很可笑的喜剧。尤其是当那好好先生的父亲在女儿的锋利的问难和自己夫人的讥讽言语之中对他女儿所讲的那一场关于良妻的特权的一段。他说："这里就是女人的最高的天职。"女儿问他说："当作什么？""当作什么？——你难道不在听着么？

当作——当作因结婚而使男人变得高尚一点的力量，当作那一种可以使男人净化的力量，当作、当作——”“一块肥皂么？”“肥皂？你真的怎么啦？怎么会想到肥皂上面去？”“你的意思不是在说婚姻是男子的一个大洗濯场么？我们女孩子个个应该拿一块肥皂立在洗濯盆的边上才对呀。这是不是你的意思？”在这一个地方我们不得不拿勃威龙生来和易卜生比较，可是在这里我们却看不到那个大戏剧家的艺术上和道德上的把握。易卜生在《野鸭》里的主张，似乎是以为这问题的解决，当在这么的一点，就是没有相互的了解与相互的自白，真正的结婚是不可能的。

在《洛斯迈儿斯霍儿姆》里，社会问题却移到背面去了；当然这些社会问题在全篇里是贯流着的；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之内这些社会问题却是促成这剧变为悲剧的主因，因为吾人的过去的无数的绳索在束缚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一步也不得前进。但是在这一个阴郁的背景之上，热情的莱倍喀·威斯脱(Rebecca West)的性格却被描写得异常的活泼异常的纤巧。易卜生对于热情的伸展上从没有表示出这样深沉的趣味过。在第一场里当女佣人在准备晚餐的中间，是静默地在编织毛线物的东西的这一位内具热情外貌沉静的女性的全生涯和心灵，都渐渐地在不重要的插话之间以警策的闪光在表现出来，到最后她就不得不下到那条不可避免的到磨场河流去的路上去消灭。完成这一幅画境的笔触实在太复杂精细了，我们就是想把它们来解剖分析也不可能；在最后的一场易卜生的紧聚的散文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情绪紧张的顶点。

在《海洋夫人》里我们所感到的空气和他初期各社会剧的似乎不同。在这里一种准乐剧的元素与社会趣味混合在一处，使这剧变成了最没有易卜生剧的特性而同时也当然是他社会剧里最易收舞

台上的成功的一篇戏剧。爱立大（Ellida），一位病的浪漫的少妇，她的母亲是发疯病死的。在结婚之前遇到了一个美国船上的二等机师，一位"完全不认识的人"；他的豪荡的海上生活和不可思议的魔力在牵引着她。但是在他还没有正式和爱立大订婚之前，他犯了一件多少是情有可原的杀人罪，就不得不逃走了。于是她就做了一位平庸的好好先生的后妻，但是无论如何她仍旧忘不了旧日的海洋的魔力，所以就同人鱼之寄住在人间一样，她只是无聊赖地在过她的生活。最后那位奇怪的"完全不认识的人"又来了，假如是她愿意的说话，那他也决心了无论如何想带了她一道的走。她觉得第一她要完全是自由才行，或者去或者留完全要可以由她自己决定才行。她的男人当然不愿意听到她的走，他要送那个不认识的男子走他的路去。到了后来终于他也答应她由她自己自由选择决定了。于是她倒觉得马上能够决定拒绝那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了，这一个不认识的人就越过了墙失了踪影。海的魔力永久地断绝了，而她却得到了将她的生活变成了有意义的东西的机会。这剧所说的道理是明白的：就是没有选择的自由，那就决不会有真的解放和发展的。

我国的戏剧全盛时代的大剧作家所写的东西，都不过是心里的欢情的表现和对于世上各种绚烂的世相的小孩子似的满足而已。汉来脱和法耳斯泰夫（Hamlet and Falstaff），悲惨的特·弗洛耳（De Flores）和滑稽的西门·爱衣儿(Simon Eyre)，他们都不过是剧的一部分的脚色人物。这完全是游戏而已。亚利奥斯多（Ariosto）的欢乐的长歌，和薄加雪阿（Boccaccio）的生的耽溺的气息，还在我们的这些剧作家里存留着，对于社会的组织，或者竟是个人的运命和发展等，除了当作一种娱乐的现象

看时以外，他们是从来不曾注意到的。在近代的世界里，这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只有偶然的一二个到了迫不得已而弃世的人，还能够持这一种态度。易卜生如今日的亚里斯多法内斯(Aristophanes)、如今日的摩里埃尔(Moliere)、如今日的仲马(Dunas)；将他的圆熟的艺术和对于人及人生的智识都贡献给了他的理想了。"将社会破坏就是将颠倒的金字塔弄直来的意思。"詹姆斯·升敦(James Hinton)的大胆的言语之一的这一句——真可以作易卜生后期诸作的卷头的题辞用的。他的作品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的，受了反对的社会环境的压迫，而发放出来的贼声，这也是所以使他成为近代作家中的一位最革命的作家的原因。

一位艺术家兼思想家，他的伟大的力量大抵是在寂寥里养成，他的作品，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里之所说，大抵是晚上作成的《夜业》Deeds of Night 以远离现世的立脚点来著作的这作家，决不能真正的被一般世人所欢迎的。他所写的物事，在他的故国都惹起了注意和议论；但是他也被误解是一个冷讽的和厌世的人。他在挪威并没有如勃咸龙生那么的被一般人所爱，虽则勃咸龙生在第二期极盛的剧作时期里不过是追踪他的足迹而已；——亦正如歌德的在德国远不如希勒尔(Schiller)之被人所欣赏了解一样。具有旺盛的元气和通俗的同情与希望的勃咸龙生，比他的同胞决没有前进得很远的他，正象可以使人心变得巩固清新的自然力的一种。他所代表的是他们故国的清丽晴暖，草木芬芳的夏季的一面。一边远在前面的黑暗里，醉心于人生诸问题，对于外部自然界的景象全不关心的易卜生，真象挪威的凛烈的冬宵。可是在这一个人的作品里的一种力量实在是超凡的精力。在沉默里发展开来。激励他艺术的理想和本能，是属于慢慢地冲入人心去的

一类的东西。虽然是慢慢地，但是也确实地会冲入到人心去的，到了最后它们也必有被一般所公认的一天。

原载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三期

我俩的黄昏时候

〔德〕李浔特代迈尔作

天色沉沉晚了。来呀，还是回家去好。
来罢！你看栗树的浓荫笼罩
树叶层层仿佛是伸向前来的爪。
此地太凄清，
对我俩似太荒凉多恼。
Es dunkelt schon. Komm, geh nach Haus.
Komm! Das Kastanjen-Blattgewuehl
streckt sich wie Krallen nach uns aus.
Es ist zu einsam hier, zu schwuel
Fuer uns.
你想：你那纤手的轮形曲线
竟如何会和我的那么相象。
突然间我和你觉得是同族的亲人样，
似曾相识在从前；
或者是在前生欠下的相思账。
Denn sieh: die Linien deiner Hand

Laufen den meinen viel zu gleich.
Du schienst mir ploetzlich so verwandt,
So vorbekannt;
vielleicht aus einem andern Reich.
虽然死了，我原有过个同胞的女弟。
唉，你为甚闷声不响，完全是聋哑般的神气！
晚云蒸郁，红透了
嫩叶的枝头树底，
云也多疑，似在威吓，威吓我同族相奸戏。
Ich hatt' ne Schwester, die ist tot.
Sei nicht so stumm, als waerst du taub!
Die Abendwolke dampft so rot
Durchs junge Laub,
Als ob sie uns Blutschande droht.
听哪！放逸奔腾，全无拘挠，
绝似那树里的莺儿在放声狂叫，
你的心儿只在我的手中震跳。
脉脉此时情，两人外更有谁知道，
对我俩，这也就够了，够了。
Horch! ja, so wild und unverwandt,
wie jetzt die Nachtigall da schlug,
zittert dein Herz in meine Hand.
Wer wissen es; das ist genug
fuer uns.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大众文艺》第二期

祈　　祷

〔德〕法尔该作

在天之主，有时候也得使挨挨穷饿，
饱食朝朝是鲁钝偷闲之祖，
更烦遣些敌人来，个对个，
要维持活力还须争斗。
Herr, lass mich hungern dann und wann,
Satt sein macht stumpf und traege,
Und schick' mir Feinde, Mann um Mann,
Kampf haelt die Kraefte rege.

给我跳游的轻脚，给我能飞的天赋，
那金黄的远地太光明，欲飞去，
把那圈美满的花冠挂住，
挂向空中高处星多处。
Gib leichten Fuss zu Spiel und Tanz,
Flugkraft in goldne Ferne,
und haeng' den Kranz, den vollen Kranz.
Mir hoeher in die Sterne.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大众文艺》第三期，原题《祷告》

废墟的一夜

〔德〕Fr. 盖斯戴客作

一八四一年的秋天，有一位年轻气壮的青年，背上背着背囊，手里拿着手杖，在遵沿了自马利斯勿儿特(Marisfeld)驰向味希戴尔呵护村（Wichtelhausen）去的大道，缓慢地，舒徐地逍遥前进。

他决不是一个浪行各处在找工作做的手艺工人：这只须看他一眼，就可以明白，更不必由他在背囊上缚着的那个小小的样子很清趣的羊皮画箧来透露详情。无论如何，依他的样子看来，他一定是一位艺术家无疑。在头上深深斜戴着的那顶黑色阔边的呢帽，很长很美丽的卷曲的鬓毛，及软柔新短的那丛唇上的会须，——总之一切都在证说他这身分，就是他身上穿着的，那件在这一个阳和的早上许觉得太热一点的半旧的黑绒洋服，也在那里证说他是一位艺术画家。他的洋服的纽扣是解开在那儿的，而洋服下的白色衬衫呢——因为他是不穿着洋服背心的——却只用了一块黑绸的巾儿在颈下松松系缚在那里。

从马利斯勿儿特算起约莫走了一哩路程还不到的时候，他听

见那里教会堂的钟声响过来了。停住了脚，将身体靠住了行杖，他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实在是奇妙地向他飞渡过来的钟声。

钟声早就停了，他可是依旧还呆呆地站着同在梦里似的茫然在注视着山坡。他的神思实在还留在家里，还留在那个小小的融和的讨奴斯山旁（Taunusfgebirge）的村里，留在他的家人，他的慈母，与他的弟兄姊妹之旁。他觉得似乎有一行清泪，要涌出在他的眼睛里的样子。可是他那少年的心，他那轻松快乐的心，却不许这些烦忧沉郁的想头滋盛起来。他只除去了帽子，含着满心的微笑，朝了他所素识的故乡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比前更紧地拿起那枝结实的手杖重新遵沿着他所已经开始的行程，他就勇猛地走上大道，走向前去了。

这中间，太阳已经在那条宽广的，单调的大道上射烧得很暖很热了，大道上且有很深的尘土成层地积在那里，我们的这位旅行者已向左右前后回看了好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在想发见一条比这大道更可以舒服一点走去的步道。恰好在右手是有一条岔路来了，但这路也并不见得比他在走的那条大道更会好些，而且这路的去向，比他所指的方向，也似乎离得太远。所以他仍循原路又走了一程，终于走到了一条清冽的山溪之旁，溪上是还有一架古旧的石桥残迹遗留在那里的。过桥去是一条浅草丛生的小路，小路的去向，是山谷的低洼之处，本来是没有一定的目的的他——因为他也不过是为清丽的魏拉河流（Werrathal）的美景所牵诱，此来也原不过想饱饱他的画馋而已，——就从溪流中散剩在那里的大石块高头脚也没有溅湿地渡了过去，跳到了那边的浅草丛生的地上。于是他就在这里的富有弹力性的浅草高头和浓密的赤杨树荫之下，心里满怀了这一回所换的道路的舒服之感，急速地走

向前去了。

“现在我却得到了这一点好处了，”他自对自的笑着说，“就是我可以完全不晓得我到的是什么地方这一点好处。这里没有那些无聊的路牌，真是无聊，这些路牌大约在几哩路前就在对人说了，此去下一个地方是叫什么名字，而每次每次记在那里的路程远近却总是不对的。我真想问问他们看，在这里，他们的计算路程究竟是如何在计算的！可是在这里的山谷里，是多么寂静啊，——那也是当然的，礼拜天农夫们还要在野外做什么呢，一礼拜整整的六天他们既不得不在锄后车旁勤劳辛苦，那礼拜天他们当然是不愿意再出来散步的了，早晨在教会堂里的一忽儿安息，才能补足他们的睡眠，中饭吃后，他们当然是要向酒店的桌下去伸伸脚了啦。——酒店桌下——哼吓——象这样怪热的时候，一杯啤酒倒也很不错——可是在我能够得到一杯啤酒之先，在这里的这清清流水，不也可以权消口渴的么。”——于是他就将帽子背囊丢下，走下水边，去任心饮了一个痛快。

因此感到了一点清凉，他的眼睛却偶然看到了一株老残灵奇的柳树，他以熟练的手法画下了一张这老树的速写之图；现在是完全休息过了，心气也觉得清新了，他就又背起背囊，也不管那小路的路线是引他向何方去的，便又开始向前走了！

象这样的，这儿一块岩石，那儿一丛奇异的赤杨树丛，或又是一枝节瘤丛生的槲树之枝等收了许多速写在他的画筐里，他又约莫逍遥前进了一个钟头。太阳愈升愈高了，当他正决下心来，预备走得更快一点，至少想赶上下一个村子里去摄取午饭的时候，他却看见在他的面前，山谷的道旁接近溪边，一块从前大约是有神龛立着的老石之上，有一位乡下少女坐在那里，她是在俯

视着那条他所走来的小道的。

为赤杨所遮住，他的看见她，比她的看见他还要早些；可是当他沿着溪边，正从那个到这时为止把他从她的视线里遮去的树从里出来的当儿，差不多和这是同时地她就跳了起来，欢呼了一声，竟向着他而跑上前来了。

亚诺儿特（Arnold 这是这青年画家的名字）倒吃了一惊，呆站住了，而同时也马上看出了她是一个同画上的美人儿般美丽的姑娘，年纪怕还不满十七岁，穿的是一套非常奇异，但也非常清洁的农妇的衣服；她伸出了两臂，在向他跑上前来。亚诺儿特也明明知道，她大约总是把他弄错当作了一个另外的人了，而这一个欢欣的接遇总并不是为他而发的——那个小姑娘一到认清了是他也立刻惊惶站住，颜面先变得青苍然后满面通红最后才嗫嚅难吐窘急得什么似的说：

“你你这位不认识的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我把你——”

“当作了你自己的爱人看了，是不是？小姑娘！”那青年笑着说，“而现在你却要发怒了，怒恼你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另外的，不相识的，与你是完全不相干的生人，是不是？请你不要因为我不是你那个他而发怒才对呀。”

“嗳，你说那里的话？”那小姑娘感到窘急似的幽幽地说——“我凭什么要发怒呢？——嗳，你正不晓得，我却在这儿非常的欢喜着哩！”

“那么他也不值得你再这样的等待下去了，”亚诺儿特说，他这时候才初次注意到了这纯洁的村女的实在是奇妙不过的爱娇；“假如我是你那个他的说话，那我就一分钟也不教你无为地在这里等

我的。"

"啊，你真说得奇怪，"那小姑娘羞缩的说，"他若是能来的说话，那他就老早来了。或者他是病了也未可知——或者竟也许是——死了，"她缓慢地也是从心底里出来似地叹着说。

"你不听到他的消息，已经是很久了么？"

"嗳，是很久，很久了。"

"那么他的家里总大约是去这儿很远的罢？"

"远么？当然——从这儿去是远得很哩，"那姑娘说，"是在别蓄府斯罗达（Bischofsroda）。"

"别蓄府斯罗达？"亚诺儿特叫着说，"我在那里是在最近住过四星期的，那村里的孩子我差不多个个都认识。他叫什么名字呀？"

"亨利——亨利·福儿古脱（Heinrich Vollgut），"小姑娘羞羞缩缩地说，——"是别蓄府斯罗达村村长的儿子。"

"嗯，"亚诺儿特想了想说，"村长那里我是常在进出的，他的姓字是鲍爱林（Baeuerling），据我之所知，则全村里没有一个姓福儿古脱的人。"

"在那里的人，你或者总不全部都认识罢。"小姑娘辩着说，在她脸上的那一层悲哀忧郁的形容上却潜入了一脸淡淡的，狡黠的笑容。这笑容在她的脸上，比起先前的那副忧郁的形容来，实在更是相称，更是好看。

"但是若从别蓄府斯罗达来的说话，"那青年画家说，"那翻山过来，有两个钟头，也尽可以来了，至多也不过三个钟头。"

"可是他却仍是不来，"小姑娘说，又发了一声沉郁的叹声，"而他却是和我那么确实地约定的哩。"

"那么他一定是会来的，"亚诺儿特很忠心地保证着说，"因为倘若和你约定了，那他是必须有一个坚决如石样的心才忍心背言而不守约——我想你的那位亨利总不至于如此罢。"

"是啊，亨利是不会如此的，"小姑娘也很信用她爱人似的说，——"可是现在我想不再等下去了，因为无论如何我总要回家去吃午饭去，否则怕爸爸要骂起来哩。"

"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村谷里一直的进去——吓，你听见那钟声么？——教会堂的礼拜是刚在散呀。"

亚诺儿特倾听了一下，在距离并不很远的地方，他听见有一种慢慢撞击的钟声传了过来；但这钟声并不深沉响亮，却只是尖锐不和协的，而当他看向那钟声响的地方去时，他看见简直似乎有一层浓密的雾霭遮障在村谷的那一部分上似的。

"你们的这钟是有裂痕的，"他笑着说，"这钟的声音真有点怕人。"

"是的，我也很知道，"小姑娘冷静地回答说，"这钟的声音真不美，我们早想把它改铸了，可是一则我们老没有钱，二则也没有时间的余裕，因为这附近是没有铸钟师的。但是倒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都已听惯了，晓得这钟打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就是这破钟也尽可以通用的。"

"你们的村子叫作什么名字呀？"

"葛默尔斯呵护村（Germelshausen）。"

"从你们那里可以走上味希戴尔呵护村去的？"

"那很容易——走步道而去，怕只要小半个钟头好了——或者还不要的呢，若你走得快一点儿的时候。"

“那么，小宝贝，我和你一道去罢，去走过你们那个村子：假如在你们那儿有一家好好的旅馆的话，那我就也到你们那儿去吃午饭去。”

“那旅馆只是太好了一点，”小姑娘叹着说，临行时她又朝后回顾了一眼，看看她那所久候的爱人究竟来也不来。

“旅馆哪里有太好的道理呢！”

“对农夫自然是如此的，”小姑娘认真地说，这时候她已在他的边上并着，缓缓地在走向村谷中去了，“农夫于日里的工作完了之后，晚上在家里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假使他在一家好好的旅馆里晚上坐到了深夜回来，那岂不要把家里的事情耽搁起的么？”

“可是我今天总再没有什么事情耽搁落了罢。”

“城里的先生们是不同的——他们本来就不做什么工，所以也没有多大的事情会被耽搁，而农夫却是要为他们而作工，做出粮食来供养他们的。”

“那倒也不尽然，”亚诺儿特笑着说，——“他们为我们务农（植造）是有之——可是做出工作来供养却还是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哩，并且我们有时候也很苦，因为农夫的工作，是容易得到相当的报酬的。”

“可是你们是并不在做什么工的呀？”

“为什么不做工呢？”

“你们的手并不是象做工的样儿。”

“那我就马上试给你看看，我是如何的做工而且能够做点什么的，”亚诺儿特笑了。“你且上那从老的紫丁香花树下的平石上去坐下来罢，”——

“我上那儿去干什么？”

“你且坐下罢，”青年画家叫着，就很快的把背囊丢下，把画箧和铅笔取了出来。

“可是我要回家去了！”

“有五分钟就行——我极愿意将你的纪念品留一个在身边，携带到外边的世界上去，就是你的亨利，大约对此总也不会反对的。”

“我的纪念品？——你说得真可笑呵！”

“我想画一个你的像去。”

“你是一位画家么？”

“是的。”

“那好极了——你马上可以把盖默尔斯呵护村教会堂里的画重新点染点染画一画新，因为它们实在是太旧太难看了。”

“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回亚诺儿特问她说，这中间他早把画箧打开，很快的在画取这小姑娘的娇容的速写图了。

“盎屈鲁特（Gertrud）。”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是村里的村长。——你若是一位画家，那你可以不必上旅馆去；我就马上带你回家去吃午饭，饭后你可以和爸爸商量商量一切的事情。”

“是不是关于教会堂的画的事情？”亚诺儿特笑着问她。

“当然是的，”小姑娘很认真的答他，“那你就非要住在我们那里不行，总得和我们住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直到——我们的日子再来而那些画是完整了的时候。”

“盎屈鲁特，这些事情让我们慢慢的往后再说，”青年画家一

边很忙碌地在调使他的铅笔，一边说，——“我且问你，假如我有时候——或者竟是常常要和你在一道，而——又和你说闲话说得非常之多，那你的那位亨利不会生气的么？”

“亨利？”小姑娘说，“他以后怕不会来了。”

“今天自然不会来了啦，可是明天呢？”

“不，”盖屈鲁特完全很平静地说，“他今天十一点钟的时候不来，是不来的了，直要到我们的日子再来的时候止。”

“你们的日子？那是什么意思呀？”

小姑娘只吃一惊似的诚恳真率地朝他看看，可是对他的这一句问语，她仍不回答，而当她把视线擎住罩在他们头上的高空云层上去的时候，她的眼里却现出了一种特异的苦痛和忧郁的表情，在凝视云端。

这一忽儿的盖屈鲁特真有天使般的美丽，而亚诺儿特在急于他的速写画的完成，注意全为这事所吸引，把其他的一切都忘掉了。这中间他并且也没有多少时间的余裕。那小姑娘突然站起来了，把一块方巾向头上一抛，遮住了太阳的光线，她站起来说：

“我非走不行——这日子是那么的短，他们家里的人，全在等着我哩。”

可是亚诺儿特也已经把那张小画画完了，用了几笔粗线，将她的衣服折痕表示出来之后，他一边就将画擎给她看，一边说：

“象不象？”

“那真是我呀！”盖屈鲁特急速地叫了一声，几乎似吃了一惊的样子。

“可不是么？不是你是谁呢？”亚诺儿特笑了。

“你要将这画留着拿了去么？”小姑娘羞缩地差不多是忧闷地

问。

“当然我要拿去的，”青年叫着说，“我若从这里远远的，远远的离开了的时候，也可以常常看看想念你啊。”

“可是不晓得我爸爸答应不答应？”

“是不是说准不准我想念你的话？——他能够禁止我不想你么？”

“不是的——但是——诺，就是你要将画带去——带到外边的世界上去的话呀？”

“他不能阻止我的，我的心肝，”亚诺儿特很亲爱地说，——“可是将这画留在我的手里，你自己是愿意不愿意呢？”

“我么？——那有什么！”小姑娘想了一下回答说，——“假如——只教——嗳，我还是要去问问爸爸才行。”

“你真是一个傻孩子，”青年画家笑着说，“就是一位公主，也不能反对一个艺术家来将她的容貌画取而为自己保留着的呀。对你是并没有什么损害的。请你不要这样的跑走罢，你这傻孩子；我要同你去的呀，——或者你想这样的使我中饭也没得吃，剩我在这里么？你难道忘了教会堂里的画了么？”

“是的，那些画，”小姑娘停住了脚在等着他说；但是急急把画匣收拾起来的亚诺儿特，在一瞬之间，又已走在她的边上了，他们便比前更快地在走他们的路，走向村子里去。

那个村子却距离得非常之近，比亚诺儿特听了那破钟的声音在猜度的距离更近了许多。因为青年从远处看来，以为是赤杨树林的一丛树木，等他们跑近来一看，却是一排以篱笆围住的果树丛林，在这丛林之后深深地藏着的，在北面和东北的方面可仍是宽广的耕地，却是那个有低低的教会堂尖塔和许多被熏黑

的村舍的古旧村子。

在这里他们开头也踏上了一条铺得好好的坚实的街道，两旁是各有果树培养在那里的。可是在村子上面的空中却悬着那块亚诺儿特在远处已经看见了的阴郁的雾霭，把亮爽的日光弄得阴沉沉地，致使在那些古旧灰色风雨经得很多的屋顶之上，只有些黄黄不亮，异常阴惨的光线散射在那里。——亚诺儿特对这些光景可是几乎不曾注一眼目，因为当他们走近开头的几家房子的时候，在他边上走着的蓋屈鲁特慢慢的将他的手捏住了。把他的手捏住在她的手里，她就和他走入了第二条街。

因与这一只温软的手的一接触，这位年轻气壮的青年竟周身感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异的感觉，他的眼睛不能自已地在找捉那年轻的小姑娘的视线了。但是蓋屈鲁特却并不流盼过来，眼睛优婉地俯视着地面，她只在领导她的客人上她父亲的屋里去。所以最后亚诺儿特的注意就只好分向到那些对他并不招呼一声，只静默地从他边上走过去的村民的态度上去。

他开头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在这地方近邻的各村子里，走过的人对一位不认识的陌生人至少也该说一声"您好啊"或"上帝保佑你啊"的客气话的，若不说这些的时候，那大家几乎会把这事情当作一宗犯罪的行为来看。在这村子里却并没有人想到这件事情，这些村民只同在大都会里的住民一样，只是静默着无情地走过去了，或只是在这里那里的站立下来朝他们看看——而没有一个人来和他们攀谈一句话的。就是对那小姑娘也并没有一个人说出一番客套话来。

那些古旧的房子，那些有用了雕刻装饰着的尖顶八字式的门面与坚强的被风雨所打旧的草盖的房子，又是多么奇特呀——并

且是礼拜天也不管，人家的窗门是没有一扇擦拭得光亮的，那些圆形的镶在铅框里的玻璃，看起来都是沉郁斑斓，在它们的灰垢的面上都只在那里放虹霓的光彩。当他与她走过去的时候，这里那里也时有扇把窗门开开来的，里面也有亲和可爱的小姑娘的颜面或年老有福的老婆婆的颜面在那里看望出来。那些住民的异样的服式也使他感到了奇怪，因为他们的衣服实在是与附近各村的根本地不同。此外且到处只充塞着了一种几乎是万籁无声的沉默，亚诺儿特到最后觉得被这寂默压得苦痛起来了，所以就对他的那女伴说：

"在你们这村里难道把礼拜天守得那么严谨的么？难道教大家遇着的时候也不准交换一句客气话的么！若不是这里那里的听见一声狗叫和鸡鸣，那我们几乎可以把这全村当作是沉默的或死了的地方看了。"

"现在是中饭的时候呀，"盖屈鲁特平静地说，"这时候是大家不想多说话的；因此到晚上怕你要更觉得他们的吵闹嘈杂哩。"

"真要谢感上帝啊！"亚诺儿特叫着说，"那儿却终究有起几个小孩子来了，他们倒是在街上玩儿哩——我已经觉得在这儿有点奇怪起来了，仿佛是怪可怕的样子；在别蓄府斯罗达他们过礼拜天可不是这么过的。"

"那儿是我爸爸的家里了，"盖屈鲁特轻轻地说。

"对他可是，"亚诺儿特笑着说，"我不应该这样出其不意地在吃中饭的时候去打搅他的呀。我对他或者是一个不被欢迎的不速之客，而我在吃饭的时候呢，又只喜欢看到亲和的面色在我的周围的。我的好孩子，还是请你告诉那旅馆的地方罢，或者由我自己去找也行，大约盖默尔斯呵护村总不会和别的地方不同罢？在

平常的村子里旅馆总老是紧接在教会堂的边上的，大约跟教会堂的尖塔走去总不至于走错。"

"你是不错的；我们这里原也是和别个村子一样的，"盖屈鲁特沉静地说："可是在家里他们已经在等候我们了，你可请不必担忧，怕他们会对你有不客气的地方。"

"他们在等候我们？啊，你的意思，是你和你的亨利罢？好，盖屈鲁特，假如今天你能把我当作亨利看待：那我就上你那儿去，和你们在一道儿住下去——一直住下去——直到你自己再想赶我出去为止。"

他不能自已地用了极感动的声气将最后的几句话说出，同时又轻轻地将还在捏着他的手的那只纤手捏了一把，盖屈鲁特忽而站住了，张大了眼睛朝他深深地看着，她就开始说：

"你真的愿意这样么？"

"一千一万个愿意，"青年画家被她的奇艳迷人的美色所征服而叫着说。盖屈鲁特可是不再回答他了，就又开始走她的路，仿佛是在深思她同行者的刚才所讲的话的样子，最后她走到了一间高大的房子之前又站住了，一条有铁栏围住的宽大的石级是引入到这房子里去的，站住之后，她又回复了从前的那种羞缩的态度说：

"亲爱的先生，这儿就是我的住家，假如你喜欢的话，那请你和我一道走上我爸爸那里去罢，他一定要以能招你去和他一道吃饭为无上的光荣。"

当亚诺儿特能够回答她些话语之先，在石级的高头那位村长已经走出来立在门口了，一扇窗开了开来，里面有一位老妇人的亲和的颜面在向外看望而在朝他俩点头，这中间那农夫叫着说：

"可是盖屈鲁特，今天你可在外面耽搁得久了，嗳唷，看啊，她又带了一个多么漂亮的美少年来！"

"我的亲爱的村长先生——"

"请不要在台阶上叙客套罢——快请进来；肉丸子早就做好了，否则怕要硬起来要冷了哩。"

"这可不是亨利，"那老妇人在窗里说，"我不是说了么？'他怕是不再来了。'"

"这也很好的呀，娘；很好很好！"那村长说，"这也很可以的，"对这新来者伸出了欢迎的手，他就继续着说："欢迎你到盖默尔斯呵护村来，我们的少先生，那丫头是在什么地方把你拣取了来的呢。现在请进来用饭罢，请随意吃吃——其余的事情我们往后再谈罢。"

他真不让这青年画家有一刻可以作告罪之类的话的余裕，等他一踏上台阶，盖屈鲁特将他的手放开之后，村长就很重的和他握过手，亲亲热热地将他的手夹在臂下引他上那间宽广的居室里去了。

房子里只充塞着了霉败气土壤气很重的空气，虽则亚诺儿特对于德国农人的那一种习惯，就是在房子里最喜欢把新鲜空气统统塞杀，与在夏天也常常把火生起好享受那种他们以为舒服的蒸人的热气之类的习惯，是十分知道的，但到了这里，他也觉得有点奇特了。那间狭窄的进口房间，也觉得有点不大令人快活，墙上的粉刷石灰都已剥落了，仿佛是刚才很匆促地扫集收拾到边头上去的样子。在这房间后部的一扇唯一的幽黑的窗，几乎是一线的外光也透射不进来的，而从这房间引到高一层的住室里去的那条阶梯呢又是很旧很坏，似乎是年久失修的模样。

可是他在这里并没有可以详细观察周围的余裕，因为一瞬间之后，他的那位好客的主人已把客室的门儿开了，亚诺儿特看自己已经进到了一间虽然不高但也很宽广的房间，在这里的空气是清新的，地上还有白沙铺着，室内当中摆着一张以雪白的桌布罩好的很大的食桌，却与这古旧的房子的周围各种灰陈的设备作了一个很好的对照。

在那个老婆婆之外，——她已经把窗门关上，将她的椅子移向食桌边上来了，在她之外，还有几个双颊红红的小孩子坐在房间的角上；一位强壮的农妇——可是她的衣服也完全和邻村的不同的——为拿了一大盘东西走进来的使女开了门。于是那盘肉丸子就热气蒸腾的放在桌上了，大家就各跑上椅子边上去分受这正合饥饿的人的胃口的饭餐。可是没有一个人坐下椅子来，而小孩子们呢，由亚诺儿特看来仿佛是都在举起了忧惧的视线在朝他们的父亲看着。

父亲走近了他的椅子，将手臂搁在椅上，只静默地沉寂地并且是阴郁地将视线低注在前面的地上。——他难道在祈祷么？亚诺儿特只看见他将嘴唇紧紧地包紧，而他的右手却捏了一个拳头在身边挂落在那里。在他的面上决没有一种祈祷的表情，依他的样子看来，却只是一种顽强的，可也是未曾坚决定的骄抗的神气。

盖屈鲁特轻轻地走近了他的身边，把她的手搁在他的肩上，那老婆婆也只一言不发地和他对立在那里，在用了一种忧怨哀恳的视线朝他呆看。

“我们吃罢！”那男子粗暴地说，——“是没有办法的！”将椅子推了推开，对他的客人点了点头，他就自己坐下椅去，拿起那

柄很大的食器来替大家分装起菜来了。

这一位男子的这种种行为，亚诺儿特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可怕，并且在其他各人的都似在受压追似的雰围气中他也同样的不能感到舒畅。可是那位村长并不是将他的中饭来和忧思一道吃的人。他在桌上一拍，使女就又进来，拿了许多酒杯酒瓶来了，与他所倒给人的那种可口的陈酒之来在同时，食桌上的各员中间也马上都感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比前更愉快的情怀的恢复。

那种名贵的饮品真象是化成液体的热火在亚诺儿特的血管里循流起来了——他自从出世以来决还没有吃到象这样的好酒过，——盖屈鲁特也喝了，老婆婆也喝了，老婆婆往后马上就到屋角上她的纺轮边上去坐下了，她并且用了轻轻的音调唱出了一曲歌咏盖默尔斯呵护村的快活的生活的小曲儿来。村长自己也完全象变过了一个人的样子。和前头是异常的沉郁异常的静默时一样，这一忽儿却变得异常的快活异常的高兴了，亚诺儿特当然也不能逃出这种美酒的自然的影响。他也不晓得究竟是从那里来的，村长的手里却横捏了一把提琴在拉一个很快活的跳舞曲子，亚诺儿特抱住了美丽的盖屈鲁特，就和她在屋里乱舞起来。他俩跳舞得有如此之狂，甚至于把纺轮打翻，许多椅子也被跌倒，而把那个正在把食器收拾搬出去的使女也几乎闯倒，总之他俩演尽了种种可笑的狂跳乱舞，弄得在旁看着的其余的人都笑断了肚肠。

突然之间，室内的一切都沉默了，等亚诺儿特吃了一惊回过来看那村长的时候，他却以提琴的弓子指了一指窗外，就把那乐器仍复收拾到了那只他前回是从这里头取出来的大木箱子里面。亚诺儿特看见外面街上正有一具棺材在从那里抬过。

六个穿着白衬衫的男子将棺材扛在肩上在前头走，后面只冷

清清的跟着了一位老人，手里带着一个金发的小小姑娘。老人似被忧伤所摧毁似的在街上走着，但那还未满四岁的小孩，大约是因为还不晓得睡在那黑棺里的是何人的缘故罢，到处若遇着一个认识的人的时候，就在很亲爱的点头，而当看见了两三只狗跑跳了过去，其中的一只闯着了村长的房子前面的石级而滚倒的时候，却很高兴的笑了起来。

但是只当那棺材还看得见的中间室内沉默了一忽。盖屈鲁特走近了青年画家的身边对他说：

"现在你暂时休息一忽儿罢——你跳也跳得够了；否则那猛烈的酒性怕要渐重地逼上你的头来。来罢，拿着帽子，让我们一道去散一回步。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正好上那家旅馆去，因为今晚上那里有跳舞哩。"

"跳舞？——好极了，"亚诺儿特很满足地叫着说，"我真来得凑巧啊：你总该和我跳头一个跳舞的罢，盖屈鲁特？"

"当然，假如你愿意的说话。"

亚诺儿特也将帽子和画箧拿起来了。

"你那本书干什么的？"村长问。

"他是画画的，爸爸，"盖屈鲁特回答说——"他已经把我画过一张了。你且看看那张画罢。"

亚诺儿特开了画箧，就将那张速写图拿给那男子去看。

那农夫静静地沉默着看了一会。

"你要将这画带着拿回去么？"他最后问说，"或者将装进一个框子去挂在你的房里罢？"

"那是不行的么？"

"爸爸，你许他带回去么？"盖屈鲁特问。

“假如他不和我们在一道，”村长笑着说，“我也没有什么好反对——但是这画上还缺少一点背景。”

“什么呢？”

“刚才的那个丧葬的行列。——你把那葬式画上这纸上去罢，那么你可以带了回去。”

“但是那个丧葬行列和盖屈鲁特？”

“纸上还空得很呢，”村长很顽固地说，“一定要把葬式画上去才行，否则我不许你带了这只画着我的小姑娘的速写图拿去。在这样的严肃的背景之内或者没有人会想到坏事情上去的。”

亚诺儿特对于这奇怪的提议，就是对一位美丽的姑娘要借一个丧葬行列来作名誉保证的这提议笑着摇了摇头。但是这老人似乎已经决下了心而不能变动的了，为使他满足起见，亚诺儿特就从了他的提议。往后他以为尽能够把这悲哀的添加品很容易地再擦去的。

他以熟练的手法把刚才走过的人物情景画了上去，虽则是只追溯着他的记忆在画的，但他仍将全部都画人在纸上，于是全家族的人就都挤拢在他的身边，表示着很明显的惊异，在看他那种神速的画法。

“我画得还不错罢？”最后亚诺儿特从椅子上跳起，将那张画伸直了手臂拿着在看的时候叫着说。

“真不错！”村长点了点头，——“我真想不到你能这么快的就把它画好了。好，现在是好了，你就和那小丫头出去罢，去看看我们这村子——或者你第二次不能马上有再来看的机会罢。到了五点钟的时候就请回来——今天我们有一个庆祝的盛会，你一定要来参列才行哩。”

那个土壤气重的房间和已经升上头来的酒性把亚诺儿特弄成了一种不畅放的被压迫的气分感觉，他早在渴慕着外面天空下的自由开放了。几分钟之后他就走在美丽的盖屈鲁特之旁，遵沿了那条贯通村子的大街在逍遥阔步了。

现在路上可没有同从前那么的沉寂了；小孩子们在街上游戏，老人们这儿那儿的坐在门前在看他们。充满着古旧的奇怪的房屋的这地方全部，只教太阳能够通过那层象一块云似地挂在人家上面的深厚紫褐色的烟霭晒射下来，那一定就能够呈现出一种亲和悦目的景象。

"这近边有荒野或森林里在起火么？"他问那姑娘说："象这样的烟霭是旁的任何村子里所没有的，这当然也不是从烟囱里出来的呀。"

"这是地气，"盖屈鲁特很平静地回答说——"但是你还没有听人说起过盖默尔斯呵护村么？"

"从来没有听见过。"

"这倒也奇怪了，这村子是很古——很古的呀。"

"至少从这村里的房屋看起来是如此的，并且那些村民的行动举止也奇怪得很，而你们的言语也完全和邻近的各村不同。你们大约是从你们的村里很少出去到外间去的罢？"

"很少，"盖屈鲁特简单地答。

"在这里并且一只燕子也没有了？——难道它们已经都飞完了么？"

"嗳，早就，"那姑娘呆板地回答说，"在盖默尔斯呵护村它们是不来造巢的。——大约是因为它们不能受那地气的缘故罢。"

"可是你们这里总不是老有这地气的罢？"

“老有的。”

“那么或者你们的果树不生果子，也是这个原因，在马利斯勿儿特今年他们却非要把树枝用支柱来支住不行，今年的果子真生得多呀。”

盖屈鲁特对此也不作一句答语，尽是默默的在他边上在村子里向前走去，到最后终究走到了村子的尽头。在路上她只有几次很慈和的对小孩子点了些头或对年轻的少女中间的一个说几句轻轻的话——大约是关于今晚上的跳舞与跳舞会内穿的衣裳之类的话罢。那些年轻的姑娘在这中间都用了满抱着同情的眼光在朝这青年画家注视，致使他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会变得心里热起来悲痛起来——但是他也不敢问一声盖屈鲁特，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现在他们终于走到了村子最外面的几家人家的边上了，因为在村子里头是异常的热闹的原因，所以在这里觉得格外的冷静沉寂，几几乎觉得周围是完全死绝了的样子。那些庭园似乎是很久很久的有许多年数没有人迹到过似的：路上只长着荒草，尤其是惹这年轻的异乡人注意的，是那些果树，果树中竟没有一株生着一颗果子的。

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几个自外面进来的人，亚诺儿特一看见就认得他们是刚才搬葬仪出去回来的人物。这一群人只沉默地从他们身边经过，又回向村里去了，两人的脚步便自然而然的走向了墓地中间。

亚诺儿特觉得他那同行的女伴变得很忧郁了，所以尽力的想使她高兴起来，于是就讲了许多他所到过的另外的地方的事情给她听，并且告诉她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她从来还没有看见过铁路，并且听也还没有听见过，所以很注意地满怀了惊异在听他的

说明。她对于电报以及各种新一点的发明之类，都完全没有一丝的概念，致弄得那青年画家不能了解，何以在德国境内竟能有这样保守的人，完全和外界相隔绝，竟能不与外界发生一点极微细的关系而这样地在生活过去。

在说这些话的中间他们就走到了墓地之内，在这儿那年轻的异乡人就又被那些古代的石头和墓碑之类所惊异了，虽则它们的样子一般是很单纯的。

“这是一块很古很古的石头”当他伏下身去，看了身边最近的一块石头费了许多苦心，将石上的蜷曲的文字翻出来后，这样的对盖屈鲁特说，“安娜·马利亚·白托耳特，生姓须蒂格利兹（Anna Maria Berthold, geborene Stieglitz），生于一一八八年十二月初一——卒于一二二四年十二月初二——”

“这是我的母亲，”盖屈鲁特严肃地说，两行亮晶晶的大泪在她的眼睛里涌出慢慢地洒上她的衣上去了。

“嗳，你的母亲？你这好孩子？”亚诺儿特吃了一惊对她说，“你的曾曾曾祖母罢，只有这是可能的。”

“不是的，”盖屈鲁特说，“是我自己的母亲——爸爸后来又结婚了，在屋里的那位是我的后母。”

“可是在石上不是说是在一二二四年卒的么？”

“那年份有什么关系呢，”盖屈鲁特很悲哀的说，——“象这样的不得不和母亲死别开来，实在是一件最伤心的事情，但也”她又轻轻地而也很沉痛地加上去说——“许是很好的——完全是很好的，象这样的她能够先到了上帝那里。”

亚诺儿特摇着头又伏下身去，想将石上的碑铭再仔细点寻探一下，看年号中的头一个二字是不是八字，因为在古代的书法里

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第二个二字却和头一个丝毫也不差一点，而写的若是一八八四年这年份呢又太嫌早了，因为一八八四年正还没有到来呢。或者是石匠的错误也未可知，看那姑娘是深沉在故人追怀的沉思里了，他也不想再以大约是她所不乐意的问题去打断她的念头。他所以让她一个人跪下在那块石头的边上在轻轻的祈祷，他自己就又去寻看另外的墓碑去了。但是看来看去，那些墓石上所刻的年份毫无例外地都是几百年前的年号，竟有古到耶稣降生后九百三十年及九百年代的，新一点的墓石一块也寻不出来，可是村里的死者就是现在也还是上这里来葬的，那穴最近的新墓就是一个证据。

从低低的墓地墙上望出去，也看得到一个这古村全村的很好的全景，亚诺儿特马上就利用了这机会，画下了一张速写图来。但是在这一块地方之上，也有那层奇怪的雾霭悬着，而在远一点的近树林的地方呢，他却能看见明亮的日光皓皓地晒在山坡的上面。

村子里那个旧的有裂痕的钟声又响过来了，盖屈鲁特急急地站了起来，将眼睛里的泪痕弹了一弹，她就很亲爱的向那青年打了一个招呼，教他跟着她去。

亚诺儿特马上就走到了她的边上。

"现在我们可不该再伤悲了，"她微笑着说，"教会堂的钟声在响，礼拜已经散了，现在是可以去跳舞去了。你到现在为止大约总以为盖默尔斯呵护村的村民都是阴郁虔敬的人罢；今天晚上你却可以看到相反的事实。"

"可是那边是教会堂的门罢，"亚诺儿特说，"我却不见有什么人出来呀？"

"那是当然的，"小姑娘笑了，"因为并没有人进去的缘故，就是牧师本人也并不进去的。只有那教会的老役人自己不肯休息在那里召集催散地打打钟罢了。"

"那么你们这里的人难道没有一个上教会堂去的么？"

"不——弥撒也不去——忏悔也不去的，"那小姑娘沉静地说，"我们和教皇的争执还没有解决呢，他住在外国人的中间，非要到我们再服从他的时候，他是不允许我们到教会堂去的。"

"可是自从出生以来，我倒还没有听到过这一件事情。"

"是的，那还是很早很早的事情啊，"小姑娘不经意地说了开去，——"你瞧，那不是教会的那老役人么？他只一个人从教会堂里出来，在关门了；他在晚上也不上旅馆里去的，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里。"

"那牧师也去的么？"

"我想他是去的——他在众人之中是一个最会寻快乐的人。他把什么事情都不搁在心上的。"

"这些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亚诺儿特问说，实在他对那些事实的惊异，还是对这姑娘的无邪纯朴的态度的惊异来得大些。

"那却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的，"可是盖届鲁特却在这样的答他，"而那牧师却把这些事情全部写入在一部很大很厚的书里。你若有兴趣，若懂拉丁文的说话，那你可以去读读试试的。——可是，"她忠告着他加上去说——"假如我爸爸在边上的时候请你不要说起这些，因为他是不欢喜这事情的。你看呵——青年的男女已经各从他们的屋里出来了，现在我却不得不马上赶回家去，去换衣服去，因为我不愿意做落后的最后一个。"

"盖屈鲁特，你的头一个跳舞呢？"

"我要和你来跳，就算约定了罢。"

两人急急走回村里来了，村里的样子却完全和早晨的换了一个相儿。到处只立着在欢笑的青年群众：少女们都装饰穿戴着参加盛会的衣饰，青年们也一样的都把顶好的衣服穿上了。他们从那旅馆的门前经过，看见窗户上都一扇一扇的接连着装有绿叶的花彩在那里，大门之上，且装着有一弯广大的凯旋牌坊。

亚诺儿特因为看见大家都穿着装饰得非常华丽，自家也不想穿了行旅的服饰去夹在这些庆祝盛会者的中间，所以就在村长家里把他的背囊打开，将他的好衣服拿出来穿上，当他准备正完毕的时候盖屈鲁特已在敲门叫他了。而这小姑娘现在穿上了她的虽简单而也很华贵的衣饰之后，看起来又是何等的美丽呀，实在是要惊骇杀人的美丽呀，她的央请他陪她前去——因为她父亲母亲要迟一忽儿再去——的态度，又是何等的真诚纯挚呀！

"她的对亨利的思慕似乎是不十分能抑压她的柔心的样子，"当他围拉着她的手臂和她一道在刚晚下来的暮色之中走往跳舞场去的时候，那青年私下在想；可是他自然在深留着意，免得将这一类的想头偶尔在言语上流露出来，因为在他的胸里已经有一种特异的奇妙的感觉在流动了；而当他在手臂上感到了那少女的心在强跳的时候，他自己的心也跳动得异常的厉害。

"可是明天我是又不得不走的，"他一个人自己在轻轻的叹着说。可是他在不注意的中间，这叹着的自语已经传到了他那女伴的耳里了，于是她就笑着对他说：

"请你不要为这事情担忧罢——我们是要比什么都长久地在一道了——或者是比你所想的还要长久地。"

“盖屈鲁特，假如我和你在一道的说话，你是喜欢不喜欢的？”亚诺儿特问她说，而同时他觉得满身热血都猛烈地涨向头上脑里来了。

“那还待说么？”那小姑娘诚实地说，“你是又好又可爱——我爸爸也很欢喜你哩，我是晓得的，而——亨利却没有来！”她轻轻地如怒了似地加上了这一句。

“那么假如他明天来了呢？”

“明天？”盖屈鲁特用了她那大而且黑的眼睛深切地注视着他说——“在这中间却隔着一个很长——很长的暗夜呢。明天！你到了明天，大约才能够了解这明天两字是什么意思罢。可是今天还是让我们不要说及那些事情的好，”她简洁地多情地将这话切断了，“今天是一个欢乐的有盛会的日子，我们满怀着喜悦的等这一个日子的到来，已经等得很久很久，真等得太久了，让我们不要把这难得的机会以不快的想头来弄坏罢。——这儿却早到了跳舞场了——那些野青年怕要睁大眼来看看我们哩，假如我带了一个新的对舞者来的说话。”

对此亚诺儿特本想回答她几句话的，可是从场里面传出来的喧闹的音乐把他的话声吞没了。那些乐队所奏的乐曲实在也奇怪得很——乐曲之内他竟没有一个晓得的，并且向他照耀出来的那些灯火的光头也来得真亮，在起初他几乎是为此而变得眼睛也昏了的样子。可是盖屈鲁特仍旧在引他进去，到了跳舞场的中间，在那里有许多农家的少女正在一块儿的谈着话立着哩。到了这里，她才放开了他，好教他于真正的跳舞开始之先可以看看周围并且可以和其他的许多青年认识认识。

在最初的几分钟中间，亚诺儿特觉得夹在这许多不相识的生

人之中，心里有点不大安泰：况且大家的奇怪的服饰和语言更使他感到了和他们的不能融洽，这一种粗暴不听惯的语音从盖屈鲁特的红唇上响出来的时候，虽然是十分的可爱，但由另外的人说来，却总觉得野暴不适于他的耳朵。那些不相识的青年可是对他都很表示着友好，他们中间的一个，并且走上前来拉了他的手说：

"你这位先生，你的想和我们在一道地住下去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过的真是快乐的生活，而那中间的时间呢，却是过去得很快的。"

"什么是那中间的时间？"亚诺儿特问说，其实他对这话的惊异，比他对那青年的已很决定的把这村子代他定作了故乡的这种态度的惊异还来得轻些。"你的意思是在说我要再回到这里来么？"

"那么你想就离开这里么？"那年轻的农夫粗暴地问他。

"明天——是的——或者后天——但是我仍就要上这里来的。"

"明天——是么？"那青年笑着说——"那就对了——嗳，让我们到了明天再说罢。现在请你来，让我来把我们的娱乐指给你看看，因为你若到了明天就想走了，那么怕你到最后也没有看到这些的机会的。"

其余的人都在互相会心地笑着，可是那青年农夫却拉了亚诺儿特的手引他向这屋内的各处去看去了，屋内到处都紧挤着了许多为快乐所醉的人群。最初他们走过了那间赌室里头满坐着打纸牌的赌客，在他们的面前都有一大堆的金钱堆着的，其次他们走到了有光亮的石块铺着的投球场。第三间室里是抛环与其他的游

戏之室，许多年轻的少女笑着唱着在这里进进出出，并且和那些青年在任意的调情，直到在奏着快乐的曲子的乐队的喇叭突然一响，跳舞开始的信号下了，盖屈鲁特也已经到了亚诺儿特的边上握起了他的手臂。

"来罢，让我们不要落后变成最后的一对，"那美少女说，"我是村长的女儿所以跳舞一定要由我来开始的。"

"可是那乐曲的调子真奇怪呀！"亚诺儿特说，"我简直合不上拍。"

"你马上就能够合上的，"盖屈鲁特微笑着说，"在最初的五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合上了，我也可以告诉你应该怎样。"

除了那些赌钱的人以外，群众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挤上跳舞厅去了，亚诺儿特只因为他手里所抱着的是一个绝世的美人，心想全为这一个美感所摄取，便把其余的一切都忘掉了。

他和盖屈鲁特再四再三的跳舞了好几次，其他的青年似乎没有一个想来和他争夺这美丽的对舞女郎的，虽然在飞舞过去的当儿，其他的少女也有几次来向他调弄的人。使他感到奇异而搅乱他的心的和平的，只有一件事情，那个跳舞场的旅馆原是紧接着那古旧的教会堂的，在舞场之内大家都能够很清晰地听到那破钟的尖锐不调协的钟声。可是钟声一响，马上就会同一枝魔术者的拐杖触到了各跳舞者的身上的一样。乐队在一曲的中间也会突然停止下来；熙熙扰扰在狂舞的群众，也会同就在那个地方被魔术所封锁似的，站立下来动也不敢动一动，大家只是静默着一下一下的在数那长慢的钟声。而等那最后的一下钟声响完的时候呢，那种活动那种狂呼欢跳又会重新开始起来。八点钟的时候是如此，九点十点的时候也都是如此，而当亚诺儿特正想问问这一种

奇特的行为的原因的时候呢，盖屈鲁特就会把手指搁上嘴唇禁他发言，同时她的样子也会变得很沉郁很忧伤，终至于弄得亚诺儿特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去苦她问她了。

十点钟的时候跳舞停了一下，大约是具有铁铸的消化器的音乐队员就走在各青年之先，走下食堂里去吃取饮食。在那里又是快乐的浓欢的再现：酒只在同江河似地乱流，以至不愿落在他人之后的亚诺儿特，不得不私私地在心里计算，计算他这一个浪费的晚上，在他的本来是并不大丰的袋里将要开成如何的一个大孔，飞出多少的青蚨。可是盖屈鲁特坐在他的边上，和他在共一只杯喝酒，他又那里能够顾虑到这些劳心的细事呢！——更何况明天她的亨利若来，啊啊？

十一点的第一下钟声响了，那一批正在鲸吞牛饮的快乐儿又忽而沉默了下去，又是那种气也不吐一口的默默地对那冗慢的钟声的谛听。一种阴森森的莫名其妙的恐怖笼罩上了他的全身，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只觉得想念他在家中的老母的一个想头逼上了他的心来。慢慢地举起杯来，他遥对他在远处的诸亲爱的人儿干了一杯。

钟敲十一下时，桌上的诸人都又跳了起来；跳舞要重新开始了，大家就又都急急走回到了跳舞的场中。

"你最后的一杯是为谁饮的？"当她又把手臂交给他的时候，盖屈鲁特深沉地问他。

亚诺儿特踌躇了一下，想答又是不敢。若把真情说了，怕盖屈鲁特难免不笑他罢？——但是否否——她在今天的下午不也在她自己母亲的坟边那么深情地祷告过的么，于是就用了轻柔的声气他对她说：

"是为我的母亲！"

盖屈鲁特噤声不答，只默默地和他走上了台阶，——可是她脸上的笑容也没有了，而当他们还没有去跳舞之先，她就又问说：

"你也很爱你的母亲的么？"

"比我自己的生命还爱。"

"她也一样地爱你的么？"

"世上那有不爱自己的小孩的母亲？"

"假使你不能再回家去上她的身边去的时候呢？"

"那我那可怜的母亲，"亚诺儿特说——"她的心肠怕要因此而寸裂呢！"

跳舞又开始了，盖屈鲁特急迫地叫着说——"来罢，我们是一刻也不能迟延的了。"

跳舞比从前更猛烈地开始了；那些被强酒所激刺的青年，更是狂乱欢呼叫跳了起来，一阵喧嚷几乎把乐队的声音都要压倒。亚诺儿特觉得自己不愿再这样的狂乱了，盖屈鲁特也变得分外的阴沉分外的静默。可是看其他的各人呢，欢嚷只是有加而无已，而在一个小息的中间，那村长却走上了前来，亲亲热热地向青年的肩上一拍，他笑着说：

"我的好画师呀，那很不错，今晚上你请使劲摇跳你的双脚罢，我们在这中间休息着的时候正很多呢！嗳，屈鲁丫头，你为什么作了这一副阴沉的脸色？——这和今晚的跳舞却不适合的呀！尽量的快乐罢——吓，又开始了！现在我却非要去找着我那老太婆来，和她跳个最后的跳舞才行哩。你们去入列再跳罢，乐队员又把嘴颊吹张得很大了呵！"——欢叫了一声，他就从正在欢

乐的人众中间挤出去了。

亚诺儿特又抱住了盖屈鲁特，正想再去跳舞的时候，她却突然从他的怀中脱出，拉住了他的手臂只向他耳边叫说："来！"

亚诺儿特并没有问她要上什么地方去的余裕，因为她从他的手中滑出已急急走向跳舞厅的大门去了。

"屈鲁小丫头，上哪儿去？"有几个她的女伴向她叫着问她。

"马上就来的，"她只简洁地回答了一声，几秒钟后她和亚诺儿特已立在房子外面的清新的夜空气里了。

"盖屈鲁特，你想上什么地方去？"

"来！"——她又拉了他的手臂向村子里走了，走过他父亲的家里的时候，她就跳了进去，去拿了一捆东西出来。——"你打算怎么样呢？"亚诺儿特倒吃了一惊追问起来了。

"来！"这是她答他的唯一的话，她和他走尽了全村的房子，直到了包围着村子的最外层的围墙之外。他们到这时为止是跟着那条宽广坚实的走硬了的大街在走的；现在盖屈鲁特却从大街折向了左边，走上一堆小而且平的小山上去了，从这山上望去，那跳舞场的照耀得很亮的窗户和大门，却正看得见的。到此她立住了，将手伸出来给亚诺儿特吻捏，一边很动人地从心坎里叫出来似地说：

"请你为我望望你的母亲——再会罢！"

"盖屈鲁特！"亚诺儿特如呆了似的惊异着叫她说，"现在象这样的暗夜之中你就要如此的送我走了么？我难道有什么话得罪了你不成？"

"不是的，亚诺儿特，"小姑娘才头一次叫他的名字说，——"正——正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你非去不行。"

“可是象这样的我那能让你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回村子里去呢!”——亚诺儿特叹求着说,“小姑娘呀,你真不晓得我是在如何的爱你,在这几个钟头之间你已经深深地坚确地将我的心儿占去了。你真不晓得——”

“请,请你不要再说了罢,”盖屈鲁特急切地截断他的话头说,“我们还不想如此的别去哩。若那钟打了十二下的时候——大约怕已经只有十分钟了罢——请你再到那旅馆的门口头来——我将在那里等候着你。”

“这中间呢——”

“请你站在这里。请你答应我罢,答应我在那钟未敲第十二下之先决不往左或往右移动一步。”

“我当然可以应承的,盖屈鲁特,——但是到了那时候呢——”

“那时候么就请你来,”小姑娘说,一边又伸手给他和他握别并且回转身想去了。

“盖屈鲁特呀!”亚诺儿特用了很沉痛很伤心的声气叫了一声。

盖屈鲁特在一瞬间似乎犹豫不决似的又立定了下来,然后突然的又向他旋转了身,张着双臂把他的头颈抱住了。而亚诺儿特同时却感觉得了那美少女的冰冷冰冷的嘴唇紧紧地吻到了他的嘴上。可是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在下一秒钟里她已经从他的身上跑开,跑向村子里去了。亚诺儿特被她的这一种奇特的行动弄得几乎昏呆了,一边在记着他答应她的约守,一边他只直立在那一块她从那里弃他而去的地上。

现在他才初次晓得,天气在这几个钟头之内已经变过了。风

在树林里咆哮，天空满被很厚很厚的在飞走的雪层遮盖在那里，而一点两点的绝大的雨点却在豫告着暴风雨的将次到来。

穿过了阴黑的暗夜那旅馆的灯火还在光亮出来，风自那边吹来，他还听得见一阵一阵的断续的乐器狂噪之音——但是并不长久。他在那地方不过立了几分钟，那老教会堂塔上的钟声就响起来了——同时那乐音就沉默了下去，或者也许是被那咆哮的大风所吞没了的，因为暴风在山坡上吹刮得如此厉害，甚至亚诺儿特为保持重心的平衡防止被风吹倒起见，不得不伏下地去蹲着了。

地上在他的面前他摸着了那捆盖屈鲁特从屋里替他拿出来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背囊和画箧，吃了一惊他就又将身子立了起来。钟声敲过了，暴风从他边上吹了过去，但是在村子里却一个火光也看不见了。在一忽儿之前还在吠着叫着的犬声，也沉默了，从低洼的地方升起了一层厚而且湿的雾来。

“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亚诺儿特一边将背囊背起，一边在自对自的念着，“我还得和盖屈鲁特去再见一面，我不能象这样的就和她别去的。跳舞是已经完了——跳舞者大约现在总都已回家去了罢，假使那村长不愿意留我过夜，那我可以在那家旅馆里过夜的。——并且在这一个黑暗之中教我如何的从树林里去找着路来呢。”

小心翼翼地他又从那个盖屈鲁特带他上来的平斜的山坡上走了下去，想到那儿去走上那条引到村子里去的宽广的大道的，但是在低洼的地方的草树丛里他摸来摸去摸了半天终究摸不着那一条路，低处的地面是软而且湿象一个沼泽的样子，穿着薄皮靴的他深深陷了下去几乎到了脚膝踝上，而他以为应该是坚实的大路的地方呢，却到处都只长着低低的赤杨树丛在那里。虽然是在黑昏

之中他是万不至会在不觉得的中间将那条大路跨过的，因为他若踏着了它的时候，他是一定会觉到的，并且此外他还晓得，那村子的外围墙是横筑在路上的，这一点他总不至于弄错失落跨了过去，但是他虽则心里又急又担忧地寻觅了半天，却终于寻找不着；他寻找着向前进去，地面变得愈软愈湿了，矮树草丛也愈进愈生得密，而且上面都长着了些尖利的刺针，致把他的衣服钩破，手上也被刺得淋漓都染了鲜血。

他难道是向左或向右走了开去，把那个村子走过了么？他不敢再摸走远去了，到了一块比较干燥一点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站住，打算在那里候着，候到那旧钟敲一点钟的时候再说。可是等等总是不敲，犬吠声也没有，人的声音也一点儿也没有传渡过来，费了千辛万苦的苦心，身上淋得满身通湿，又为奇冷的寒气弄得发抖，好容易他才又走回到了那个高一层的小山坡上，就是盖屈鲁特和他分开的那一块地方。再从这一个地方起，他也曾试了两三回，想把那从密林穿过，去寻出那个旧村子来，可是终究没有成功。疲倦得几乎要死的样子又为一种奇妙的恐怖所充满，他最后才避去了那深陷在底下的，黑漆漆的，阴气森森的低地，而寻出了一株有遮蔽的树来，打算到那里去过夜。

对他是这一夜的时间过去得真太慢了！因为为寒气逼得身上发抖，他在这长长的一夜中间一刻也不能睡着。一息不息地他只在黑暗中耸耳而听，老是觉得那种尖锐的钟声响了，但谛听一下又发见是被自己的耳朵在欺骗，如此的周而复始，他竟一夜也没有息过。

最后从东天远处有一线的光亮起来了；云也渐渐地散了开去，天上又变得净碧微明，映着星光，睡醒了的野鸟在暗沉沉的树林里

也轻轻地叫了起来。

金黄的天上，同带也似的一圈渐广渐明地扩张了开来，——他已经能够很明晰地看出周围的树梢来了——但他的视线却终究寻不出那个古旧紫褐的教会钟塔和那些被风雨淋灰的屋顶来。在他的面前，除了几丛荒野的赤杨树丛，和中间散点着的几枝屈曲的老柳之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无论是向左或向右的路线也一条都没有，在近旁简直连一个人类的住所的影子都看不见。

天色愈来愈亮了，太阳的光线射在他前面的绿色的平野之上，亚诺儿特怎么也猜不透这个哑谜，就又向山谷低洼之处去追寻了一段。他想必是在暗夜之中，当他在东寻西觅寻找那地方的时候，不自留心，竟迷失了路，从那个地方离开了很远的了；可是现在他却很坚决地决下了心，无论如何想再把那地方寻它出来。

最后他却走到了那块石头边上了，他是叫盖屈鲁特坐在这一块石上来让他画那张速写图的；这一个地方他是无论如何总记得的，因为那丛有生硬的树枝的老紫丁香花太仔细地在说明这一个地点。他现在是很精确地知道了他是从那一个方向来的，与盖默尔斯呵护村是应该在什么地方的，于是他就急急沿山谷而走回，遵守着昨天他和盖屈鲁特走过的那条路线走去。在那里他也认出了那个有那层阴郁的雾霭遮着的山坡的曲处，他与村里的头几家房子之间，只有那丛赤杨树林之隔了。现在他到那地方了——他硬是穿了过去——可是他又陷在那个昨夜在那里迷陷得很久的低湿的沼泽之中了。

完全没有了办法，对他自己的理性知觉都怀抱了疑念，他总想勉强地走渡过去，可是那种污浊的沼水最后又逼得他不得不再

去寻出一块干燥的地来走着，在燥地上他现在只能向前往后的在那里回环踱走。那个村子是完全不见了。

象这样的不得要领的努力大约总继续了好几个钟头了罢，最后他的困倦的四肢也不听他的吩咐了。他纵想再是这样的瞎寻过去也是不可能的了，起码也得先休息一下；这种不得要领的寻觅究竟有什么用处呢？等他到下一个村子里的时候，大约总很容易找一个领路的人来带他到盖默尔斯呵护村来的罢，那时候大约路总不会再弄错了。

感到了将死的困倦他就在一株树下投坐了下去，——他的那套出客穿的好衣服竟糟得不成样子了！——但是现在他哪里还有顾及这些的工夫呢：他拿起画箧，从画箧里又拿出了那张盖丽鲁特的速写像来，心里充满着酸痛，他的眼睛只钉住在那小姑娘的可爱的，真太可爱的脸上，这一位小姑娘现在竟牢牢地实在是太坚牢地把他的魂灵全部都夺了去了，他发见到这一层的时候，自己也骇了一跳。

忽而他听见背后的树叶儿响了——一只狗却开始叫了起来，等他突然地站跳起来的时候，他看见一位老猎夫离他不远站在那里很好奇似的又很不懂似的在看他那种衣服穿得很好可是样子又似很狼狈的形状。

"多谢上帝！"亚诺儿特对于在这里的遇到了这一个人，真喜欢得不可言喻，一边将那张画纸很迅速地放回画箧，一边他就叫着道："猎夫先生，你的到这里来真象是我所招请了来的一样，因为我相信我是迷失了路了。"

"嗯，"那老人说，"假如你在这丛林里过了一夜——而从这里到那边的嗲儿须戴脱(Dillstedt)的很好的旅馆，只有半哩路不到

呢——的说话，那我也相信你是失迷了路了。只有天老爷知道，看你那样子是什么样子呀！你仿佛是头脚颠倒地从荆棘刺丛和沼泽泥里通过了来的！"

"在这儿树林之中你老先生总是通通认得很熟悉的罢？"在比什么都要紧想先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亚诺儿特这样的问他。

"我想大约总可以这样说的，"老猎夫一面点火烧旺他的烟斗，一面笑着说。

"最近的一个村子是叫什么名字？"

"啼儿须戴脱——那儿过去就是。你若上了那面的那个小小的高墩，那你就很容易看到它横在你的脚下的。"

"那么从此地到盖默尔斯呵护村有多远呢？"

"到什么地方？"老猎夫吃了一惊，将烟斗从嘴里拿开了问他。

"到盖默尔斯呵护村。"

"上帝请保佑着我！"那老人举起一副惊骇的眼色向周围看了看说，——"这里的树林我是知道得很详细的：可是那个天诛地灭的村子究竟在地底下有几千尺深，那只有上帝知道——并且——那与我们也毫没有一点关系的。"

"那个天诛地灭的村子？"亚诺儿特惊异着问说。

"盖默尔斯呵护村罢——自然"——那猎夫说。"正在那沼泽的地方，现在是正长着那些赤杨老柳的那地方，总约莫在几百年前罢，听见人说，是有过那个村子的，不过后来它是陷下去了——谁也不晓得是为什么，也不知道是陷上了哪里去了；但是传落来是这样的说的，说它每一百年在一个一定的日子里要升起来在天光里露现一次的——可是基督教徒大约总没有一个人愿意遇到这

事情的罢。可是天呀，在丛林里的一夜居停，你似乎过得不很好的样子。你的脸色竟苍白得同乳浆似的。来罢——这儿到我的瓶里来喝它一口，或者对你是有益的——来罢，好好喝它一口！"

"谢谢！"

"德，德，这只可以算得半口还不到——再使劲喝，好好儿的三口大的喝它一口——不错——这才是真货，那么现在你好赶快去了，上那边的旅馆去向温暖的床上息息去罢。"

"到啼儿须戴脱去么？"

"当然——再近的地方哪儿还有呢？"

"那么盖默尔斯呵护村呢？"

"请你心好好，不要再叫那个名字了罢，在我们立在这儿的这一个地方。让死者也安息安息不要去惊动他们的好，尤其是那些连安息也不能保持，而老要出其不意地显现在我们中间的死者。"

"可是昨天那村子还是在此地的哩，"亚诺儿特对自己的理性也几乎失了信用似的叫着说，——"我是往那村子里去过来着，——我还吃，喝，跳舞过的哩。"

那猎夫平静地把那青年的身体面状从上至下的看了一遍，然后他笑着说：

"但是那是叫作另外一个名字的罢，是不是？——大约你是直从啼儿须戴脱来的罢，那儿昨晚上是有跳舞的，而那旅馆主人在现在造的那种强烈的啤酒，并不是个个人喝得下，禁得起的。"

亚诺儿特在回答之先，就把他的画箧开了，把那张他从墓地里看出去画的画拿了出来代作回话。

"你认得这一个村子么？"

“不，不认得，”猎夫摇着头说——“象这样低平的塔，是在这儿附近的全部地方所找不出来的。”

“这就是盖默尔斯呵护村呀！”亚诺儿特叫着说——“那么这近边的农妇所穿的衣服，有象这图上的少女所穿的样子的么？”

“啍，没有的！你画在纸上的，那又是一个多么奇怪的葬仪行列呀？”

亚诺儿特并不回答他；他只把那两张画又收回到画箧里去了，然一种奇怪的伤痛的感情却穿透了他的全身。

“你到啼儿须戴脱去的路是不会走错的，”那猎夫善意的说，因为他现在有一种隐隐的疑惑起来了，疑心这个青年的头脑或者是有点不正的，——“假若你愿意的话，那我可以陪你一段，陪你到那个我们可以看见它横在脚下的地方；那倒与我的去路相差也不算很远的。”

“很感谢你，”亚诺儿特辞谢他说，“那边过去我自己可以寻得着的。那么只有每一百年间那个村子会浮现到高头来的罢？”

“大家是这样在说的，”猎夫说——“但是那究竟是真是假又哪一个知道呢。”

亚诺儿特把他的背囊又背起了。

“请上帝保佑着你！”他向猎夫伸出手去握着手对他说。

“谢谢，”那猎夫回答他说——“你现在上什么地方去呢？”

“上啼儿须戴脱去。”

“那就不错了——那边你走过山坡马上就可以走上那条宽广的大道上去的。”

亚诺儿特旋转了身，慢慢的在遵了他的路线前进。直等走到了山坡之上，从那里看出来，是可以看得见山谷全部的地方的时

候，他又停住了脚，回转来看了一回。

"再见吧，盖屈鲁特！"他轻轻地念着说，等他走过了山岭，要从那边下去的时候，他的眼里却急涌出粗而且亮的大泪来了。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奔流》第一卷第六期，原题《盖默尔斯呵护村》